



五代纷争

钱世明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五千年演义

五千年演义

五代纷争



ISBN 978-7-5315-5349-6

9 787531 553496 >

本册定价：43.00 元
全套定价：750.00 元（共 18 册）

五千年演义

五代纷争

钱世明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钱世明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代纷争 / 钱世明著. — 3 版.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1

(五千年演义)

ISBN 978-7-5315-5349-6

I. ①五… II. ①钱…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224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许科甲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发行(销售)部电话: 024 - 23284265

总编室电话: 024 - 23284269

E-mail: lnse@mail.lnpgc.com.cn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 沈阳印刷厂

责任编辑: 佟乃林 盖如翔 孟萍

美术编辑: 刘丽菲 姚洪发 徐鹤

美术统筹: 徐鹤

封面设计: 徐鹤

封面绘画: 崔晓柏 李智

彩色插图: 李德庆 李铭实 李多娇

黑白插图: 孙逢春 孙映雪 孙瑛郁

版式设计: 东科 刘俊

责任校对: 佟伶

责任印制: 吕国刚 王守志

幅面尺寸: 168mm×230mm

印张: 24.25 字数: 310 千字

插页: 4

出版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3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5349-6

本册定价: 43.00 元

全套定价: 750.00 元 (共 18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五千年历史，以演义形式
出现，既可以提高读者兴
趣，又可以培养爱国热情。
编者有功，令人敬佩。谨祝

『五千年演义』出版。

一九八六年夏周谷城题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
为本书的题词。

序 言

我于 1986 年开始参加工作算起，至今已经过了 24 年的时间了，一直从事着中学历史教学工作。故而，要说到给广大的青少年们推荐历史读物，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因此，值此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在工作之余，抽出一点儿时间为他们即将全新再版的“镇社之宝”——大型丛书“五千年演义”写序之机，我便欣然提笔。

大凡学过一点儿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门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正是因为如此，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去性：发生了，就永远成为过去，不能重复。换句话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实际上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即历史学家对人类过去的回忆和思考。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学具有主观性的特点，历史学不可能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追求描述历史的真实性上。这就引出了下面的一句话：“历史有什么用？”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洛赫曾遭到其幼子此般的质问。

对于一般人而言，不管你学习的是什么，都会有上述这样的想法。因为，任何学科面向的，都应该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历史学科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历史一点儿用处没有，因为它不能给非常现实的我们带来任何物质财富。

但我不这么看。对我来说，历史非常有用，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借用一千多年前的宋真宗在他的《励学篇》中的

话说，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证据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纪连海本人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么？您想啊，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人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能找到我么？即使人家一不留神发了昏，找到了我，我能够挑起这副担子么？我能够取得“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九年来无人能及的 0.69% 的收视率么？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能有我今天的成就么？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您能知道我是谁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依我看，差距就在于你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是否遵从了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几十年前所说的非常精辟的“认真”二字。中国有句古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话说到了这儿，很自然的就会有个问题：应该看些什么样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呢？“五千年演义”这套书，在它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就看过，当时就觉得不错。这次又经认真修改后再版，质量更加精良，是一套水平较高、值得推荐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儿浅见，您的感觉如何呢？看了，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纪连海

2010 年 9 月 27 日

前　言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以讲述中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丛书。之所以编这套书，是想为青少年学习历史、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方便。要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离不开历史知识的普及。这种普及，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讲故事，是方式之一。

历史的内容，文学的方法，文史结合，是这套书的主要特点。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丰富可信的历史知识；而叙述和描写的方法像小说，这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不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消遣，看看这套书，都会觉得饶有兴味。

用演义的方法讲述中国历史，过去已有先例。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演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像《二十四史演义》《二十六史通俗演义》，也有过几部。至于分散写的某朝某代的历史演义，就更多了。这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们毕竟都是写于旧时代，难免有局限性和陈旧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要求，有必要写一部新的历史演义。

与过去的那些历史演义比较，“五千年演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观点新。全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和对人民是否有益作为评论是非好坏的标准，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全书还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材料，提供了若干现代的史学信息。

其次，是写名人、写大事。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值得一写的人和事是很多的，一一写来，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只能拣重要的写。有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也不是完全不写，但有详有略，因而全书看上去也还是一系列重点突出、连续性很强的故事。

第三，选材较为全面。就是说，它不只是写帝王更替、朝代兴衰，而且是面向社会，写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形象地展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精彩画面。

第四，语言通俗，难字注了音；古地名注了今名；历代官职说明了它的职权范围。扫除了这些阅读上的障碍，会使读者感到顺当和方便。

“五千年演义”既然是一部文史结合的读物，当然不能不注意它的文学性，诸如经典桥段的选择，人物描写的形象生动，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一般长篇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结构上的整体感，等等，本书都注意到了，完全可以把它当做通俗小说来读。

在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本书采取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在保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真实的情况下，某些细节、环境、气氛、对话等，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史料极端缺少的地方，采用了一些传说；某人某事有两种以上说法的，取其一说，或稍加辨析。由此可见，“五千年演义”基本上是一部信史。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统一布局，分头执笔，多卷合成的丛书，从炎黄传说写到五四运动，差不多一个朝代一本。少数年代短的朝代，独立成书内容单薄，就与接续的朝代放在一起了，如秦、西汉，隋、唐。清朝，习惯上把它划为两个时期，加上内容详略的考虑，因而前期、后期

分开，写了两本。整套书系统地反映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概貌。各本书的内容既互相呼应，又相对独立。读者如能从头看到尾，当然可以大有收获；单读其中的一本，也会开卷有益。

以上讲的，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愿望。到底做得如何，则应由广大读者和专家去品评了。谨以这初步成果，奉献给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们。

编 者

1989 年 7 月

再版说明(一)

“五千年演义”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两次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书刊发行业者协会评为“青年喜爱的图书”和“优秀畅销书”。根据读者要求，现予以再版。为了使该书质量更臻完美，我们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专家逐本进行了审校，对个别文字和史实方面的差错、疏漏进行了校订，使它在原有通俗性、可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知识的准确性。

回过头来看，该书体现在初版前言中的编创原则，是合适的。对待这样一部大书，内容和形式的完美性只能是相对而言。书读的人多，议论也多。对议论中提到的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与演义，如何处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如何鉴别、使用某些史料，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内容怎么详略、取舍等学术性问题，应允许有不同看法。本次再版没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修改，仍保持初版原貌。

编 者

1994年5月

再版说明(二)

弗朗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深谙此理，“修史书”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必做的“功课”，因为他们懂得要“以史为鉴”，足见“史书”在我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读史热”，反映中国五千年历史题材的各种形式的作品通过各种媒体大量涌现出来，教育部门也加大了历史知识在高考中的比重。这是很好的现象，说明读史书已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提升自身素养、完善自我的潮流之举。

目前，图书市场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读者编写的、历史知识准确、语言通俗易懂、系统地讲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读物非常少，而“五千年演义”在策划、创作之初，选择了以章回体演义的方式来讲述历史知识，它的完备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都非常符合青少年读史的需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多位史学专家逐本审校过的，其知识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五千年演义”自1989年首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及专家学者的好评，曾先后几次荣获国家级各类大奖。自出版以来曾多次再版重印。如今，距这套丛书上一次改版重印（1997年）已经过去近14年了，此次选择改版重印“五千年演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编 者

2010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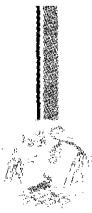
编 委 会

主 编：盖 壤 吴庆先

副 主 编：张凤禾

编 委：吴庆先 张凤禾 杨春青 杜富山 迟赵俄
王吉祥 孙宝镛 王瑞起 尹世霖 张洪德
阎德荣 吴梦起 佟乃林 钱世明 杨世铎
李铁屏 盖如翔 朱仲玉 马光复 郎享伯
崔玉平

再版策划：许科甲 方 虹 薄文才 孟 萍 冯雁明
朱艳菊 马 婷



目 录

序 言	纪连海
前 言	
再版说明 (一)	
再版说明 (二)	
楔 子	001
第 一 回 篡唐朝全忠登大宝 循旧号克用守初衷	003
第 二 回 蜀王建称帝据西川 晋嗣昭婴城安上党	017
第 三 回 周德威威震潞州城 张承业业兴飞虎子	033
第 四 回 李存勖上党破梁兵 徐敦美扬州弑少主	046
第 五 回 刘知俊畏祸反同州 崔德润秉公参大将	060
第 六 回 逼镇州王镕归晋主 退高邑存勖破梁兵	071
第 七 回 刘守光骄狂登帝位 李存审智勇吓梁皇	086
第 八 回 暴虐主全忠遭子弑 凶残儿友珪受奴诛	102

第 九 回	破幽州父子成囚徒 反魏镇士兵逐守将	114
第 十 回	饬军纪晋王诛暴吏 穷智谋梁将做亡鱼	128
第 十一 回	救将才嗣源屯涞水 奉公法承业抗晋王	144
第 十二 回	徐知训行暴遭诛首 李存勖玩兵险丧军	161
第 十三 回	李存勖魏州登大宝 钱具美越地守偏安	176
第 十四 回	朱友贞任奸终丧国 李嗣源入汴即安民	190
第 十五 回	傅粉墨甘心受批颊 谋荣华悖理竟驱亲	208
第 十六 回	纵骄奢唐帝宠奸邪 荒淫佚蜀君亡社稷	220
第 十七 回	伶嚣宦横将才罹难 众叛亲离尸骨被焚	229
第 十八 回	李嗣源入洛除诸王 萧太后偏心立次子	242
第 十九 回	徐知诰夺权展心机 安重诲争势丢性命	254
第二十 回	乱糟糟唐朝廷分崩 雄赳赳蜀闽帅自立	268

第二十一回	石驸马求援请契丹 张将军不屈捐身命	280
第二十二回	赵大王含羞死北地 徐丞相受禅建南唐	296
第二十三回	石敬瑭甘心受侮辱 景延广大话拒凌威	307
第二十四回	明大义萧后阻伐晋 逞雄心辽君亡归途	316
第二十五回	刘知远建汉一年亡 郭雀儿称周三载死	331
第二十六回	发太原刘崇报大仇 战高平郭荣得全胜	342
第二十七回	英雄主一心求治世 文墨君专意赋新词	353
第二十八回	周世宗驾崩滋德宫 赵匡胤位僭陈桥驿	365



櫟子

话说唐朝末年，僖宗皇帝李儇乾符二年（公元 875 年），爆发了黄巢起义，唐室大乱。在镇压黄巢的过程中，本来就已不服从中央政府号令的各镇守帅，乘机发展自己的军力。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演愈烈。有些新的军阀，如李克用、朱全忠，则是靠打黄巢起家的新藩镇。中和四年（公元 884 年），黄巢被镇压后，唐新、旧藩镇之间，又展开了争权夺地之战，九州处处狼烟滚滚。僖宗驾崩，昭宗即位。这时的唐政府已名存实亡，不过是个空招牌而已。李克用控制了河东（今山西境），朱全忠霸占了河南，杨行密占据了淮南，王建据有了四川……大大小小的藩镇中，朱全忠、李克用势力最为强大。朱全忠以汴州（开封）为老巢，早怀挟天予以令诸侯之心。他于公元 902 年，与占据凤翔的李茂贞打了一场争夺天子的恶仗。当时，李茂贞为把昭宗皇帝李晔抓在自己手里，就把李晔从长安弄到凤翔。朱全忠便率大军入陕，直抵凤翔城下，猛攻凤翔城。城上的兵骂攻城的是“夺天子的贼”，攻城的兵骂城上的是“挟天子的贼”。凤翔城被困日久，城中冻饿而死的兵民不计其数，人肉一斤一百钱，狗肉一斤五百钱！李晔也只能一天喝粥、一天吃煮汤饼苟延性命。

李茂贞怕朱全忠攻破凤翔，只好让李晔出城到朱全忠营中去了。这样，天子便被朱全忠控制在手。

李晔被朱全忠劫持到洛阳，软禁于宫中，终日与皇后沉醉于酒中，借以消忧。天祐元年（公元 904 年）七月，朱全忠派部下李振与蒋玄晖（时任唐枢密使）、朱友恭、氏叔琮等商量杀死李晔的事。八月壬寅日，李晔在殿中喝醉了，蒋玄晖率人冲进来，把李晔杀死。李晔死时年仅三十八岁。第二天，蒋玄晖矫诏，立十三岁的李柷（chù 处）继承皇位。

朱全忠的阴谋实现了，却假意大哭了“先皇”一通。十月，他抓个茬儿，把朱友恭、氏叔琮杀了。

小皇上李柷如何呢？唐朝如何了呢？朱全忠又如何了呢？请看这部《五代纷争》。



第一回

篡唐朝全忠登大宝
循旧号克用守初衷



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 907 年）四月的一天，洛阳皇宫崇勋殿里，十五岁的唐皇帝李柷，傻了似的一个人坐在御榻上，脸色煞白，两眼发直盯着殿门外。他周围连个宫女也没有，空落落的，他感到恐怖，心揪紧了，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往下流，手不由自主地在抖颤。突然，一个小宫女慌慌张张跑进来，嚷着：

“陛下，回来了！回来了！”

李柷霍地站起来，就往御座下跑，一脚踏滑了，仅有几级的台阶，竟没走下来。不是宫女上前扶住，他就得摔倒在地。他奔到殿门口，手把着门框往前一看，果然，几天前把他的传国玉玺和全副銮驾拿走，送给在汴梁的朱全忠去的宰相张文蔚、御史大夫薛贻矩等几个大臣进了崇勋门，朝他走来了。他们上台阶了。他看见他们——他的大臣们——心里似有了点儿依靠，但当他看到他们那一张张如霜的面孔时，心又怦怦乱跳，跳到了嗓子眼儿。

“你们回来了？”他急切地先打招呼。

张文蔚等走到李柷面前，李柷惊惶疑惧的眼光迅速不停地在他们脸

上扫来扫去，期待着他们说一句话。张文蔚只冲他拱拱手，脚不停地从他眼前走过，直到御座前，转身取出诏书说：“唐主接旨！”

接旨！李柷只知他是降旨叫臣子们接的，如今他要接旨了！他明白这是朱全忠当了皇帝降给他的旨。他不再是唐朝的皇帝了，唐朝天下已归了朱全忠！他泪水滑然而下，两腿一软就伏在了地上。他听张文蔚朗声念道：

“王者受命于天，革故鼎新，创业垂统，神器所归，咸承天意……”

张文蔚又念了些什么，李柷没听见，他只听清了这些——朱全忠夺了他唐朝天下，改国号为梁，改今年为开平元年。变了，都变了，唐朝完了，梁朝开始了！他被梁朝皇帝朱全忠封为济阴王了！他再也不是什么唐朝皇帝了！他匍匐于地，号啕大哭，他怎么被人拉起来，坐在绣墩上的，自己也像未发觉似的。张文蔚走到他身边，说：“请济阴王登程吧。”

“啊？”李柷一下止住了哭声，仰起头来，一把抱住张文蔚的胳膊，脸上充满恐惧地说：“上哪儿呀？我不去，我不去，你原是我朝的宰相，你要救我！”

这个又当了梁朝大臣的张文蔚脸一下子涨红了，说：“济阴王不要怕，你既然禅位于梁，怎能还住皇宫里？应该到你的封地山东曹州济阴县去呀。车子已备好了，请吧。”说完，推开李柷，向殿外一招手。殿外的军卒们跑进来，连拥带拽，把李柷拉出殿外，推上车子，拉出了皇宫，拉出了洛阳，向曹州而去。在车上，李柷没有再哭，他的心紧缩着，似乎不跳了。他浑身不住地瑟瑟发抖，脸色煞白。他感到孤独如茫茫海上的一叶小舟，覆顶之灾迫在眉睫。就在三年前——天祐元年（公元 904

年)的秋八月，他的父亲昭宗皇帝在洛阳宫中被朱全忠派来的将士杀死。接着，朱全忠又杀了他的亲生母亲，杀了他的九个哥哥，把他们的尸体抛进水池。他的亲人全没了。他这个十三岁的小皇子被朱全忠立为唐皇帝，大权都控制在朱全忠手里，他是个地道的摆设。他幸亏是个孩子，他曾无数次为身边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但害怕过后，却能泰然处之。但今年，他比过去长了两岁，那害怕的心情却不像以往容易过去，心上总似压着块石头，或吊着个什么沉甸甸的物件，他的宰相张文蔚一向他提出把帝位让给梁王朱全忠，他就开始惴惴(zhuì)惶惶了。他怕有一天朱全忠也会用毒酒灌杀他，或用白练缢杀他！于今，他真的丢了帝位，丢就丢吧，那坐如针毡的御座，不坐更好。然而他能如同一个普通百姓那样好好地生活下去吗？他虽年少，毕竟称了三年孤，道了三年寡。他知道前代禅位之君都没有好结果：晋恭帝禅位给宋武帝刘裕后一年，被刘裕派人用被子掩杀；宋顺帝禅位给齐高帝肖道成后，没几天就被杀了满门；十五岁的齐和帝禅位给梁武帝肖衍后，被用酒灌醉而遭杀；十六岁的梁敬帝禅位给陈武帝陈霸先后，没过几个月被害死……他李柷能逃脱被害的下场吗？他哭了。“我一定活不成的啊！”他在车里自语着。他伤心，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强烈的孤单之感，他号啕了，叫着：“父皇！母后！诸位皇兄啊！”他恨朱全忠，却不敢骂一声。

李柷到了曹州济阴，就被囚在一座宅院里，宅子周围不但有兵围着，还插了一圈带刺的棘条，他如囚犯一样不能离开住房一步。十个月后，开平二年二月，虚岁刚到十七岁的李柷，被朱全忠派来的人用毒药酒给杀害了。

从参加黄巢军起家，投顺唐朝后，依靠军力在三十来年的混战中雄

踞中原的朱全忠，篡了唐朝，建立梁朝，改元开平的这年，已经五十六岁了。他建都在汴梁（开封）。当皇帝前几天，他把元帅府改为皇宫，正衙大堂改称“崇元殿”，东房改称“玄德殿”，内室改称“金祥殿”，府中有个万岁堂，就改为“万岁殿”。当皇帝这天——四月十八日——张文蔚奉册书、传国玺，率原唐朝百官，在仪卫卤簿的引导下，来到金祥殿上，把册宝陈放在御案。这时，朱全忠头戴十二旒（liú留）通天冠，身穿衮龙袍，升坐御座上，张文蔚先读了唐帝的册书——无非是炮制好的一套吹捧朱全忠功高盖世，应该称帝的话罢了——表示李柷心甘情愿地把皇帝宝座让给朱全忠。而后，薛贻矩等又献上玉玺。张文蔚就率群臣扬尘舞蹈，向新皇帝行三拜九叩的大礼，山呼：“皇帝万岁！万岁！万岁！”朱全忠端坐御座上，一改平时杀人魔王的面孔为笑脸菩萨，命群臣都到玄德殿宴饮。

在宴会上，朱全忠亲自举杯对张文蔚等人说：“朕今日为天子，都仰仗诸公推戴了！”他这一表示感谢，倒使张文蔚惭愧地伏地叩头，说不出话了。张文蔚心里是明白的，朱全忠势力之大，压倒群雄，又把徒有虚名的唐天子握在手心里，唐朝政权早已是姓朱的了！而他这位唐朝宰相，还不是因局势所趋，逼迫李柷禅位，做个讨朱全忠好感的聪明人？他此时也觉得有点儿对不起李柷了。还是薛贻矩脸皮厚些，他给朱全忠叩头，说：“陛下英武，人、神共仰，唐祚已衰，大梁当立。臣等有何功劳？都是陛下大功大德，应天命，顺人心，才代唐而登大位的！”这朱全忠刚登极，正是兴致勃勃，喜不胜喜的时候，薛贻矩又说上这一番应天顺人的自欺欺人之谈，说到朱全忠心坎上，他越发喜欢了。朱全忠当然希望人们把他篡夺帝位当成天意使然的事，贼总不愿别人骂他的抢夺

行为是贼是匪的。不过，朱全忠是个变化无常的人，他曾经治过拍马屁的人。那是几年前，他当梁王的时候，一次，他和幕僚、宾客们一起坐在一棵大柳树下谈古论今忽然，他指着柳树说：“这柳树可以伐倒做车轂（gǔ古）。”在座的人一开始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个，更奇怪的是柳木不能做车轂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而朱全忠怎么竟说这柳树可以砍了做车轂呢？所以，众人都没吭声。过了片刻，有那喜欢逢迎的就开口了：“对的，这树可以做车轂！”一个人带头拍马，便引出好几个献媚的，都说：“大王说得是，柳木可以做车轂！”哪料，方才还和颜悦色的朱全忠，突然一变脸，眼珠子一瞪，暴吼一声：“全都是放屁！你们这帮书生，专会顺情说好话！谁不知道做车轂得用质地坚实的榆木，柳木能做车轂吗？”这可把那几个谄媚者吓呆了。朱全忠对卫士们说：“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呢？”武士们呼啦扑上来，把那几个说柳木能做车轂的拉到一边，噼哧扑哧一顿乱棍，全打死了。朱全忠这种喜怒无常的举动，使部下文武都胆战心惊，更加怕他。今天，是喜庆日子说喜庆话，薛贻矩的马屁拍得好，朱全忠一高兴，连饮了三大杯。

“帝王得有个好名字，朕今更名为‘晃’。”朱全忠摸着花白胡子说。

群臣一齐俯首称贺，又喊叫了一阵“皇帝万岁”。“晃”，是“日”下加个“光”，即“太阳的光辉”的意思；他是皇上，自然是太阳了！

玄德殿宴罢，朱全忠回到后宫，又摆下家宴，把宗室、亲戚们招来继续饮酒。酒酣耳热之际，朱全忠把龙袍的袖子一捋，笑着说：“你们如果没有朕，一个个无非还是乡里小民，对不对？哈哈哈，当初朕不得意的时候，你们怕都是看不起朕的吧？嗯？哈哈哈。”宗亲中会说话的忙说：“一人有福，托载满屋。我们都沾陛下的光哩！”朱全忠仰天狂笑，

把龙袍大襟一撩，缠到腰上，袖子挽到胳膊肘上，露出两条毛乎乎的胳膊，大声说：“今天喜庆日子，又是一家人聚会，不必拘礼。喝酒还要取乐，来呀——摆下骰（tóu投）盘子，朕与你等掷骰子玩耍！”

皇上要掷骰子赌博，宗亲们自然高兴，狂呼乱叫起来。内侍把骰盘端来，往席间一放，这位朱皇帝便抓起骰子，喊着：“卢！卢！”哗地一掷，骰子转了一阵，真被他掷出个黑面来。“哈哈，如何！”朱全忠对众人说，“朕的手气就是好！当初，朕年轻时，赌十回赢九回！”众人又一阵呼叫。内中早有一个人看不下去，心里窝着火，又喝了几大杯酒，就按捺不住，站了起来，挤到骰盘前，伸手抓起骰子狠命往盘儿里一摔，叭的一下，骰子从盘里溅出来，正溅在朱全忠门牙上——他正咧着嘴笑呢，这下子吓了一跳，举目一看，摔骰子的是他亲哥哥朱全昱。

朱全昱指着朱全忠的鼻子，叫着他的小名说：“朱三儿呀！朱三儿！你是什么东西？你本是个无赖，从小不孝敬父母，先当贼，又投黄巢，末了又降了唐。唐天子待你不薄，拜你为节度使，还封你为梁王。你如今竟篡了唐朝天下，自称起皇帝来，天下人服你吗？你大祸临头了还在赌博，你赌个屁！”朱全忠也火了，跳起来指着朱全昱骂道：“你娘个屁！你这个没福的臭庄稼汉，没有老子，你也配到汴梁城来？”朱全忠无赖样儿立时显露了，娘呀奶奶的，大骂朱全昱。宗亲们一瞧皇上和皇上大哥吵起来了，忙上来拉劝。这一伙拉住朱全忠，按他坐下，“请陛下息怒，王兄是酒醉失言。”那一伙连推带拉，把朱全昱劝出殿去。

朱全忠气得说不上话，好端端一团兴致被朱全昱泼了一桶凉水，心里如何不恼？在一家人玩耍的场合下，又不好给朱全昱定什么罪。在众人的劝慰下，只得装个宽宏大度的帝王气概，把手一挥，说：“算了，

他不懂礼仪，朕才不与他治气呢！来，接着玩。”

次日，朱全忠下诏，命礼部祭天地、宗庙和社稷。过了两天，又颁诏大赦，又升汴州为开封府，称“东都”，洛阳为“西都”，追尊高祖、曾祖、祖、父亲为皇帝，忙忙乱乱了一阵子。又降旨命原唐朝的旧臣依守本官，但真正的朝政大权则交给他的心腹谋臣敬翔，任敬翔为崇政院知事，实权在宰相之上，皇上有什么旨意都通过敬翔宣示宰相去办，宰相除去奉旨见皇上面奏事情外，有什么事也先写清楚交崇政院，由敬翔转奏。敬翔成了梁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这个敬翔，字子振，在唐朝曾几次赶考都榜上无名。后来投到朱全忠部下，朱全忠没什么文才，不过识点字罢了，得了一位文士便十分器重。这也因为敬翔为人深沉、有智略，善于察言观色，摸准了朱全忠的脾气才开口的缘故。他追随朱全忠东杀西讨，转战三十年，朱全忠有什么军政要务都跟他商量而后行，他成了朱全忠的心腹谋主，所以朱全忠命他为崇政院知事。这崇政院，即枢密院改了个名，主掌军机大事，位虽在宰相之下，实权却大于宰相。

朱全忠一称帝，原唐朝许多藩镇惧他的军力，纷纷上表称臣。朱全忠就对这些人大加封赏，如武安节度使马殷，拥兵占据湖北一带，朱全忠就破格一下子封他为楚王。唐朝旧时的藩镇中，也有不尊奉梁朝的，不向朱全忠称臣的，这就是：

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

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

淮南节度使弘农王杨渥；

西川节度使蜀王王建。

这四镇，兵精将勇，势力在诸镇中最强，依然沿用唐天祐年号，表示仍是唐朝的臣子。这四镇之中，又以晋王李克用最强，而且是朱全忠的死对头。朱全忠就先拿李克用开刀，下诏削夺李克用官职、爵位，以此来恫吓别人。

朱全忠和李克用本来早就不和。那还是唐僖宗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五月，李克用在山东灭了黄巢，回师西来，进入朱全忠占据的汴州地界时，在汴州城外扎下大营。朱全忠亲自到营中来请李克用入城休息，李克用推辞不过，就带了三百亲兵和监军陈景思、义儿李嗣源进了汴州。朱全忠在帅府大摆宴席款待李克用，命歌伎唱歌跳舞侑(yòu又)酒，他自己十分恭敬地为李克用敬酒，说：

“大帅此次灭了黄巢，重扶唐室，可真是功高盖世了！”

李克用拈着胡子，眯着那只好眼——他一只眼瞎，外号“独眼龙”——得意地微微一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顿酒，从午时直喝到申时末，李克用就有些飘飘然了，朱全忠还不住地称赞他，把他捧为“中兴上将”、“大唐砥柱”、“谋同孙吴”、“武如关羽”……而且自己把自己说得力微势薄，忝(tiǎn)列将位……

“哼哼，”李克用喷着酒气，傲然斜睨着朱全忠说，“你‘忝列将位’？孤看来，你是侥幸得活啊。”

“这——”朱全忠听李克用话音不对，愣住了。

“你不明白吗？你也是黄巢的贼党啊。要不是你早归顺了朝廷，此时怕也成了孤的刀下之鬼了。是不是？”李克用用眼轻蔑地瞟着朱全忠。

朱全忠的黄脸蛋一下涨红了，又变黄了，笑容变成了冷面。李克用看朱全忠窘住了，反而朗声大笑：

“哈哈哈哈！你是个机灵的贼啊，非但逃脱了死罪，还做了封疆大吏，太诡了！太机灵了！哈哈哈哈！”

朱全忠被奚落得心里冒火，牙咬腮帮子，脸上挤出干冷冷的几丝阴笑。

薄暮时，李克用一行被送到上源驿安歇。到了这座馆驿里，李克用进了屋，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李嗣源把三百亲兵安置妥，派了值夜的，他自己便在前厅和衣而卧，大枪靠在床头，伸手可取。

这夜，沉云密布，天空黑锅底似的。李嗣源睡中忽听脚步声，他一翻身跳下地，只见放哨的跑进来了，心急火燎地禀报：

“报、报大太保：驿馆周围起火了！”

李嗣源虽然才十七岁，却久经沙场，他提起大枪飞步到院中一看，果然驿馆外蹿起了火光。他镇定地喊了一声：“亲兵们集合应战！”又命两名亲兵速去叫李克用。这时，墙外的喊杀声大作，朱全忠的兵开始往院里射箭了。

李克用梦中惊醒，听见喊杀声，懵懵懂懂地滚下床来就钻进床下，两个亲兵把他搀出来，匆匆忙忙帮他穿上衣、靴，往外跑。李嗣源备好马匹，先请李克用上马，然后，他和监军陈景思上了马。火已烧进驿馆里，房舍开始着了。就在紧急时，豆大的雨点儿打下来，骤急的雨倾盆泼下，把火浇灭了。火光一熄，雨夜如漆，李嗣源保着李克用，率兵往外冲。驿门被撞开，梁兵也呐喊着冲了进来……

在混战中，李克用的三百亲兵被梁兵冲散了。李嗣源奋勇拼杀，保护着李克用冲出重围，跑到城边，扔了马匹爬上城墙，翻出城外。逃回大营之后，才从跑回来的亲兵们口中知道监军陈景思死在城里，三百亲

兵死了有好几十。

李克用有两位夫人，大夫人刘氏，二夫人曹氏，一向是随军的。特别是刘夫人既长于弓马，又沉着机智。李克用到汴州城里去赴宴，军务就留交刘夫人掌管。当先从汴州上源驿逃出来的士兵把李克用遭袭击的事向刘夫人报告后，刘夫人心里吃惊，却丝毫不露半点惊惶的神色，她当即下令把这几个报信的推出帐外杀了一一她不能让这个消息传开，那样会动摇军心！她召集众将，做好应急的准备，又派出大将周德威带五百骑兵到汴州城外监视朱全忠的动静，迎候李克用。李克用回来，就要发兵攻汴州城，刘夫人说：“王爷且忍耐了吧。平安回来就好，如果发兵攻汴，一来我们现在是在朱全忠的地盘里，二来我军远征而回，劳乏未解，打起来于我不利。且回晋阳，休兵整顿，再图复仇也不晚。”于是，李克用便拔营起寨，北归晋阳了。

从打上源驿结仇后，一晃二十三年过去了。这二十多年里，李克用的晋兵和朱全忠的梁兵打了无数次仗，两家势同水火，有我无你。李克用占据河东，与梁朝控制的中原紧相连毗，成了朱全忠北面的最强有力的威胁。李克用本不姓李，他是沙陀族人，世为沙陀酋长，居住在陇西金城（甘肃皋 gāo 兰）。唐太宗时，置沙陀都督府，唐高宗永徽年间任拔野为都督，因此，迁到瓜州（甘肃安西）。拔野姓朱耶，是李克用的始祖，自朱耶拔野开始，子孙相承，传了五世，到朱耶尽忠为沙陀都督的时候，因被吐蕃打败，沙陀族七千帐全迁徙到了甘州（甘肃张掖）。吐蕃继续进攻，朱耶尽忠率三万人向东败退途中，与吐蕃兵作战阵亡。他的长子朱耶执宜收拾余部，退到灵州（宁夏灵武），唐德宗即任命朱耶执宜为阴山府都督。唐宪宗元和初年，又封朱耶执宜为金吾将军，迁为蔚州

(河北蔚县)刺史、代北行营招抚使。这样，沙陀族就从西迁到了今山西省雁北地区内。朱耶执宜的儿子朱耶赤心任朔州(山西朔县)刺史，唐懿宗咸通年间，因讨平叛乱有功，拜金吾上将军，赐姓李，名国昌，系于唐高祖之子郑王李元懿这一支下。李克用就是李国昌的第三子，十三岁就箭射双雁，十五岁时随父出征，因为勇于冲锋陷阵，得了个绰号“飞虎”。二十多岁时，受任为云中守捉使，在云州(山西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帐下为将。当时年景不好，粮食歉收，军饷本来不足，段文楚还削减军粮，引起将士们的怨愤。云中的将领们大多平素与李克用交好，这时就拥戴李克用为首领，率一万多兵进入云州，扎营在斗鸡台，把段文楚抓住杀了，而后众将又推举李克用为帅。到了乾符五年，唐朝廷为了对付黄巢，才正式拜李克用为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李克用很快控制了蔚州、朔州一带。广明元年，黄巢攻破潼关，攻向长安城，唐僖宗吓得逃往四川，同时又派陈景思到代北招李克用发兵打黄巢。这样，李克用就率蕃、汉大军两万，南下雁门关。在攻打黄巢的时候，他的军力扩大了，中和三年四月，他打到长安。黄巢被迫撤出长安，李克用就为唐朝收复了京城，因此被皇帝授检校左仆射、河东节度使之职。河东地区的治所在太原(晋阳)，所以太原从此就成了李克用的根本之地。河东古是晋国的地方，因此李克用后来被唐朝封为晋王。

本来就视朱全忠为死敌的李克用，听到朱全忠篡位改朝的消息，拍案大骂：“孤早就料到朱贼会谋朝篡位，今天果然他做出这事来了！”他召集文武到晋王府正殿，容色含悲，声音带愤，说：“列位，逆贼朱全忠已僭位于汴，大唐虽亡，孤臣尚在。请列公随孤一同遥拜大唐列祖列宗之陵吧。”说到这儿，他哽咽了，站起身，走到殿下，向西方长安方向

撩袍跪下去，众文武也呼啦一下跟在他背后跪倒。李克用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伏地放声痛哭，说：

“臣李克用未能剪除国贼，致使国祚不延，列圣蒙耻，臣有罪啊！臣誓除朱逆，以报国仇！”

说完，又大哭不已。文官武将无不被李克用感动得泣涕横流，殿里一片悲愤的哭声。内中最伤心欲绝的，是监军张承业。这位唐昭宗派到太原来监李克用军的太监，见李克用对唐室如此忠诚，感动得跪着膝行到李克用身边，托着李克用的手臂，颤声哭道：“晋王忠于唐室之心，天地可鉴了！请晋王保重身体，恢复唐朝社稷，还仰仗晋王呢！”这时，群臣也纷纷上前劝慰，李克用才用袍袖拭泪，站起来回到座位上。他传命：

“河东仍沿用大唐天祐年号，河东之地仍是大唐天下！”

过了不久，又从汴梁传来了朱全忠下的削夺李克用官职的诏命。李克用拈髯（rán然）冷笑说：“逆贼有什么权，敢削夺唐天子封孤的官爵呢？”

张承业说：“朱贼篡逆，应当传檄诸侯，会兵伐之！”

“孤也这么想呢。如今弘农王杨渥、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贞都拒受朱梁伪命，仍称唐臣，如他们与孤一心，不愁伪梁不灭！”李克用即命人起草讨伐朱全忠的檄文。

李克用的檄文刚散发出去，杨渥和王建的使臣先后到了太原。两家的使臣见到李克用，把他们主公的书函呈上，李克用拆开一瞧，脸上的笑容登时收敛了。他把两封书往案上一按，对两家使臣说：

“真巧啊！弘农王和蜀王远隔数千里，心思却想到一块儿去了，给孤

的信内容竟也主旨相同！”

王、杨两家的使臣不由得相互看了一眼，几乎同时说：“也是劝晋王称帝？”

“嘿嘿！”李克用冷冷一笑，“是的。蜀王劝孤称帝，弘农王劝孤即大位，可不是一样！”

王建的使臣说：“大王做何打算？”

李克用回答得十分干脆：“孤是唐臣！”

王建的使臣吃了个闭门羹似的，舌头舔舔嘴唇，不做声了。杨渥的使臣比他机灵，笑着对李克用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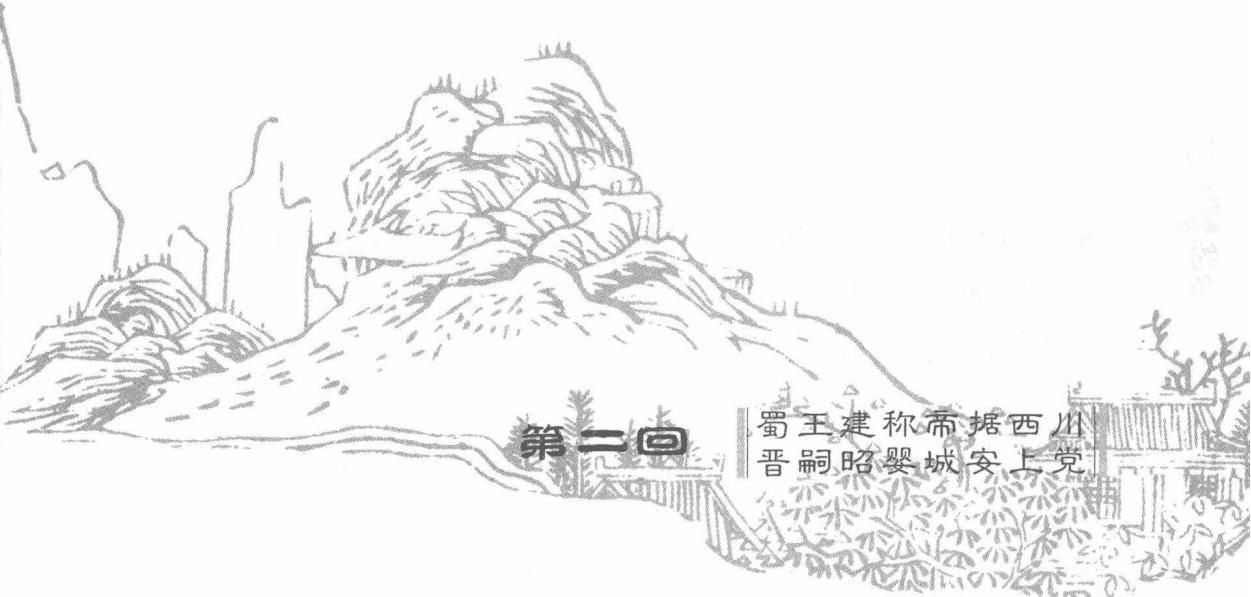
“晋王此话虽简而明，足见大王忠于唐室之心了。不过，唐室已经不存，朱梁篡逆，天下分崩，大王还忠于谁呢？依臣之见，以大王之智谋、勇武、威德，正应该拥晋自立。”

李克用眯着眼，拈髯不语，王建的使臣这时也有话了：“是啊，唐朝已亡，天下无主，朱全忠既能称帝，谁还不能称帝？”

李克用静静地看看两家使臣。他站起来离了位。两个使臣不知他要做什么，也忙站起来了。只见李克用走到殿角，从他的兵器架上的箭囊里抽出一支箭来。李克用回到位上，郑重而平和地说：“请二位回复你们主公，就说孤发誓在今生今世决不失节！生为唐臣，死为唐鬼！”说完双手握住箭杆一撅，把箭折为两半，把一半递给王建使臣，一半递给杨渥使臣，说：“请你们拿着这个去回复你主吧。”

两个使臣怔怔地各拿半截箭，望着李克用，稍愣片刻，同时拜倒，说：“大王忠于唐朝，臣由衷敬佩！”拜罢，恭敬地退出殿去。





李克用不肯称帝到底为什么呢？蜀王王建百思不解。他袒腹开襟坐在后宫的郎（láng 郎）风阁上，望着外边濛濛细雨，迎着从四面流通的凉爽爽的风，觉得暑气消散了，很是舒快。侍女送上茶来，王建呷了一口，想：管他李克用呢，他不称帝！老子称帝！他传命：“速召韦庄入宫！”

侍女传出王命，过了两盏茶的工夫，四川的才子、蜀王府掌书记韦庄戴雨而来。这韦庄字端己，原籍是陕西长安人，祖宗韦待价曾在武则天时当过宰相；曾祖韦应物是盛唐时著名的诗人。他小时候，家境贫寒，但读书刻苦，聪敏超群。四十多岁时在长安，赶上黄巢兵攻破长安，他东逃到洛阳避乱，在洛阳写了一篇长诗《秦妇吟》，十分出名，被人称为“秦妇吟秀才”。直到五十九岁，唐昭宗乾宁元年，他才考中进士，当了个校书郎。到他做王建四川节度使幕府掌书记的时候，年纪已奔七十了。王建被唐帝封为蜀王，韦庄仍任掌书记。这个老头儿，年事虽高，精神却旺盛得很。这天细雨绵绵，他正在窗下整理自己的诗稿和词稿，忽得王建召他人宫之命，便匆匆赶来。他头戴斗笠，身披蓑衣，不用人搀，

健步登上楼梯，来到阆风阁外，先脱去蓑衣，摘了斗笠，换下踏雨的木履，才进阁拜见王建。

“大王召老臣，有什么指派？”

“你且坐下。”

韦庄坐在细纹锦席上，王建说：“孤打算仿效刘先生，你看可不可？”

“臣以为大王早该在朱全忠篡唐不久，就自立于蜀国。”

“好，回对得痛快！如今也不算迟，距朱贼僭位才半年啊。孤本想让晋王李克用带个头儿，才派使臣去太原劝进；谁知那老儿是昏了心，还是真要守节？竟拒绝称帝。只好孤带这个头儿了——反正朱全忠篡位，是天下人所共知的贼臣；既然朱贼能当梁皇帝，孤怎不能做蜀皇帝呢？你说对不对？”

“大王所言在理。”

“孤是军伍出身，对什么五经六经的不怎么懂。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吧。传我之命，召集群臣议论登极的事——看看人心向背是要紧的。”

“臣遵命。”

“孤登大宝之后，这朝廷上的礼仪、国家的典章、制度等等一大套，也得由你主持制定了。”

“这些事，请大王放心。自唐末丧乱以来，关中、中原的衣冠士族多避乱来到西川。依臣看来，今日文人荟萃之地，首推川蜀！况且大王素日器重儒生，制定典章，实不是难事。”

“嗯，不错。别看孤是马上得功名，心里还真是喜欢文人的。每当看见你们挥笔成文，开口成诗，孤的心里也痒得很，却自恨来不了你们那

一手呢！”王建说到这儿，拍手大笑。

翌日一早，韦庄就以蜀王命令，召集文武到王府议事厅议论请王建当皇帝的事。自打朱全忠建立梁朝，王建派使臣去太原下书请李克用称帝那时起，韦庄就发现众文武在谈论：“蜀王何必劝晋王称帝？蜀地山川险要，正该自立才好！”韦庄明白：众人盼王建当皇帝，也是为自己得以封官受爵着想。就是我韦某，年近古稀了，难道还甘当一个藩王幕下的官儿吗？倘如王建称帝，我也至少来个宰相做做，人生一世，荣名为宝，生得为高官，死得受显溢（shì示），也算不白来一世啊！果然不出意料。他向众人说了：“蜀先主刘备，忠心辅汉，治理西川。在曹丕篡汉之后，先主为号召天下，在群臣劝进之后，告天即位。今我蜀王，大唐之忠臣也。唐运不延，朱贼篡逆，四海汹汹，八方扰扰。蜀王一心思为大唐复仇，誓与朱贼不共戴天，应学刘先主即位蜀中，号召天下的故事，称帝于成都。众公以为然否？”众文武中立刻响起一片赞同之声：“蜀王理应即大位！”韦庄便从袖子里掏出一卷纸，展开来，说：“我已草拟了劝进表，今读给诸公听听，如没有异议，誊抄之后，请诸公在上边签名，随我一同面见蜀王，上表劝进。”

“且慢！”

韦庄和众人一愣，只见席间站起成都刺史冯涓。韦庄问：

“冯公有什么高见？”

冯涓向韦庄一拱手，说：“韦公劝进之论，下官以为不可。”

“有什么不可呢？”韦庄平和地问。

“蜀王乃唐朝忠臣，志在灭梁复唐。如果诸公劝进，实是使蜀王背弃唐朝，陷于不忠不义之地！”

韦庄的脸沉下来了，问：“依冯公之见呢？”

“依我之见，不妨请蜀王称制以号令诸侯共伐朱梁。待灭梁之后，寻到唐室宗亲，立其一人帝，重建大唐。这样做，才能使蜀王显示守节不移于天下人之前。”

什么叫“称制”？皇帝下的命令叫“制”。称制，就是以大臣代行皇帝的权力——也就是摄政的意思。韦庄当时脸上掠过一丝冷笑，心里说：不达时务的书呆子！蜀王难道不想当皇帝吗？重建大唐？笑话！

众文武纷纷谴责冯涓，说他“计迂”的，说他“不通机变”的，说他“乖背人心”的……一片冷嘲热讽声，苍蝇嗡嗡似的响在大殿里。冯涓傲然地挺胸昂首，面上一派鄙夷不屑的神色，一手背后，一手拈髯，似笑不笑。韦庄向众人摆了摆手，殿里才静下来，冯涓也坐下了，韦庄就阴阳有致地朗读了他草拟的劝进表………

文官武将联名上的劝进表一呈到王建手中，王建草草了了看了一遍，用不着去细咀嚼辞章文意，反正是劝他当皇帝，便提笔在上边写了个“准”字。侍立在他身边的太监原是长安唐皇宫里的，避难逃到成都，入了蜀王府当差。这个太监看王建往劝进表上批字，上前低声在王建耳边说：“大王，这劝进表不能批什么‘准’、‘不准’的。古来受劝进的王公，都要表示‘三让’——就是再三地辞谢谦让一番，而后再答应。”王建扭头看着太监，微微一笑，说：“再三谦让还不是装样子给人看？何必呢！想即位就来个干脆痛快的，来个‘兵贵神速’！你说孤这话在不理？是实理不是？”太监啼笑皆非，脑袋点得像鸡啄米似的，连说：“是实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嘛！”王建听了，哈哈大笑。他命召韦庄、张格

两个文臣来见。韦庄等上表后，在王府前廊等候消息，听到召唤，韦庄和张格就进到里边偏殿来见王建。

“孤王览表后，觉乎着众卿的心意十分笃诚，孤不能驳你们的好意啊。”王建笑吟吟地说。

“就请大王择吉日登极，以顺天意，合民心！”韦庄忙打躬说。张格也逢迎说：“大王登极，蜀国臣民必如久阴见日啊！”

“不过——”王建眨巴眨巴眼，眼珠一转，说：“孤终有愧于故主啊！”说完这句，显出一副凄惶样儿，闭上眼，仰头长叹，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冯涓的话说得也有理啊。”

张格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却又不知话头如何说起。韦庄说：“大王怀故唐之恩的心情，臣等尽知。臣倒有个办法——”

王建的眼倏（shū舒）地睁开，注视着韦庄，急问：“有什么办法？快说。”

“大王在登极之前，可以率臣民哭吊大唐三日，这样，也足以尽昔日君臣之情义了。”

王建眼前一亮，兴奋得一拍大腿：“好！就这样办了！”

这天风和日丽，成都东门郊外可热闹了。临时搭起的大棚和数座大帐差不多占了半里方圆的地方，由一队队士卒持刀荷枪地戒了严。蜀王王建天刚亮就来到一座大帐中，文官武将也挤满了其他帐里，成都城里的百姓们，连娘带仔的也陆陆续续进入戒严的圈圈之内。

卯时一到，骑马的传令官们在人群中奔走呼叫：“哭吊就要开始，百姓们跪下——”成千上万的百姓呼呼啦啦地跪下来，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候，王建身穿孝服，率属下文武官员也来到了大棚下。棚

里摆设好了香案，香烟缭绕，气氛肃穆。充当司礼官的张格走到香案前，代王建上了香，王建向东行叩拜大礼，群臣跟在他屁股后头也像磕头虫似的跪下叩拜。王建跪着向东北方向的天空仰望着，大声说：

“大唐列祖列宗圣灵在上，臣王建没能为国除贼，致使九鼎播迁，臣有罪呀！呜——呵呵……臣愧负天子倚重之恩呀！啊——喂喂喂……”

他捶胸击首，放声“呜……呵呵……啊……喂喂”地号了起来。大概因为自我激动了，也还真挤出几滴眼泪来。群臣见王建号哭，也伏地助阵似的帮他号。这“号”，只是扯开嗓子大放悲声，并不是真连哭带号，也就是干号。大棚里主行臣效，顿时号声震得棚顶都颤了，声传四野！

王建号了一通，又说：“臣——”他发现他的声音连自己也几乎听不见——屁股后边的号声太大了，如波浪一样，一浪才落，一浪又起。他不再说什么，接茬改为号“啊……嚯嚯……先帝哟……”当他听后边的号声渐低，知道是众人号累了，得歇歇嗓子了，才大声叫了起来：

“臣不是不守臣节，为了保全蜀中军民不受朱贼蹂躏，臣不得不顺从士民将卒们的心意自立为帝呀！啊……先帝吶！列祖列宗吶！”

王建总算把要说的话说完了，又接着“领号”，于是乎，大棚里又掀起一片“合号”。

老百姓们被叫来之前，就得到官吏们的吩咐：“与大王一起去哭吊大唐，听到大王和官员们哭，你们就跟着哭！”所以，此时在军卒与胥吏们的监视下，听见棚里传出号声，也只好把头伏在地上，用手一抱，“嗷嗷”地陪着号起来。也有真哭的，那是心肠软的女人们，一听号声，忍不住就伤心；还有就是小孩子们，他们哭，不是因见妈妈哭，就是纯

粹被这突如其来的怪现象吓的！

这一天，王建率臣民哭了三场。第二天，又哭了三场。王建与大臣们哭累了，到帐幕中去喂肚子，休息；老百姓们被军卒们看着，不敢回城，只得自带干粮。如此，又哭完了第三天。“阿弥陀佛，可完了！”老百姓们庆幸着，如被释放的囚犯一样，拖着疲惫的身子散了，回家了。王建的心里也舒畅至极，他认为这一通哭，总算是对得起唐朝对他的恩情了，他报答这恩情了，他可以心安理得地自立为大蜀国皇帝了。不过，这三天，也够累的了。他回到王府足足地歇了两天，第三天召韦庄入宫，先夸奖“率士民哭三日”的主意出得好，而后便迫不及待地问：

“即位事宜，都准备停当了吗？”

韦庄笑着回道：“一切典章、制度、礼仪，全定好了——蜀中文臣多是唐故臣，深谙唐朝的礼仪、制度，所以，很快就定出来了——一律依循前唐制度。”

“好，好，应该依循盛唐制度，才显出我大蜀的气象！朱梁算什么朝廷？一群贼崽子罢了，懂什么君臣之礼！登极的吉日选好了吗？”

“选定了：九月己亥日大吉。”

王建捏手指头一算，己亥日不过几天就到了，心花怒放，说：“就定下来吧！其他都准备停当了？”

“一切都备齐了：通天冠、衮龙袍、法驾，‘皇帝之玺’也刻成了。”

“哈哈哈，韦公真是办事老练，甚合孤意啊！大蜀开国，韦公就是宰相！”

“臣谢陛下！”韦庄忙跪下叩头，这会儿王建还没称帝，他就称起“陛下”来了。

九月己亥日这天可算来到了。王建郊天登极，当了皇帝，建国号“大蜀”，改王宫为皇宫，王府正殿就是“金銮殿”了。韦庄被拜为宰相，群臣一一封官。唯独那不赞成王建即位的冯涓，托病告老辞官。王建倒是气度恢弘，并不难为他，准了他的所请。这样，冯涓便回乡隐居去了。

五代十国的第一个“国”，就这样出现了。

当王建在四川自立为帝的时候，梁军与晋军正在潞州（山西长治）对峙，展开激烈的攻、守之战。

朱全忠当皇帝后，深恨李克用与他作对，就派检校太保康怀英率大军十万夺取潞州。潞州，地处晋、梁交界之处，是上党一带地方的首府，北倚潞河，东依太行，四面都有山，形势险要。这座城原是朱全忠的，李克用派大将李嗣昭攻潞州，梁将丁会举城降晋，因此归了李克用，李克用就派李嗣昭坐镇潞州，拜为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字益光，小名叫进通，是李克用的侄儿。他长得貌不惊人——又瘦又小，宽脑门，尖下颏，高鼻梁，瘪咕嘴——可以说长得够寒碜的。不过，他那对小眼睛像两颗灼灼的星星，他浑身筋骨、肌肉结实得像铁棍棍。他为人聪敏、机智、谨慎，勇武过人，手中一对短戟，在两军阵上斩将夺旗，如探囊取物。

六月的一天，李嗣昭正在批阅下边呈来的公事，亲将裴约来报：“朱全忠遣康怀英率十万兵来夺潞州。”李嗣昭一惊，双眸注视着裴约，放下手中的笔，不急不忙地把公文放好，站了起来。

“大帅，是守？是战？”

“潞州守兵一万，敌十倍于我，而且来势汹汹，正希望乘着锐气与我大战呢。我不能上当啊。”

“那么是守了？”

“潞州城墙高大坚固，城里储粮也不少，还是闭关守城；待敌军锐气下降的时候，再找机会跟他打！”

潞州的城门紧闭，城头上布满了晋兵，奉了李嗣昭将令的将领们开始轮流巡防了。康怀英率梁军抵达城下，就发起攻势，一连攻了十五天，损伤了不少士卒，也没攻动守卫森严的潞州城。

猛攻了半个月，攻不开潞州城，这可怎么办呢？梁军主帅康怀英焦躁得眼里冒火，在大帐聚将议事的时候，把两员攻城中督军不严、指挥不当的将领各打了二十军棍。“今夜各营一齐攻城！谁先攻入城里，赏；后攻入的，斩！”康怀英怒吼着。当夜，梁军从四面向潞州城发起轮番的猛攻。康怀英身披重甲，跨马提剑，亲到城下督战。

城下一片火把，一片发狂的兵将如潮水一般扑击城墙，一片惊天动地的喊杀声。

城上，火把、灯球连成一条火龙似的盘在城头，李嗣昭率副节度使李嗣弼以下众将，在城上指挥士卒顽强守城，用弓箭、石块、断木向缘城爬上的梁兵发射，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梁兵……

这一夜的应战，到天拂晓时，潞州城下横躺竖卧丢下两三千梁兵的尸体。康怀英无奈，只得收兵。他回到营中，命诸营统领检点伤亡人数，竟死了近三千人，伤了七千多！他愁得连饭也不想吃了。身为主帅，康怀英怎么这样沉不住气呢？他也是久经征战的大将啊！他有他的心事——

在领兵即将从开封出发前，他入宫陛辞。梁帝朱全忠注视着他的眼

睛，语气严肃地说：

“卿位居上将，勇冠三军，向来冲锋陷阵都是舍生忘死的。朕器重卿，所以从不吝惜高官厚禄，封卿为检校太保，也算对得起卿了。朕听说忠臣事君，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卿既受朕的封赠，是不是该以死效忠呢？”

“啊，是！是！臣一定以死报效陛下！”

“潞州守将丁会，在朕手下为将的时候，朕待他不薄啊。谁知他竟归降了李克用！像丁会这样忘恩负义、背主投敌的贼子，早晚得遭天报的！大凡忠臣，是决不会负恩背主的，是不是？”

“是！是！”康怀英觉得朱全忠的目光，像两把锥子一样刺人。他的心怦怦直跳，脊梁上一个劲出凉汗，他在揣测着：皇上对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朱全忠又说：“这次，朕把国中精兵都交给卿了，望卿竭诚尽忠！”

“是！是！”

“况且，李嗣昭占据上党不久，人心没有安定，卿以十万之众讨伐他，朕想是必能够一战成功，一举克复潞州城的。待卿凯旋时，朕将为卿置酒高会庆祝大功！”

……皇上把重兵给我，心里不放心啊，怕我倒戈投晋啊！康怀英紧锁双眉默默地想着，皇上说“以十万之众，能一举克复潞州”，不就是让我快攻下潞州吗？我如果不能很快攻下潞州，收回上党这大片地方，岂不会使皇上更加不放心？更会疑猜我有二心？嘿嘿，自古以来的大将，有多少个都因为功太大，使君王生疑乃至猜忌，结果落个被杀的下场！

想到这些，康怀英心上像压座山似的。偏偏事与愿违，他越想速战

速决，越落个坚城难克！如今，兵士又折损近万，皇上一旦降下罪来，自己的性命怎么办？看来硬攻是没什么希望了，不如困城，困得城里粮竭草尽，晋兵军心自乱，等到那时候再大举攻城，不愁潞州不破！

按照康怀英的命令，梁兵围着潞州城开始修筑了一个接一个的土堡，挖了一条又一条的沟堑，断绝了潞州与外边的联系。

“报——”梁军探子飞奔到帅帐，跪见康怀英，禀报军情，“晋王李克用任老将周德威为元帅，统带马军都指挥使李嗣本、马步军都虞候李存璋、先锋指挥使史建瑭、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横冲指挥使李嗣源、骑将安金全等，领番、汉大军自太原来援潞州，已抵屯留县北，余吾县境。”

“再探！”康怀英挥退探子，问帐中诸将：“哪位将军愿迎击周德威？”

亲骑都头秦武站出来说：“末将愿往。”

“周德威是晋军中的老将，久经战阵了。秦将军此去，要谨慎，能战则战，不能战则筑营垒阻其前进。”康怀英叮嘱说。

“遵令！”秦武接令出帐，点了一万骑兵，向西北方的屯留县进发了。

秦武率兵出发后，康怀英又挥军攻了两次城，全不成功。第三天拂晓，康怀英刚起来，急报就到了：秦武被周德威在余吾县打败！周德威军进驻高河！康怀英急忙升帐，众将刚到齐，辕门的士兵来报：

“秦武败回大营！”

“命他进帐！”

秦武丢盔解甲，狼狈不堪地进了大帐，躬身向康怀英施礼说：“末将败阵，请大帅责罚。”

康怀英愠怒地说：“本帅嘱咐你对周德威要小心，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你怎么打的呢？”

“末将人马一过屯留境内，就遇到晋军先锋史建瑭，一战把他打败。我军北进数里，安下大营，不料，晋军当夜劫营，因此……”

康怀英一拍几案，喝道：“住口吧！念你往日作战有功，这次饶过你！退下！”

“是！谢大帅！”秦武抹一把汗，退立一旁。

“报——”守辕门的兵跑进大帐，“回大帅：圣旨下！”

康怀英心陡然提到嗓子眼，忙说声：“接旨！”就站起来，率众将出了帅帐。没到营门，就遇上已进了营的亳州刺史李思安。康怀英上前拱手：“李将军奉旨来的？”李思安笑道：“是的。”众人进帐后，李思安展开圣旨，康怀英跪下听旨。李思安宣读道：

“今康怀英取潞州无功，命李思安代之！贬康怀英为行营都虞候，旨到即行交代。”

康怀英情知这是朱全忠对他不放心，但他非但不因被罢帅而懊丧，反而为卸去重任而高兴，朗声回答：“臣遵旨！”他这一声带出了喜气的回答，使李思安和众将都莫名其妙，露出诧异的神色。

潞州被困半年了，眼看就到年根底，怎么还不见救兵到呢？李嗣昭心里有点着急。他近几天，在城上往外瞭望，发现梁军在城外筑起了一道困城的土墙——这倒厉害：城里的兵想出去突围是不易的了，外边的援兵也难来了！潞州城与外界的联系彻底被割断！

“大帅，救兵久久不到，军心一旦有变怎么办？”副节度使李嗣弼担心地问李嗣昭。

“怎么，士卒中有乱象？”

“乱象倒还没有发现，不过婴城固守，最怕内部哗变，我们得防患于未然呀。”

李嗣昭点点头，说：“我们看看仓库去。”就拉了李嗣弼出了帅府，上马率领数名侍从到城西南的粮仓来了。刚到粮仓大门外，就看见一群士卒，内中还有一个将官，正围着粮官大吵大闹。李嗣昭来到众人旁边，粮官一眼看见，抢上前跪下：“卑职参见大帅！”吵叫的将士们一回头，谁也不吱声了，忙过来跪见。

“吵什么呢？”李嗣昭问。

那些将士们面面相觑，不敢做声。粮官说：“这些弟兄们到这儿来，闹着叫卑职多发他们一些粮，卑职说只能按日计粮分下去，不能随便多发。他们不答应，就围上卑职吵嚷不休，请大帅裁决。”

李嗣昭问众人：“粮官说的可是实情？”

众人先是不敢回答，李嗣昭又问了一遍，众人才参差不齐地答道：“是。”

李嗣昭把脸一沉，问，“每天该发你们多少口粮？”

那将领说：“平均每人三升。”

“够不够吃？”

“够。”

“够，为什么多要？”

“这……”

李嗣弼气愤地说：“分明是无赖！来呀，把他们押起来游营示众，而后各打二十军棍！”

一个胆大的士卒连连叩头，说：“副帅息怒，小人有下情回禀。”
“讲！”

“是。我们这些人的家小都在城里，我们在军中吃粮，家里的积蓄不多了，又没法子出城去弄粮食，因此才想……”

李嗣弼更生气了，还要喝责，被李嗣昭拦住，李嗣昭说：“来呀，把他们带到帅府去。”登时身后过来两个侍从亲兵，把这几个将士喊起来，带走了。李嗣昭叫粮官起来，他翻身下马，李嗣弼也跳下马来，叫粮官带路，进了官仓大门。他们巡视了一座座粮仓，询问粮官这些粮还够吃多久？粮官说：“半年之内，不会乏粮的。”李嗣昭心里很踏实，当下赞扬了粮官，并吩咐他明日到帅府领赏，粮官谢不绝口。

李嗣昭和李嗣弼回到帅府里，那些被带来的将士一个个垂头丧气地正立在大堂阶下。李嗣昭和李嗣弼进了大堂，吩咐把那些将士叫进来。这些人进了大堂，都吓得跪下伏首在地。李嗣昭严肃地说：“你们私自到粮官那儿滋事，该不该依军法处置？”

“该，该。”

“念你们日夜守城劳苦，这次权且免了你们的罪！起来！”

众人磕了头，站起来后，李嗣昭又说：“我差你们做件事去——”他说到底这儿停下来，一双小眼含着笑，扫视着众人。众人一时猜不透主帅要他们干什么，都有些紧张。李嗣昭说：“不要怕，办件好事去：拿我的令箭，到各营去查一下家眷在城里的弟兄有多少。”说完，抽了支令箭交给那将官，“去吧，快回报。”这个将官接了令，带了几个士卒，个个惴惴不安地出了帅府，到各营防地去找营中主将，调查有家在城里的士兵人数，弄得主将们不明就里，有家在城中的士卒也且疑且虑。这

件事，足足把这些人忙了一天一夜，连觉也没睡，次日一早就到帅府交令来了。

李嗣昭见他们来了，收回令箭，问：“多少人啊？”

“回大帅：在城里有家的弟兄，总共有八百六十二个。”

“嗯。再传令：让这些弟兄们到帅府后门去挨个领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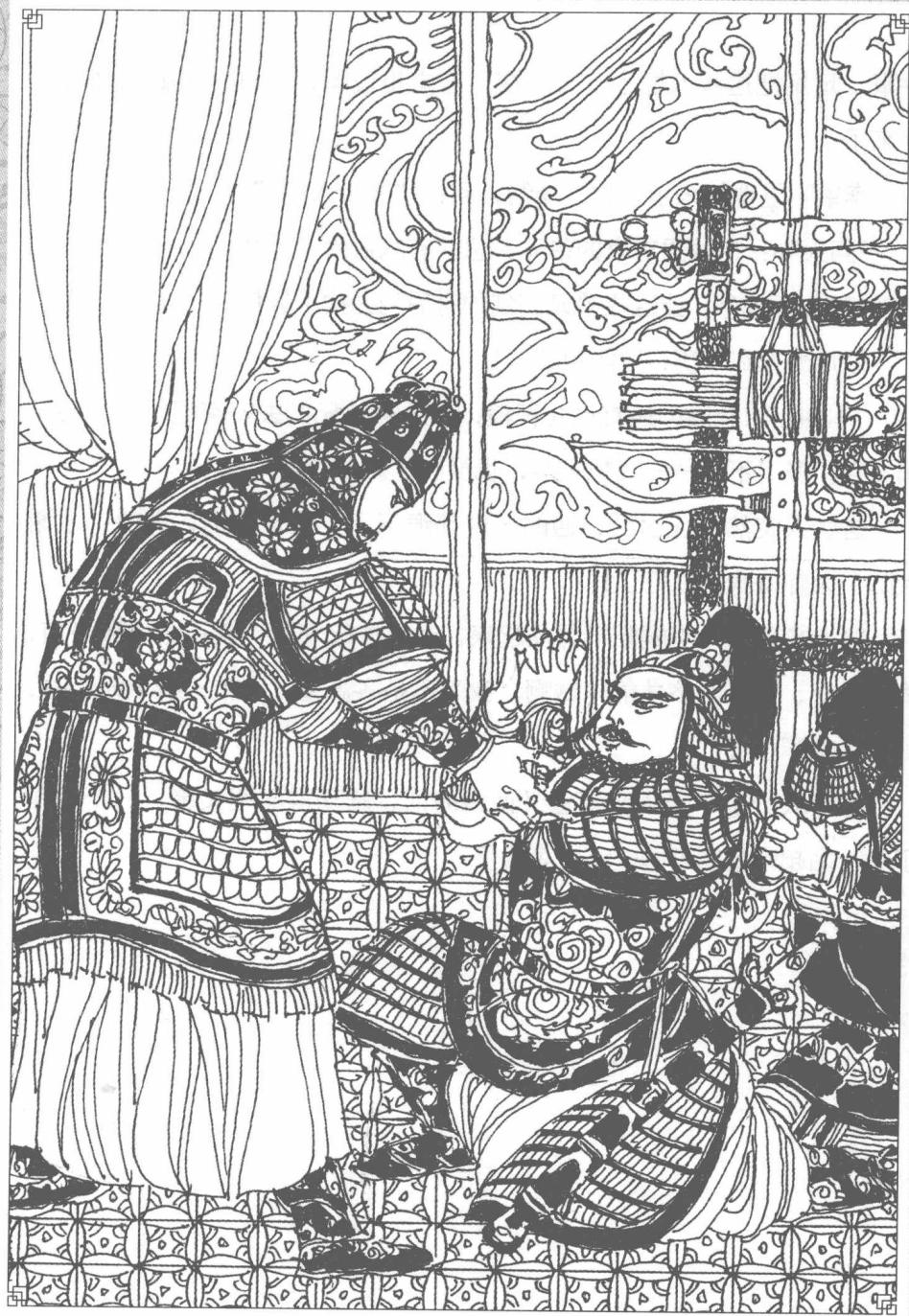
这几个人都一愣：“领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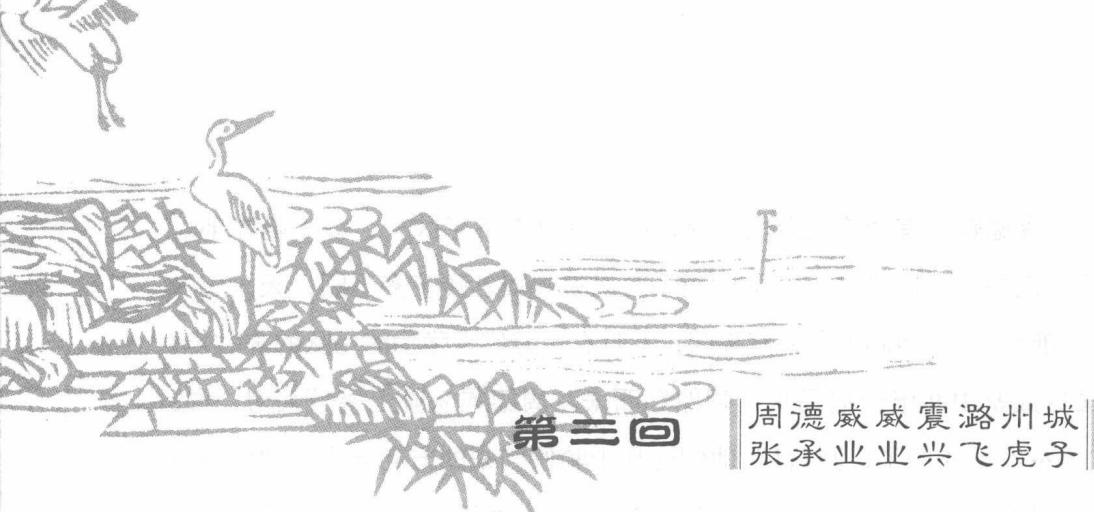
“本帅自家仓库中还有点儿积粮，都分给弟兄们去安家吧。一个弟兄领二斗，多了不给——我想多给，也没有了。”

这些人突然一怔之后，通的一声都跪下了，眼含热泪，齐呼：“谢大帅！大帅待我们太好了！”

“哈哈哈哈！”李嗣昭笑着站起来，亲手拉起众人，说：“大敌当前，将士一心，同舟共济才能守城啊。我又不是吝啬鬼，有粮不给弟兄们吃，一人也吃不了呀！”

这些人听了李嗣昭又郑重又诙谐的话，感动得又哭又笑，一个个叩了头，站起来就往外跑——传令去了。





第三回

周德威威震潞州城
张承业业兴飞虎子

李思安代替康怀英为帅后，仍采用康怀英困城的策略，在潞州城外垒起了平行的两道土墙，形同两个环，套住了潞州。内墙可以防止潞州城里的晋兵突围，外墙可以阻挡周德威的援军来攻，他的梁兵就驻守在这两个“环”之间，他把这两道土墙间的营寨叫做“夹寨”。这确实是个能攻能守的坚固营寨，给周德威救援李嗣昭带来了大的阻碍。

老将周德威把大本营扎在余吾，先锋史建瑭把人马扎在高河。这天，周德威留李嗣源守大营，他带了李嗣本、安元信、李存璋、安金全等大将来到了史建瑭的营寨，约史建瑭一起去查探梁军夹寨。次日拂晓前，周德威率诸将和二十名亲兵，悄悄离开高河营寨，打马飞驰直奔潞州城外。跑了三十多里地，上了一道冈子，远远看见梁军的夹寨在熹微的橙红色中，如一条巨蟒盘绕着潞州城。

“李思安倒会想笨法子！”周德威讥讽地说，“我们要攻他的寨子还不容易——如同攻一座土城围子！他这道城围子，又像一道铁箍紧紧箍住潞州城。”

“分兵数路，敲碎他这个箍子！”安金全说。

周德威没有回答安金全的话，他一提马缰下了冈子，众人随在他后边，向左手方向驰去。当他们几乎在梁军夹寨外转了多半圈，天已辰末巳初时候了。他们正向夹寨窥探，忽听右后方传来隐隐的马队的奔驰声，又见敌寨中冲出一哨马队，朝他们而来。周德威从鞍上摘下大刀，说：“梁军发现我们了，回营！”他们这几十骑便向来的方向奔去。他们跑得快，后边追得也不慢，两支马队很快出现在他们身后，呈钳形围上来。周德威回头看看，凭经验，他估计这两支马队共有五百来骑，他又约摸一下跑的路程，离高河大营还有十多里了。好个周德威，一是自恃久战杀场，名声远震；二是艺高人胆大；三是也没有把梁军放在眼里。跑到一道小河前，河里亮出了干涸的底，仅有片片的水洼洼，于是，周德威喊了声：“站住！”众将和二十个亲兵都勒住坐骑。周德威笑着说：“我们离营近了，他们离营远了，咱们杀回去！”众将看看敌兵不怎么多，也不甘心就这么跑回去。于是，周德威派一个亲兵去营中调兵，他就率众将立马停在小河岸边。

奉了李思安令来抓窥寨者的梁营两员上将黄角鹰和方骨仑合兵以后，见晋将三十多骑跑着跑着不跑了，反倒起了疑心。他俩各带二百骑兵，距周德威等两箭地列开了阵势，瞪着眼向对方的后边看——看看是否来了周德威的援兵。周德威一见，顿时猜到梁将的心理，他捋髯一笑，催马冲了过去。史建瑭、安金全怕大帅有失，也随在周德威马后冲上来。周德威距梁兵近了，大吼一声：“周德威在此！”梁将卒登时一惊，他们可没料到晋军主帅敢亲自来窥寨！周德威的名声又早灌满他们的耳朵，这会儿定神一瞧：周德威金甲绿袍，红脸长髯，手托大刀，真有点像传说中三国上将关云长的模样。再看周德威敢于单人独骑到阵前来，更加

吃惊。这时，周德威哈哈大笑，用刀指着梁军说：“哪个敢上前？”黄角鹰看了方骨仑一眼，把手中大刀往空中一举，摇了一下，四百梁骑一齐扑上来。周德威大吼一声，拍马迎头冲上，直奔黄角鹰。他人急马快，与黄角鹰一碰面，大刀兜着风就劈了下来，黄角鹰托刀往上一挡，慢了！被周德威一刀劈下马来，周德威后边的众将也如出山猛虎一般撞入梁军。史建塘的丈八蛇矛、李嗣本的方天戟、安金全的双锤……一冲入梁军马队里，竟冲得梁军四百骑兵乱跑乱窜。方骨仑舞动双鞭与周德威大战，未打三回合，被周德威一刀磕飞了他的左手鞭，吓得他拨马就走。梁军怕晋军有伏兵在河那边，于是，丢下数十具死尸，败阵而逃了。周德威见梁军跑回去了，也不追，带众将过了小河，没走几步，接应他们的人马赶到了。

周德威回到史建塘营中，就命史建塘：“你要多派游骑出去，只要发现梁兵从寨里出来打柴、牧马，就袭击他们。”

“是。”

“还有，一定要查出梁军的粮道，劫他们的粮。李思安困潞州，我就困他！”

李存璋诧异地问：“大帅不打算解围？”

“嗯！难道只有硬攻梁军的环城营寨才算解围吗？敌营修起土城，易守而难攻，我军硬攻，损耗必大，也不一定攻得破。”周德威心中有数地说。

“只是——”李存璋停顿一下，“如不尽快解围，怕李嗣昭在城里支撑不下去，万一……”

“哈哈哈哈！”周德威大笑，他微眯着眼，狡黠（xiá）地睨（nì）逆

着李存璋，他从李存璋怀疑的目光中，看出了李存璋的心思。他又看看其他人，很坦率地说：“诸位将军都知道，德威与嗣昭昔年随晋王讨幽州刘仁恭的时候，曾因争令夺功而结下些嫌隙。我如今提出困而不硬攻的策略，难免引起诸公的怀疑：你周德威是不是公报私仇，故意见死不救呢？诸位，德威的为人，你们还不知吗？我如果乘人之危报私怨，岂不成了小人？岂不是辜负晋王的信任？”

李存璋和心存疑虑的人们，听周德威说得诚实、恳切，都一一点点头。周德威又说：“我所以不采取硬攻的策略，一是相信李嗣昭能守得住潞州，他是位良将；二是梁军兵力甚盛，又集聚在土围中，处于易守难攻的地位。我军困而不攻，会使梁军如弓弦久张，日子一长，师劳自惰。然而，所谓‘不攻’是不大规模硬攻，但要时时出小股骑兵骚扰敌营，使敌日夜不宁，疲其精神，乏其体力。更要紧的是断其运粮之道，使敌军中断了供给，军心不战自乱！”

众将这下心里都豁亮了。

“报——周德威派将劫了我军的粮车！”这令人头疼的事已出现三次了！李思安压住心头的躁怒，对康怀英说：“看来只有修一道夹墙，护住粮道才行。就请太保辛苦一下吧。”康怀英不好推辞，领了令，点了一万步卒，出营修夹墙去了。这一万兵卒拉开数里之长，抡镐挥锹地挖土修墙，要用两道土墙把运粮道护起来。天寒地冻，好不容易才把土墙垒起半人高，突然晋军先锋史建瑭率一支骑兵杀来，一通拆扒，把土墙又毁得七零八落。等李思安派兵来战，史建瑭带兵又跑了。这样，梁兵修，晋兵拆，折腾来折腾去，护粮道的夹墙也没修成。李思安为了保障供给，

只得派兵护粮——仍不断遭到晋兵的袭击和抢劫，晋兵来得及把粮抢走就抢走；来不及抢走，就放火烧粮车！李思安带兵到晋营挑战，晋兵就坚守不出。

这天，晋兵铺天盖地杀到夹寨外，擂鼓呐喊，大有踏破夹寨的威势。李思安率众将上了寨墙，只见一员老将正在阵前放马驰骋，一派凌人的气势。大将方骨仑靠到前面，看清的确是周德威，心里一阵惊栗。他对李思安说：“大帅，周德威来了！”这话竟惊得梁将帅都吃了一惊。忽然，周德威打马闪电般地冲到寨墙附近，一掠而过，就这一掠之间，一支箭射了上来，正中方骨仑的咽喉。方骨仑连叫一声也没叫出来，就倒下了。李思安脸色都吓白了！这时，周德威又开弓搭箭瞄向寨墙头。李思安忙吩咐：“放箭！”

夹寨上箭雨射下，周德威早跑回本阵，也不攻寨，率兵退走了。“独骑”退追兵，飞箭射方骨仑，奇兵劫粮，这几件事在梁军中传开，周德威的名字把梁兵镇住了！提到他的名字，梁兵不是变颜变色，就是一吐舌头噤(jìn)口无言！

周德威的大军，像一支卧虎蹲在梁寨西北方，眈眈而视，扰得梁军军心不宁。周德威又派出李存璋去攻晋州（今山西临汾），派安金全攻洺州（今河北永年），迫使李思安不得不分出兵去救援，使夹寨的兵力减少。

不久，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正月，周德威忽然退兵数十里，屯扎到乱柳。李思安忙派出探马打探原因——原来是李克用病重垂危了！

正月初一，晋王府里上上下下一片紧张和无声的忙乱。晋王李克用

的病已转危了，他的两位夫人曹氏和刘氏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李克用昏迷不醒的时候，刘夫人已急召李克用的义子、在潞州前线的大将李存璋火急归太原。

迷迷糊糊中，李克用觉得心里松快了些，胸口也不窒闷了。他舒畅地呼了口气，缓缓地睁开眼。他看见两个夫人坐在床沿，曹夫人捂着脸在抽泣，刘夫人那愁容叆叇（ài dà i 爱代）的脸正对着他，儿子李存勖也立在床前。

“大王！”刘夫人凄苦地一笑，亲切地呼叫一声。曹夫人忙拭去泪痕，也把脸抬起来注视着李克用，又惊又喜地说：“大王醒了？”

李克用憔悴的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无力地说：“今天是初几了？”

“初四。”曹夫人答道。

“哦。孤的病看来是无望了，你们速把克宁、承业、存璋等人召来。”

曹夫人方寸已乱；刘夫人倒还镇定，便答应一声：“他们都在外边伺候着呢，我就去叫。”她到寝殿外间一点手，李克用的胞弟、番汉兵马都知使李克宁，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掌书记卢质忙随她进了内室。

“大王！”李克宁等到床前行礼。

“你们来了，好。孤怕寿数已尽了，有件大事要托付你们。”李克用躺在那儿，用手指着李存勖，“亚子是个能成器的。孤死之后，你们要立他为晋王，竭忠辅佐他！”

李克宁等一齐跪下，泣不成声，呜呜咽咽地答着：“臣、臣、等、决不、负、大、大王之托……”曹、刘二夫人和李存勖也掩面而泣，等他们再抬起头看李克用时，李克用已经闭上了眼睛。李存勖忙上前细看，

李克用已咽气了。他一头扑在遗体上，号啕大哭了起来。

晋王李克用死了，终年五十三岁。太原城气氛严肃而紧张，李克宁已下令戒严，街上布满了荷矛的士兵。晋王府偏殿停了李克用的灵柩，文臣武将一律挂孝进王府吊祭，王府中人来人去，好不热闹。李存璋和卢质在接待众文武时，见人们三三五五地窃窃交谈，便相互递个眼色，凑到交谈的人们中间。只听人们在说：

“存勖年纪那么轻，一旦嗣位，压得住三军吗？”

“是啊，老王的义子那么多，都是能征惯战的大将，他们会服少王爷吗？”

“……”

卢质向李存璋递个眼色，二人离开众人，出了王府，来到卢质府中悄悄地商量。李存璋说：“人情凶（xiōng 凶），怎么是好？”卢质沉着地说：“现在不能着急，先等老王灵柩奉安之后，咱们再与张监军商议吧。”“那也得告诉存勖一声，请他尽快料理完丧事呀。”“嗯……也好。”不过，卢质忧虑地说，“就怕他知道之后乱了方寸。”“这不至于吧？今夜我去见他。”李存璋这样说。当晚，他进宫来见李存勖。

李存勖的生母曹夫人性格温柔，嫡母刘夫人则是机敏有智的。晚间，李存勖正和刘夫人密议——

“母亲，儿的左右亲兵探听到目下人心不定，窃窃私议者甚多。母亲看该如何办？”

“眼下军权握在你叔王克宁的手里，一定要先稳住他！”

“莫非叔王有二心？”

“你怎保他没有二心？”

“这……”

“稳住克宁，就可暂先平息将领们的不安之心！”

“是，儿明白了。”

这时，李存璋来了。李存璋是李克用的义子，见了刘夫人拜称：“母亲。”李存勖扶起李存璋说：“王兄晚间进宫，必有要事吧？”

“是的。臣白日间与卢质亲耳听到吊祭先王的将领们在窃窃私议，担心王世子年轻无威不能压众。臣与卢质计议，请世子尽快料理先王大丧，而后专心治理政事，免生祸变。”

“王兄所虑甚切形势！”李存勖拉着李存璋的手，回头问刘夫人：“母亲之意如何？”

刘夫人果断地说：“后日出殡，先帝灵柩奉安后，二十七天除服。然后，政事由儿自作主张，有不决之处，召张承业问计吧。”

“儿遵命。”

这样，李存勖把李克用棺柩葬到了雁门，很快办完了丧事。在从雁门南归太原的路上，李存勖处处对李克宁表现出十分恭敬的态度，并当着张承业、李存璋等人的面，对李克宁说：“侄儿年轻，威望未高。叔王德高望重，请叔王承继王位吧。”

“什么？”李克宁心里一惊，马上把脸一沉，严峻地望着李存勖，说：“侄儿这是从何说起呢？先王遗命让你嗣位，我又是托孤大臣，怎能不守先王遗命呢？军将中如有人敢因你年少而轻慢你，为叔替你严斥，约束他们，你只管放心！”

李存勖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不再说什么了。

回到太原后，李存勖深居宫中，一连好几天不见群臣。监军张承业

沉不住气了，这位老太监急急忙忙闯入王宫，见了李存勖就问：“世子殿下，你还坐等什么呢？”李存勖用袖子掩面，哭起来了。张承业急得上前抓住李存勖的胳膊说：“此何时也？岂能只顾哭泣？赶快朝见群臣，继承晋王王位吧！”李存勖心里想：我何尝不知道该快点儿即位，以安众心？表面却不紧不慢地擦去眼泪，说：“为何不见叔王进宫？”张承业冷冷一笑：“按理他应该率群臣来请世子即位的，谁知他为什么‘按兵不动’呢？”这时，有人来报：“众文武求见世子，现在宫门候旨。”张承业说：“国中无主，人心不安。众臣求见，正说明他们急于知道嗣主是谁！趁这机会，世子就即位吧。”说完，拉了李存勖就往前边走。到了正殿后，李存勖吩咐：“召群臣入宫！”

群臣一上殿，李存勖一眼看见李克宁也在其中，刚要下位迎接，张承业一拽他的袖子，抢先一步对众臣说：

“先王遗命传位给世子李存勖，今日众臣俱在，请一同拥戴新主！”

说完，张承业双手把李存勖往正位上一按，李存勖就坐下了。张承业一转身，目光扫视了众人一过，大声说：“请诸公遵遗命参拜嗣主晋王！”同时，目光直注向李克宁。

李克宁的官位是最大的，他突然听到张承业宣了遗命，心里一惊，但他立即抢步来到李存勖位前，口称：“臣拜贺晋王千岁，千岁！”说完扬尘舞蹈，跪拜下去，行了大礼。众臣，特别是一些看不起李存勖的武将，此时一瞧李克宁拜贺晋王即位，也都随之跪拜，山呼：“晋王千岁！千岁！千岁！”

李存勖暗暗赞叹：好张承业，在李克宁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当众宣布新主即位，打李克宁一个措手不及，不怕他不带头拜贺！李存勖

故作惶惶不安地欠了欠身，说：“叔王、众卿请起！”众臣站起之后，他面现忧色，对李克宁说：“今日我遵先王遗命承继王位，日后还要叔王和众卿尽力辅弼啊！”

李克宁说：“老臣受先王托孤之恩，敢不肝脑涂地以报大王！”

李存勖这才笑了，说：“叔王仍为番、汉军总帅，执掌兵权，其他人仍各守原官，待立新功后再加擢（zhuó 苗）迁。唯有李存璋暂不必回潞州前线，且任河东军城使、马步都虞候，守卫太原！”张承业听了，心中暗喜：留下李存璋为都虞候——掌管禁卫，是上策！看来，“飞虎”的儿子是很精明的啊。

李克用活着的时候，为了笼络住将士，收养了不少干儿子，如李嗣源、李存璋、李存质、李存颢、李存敬、李嗣本、李嗣恩、李存信、李存进和著名的猛将李存孝。这些干儿中，李存信、李存孝已死，余者尚在，都任武职，为军中上将。李存颢素来看不起李存勖，现下李存勖竟轻轻的二十四岁就当了晋王，而且让李存璋当了都虞候，他更不忿了。那个李存璋一上任，就在太原城里严申法纪，处分了几个违法的将官，把将士们镇住了，更引起李存颢的忌恨。他想好主意，来见李克宁。

“叔王，先王的王位应该由你承继啊！存勖有何德能，敢当叔王参拜？就是我们这些人也是他的兄长，拜他，听他指使，心里都愤愤不平啊！”

“这有什么办法！先王有命传位给冢（zhǒng 肿）嗣。”

“他守得住先王创下的基业吗？”

“你是想——”

“叔王取而代之！”

“不、不、不，这事非同小可，事成则罢，万一不成可就是谋反之罪！”

“既然叔王想到了成功，就表明叔王还是有心自立为晋王的。叔王手握兵权，怕什么？”

“李存璋亲典禁卫军，岂是好对付的？”

这时，屏风后走出李克宁的妻子孟氏，这妇人冷笑说：“你呀，干什么都瞻前顾后，胆怯心虚的！我听了半天了，我看存颢说得对！你真不想当晋王？”

“那……”李克宁渴望为王的心终于压倒了怯惧之情，问李存颢：“你看该怎么干吧？”

李存颢一笑，向李克宁和孟氏说出了一条妙计……

晋王宫中。

“什么？你说的是实？”李存勖问向他告密的亲将史敬容。

“末将怎敢欺哄大王。”

李存勖立即密召张承业、李存璋入宫。张、李二人来到后，史敬容又把李克宁的密谋重述了一遍——

李克宁为了侦伺宫中动静，把守卫王宫的亲将史敬容找到府里，许他事成之后官升都虞候，让他参与谋杀晋王。史敬容假为应允，于是李存颢把计谋告诉了他：让他随时把晋王的行动密告李存颢，然后，李克宁请李存勖过府赴宴，在宴上把李存勖活捉。同时，史敬容在宫中举事，捉刘、曹二位太夫人；李存颢就带兵袭杀张承业、李存璋。李存质也被李克宁召去，让他参与谋反，因李存质不答应，被李克宁杀了。

“叔父竟要干如此绝情的事！”李存勖慨叹道，“至亲不可自相鱼肉。我打算让位给叔父，避免这场祸乱。”

“大王！”张承业急了，“避让不但不能平息内乱，反而会把你的性命和先王大业轻易地丢了！”

“依你之见？”

“克宁无义，当除之！”张承业坚决地说。李存璋也说：“不除隐患，必遭其乱。”李存勖这才把右拳往左手掌上一击：“好吧！我先下手。”

二月中，李存勖传命召群臣入宫赴宴。李克宁和李存颢一商量，又听史敬镕密报说宫中宴会别无他意，于是断定李存勖不会在群臣皆在的宴会上有什么举动，就坦然进宫了。在王宫门外，他们见众官员正往里走，一种绝对安全之感便充满了他们的心中。

宴会开始后，君臣们觥（gōng工）筹交错，开怀畅饮，气氛十分热烈。李克宁被让在李存勖左边席上，李存勖频频向他举杯，他一连痛饮数杯，酒兴方酣。突然，一队禁卫军卒闯入宴席，把李克宁和李存颢扯下席来，五花大绑捆了。座中众臣都吓愣了，有几个文臣竟吓得酒杯也拿不住了，洒了一襟的酒。李克宁大惊失色，李存颢的脸也黄了。李存勖指着李克宁说：“我曾把王位让于叔父，叔父不肯受。万没料到叔父要杀我们母子夺取王位！”他叹口气，落下泪来，“不是我不念骨肉之情，而是叔父自行不义啊！”他又指着李存颢说：“先王待你不薄，我也一向把你尊为长兄，谁知你狼子野心，图谋不轨！”数道完李克宁和李存颢，李存勖一挥手：

“推出宫门——杀！”

李克宁吓昏了，软瘫了的身子，两脚擦着地，被军卒拖出宫去。李

存颢此时倒镇定了，他低头闷闷地自己走出去了。

群臣对着眼前丰盛的珍馐美味，全没了食欲。刀斧手把两颗血淋淋的人头用木盘托上殿来，向晋王回报。李存勖验过后，吩咐：“把他们的首级、尸体发还本家吧。”人头被提走后，李存勖对群臣说：

“李克宁、李存颢背负先王，欺我年轻，竟谋叛逆，罪不容诛。望而今而后，众卿与我同心戮（lù路）力，承先王遗志，灭朱贼，重扶社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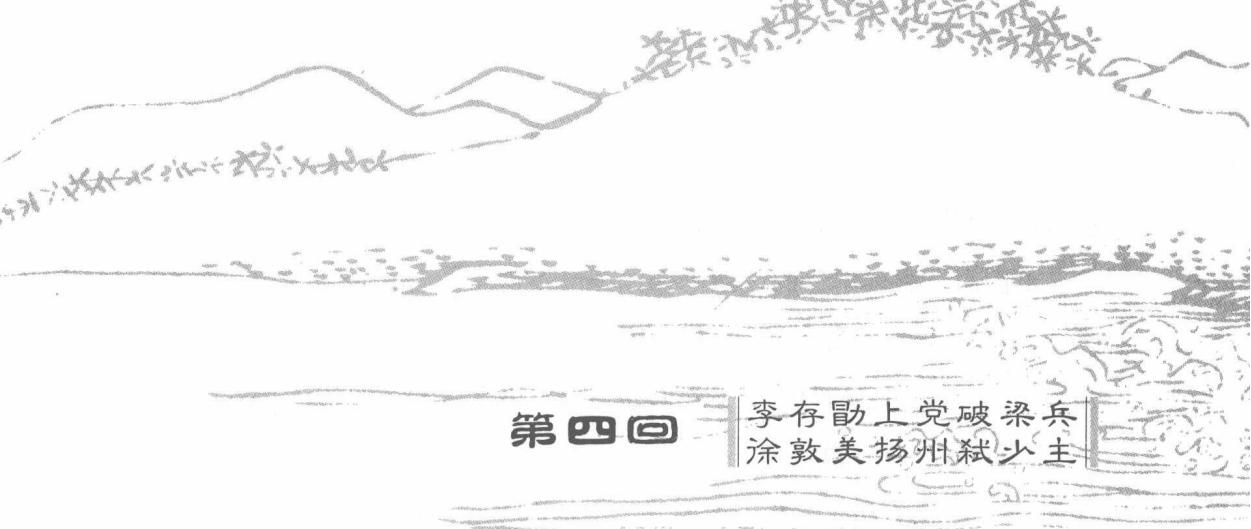
群臣一齐跪倒，齐呼：“愿听大王驱使！”

“众卿请起！听我说：梁兵至今围困上党，上党是河东的屏藩，丢了上党，整个河东亦将不存。所以，我将统兵亲救潞州。再者，朱贼所惮畏的是先王，他听到我新承王位，必然轻视我年轻不知军事，梁军上下也必有骄怠之心。我将乘敌之骄，以精兵兼程南下，出其不意大破之！取威定霸，在此一举，机不可失。你们以为如何？”

张承业首先说：“大王所断，十分高明！”众将也认为李存勖分析得有理。李存勖说：

“诸将立即操练本部人马，听候检阅！”

众将齐说：“遵令！”



第四回

李存勖上党破梁兵
涂敦美扬州弑少主

梁夹寨虽然坚固，但困潞州快一年了，也没能迫使李嗣昭开城投降。相反，由于周德威的兵经常神出鬼没地袭击到夹寨外去牧马和砍柴打草的兵，又不断夺取从山东运往夹寨的粮饷，弄得梁军将士人心烦意乱，斗志早已涣散，纷纷开小差。梁帅李思安几次派人进潞州城劝降，去的人都被李嗣昭砍了头，死尸被扔下城来。李思安急得在大帐里转来转去，康怀英来了。

“康太保，你看怎么办？久困之计，不行啊，再拖延下去，我们军老气衰到极点，就更难支撑了！”

“大帅，我也为此而来啊。据我统计，已有一万多士卒逃跑了，将校也有四十多个跑走。这样下去，全军就要自行崩溃了！”

“你有什么好主意？”

“攻城。将士久居夹寨里闲着不行。”

李思安传令攻城了。结果，攻了三天，又死伤不少人。本无什么斗志的梁兵，这一来逃跑的更多了。

“唉。”李思安独坐帐中，喝着闷酒，唉声叹气，自言自语：“皇上

也不下诏收兵，难道让我困死在这儿？”军卒飞跑来报告：

“报——李嗣昭在城上大宴将士！”

李思安一拍帅案，酒壶、酒杯震倒了，酒洒了一片。他大吼一声：

“带马！”

“是！”

当李思安一登上夹寨内墙，果然看见潞州城上，晋军将帅在推杯换盏地大吃大喝。李思安气红了眼，下令：“弓箭手，放箭！”

一片飞蝗般的箭，从梁军寨墙上射向晋军城头。由于距离不算远，有些箭射到了城上，但绝大部分箭仍然射到城墙上落下，或没接近城墙就纷纷坠地。李嗣昭端着杯，谈笑自若，呷了一口酒，对座上众将说：

“李思安生气了，哈哈哈哈。咱们再用棍儿敲敲这只气蛤蟆的肚子，让他自己气放炮吧。来呀，让弟兄们一齐冲梁营喊：‘李思安，会练兵，兵卒射箭不到程！’”

梁兵弓箭手往这边不停地射，这边城上的晋兵便一齐有节奏地喊起来：

“李思安，会练兵，兵卒射箭不到程！”嚷上一阵，哄笑上一阵。夹寨上的李思安听晋兵唱歌似的叫，看晋兵一个个连蹦带跳，舞臂摇身，只气得脸色发青，冲弓箭手们大吼：“给我用力射！”

晋军将士们如看百戏表演似的，狂呼乱叫，编出新顺口溜来嘲弄梁军，同时也嘻嘻哈哈地躲着射来的箭，这些箭多已是“强弩之末”没什么力量了。

“哈哈哈哈！”李嗣昭笑着，对众将说，“梁兵已没什么锐气了，李思安犯了兵家之大忌——‘劳师无益’！只要我们上下同心，再坚持下去，

梁兵必溃！”说话间，有几支箭落到席间，众将吓一跳，慌忙躲避的时候，谁也没发现有一支箭落下正中李嗣昭的小腿肚子上。李嗣昭趁众人不留神，忙把那箭拔下来，好在扎的不深，他依然谈笑风生，说：“力尽之箭怕什么？来，勿妨咱们的酒兴。”

梁寨上停止放箭了。李嗣昭站起来，忍着伤痛，到城墙垛口前，大声喊：

“李元帅，近来安好？”

李思安也喊上了：“李大帅，潞州孤城，粮食有限，快开城归顺大梁吧！”

“哈哈哈哈！粮食多着呢，酒也不少，你过来与我痛饮三大杯吧！”

“你不要狂妄，如不归降，破城之日，后悔不及了！”

李嗣昭不回答了，他扔了酒杯，取过弓箭，双臂一用力，拉开了弓，“哧——”一箭射了出去。

李思安看见李嗣昭拉弓，他就想闪开，又碍着众将士，怕被他们讥笑自己胆小，便忙把身子一蹲——箭已到了，嘭的一声，扎在他的盔上。李思安吓出一身冷汗，将佐们忙簇拥着他下寨墙回帅帐了。

到了帅帐，李思安从盔上拔了半天，才把箭拔出来。看看箭杆，上有“李嗣昭”三个小字，他不禁叹出声来，“李嗣昭确是名不虚传的大将啊，潞州处于被困中，他还安然地宴饮！”

“圣旨下——”帐外传来传报声。

李思安心一扑腾，慌忙把破盔戴上，刚一出帅帐，使臣已到帐前了。李思安偷眼一看使臣那冷峻的面孔，更加惴惴不安了。使臣到了帐中，先吩咐：“召众将！”李思安忙命亲兵把诸将找来。使臣这才开读朱全忠

的诏书：

“李思安劳师无功，且失将校五十余员、士卒逾万，深负朕望！诏到日，削去其官爵，押回原籍为民！军中事，权由大将刘知俊理会。钦此。”

李思安伏地叩头，连声说：“罪臣谢主上恩德！”

李存勣亲率大军一进上党郡的襄垣县界，就得到梁军大帅李思安被削职为民的消息。他冷笑一声。

大军一过襄垣，又得到“梁军留守刘知俊率兵自夹寨大营出发攻长子（今山西长子县）”的急报。李存勣升帐，对众将说：“梁军统帅一换再换，军心必浮。今刘知俊攻长子，是他新上任就想立功，借以振作军气。嘿嘿，你们看，是出兵救长子还是不救？”众将很诧异。李存勣笑了：

“你们一定会想：敌兵来攻长子，我军救援是理所应该，有什么商量？我是打算放弃长子，使久疲之敌，得点便宜，助长他们骄傲之情。只要敌军不对我们严防、警备，我则才能出奇兵奔袭他们！”

果然，驻守长子的晋兵与刘知俊一接战，一来晋兵人数少，二来刘知俊求胜心切，一场血战后，晋兵大溃，刘知俊夺了长子。

李存勣急挥军前进，进驻潞城县的黄碾村。他传令：命周德威自乱柳出兵到屯留县东南的三垂冈埋伏。而后，他也率军来到三垂冈下。周德威一见李存勣就伏地痛哭了，说：“臣受先王信赖，委以重兵在外，未能守灵送葬，心中万分难过啊！”李存勣拉起周德威，说：“先王在病中，一直惦记着潞州城里的嗣昭。老将军率兵救潞，旷日持久，未见捷

报，先王曾担心老将军衔旧怨而不肯出力呢。先王希望老将军捐弃前嫌，以国事为重，务必奋力破敌，解却潞州之围。”周德威感愧地又拜了下去，哭着说：“臣一定效死阵前！”他有什么愧呢？他藏在心底那一点儿对李嗣昭的报复心、幸灾乐祸心，竟被远在太原的李克用看穿了！

李存勖作出了决战的决定：乘刘知俊不在夹寨的机会，对夹寨发起猛攻！

五月初一日拂晓前，雾蒙蒙的，几步之外看不清人的面目。奉了李存勖命令，周德威和李嗣源各率一支人马，分向潞州西北和东北而去，悄悄地逼近梁军夹寨。

梁兵因为一直未见周德威来攻，后来周德威又退到乱柳，就以为晋兵怯懦，只会偷偷摸摸来劫粮捣乱而已。近日，梁军又一战而得长子，更助长了骄气。在这茫茫的雾天，梁兵竟连哨兵也没设。骤然间，山崩地裂般的喊杀声，把贪睡的梁兵惊醒。这时，雾已渐散，晨光微露，梁夹寨上爬上来望不到边的晋兵，有不少段寨墙已被攻豁了，一股股破堤洪水似的晋兵涌进寨内。许多梁兵刚跑出营帐，迎头撞上晋兵便死于刀枪之下。留守夹寨的康怀英闻变大惊，来不及披甲，提枪上马，率亲兵向外冲。这夹寨狭长逼仄，晋兵一杀进来，梁兵连跑的地方也没了，况且仓促之间，毫无准备，许多人连武器也没找到，徒手逃跑，被晋兵杀死；许多人连帐篷还没出，就被闯进来的晋兵捅了一刀……梁军大将符道昭仓皇迎战，正遇上老将周德威，一照面，就被一刀劈下马去。

天大亮之后，夹寨内外遍地殷红，血腥气弥漫，数万梁兵的死尸横躺竖卧。整个夹寨内外寨墙全被推坍了。

康怀英冲出重围后，身边只剩一百来个兵了，丧家狗一般逃向天井



关。

长子的刘知俊闻报率兵来援，被李存璋在半途拦截，败向晋州。

潞州重围被解了。周德威来到潞州城下，抬头一看：李嗣昭与将士正立在城头，严阵以待呢。周德威向城上大叫：

“李将军开门！”

李嗣昭哈哈大笑，说：“来者是周德威吗？”

“正是，开门吧。”

“你什么时候来的？”

“去年夏，奉命来救潞州。今日已把梁军夹寨踏平，重围已解。先王已薨（hōng轰），今王亲自来了，你快开门吧！”

“你胡说八道！你既然去年就来救援，为什么这会儿才破敌？你还敢说晋王已薨，今王来到了，想骗开城门吗？我看你这老儿必是降了梁，跑这儿诳我来了！”李嗣昭说完，拿起弓箭就要射周德威，李嗣弼忙拦住他，说：

“他既说今王来了，就让他把今王请来。”

“对。周德威，你说今王来了，你去把他请来吧，我得亲见才能相信！”

周德威看着李嗣昭拿起弓来，仍镇定地望着他，及至听他说要见今王，才一拨马回到队中。“快，请今王来。”周德威吩咐李存璋。李存璋飞马向队后奔去。

李嗣昭在城头警惕地望着周德威的人马，他想：潞州被困一年，与外完全隔绝了，莫非晋王真的去世了？正寻思着，晋军队中众将簇拥着一个穿着素服的人，骑马向城下来了。啊！是李存勖！李嗣昭大叫一声：

“先王真的去世了！”一下子晕倒了。他身边的李嗣弼等人忙给他盘起腿来，又捶后背，又捏人中，连声呼叫了好一阵，他才喘出一口气来，放声大哭。城上的晋军将士们也一齐号啕，大放悲声。

潞州城门开了，李嗣昭率众将出城迎接李存勖。李存勖甩镫离鞍下了马，周德威等也随着下了马。李嗣昭扑到李存勖面前，伏地大哭，李存勖也禁不住落了泪。李嗣昭说：“不意今日还能见到大王，然而却见不到先王了！”李存勖双手把他扶起来，说：“王兄，守潞州辛苦了！父王病笃时，还惦记你呢！”李嗣昭抽泣着，拭干眼泪，说：“请大王入城！”说完，一抬眼看见周德威，脸色刚一变，李存勖便一拉他的手，说：“此次破敌，周老将军功劳最大。他与梁军对峙，耗尽敌之锐气，才有今日的一战成功啊！”李嗣昭惊讶一刹那之后，抢上一步，给周德威深施一礼：“谢老将军解围！”周德威红着脸，双手托住李嗣昭的肘说：“德威不才，未能尽快解围，愧对将军啊！”李存勖见这两人不复记嫌，心里很痛快，便一手挽了周德威，一手挽了李嗣昭，率众将步入潞州城。

潞州城下一仗，李存勖沉重地打击了朱全忠的实力。朱全忠听到夹寨失守的军报之时，正在吃饭，竟惊得把筷子掉到地上，半晌，他才长叹一声：“唉！生子当如李亚子（存勖的小名）啊！李克用虽死如生！我的儿子比起他来，真是豚犬之类了！”

当晋、梁在上党恶战的时候，南方也不消停。占据淮南的弘农王杨渥与占据荆南（治所在江陵——荆州）的高季兴、占据湖南一带（治所设于长沙）的楚王马殷、占据吴越（江苏南和浙江一带，治所在杭州）的吴越王钱镠，都有战事。你侵我城，我夺你地，打个不休。

且说弘农王杨渥，此时才二十三岁。二十岁时袭他父亲杨行密的官爵，成了一方之王，坐镇扬州。他是个昏庸无能，只会玩乐的主儿，居丧期间还夜以继日地贪恋酒色，夜间常常点起一圈大蜡烛照着亮来击鼓作乐，一夜点烛的费用就得几万钱！他身为王爷，却喜欢独自骑马跑出城去逛游，闹得宫里的侍卫们找都找不到他。所以，淮南的实权，就落入徐温和张颢两个大臣的手中。这徐温官拜右牙指挥使，张颢官拜左牙指挥使，分掌军权。牙，就是牙军，也就是王室的亲军。徐温目不知书，但十分有心计，可谓智诈残忍。天祐五年（公元908年），早有除掉杨渥之心的徐温和张颢密议，定下五月戊寅日（初八）闯宫杀王。到了初八这天晚上，张颢带了党羽纪祥、陈晖、黎璠、孙殷等将官，进了王宫之后，却不见徐温到来。张颢命孙殷去找徐温，及见到徐温后，徐温对孙殷说：“今晚是张指挥使进宫值夜守卫，不该我去；我如果一去，就容易引起杨渥的怀疑，那样一来，大事就要泄露了。”孙殷回来对张颢一说，张颢觉得徐温考虑得周密，于是决定自己一个人干了。当夜三更，弘农王杨渥喝得醉意沉酣，还兴致不已地看乐伎们歌舞呢。四更了，他才晕晕乎乎回到寝室，刚躺下不一会儿，纪祥等人就闯进屋，把他从被窝里揪出来，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

第二天，张颢集淮南将吏到王府正殿，殿外牙兵们排列成行，剑戟森森。众将一律不许带侍从入宫，将吏们入宫后，都从夹道而列的刀行剑列中通过——弄得人人提心吊胆，预感到必有大事发生了。内中只有一个人心中有数，这人就是徐温的心腹幕僚严可求。昨晚，徐温就和严可求密议，徐温问：“如果张颢得手，他要提出自立为王，怎么办？”严可求冷静地想了想说：“张颢刚愎自用，很可能这样做，但是这个人成

不了大事！”徐温说：“我让他担上弑（shì式）主的罪名，但还要阻止他自立称王。你有什么好主意？”严可求说：“这好办，明天张颤必要召集将吏商议立新王的事，到时候，主公不必说话，只看我的吧。”所以，他进入王府后，神情自若。

张颤见徐温以及将吏们到齐了，就宣布说：“弘农王昨夜得暴病而薨！”将吏们一惊，才明白为什么今天王府里的气氛如此森严。接着，张颤手握剑柄，厉声喝问：

“你等说说该立谁为王？”

众将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回答什么好。张颤连问三遍，仍没有一个回话的，他怒形于色地瞪着眼扫视众人，心里骂道：怎么就没有一个懂事的出来说一句“应立公为王”呢？这时候，严可求向前迈了一步，说：

“淮南的事情，如今只有张公能主之！”

张颤的怒气立时泄出八分，脸上露出骄矜的喜色，抬手捋着胡子，微微点点头。严可求又说了：

“不过——目前还有数员大将带兵驻守在外，他们的资历也都不浅，只怕他们不服。倘若他们反叛，淮南必乱，那时候就难办了！”

张颤的悦色登时没了，他的盛气也从三丈高一下降到三尺高。严可求看出张颤情绪的急变，心说：匹夫之谋，遇难即乱！他立即说：“现在要安抚人心，还是得立幼主。”

张颤仍哑口无言。严可求又从怀里迅速地掏出一纸书来，对众将吏说：“太夫人教谕下——”众将吏听说杨渥的母亲有教谕，忙都跪下了。严可求也跪向众将吏，展书朗读起来：

“我儿不幸暴亡，老身哀痛欲绝。念先王创业艰难，诸将忍坐视杨氏基业一旦倾亡乎？可立弘农王之二弟隆演为王，以嗣兄位，望诸将勿负先王而善事之，老身纵死亦瞑目矣！”

将吏们听了，开始有人发出了哭泣声。徐温看张颢神色沮丧地愣在那儿，就过去说：“张公，就这样办吧，立隆演一可维系众将之心也——”他把声音压低了，“也不妨你继续掌权！”张颢一点主意没有了，他也根本没想到严可求什么时候得到太夫人手谕的！他只好点了头。严可求一直盯着张颢，见他一点头，立即奔向后庭把年纪才十二三岁的杨隆演拉来了。这小孩子又惊又怕，糊里糊涂地被抱上正位坐下，徐温便拉着张颢率众将吏拜倒叩头，奉他做了嗣主，袭了杨渥的“弘农王”，诸道行营都统——大元帅。淮南是反对梁朝的，故仍用唐天祐年号，这年即天祐五年。

张颢回到自己府里，越想今天的事越生气。纪祥走来对他说：“主公，我寻思今天严可求的行为有诈呀！”

“哦？我也在想呢！太夫人什么时候给他的手谕？我一直在宫里，既没见他入宫，也没有一个人出宫，他的手谕从哪儿来的？”张颢到这会儿才想到这些！

“小人觉得，严可求必是怕主公专权，他是徐温的幕僚，他出主意立杨隆演正是为了徐温仍然与主公分掌大权！”

“对！不错！非得除了徐温不可！”

“严可求给徐温出谋划策，得先杀了他！”

“好吧，你去找个刺客，先杀严可求！”

“主公，”严可求对徐温说，“趁新王方立，张颢正得意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出其不意杀了张颢，宣布他弑主之罪，主公的威望就会更高，淮南军民之心必倾向主公。”

徐温赞赏地看着严可求，微笑着说：“君真是智谋之士！我也正在想如何除去张颢呢。”他停了片刻，又说：“我有所顾虑的是他掌握的左牙将土会不会与我作对？”

“这个吗？不必多虑。从那天他在王府厉声厉色地问众将吏谁当为王的时候，众将吏包括左牙将吏在内都不做声的情况看，人心是不忘杨氏旧恩的。所以，主公如杀张颢，左牙将土们不会有变。”

“我们再细细商量一下如何下手吧！”

两人商量到傍晚，严可求才告辞，离了徐府回家。

夜深了，严可求躺在床上蒙眬欲睡的工夫，听见窗户“咔嚓”响了一下，睁眼一瞧，只见一个人轻如狸猫似的从窗外跳了进来，手里的刀在月光映照下闪着青光。严可求一下从床上跳下来，喝问一声：

“谁？”

“我！”那人说着，刀尖已逼在严可求的心口前。

“你是谁？”

“杀你的人。”

“我与你无仇无怨，为什么杀我？”

“奉张指挥使之命。”

“弑主的逆贼派来的，嘿嘿！不料竟有人甘愿为逆贼的爪牙！严某在逆贼发威时，尚且敢挺身而出沮其自立之意，岂怕壮士你的钢刀呢？死，我不怕，倒是为壮士你惋惜！”

“惋惜什么？”

“堂堂男儿，你不怕千人唾，万人骂，骂你是助逆杀忠良的庸才吗？”

刺客哈哈笑了，把刀插到背后，向严可求一拱手，说：“真是智勇的长者！我怎敢加害？请给我财物，我也好回复张颤。”

严可求感激地给刺客施了一礼，即打点了一包金交给刺客。刺客接了，跃出窗去。

刺客次日一早来见张颤，把财物交上说：“没能找到严可求。从他家索了一些金银。”张颤大怒，“呸”了一声，斥道：“我要的是严可求的脑袋！金、银有什么用！滚！”刺客转身就走了。张颤气急败坏地在屋里转了半天。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苦思着用什么办法把徐温从扬州调出去。

突然，左监门卫将军钟泰章手提宝剑，率三十来名雄赳赳的壮卒闯进屋来。

“啊？你、你们做什么？”张颤惊慌地站起来。

“奉徐公之命斩弑主之贼！”钟泰章说完，跳上前，挺剑就刺。张颤躲闪不及，剑已刺入心窝，惨叫一声，倒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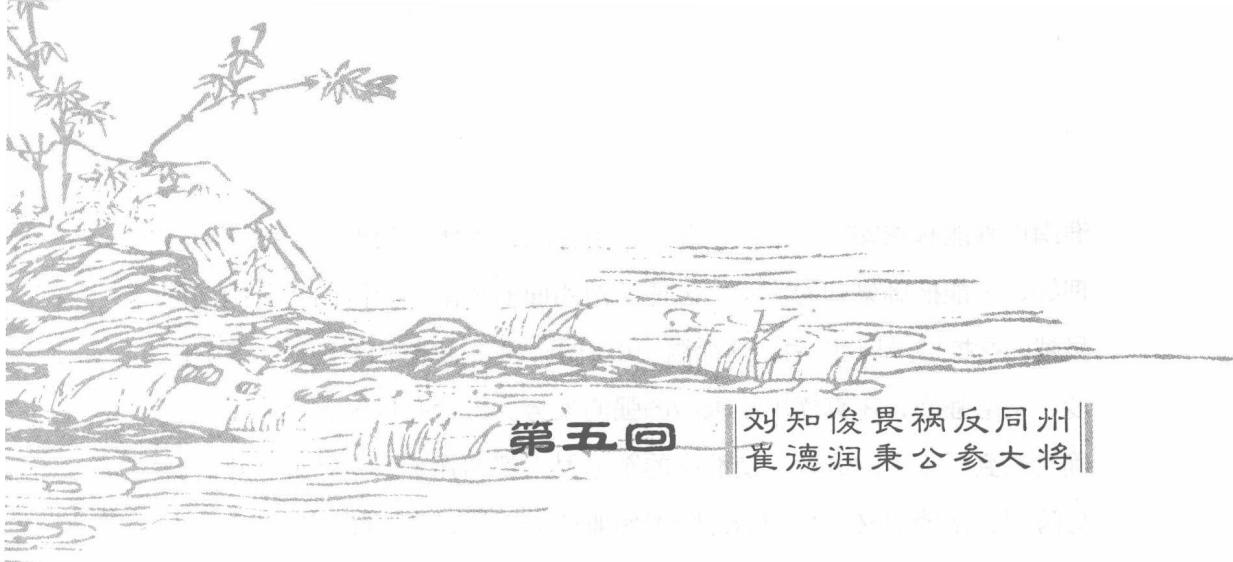
徐温亲率牙兵围了张府，把纪祥等张颤的党羽一一抓住。而后，带了张颤的人头进王府，召集众将吏，当着弘农王杨隆演，宣布了张颤弑主的罪状。杨隆演下令把纪祥等凶手，推到市街用车裂的刑法处死了。

徐温这一着，使众人都认定杀杨渥的是张颤，徐温是扶幼主、诛逆贼的大功臣了！杨隆演就让徐温为左、右牙都指挥使，拜严可求为扬州司马。淮南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徐温一人手中了。

徐温对严可求说：“淮南安定了，今后，我与公等应力行善政，使

淮南百姓能解衣安寝才是啊。况且，中原战乱不休，我如果不把淮南治理好，怎能抵御梁朝的南侵？怎能防范西面的荆南、西南的楚、南向的吴越的扰掠？”从此以后，这徐温用严可求治军，用骆知祥理财，又立法度，又惩强暴，还真摆出了求治图强的架势。因他有机谋，会用人，也确实收到了不小的效果，使淮南的军力财力都增强了。他又见金陵的形势险要，派他的义子徐知诰为防遏使兼楼船军使，去金陵（今南京）大修城池，督造战船，兴建水军。把金陵改为升州，使升州成了淮南的重镇。

徐温正专心经营淮南的时候，中原又出了新的变化。



第五回

刘知俊畏祸反同州
崔德润秉公参大将

夹寨被攻破后，康怀英、刘知俊等将领回到开封向朱全忠请罪，朱全忠赦免了诸将，又任刘知俊为招讨使去打进攻雍州的岐王李茂贞。结果，刘知俊和佑国军节度使王重师大破岐兵，这样，刘知俊被升为忠武节度使镇守陕西的同州，威名日高。同州，即今陕西大荔县。王重师镇守长安多年，因岁贡不及时，朱全忠十分气愤。偏巧，开平三年（公元909年），朱全忠迁都到了洛阳，召王重师入朝。在洛阳，王重师得罪了一个叫刘摡的，刘摡就在朱全忠面前说王重师在长安曾暗地与岐王李茂贞交通。朱全忠本来有气，听了这话火冒三丈，登时传旨把王重师满门抄斩了，而后派刘摡去守长安。这消息传到同州，使曾与王重师协同作过战的刘知俊深感不安。恰恰这时候，朱全忠又召刘知俊入朝，刘知俊一想：王重师作战有功，召入洛阳就给杀了，我如果也去洛阳，还不同样凶多吉少吗？他弟弟刘知浣也劝他：“兄长不能入朝，入必死！”“嗯。”刘知俊说：“从来帝王都猜忌功高声旺的大将，我如入朝，确实是自投罗网。”刘知浣说：“如今天下乱成一团，我们何必在梁朝称臣？干脆归顺岐王李茂贞吧。”于是，刘知俊就派人一面到凤翔去见李茂贞请

求归顺，一面派兵偷袭了华州（今陕西华县），控制了潼关。接着，又暗中派人带了重礼去长安，买通了刘捍的部将，把刘捍活捉来杀了，把人头送到凤翔。

岐王李茂贞没有想到不久前还跟他作战，而且打败了他的刘知俊会归顺他。对此，他喜出望外，立即传诏拜刘知俊为中书令。按说“诏”，是皇帝的旨意，李茂贞没称帝不该把传他的命令叫“传诏”。但这位李茂贞是个颇有趣的人物，朱全忠一称帝，他也想称帝，只因为地盘太小，称帝未免可笑，于是他就只开岐王府，设百官，称岐王，却把他妻子称为“皇后”，他干什么也都按皇帝那一套来。所以他的小朝廷，从礼制上讲可说是名目混乱，不伦不类。

朱全忠得知刘知俊反了，并夺了长安、华州，扼住了潼关，勃然大怒，传旨亲征，让刘鄂挂帅。刘鄂人马到了潼关外，捉住了刘知俊的几十个兵，派这些兵为前导，先混入潼关。刘鄂攻潼关，这些混入潼关的兵就开了关门，刘鄂人马顺利地攻入潼关。刘知浣带兵来援助潼关时，关已丢了，与刘鄂一战，寡不敌众，被刘鄂活捉。刘鄂乘胜进兵，一举克复华州和长安。朱全忠即命刘鄂留守长安，自己返驾回洛阳——他担心李存勖乘他西来从背后攻他。果然，李茂贞派刘知俊带兵攻灵州（今宁夏灵武）、夏州（今陕西横山西），并许诺攻下两州后，就把这两州作为刘知俊的封地；又派人急往太原约李存勖出兵攻梁。晋王李存勖真的派周德威攻晋州，朱全忠西、东两面受敌，只得又派兵去救晋州，抵御周德威。这样，李茂贞这里就减少了压力，有了喘息的机会。直到这年十一月，刘知俊攻灵州特急，朱全忠才又派康怀英、寇彦卿带兵去攻李茂贞的宁州（今甘肃宁县）、衍州（今甘肃宁县南）、庆州（今甘肃庆

阳)，来个“围魏救赵”以牵制刘知俊。

李茂贞的一道急令送到了灵州城外的刘知俊大营。刘知俊捏着军令，紧锁双眉，凝神不语。他兄弟刘知偃问：

“兄长，是不是攻下灵州之后，再回师救援宁、衍？”

“不。灵州坚固，非一时可破。”

“那么——”

“撤围，回师！”

当夜，刘知俊的人马悄悄拔营南撤了。在回师途中，得悉康怀英已攻下宁、衍、庆三州，正向灵州前进。刘知俊和康怀英是十分熟识的，在潞州夹寨中还同营为将呢。刘知俊想出一计，就把人马分为两支，他自领一支，绕路到宁州南的邠州（今陕西彬县）长城岭设伏；由先锋李彦琦领一支打着刘知俊的旗号，迎着康怀英的梁军南去……

康怀英的数万人马驻在宁州与庆州之间，派裨将李德遇为先锋北上救援灵州，部署刚完就得到刘知俊已撤灵州围南还的探报。康怀英知道刘知俊勇猛善战，就把大军分为四路，他率一路主力精锐之师，另三路由大将李德遇、许从实、王审权分别率领，分驻四处，摆开一面网，准备拦击南还的岐兵。等了两天，忽有探子来报：“岐兵打着刘知俊旗号一过庆州，忽然不知去向。”

“再探！”康怀英打发走探子，心里狐疑不已：怪啊，刘知俊的人马会跑到哪儿去了呢？

原来，李彦琦打着刘知俊的旗号南还时，撒出许多候骑侦察梁兵的动静。梁兵的调动，他很快得知了。于是，他改为日宿夜行，仗着地理熟识，穿山过谷，一夜间越过梁兵的驻地，到达梁兵的背后了，而后，

又打起刘知俊旗号，大造声势地向邠州行进。

康怀英听说“刘知俊”已到他的南边去了，暗吃一惊：好个刘知俊，神出鬼没的呀！康怀英用兵是谨慎的，他估计刘知俊不攻失守的宁州、衍州而去，必是急于归凤翔，怕梁军攻凤翔这个岐王李茂贞的根本之地！于是，康怀英命四路人马分道而行，尾随“刘知俊”，伺机进击。其实，康怀英这一“尾随”，正中刘知俊的巧计！

前边走的“刘知俊”已知道梁军咬住了他的“尾巴”，“逃”得更急了。康怀英挥军紧跟其后，急追不舍。两军前后相距不过十里了，康怀英传令：“王彦章引前队，本帅随后，追上岐兵掩杀一阵！”王彦章是梁军中的猛将，体力大得惊人，他手中使一对铁枪，每条重有百八十斤！他奉康怀英令，引三千人马追着岐兵的屁股杀了上去。

李彦琦看前边已到长城岭山口，便止住人马，列开大阵等候梁军。王彦章的追兵到了，李彦琦拍马挺稍迎上来，王彦章也不与他搭言，舞双枪就刺，与李彦琦杀在一处。双方将士一齐摇旗呐喊助战，王、李二将战了二十多个回合，不见输赢。李彦琦的打算是：你王彦章这对铁枪天下驰名，今天我非把你激怒不可！因此，他使出全身本领力战。王彦章见李彦琦居然能与他打这么半天，果然心头火起，恨不得一枪把对方挑下马来，双枪也使得更急。李彦琦又战了十回合，约摸是火候了，故意卖个破绽虚晃一稍，拨马就跑。王彦章大吼一声：“哪里走！”便引兵杀入岐兵阵中。岐兵大乱，随了李彦琦就跑，断线风筝似的，跑入长城岭的山口了，王彦章带兵也追进山口。康怀英的后队赶到，刚一进山口，突然一声号炮，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刘知俊人马从两旁山上杀下来，顿时把梁兵冲得七零八落。康怀英想退出山口，山口已被岐兵堵住了。他眼

见自己的兵被岐兵杀得死的死，伤的伤，只得挥动大刀奋力往前冲，想冲过山口去。这时，山坡上一声大喝：“康太保，还不下马归顺，等待何时？”康怀英抬眼一瞧，正是刘知俊，见他骑在马上，手持令旗。康怀英往哪儿冲，刘知俊的令旗就往哪儿指，岐兵就往哪儿扑。康怀英身边的兵越来越少，他已杀得浑身汗淋淋的，自叹：“难道今儿就死在这里了吗？”

王彦章的人马还没通过山口，岐兵一杀出来，他的队伍也乱了。李彦琦的人马掉回头来堵住去路，往回杀，王彦章的兵像炸了窝的蜂一样，乱窜乱撞，自相践踏就死了不少。王彦章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挥舞双枪，带了数百兵卒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山口。他听山口里喊杀声如山摇地动，又率这几百兵杀进山口。他要找大帅康怀英，把康怀英救出去。他这对铁枪，只打得岐兵纷纷让路。

康怀英正愁冲不出去，猛听得“大帅休慌，我来了！”王彦章到了！王彦章在前开路，康怀英在后紧随，这才冲出了长城岭山口。这支梁军，只剩下不到两千人，随康怀英逃命去了。刘知俊在长城岭的伏击，大获全胜，得了无数的刀枪器械，杀死梁兵两万多！梁军李德遇等战将二十多员战死。

岐王李茂贞因刘知俊立了大功，就任他为泾州（今甘肃泾川）节度使。自从长城岭这一仗获胜，岐兵的士气比以前高涨多了，岐地虽小，却使李茂贞平添了几分自信，竟动了南夺蜀国北边边城的野心。后来，他真这样做了，派刘知俊去攻蜀的兴元（今陕西南郑），结果失败了。

刘知俊的叛降李茂贞，率岐兵大败康怀英，使朱全忠气恼极了。

“朕待他不薄呀，为什么因为疑惧就叛朕呢？”朱全忠思索着，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对大将们还得笼络，使他们的心真正向着朕！”于是，他宽宥(yòu又)了康怀英战败的罪过，任康怀英为华州节度使。晋州刺史华温琪抵御晋军进攻，守住晋州有功，朱全忠立即升他为定昌军节度使，辖治晋、绛、沁三州。原华州节度使寇彦卿是梁军中的猛将，朱全忠就召他入朝，升为左金吾大将军，并把自己喜爱的宝马“一丈乌”赐给他，还当着朝臣们说：“敬翔、寇彦卿这一文一武，是上天赐予朕的左膀右臂！”敬翔是个深沉有谋的人，听到这样的赞许，更加恭谨了；寇彦卿可就骄形于色了。

这天，寇彦卿奉召入宫，他骑着“一丈乌”，家兵们前呼后拥，离了将军府往皇宫走。一路上好不威风，走在前边的四个家兵个个手执抽驴的鞭子，吆吆喝喝地驱赶行人，行路的、挑担的、推车的、男人、妇道、老人、孩子被赶得纷纷避路，往路边上跑。看着老百姓们惊畏的样子，寇彦卿骑在马上更觉趾高气扬，大方脸上那不可一世的神气都要“流”下来了！他遥遥望见洛阳著名的天津桥，便抽了马两鞭子，那“一丈乌”就颠颠地跑起来，家兵们也撒开腿追着跑。快到桥头，寇彦卿才放缓而行，家兵们一个个跑得呼哧带喘。四个拿鞭子的抢先跑上桥，冲桥上的行人连喊带喝：

“躲开！躲开！大将军来了！”

桥上的过往行人，跌跌撞撞地往两头跑，恐怕躲慢半步挨上两鞭子。这座天津桥，横跨在洛河上，桥北正对皇城的正南门，桥南直通外城南门，是洛阳南北往来的通路，桥上真是车如水，马如龙。此时，家兵们一冲上南桥头，桥上的人呀、车呀基本就跑光了，唯有一个担着柴挑子

的老汉，一是腿脚不利落，二是肩荷重担，躲闪不及，两眼惊惶地望着恶家兵，踉踉跄跄地左摇右晃，不知往哪边躲了。这时，寇彦卿的马已上了桥，他大喝一声：

“把他赶开！”

四个家兵恶狼似的扑上去，四条“懒驴愁”的鞭子，没头盖脑地向老汉抽来。老汉担子就扔了，摔倒在地上，正拦在寇彦卿的马前。寇彦卿用马鞭往桥下一指，吩咐：

“把老东西扔下去！”

几个家兵上前揪胳膊拽腿，把老汉往桥栏杆外一扔，老汉惨叫一声，摔在桥下。家兵们把柴担子也顺手扔下河去。寇彦卿打马过桥，扬长而去。

桥两岸的百姓们都目睹了这一惨景，寇彦卿一过桥，人们便一拥而上，把摔在桥下水边的老汉抬到岸上。老汉头上血糊糊，腰腿都跌折了，望着众人喘息了一会儿，两眼一翻气绝而死。众人有的叹息，有的愤慨地骂。地方闻讯赶来，验了死尸，先找张芦席盖了，又向众人询问，才知老汉姓梁名现。地方正要去报官，桥南又来了一群衙役拥着一位骑马的官员。那官员看见桥头一堆人吵吵嚷嚷的，就派一个衙役来问出了什么事，衙役把地方带到官员马前，地方跪下口称：

“天津桥地方叩见老爷。”

“出什么事了？”

“回老爷：适才寇大将军过桥，把一个没来得及避路的卖柴老汉梁现扔下桥去活活摔死了。”

官员一听，神情就变了，眉头一蹙，问：“死尸何在？”

“就在岸边。”

官员下了马，带随从亲到岸边，地方掀起席子，官员俯身看过，吩咐地方：“好生看守！”就上马过桥，直奔皇宫。百姓们当中有认识那官员的，说：“这位老爷是御史大夫崔沂崔老爷，专弹劾不法官吏的！”

朱全忠正与寇彦卿谈论镇州节度使、赵王王镕表面尊奉梁朝，暗中又与晋勾勾搭搭的事：“朕欲取镇州（今河北正定），灭王镕，平定河朔，卿以为当如何做？”“陛下所虑甚是，王镕与晋勾结，怕日后难以控制，应该除掉他。可以先派兵屯于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钳制住镇州，伺机袭取之！”“此计甚好。”朱全忠满意地点点头。这时，黄门进来回奏：

“陛下，御史大夫崔沂宫门候旨见驾。”

朱全忠还没言语，寇彦卿先暗吃一惊，当朱全忠说：“崔沂来干什么？”寇彦卿心里有鬼，就说：“莫非为了臣入朝的途中把一个拦路老汉扔下天津桥的事？”他不打自招，也是怕崔沂真的来弹劾他，他先抢一个“自首”以减轻罪责。朱全忠瞟了寇彦卿一眼，说：“卿怎干出这种事来了？崔沂执法无私，怕真为你这事而来的！”即传旨：“召崔沂进宫。”

崔沂进宫来，叩拜过朱全忠之后，就指着寇彦卿说：

“寇彦卿杀人于阙下，请依法论罪！”

朱全忠故意轻淡地说：“彦卿已对朕说了，他已知过，德润就不必……”

“陛下！”崔沂脖子一梗，“寇彦卿虽自首于陛下，专杀之罪亦不能不论！”

专杀，就是擅自杀人。古代杀该杀的罪犯，也必须通过刑部核实，奏请皇帝批准才能行刑。任何官吏无权随便杀人，随便杀人是要论罪的。

朱全忠看看寇彦卿，心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可叫朕怎么为你开释呢？他问寇彦卿：“你有分辩吗？”

“有。”寇彦卿虽知朱全忠器重他，也不免有些怵惕，“臣本意让随从们把那老汉举起来放到桥栏杆外边，不料失手了，致使他摔死。”

朱全忠对崔沂说：“既然是失手误伤致死，可否接过失论罪，着彦卿以私财赔偿死者家属，也就算了？”

崔沂立即说：“臣启陛下：依法而言，主使行凶杀人者是首犯。寇彦卿说从人失手，是想归咎于从人。再有，不因互相斗殴而伤人，按律也要加罪一等，所以，不能以‘过失’来论寇彦卿之罪！”

朱全忠哑口无言了。崔沂又说：“法，是陛下用以约束天下人的，有法不依，纲纪何存？纲纪不存，社稷危矣！寇彦卿身为大将军，不遵法度，倘不治罪，何以服天下？”

朱全忠心里又急又气又惜：急的是想宥寇彦卿而无法；气的是正当要用寇彦卿扫平镇州，偏偏他在这时犯法；惜的是寇彦卿有才干，为杀一个普通百姓而受处分！

寇彦卿见朱全忠抿嘴无言，他狠狠瞪了崔沂一眼，不得已跪下，说：“臣已知罪，请陛下降责。”

朱全忠为难了：给寇彦卿一个什么处罚呢？他无奈地问崔沂：“卿看当如何处置？”

崔沂亢声答道：“当降职！”

朱全忠一狠心：“好，削去寇彦卿左金吾大将军职，收回印信！”他



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改授游击将军。另以私财赔偿死者之家。出宫去吧！”

寇彦卿入宫时是一团喜气加傲气，出宫时一肚子装了怨气和怒气——不到一个时辰的工夫，大将军印就丢了，变成了游击将军，连降三等！他回到府里，又骂那该死的老汉给他找了祸事，又骂崔沂不讲同僚的情面，就是不骂自己任性杀人。他气冲冲地对手下人说：

“你们去给我找个刺客，你们自己能当刺客也可以——把崔沂的脑袋提了来，赏钱一万缗（mín民）！”

家兵、奴仆们听了暗暗咋舌，只当寇彦卿是说气话——杀崔沂还了得？崔沂是御史大夫，是朝中重臣，谁敢去刺？结果，众人便把这事当笑谈传了出去，一下传到了崔沂的耳朵里。崔沂二次入宫见朱全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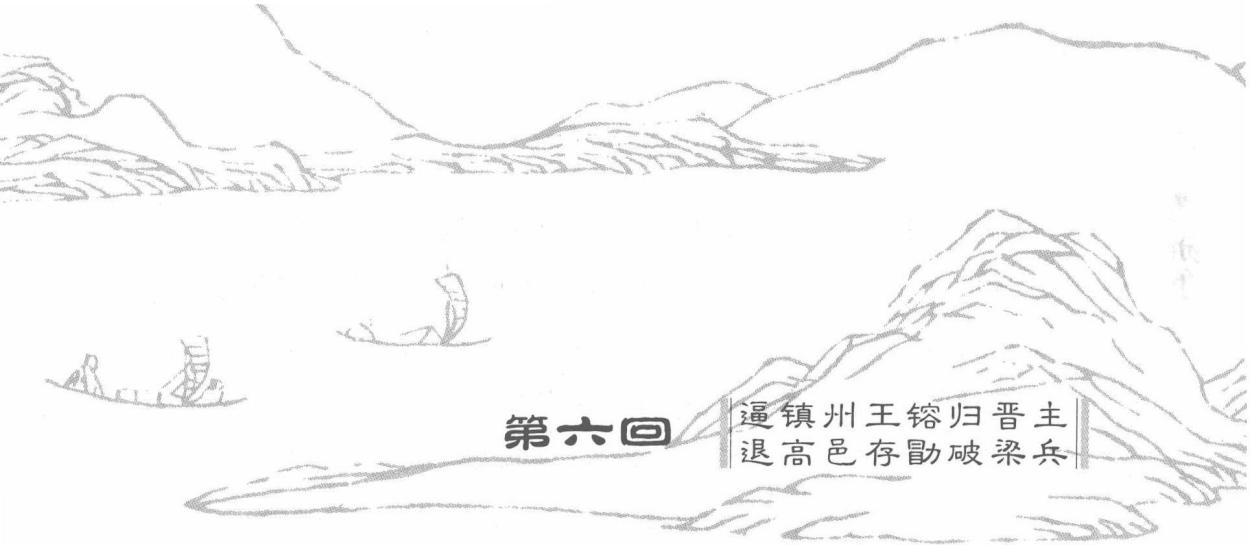
“臣为陛下肃整纲纪，得罪了寇彦卿，他扬言悬赏万缗以求臣的首级。”

朱全忠虽残暴，却不糊涂，他明白崔沂严格执行为的是他的大梁江山。于是派黄门去寇彦卿家传口谕：

“如果崔沂有毫发之伤，朕即灭你的九族！”

寇彦卿这才吓呆了。其他一些平素恃功骄横的功臣，也稍稍收敛了他们的横暴之气。

忽有一天，敬翔拿着一份表章来见朱全忠。朱全忠一看这份表章，喜形于色，说：“朕正要出兵，机会来了！”



第六回

逼镇州王容归晋主
退高邑存勖破梁兵

朱全忠正想吞并镇州，敬翔送来了镇州节度使王容的表章，表章上说幽州的卢龙节度使、燕王刘守光正虎视眈眈地望着镇州。朱全忠惬意地笑了，对敬翔说：

“朕正好借助王容防范刘守光为名，发兵取镇州。”

“陛下的谋策是对的，但臣请陛下不可操之过急，更不可露形显迹。不然，引起王容猜疑，则于我不利。”

“寇彦卿献计，先夺深、冀二州，你以为可行否？”

“控制深、冀，钳制镇州，方略是上乘的。不过，不能明夺这二州，要暗取！”

“暗取……”

怎么暗取呢？朱全忠大费了心思。偏巧，没过几个月，赵王王容又来了表章，说燕王刘守光已发兵屯驻涞水（今河北涞水县），有进侵定州（今河北定县）之意。朱全忠找到借口了！他立刻传诏，命魏州（今河北大名）的守将杜廷隐、丁延徽各率一千五百人，以“助赵守城，防范燕军”为名，进驻深州、冀州。

王镕部下镇守深州的将领石公立，突然见杜廷隐的梁兵开到了城外，大吃一惊，忙下令紧闭城门。杜廷隐派人进城见石公立，说：“杜将军奉皇帝令来助赵王守深州，石将军何必疑心呢？难道皇帝之令，石将军也不信？不遵？”石公立答道：“赵王确是梁皇帝之臣，皇帝之令怎敢不遵？只是杜将军大军突降，我怕惊扰州民。待我回报赵王之后，再开城迎杜将军吧。”支应走了来人，石公立忙把这事写了呈文，派人送往镇州。

赵王王镕这年三十八岁，他父亲王景崇在唐朝时就坐镇镇州，封常山王，统辖镇、赵、深、冀等州，是一个割据河朔的藩镇。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王景崇病死，年方十岁的王镕就被部将们推举为节度使，袭了父职。这位王镕，身子单薄，性格懦弱，没什么主见，他曾与幽州刘守光的父亲刘仁恭交好，又看晋王李克用军力强盛而转向依赖晋。梁朝建立后，他又绝晋奉梁，受梁之封为赵王。还和朱全忠联了姻：朱全忠把女儿嫁给了他的儿子王昭祚。如今，刘守光要攻与镇州毗邻的定州，王镕只知匆匆告急于梁，自己却不想个自卫的办法，每天仍在他的雕梁画栋的王府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怕早死，冀望长生，既信佛，又崇道，一面在镇州西山上大修佛寺，一面在城里修建豪华的馆宇，招了一大群道士为他炼长生不死的灵丹。这天，老道王若讷请王镕到西山王母观去拜神求签，算算刘守光的兵会不会打来。王镕就带了宦官石希蒙和上百名仆妾出了州城，登上西山。那王母观建在一座奇峻的山峰上，登山的小路又陡又险，王镕就叫几十个仆妾拉起锦缎的“绳索”，他揪着这条柔软的“绳索”往上攀登。

王母殿里，香烟缭绕，王若讷带着一群小道士，叮叮咚咚敲着法器，哟哟哇哇唱诵着经文，王镕虔诚地跪在黄绫拜垫上，恭恭敬敬地给那在如雾香烟中的泥像行着三拜九叩的大礼。王若讷拿过签筒子，稀里哗啦

摇了一通，捧到王镕面前。王镕眼望王母神像，心头默祷了一通，怵怵惕惕地伸出手去，像提他的命似的提出一根签来，双手握住捂在胸前，他不敢看，又非常想看——是吉？是凶？他战战兢兢地慢慢把签举到眼前，先紧闭上眼，怯怯地先睁开一道缝儿，慢慢地睁，睁大了，啊！他那因紧张而发白的脸一下子泛起红光，叫了起来：“上上，大吉！”王若讷诡诈地笑了，他最明白：他的签筒里装的都是“上上大吉”的签！他说：“大王洪福，边事可以无忧矣！这都是大王虔心敬神所致啊！”

王镕到观后的小楼上休息。拿着石公立紧急呈文的差官，好不容易找到这儿来，吁吁作喘地上了楼，把呈文递了上去。王镕打开呈文一看，上写道：

“……梁兵突至深州，声言助我御燕。末将之意：梁兵来意叵测，为保住城池，请大王降手书谕梁将不得入城……”

王镕啪地把呈文扔在一边，说：“皇帝与我是亲家，派兵助我，复何疑耶？来呀！”

宦官石希蒙忙答应：“奴婢在。”

“代我写一道命令：令深、冀二州守将放梁兵入城，我兵且移驻城外！”

王镕的命令传到深州后，石公立愣怔怔地半天说不出话来：把自己的兵带出城去，让梁兵入城接防，这不等于把深州白白奉送给梁军吗？赵王啊赵王，你是怎么想的呢？朱全忠灭了唐朝，他的野心连三尺顽童都知道，而你却开门揖盗！是不是你以为你与他联姻了，就对他坚信不疑了呢？

石公立无可奈何地开了城门，并把他的将士带出城去。当他骑在马上出了城，依恋地回望那深州城的时候，他黯然了，愤慨地长叹一声，说：“可惜啊，这座城，这城里的百姓都不会再归赵王了！”他带领人马驻扎到城

外三十里的地方后，又得到梁兵也进入冀州，冀州守兵也迁驻城外的消息。

王镕眼巴巴地看着老道王若讷托着一个漆盘走进门来，他惊喜地问：“丹？丹炼成了？”

王若讷笑吟吟地走到王镕身边，把漆盘上的一方巾帕撩开，几粒鲜红的丸药就映进了王镕眼中。他伸手刚要拿，有人进来了：

“报大王：梁兵进入深、冀二州后，闭了城门，把城里原有官吏、走卒全都杀了。而后就偷袭我已移驻城外的兵营！”

“啊！”王镕一惊，刚提起的一颗灵丹因手一哆嗦，掉地上了。

“大王……”王若讷刚要说什么，王镕连连挥手：“走，走，你先出去！”老道赶紧退出去了。王镕焦急地跳起来，转了好几个圈，才说：“你快去传我的令，命石公立等把城给我夺回来！”

“遵令！”报信的答应一声跑出去了。

“来呀！”王镕向门外大叫一声。宦官石希蒙忙走进来。王镕说：“去召李弘规、梁公儒、周式来！快！”

不一会儿，大将李弘规、梁公儒，判官周式奉召来到。王镕情急火燎地说：“梁人无信，赚去我两座州城，进而就要打到我的镇州了，如何是好？”

李弘规一贯对王镕宠信宦官石希蒙、道士王若讷心怀不满，更对他沉湎享乐、遇事则迷的情状深深鄙视，故而这时一言不发，来个冷眼观火。周式说：“如今没有他计，唯有北结燕，西连晋，共抗梁一条出路。”梁公儒也说：“周判官所言有理。”王镕就说：“那好吧，晋王的兵力强，就先去太原向晋求援。周卿，你能言善辩，就劳你去一趟太原，

对晋王说我愿归附于他，请他速速出兵攻梁！”

“臣遵命！”

周式奉王镕命，带了王镕给李存勣请求修好的书信和一些贵重礼品，离了镇州向西，穿过井陉关，日夜兼程，第三天就赶到了太原。他连馆驿也没去，就直到晋王府求见李存勣。李存勣传周式进来。周式先呈上王镕的书信和礼物，随即说明了来意。

“此事关系重大，请贵使先到驿馆休息，待我与众将商议后，尽快回复吧。”李存勣看过王镕来书后，很客气地说。

“请大王恩准我家主公之请，联兵攻梁才好。下官恭候佳音。”周式说完，拜辞李存勣。李存勣派府掾(yuàn院)陪同他到馆驿去了。

周式出去后，李存勣当即召集将佐，在议事厅商议对王镕来书做何应对。将佐到齐了，李存勣说：

“朱全忠以助赵御燕为名，赚取了赵王王镕的深、冀二城。今王镕遣使来，愿与我结盟，共破朱梁。诸君以为可应允否？”

众将佐议论了一阵子，李存审说：“自朱贼僭(jiàn见)伪以来，王镕就臣服于他，年年走梁输贡，而且结为姻好，他们之间的交情可谓深之甚矣。今天，王镕忽而来与我们求好，恐怕其心不良，其情有诈。”

张承业也说：“这件事可以放缓答应，观察些时候。如果王镕无诈，我们再出兵援助吧。”

这两人意见一出，众人纷纷附和。李存勣等众人不言语了，才说：“诸君所虑，非无道理。不过，诸君所言，只是见到王镕过去与梁的交情，而未审视今日的形势。今天，王镕两州被梁夺去，处境已危。他看到朱全忠吞并镇州的野心，权衡利害，唯有向我求救才能保全他的地盘。

我们如果怀疑他的诚心，袖手旁观，则正中朱贼之计。一旦梁军占领了镇州，王鎔被灭掉，我们的东面就也直接与梁交锋了，这对我无利啊。所以，我之意，立即发兵救赵，与赵兵联合，势必破梁！”

将佐听了，觉得晋王分析的正确，就不再说别的了。李存勣命人去驿馆把周式请来，周式万没想到李存勣会如此迅速地作出答复。听了李存勣决定发兵的话后，他拜谢不已。当夜，周式歇在驿馆，第二天一早，就登程返回镇州向王鎔复命去了。

周式前脚离开太原，晋兵在周德威的率领下，后脚就出发了。

王鎔这几天顾不上吃长生不死药了，他忧心如焚，加紧调兵守城。周式一回来，王鎔急着迎上去拉住周式的手，问：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晋王不答应出兵救援吗？”

“不。晋王见了大王的信，当天就决定发兵了。如今，周德威已率兵出了并陉。”

“阿弥陀佛！”王鎔松了口气，“晋王真是好人啊！你快点写出布告晓谕所属各州：自今日起，废去梁开平年号，依用唐天祐年号！这样做，晋王知道后，会更相信我与梁绝交的决心了！”说完“决心”二字，他蓦地想到他的儿媳妇，便哼的一声冷笑。周式忙问：“大王还有什么吩咐？”“你去吧。”王鎔挥挥手，周式出去了。王鎔叫过几个侍兵：

“去，传我的命：令公子把朱氏女带来见我！”

几个侍兵答应一声，出了王府，直奔王鎔长子王昭祚的府宅。王昭祚在开平二年娶了朱全忠的三女儿普宁公主，夫妻感情和美，从未红过脸。自近来梁、赵发生冲突，普宁公主日夜不宁，她埋怨父亲不该连亲戚情面也不讲，夺去公公的两座州城。王昭祚倒是一再劝慰妻子：“这宗事与你

无关，你不要忧出病来。”这些日子，普宁公主又想去见王镕说些宽解的话，又怕不但宽解不了，反而火上浇油更惹王镕动气。今天，她正百无聊赖地坐在窗前看麻雀儿在枯树枝上蹦跳，弹落挂在枝上的夜雪，忽然几个王府亲兵和昭祚来到屋门。昭祚脸色发白，惊慌失措地说：“父王召你，快，快走吧。”普宁公主“啊”了一声，怔怔地站了起来。

昭祚和普宁公主忐忑不安地来到了王镕的面前。王镕的眼里闪着冷峻的狠戾的光，死死盯了普宁公主好一会儿，盯得普宁公主的心都像停止了跳动似的，微微地抖瑟了。令人寒栗的沉默后，王镕终于开口了：

“你父朱温——这个篡唐的逆贼，于今夺了我的两座城，狼子野心已昭显于光天化日之下！他既不念姻亲之情，我也只好不顾翁媳之义了。我要把你囚禁起来，朱温敢兵进镇州，我就先斩你！”

“父王！”王昭祚疯了似的跪下，膝行到王镕脚前，抱住王镕的腿，仰面哀求，“父王息怒，父王开恩！”

“滚开！”王镕抬腿把儿子踢开，把手一挥，吩咐侍卫：“把公主押下去！”

晋宁公主面色惨白，落下泪来，却异常地镇定起来，只说了一句：“儿媳何罪？”

朱全忠得知王镕与晋沟通，而且不再用梁开平年号，知道王镕是与他彻底绝交了，于是传诏命宁国节度使王景仁为帅，起用李思安为先锋北进，屯兵魏州，摆出了要攻王镕的架势。这时，又得报晋大将周德威已到赵州（今河北赵县）。“看来，晋、赵要联兵与朕一战了！”朱全忠下令：王景仁挥军北上！

王景仁的部队进驻柏乡了！

王镕害怕周德威兵力不多，抵不住梁军，又派周式二次去太原求援，请李存勖再派一支人马来。为了抓住这有利时机，把王镕控制在自己手上，粉碎朱全忠吞并镇州的计划，李存勖决定亲征。他命李存审留守太原，自己率大军东出井陉，两天后就到了赵州与周德威部会合了。当天下午，巡哨的史建瑭就在赵州南三十里地捉住了二百多名的一小股梁军。这一小股梁军是来野外采集牧草和薪柴的，由一名裨将带着，他们没什么战斗力，所以被史建瑭带的一队骑兵很容易地捉来了。

梁裨将被带到李存勖的帐中。李存勖问：“朱全忠在你们出发时，对你军主将王景仁有什么命令？”

“末将听说梁主吩咐我们主帅说：‘王镕反复无常，早晚是个祸害，这次出征，纵然镇州是座铁铸的城，也要攻下来。’所以，我们一到柏乡，主帅王景仁就传下号令：‘一旦兵进镇州，将士必要奋勇，有敢临阵畏葸（xǐ 喜）不前，有负皇帝之命者，斩！’”

李存勖一挥手：“推出去——杀！”

刀斧手们上来就拽那裨将，吓得那裨将大叫：“小人愿降！大王饶命！”

李存勖忽而心里一亮，叫住刀斧手们：“慢！他既愿降就免其一死吧。”

“谢大王！”裨将咕咚一下跪地就叩头。

李存勖说：“我把你们送往镇州，你见了赵王，再把朱全忠命令王景仁的话重复一遍！”

“是、是。”

于是，梁裨将和他的二百多兵卒，都被晋兵押送镇州去了。

史建瑭不解地问李存勖：“大王为什么把这些梁兵送到镇州去？”

“嘿嘿！”李存勣笑了，“让王镕知道朱全忠的话，难道不好吗？”

史建瑭这才恍然大悟，暗暗佩服晋王的谋智。

次日，晋王李存勣就率领大军向南，来到距梁军驻地柏乡以北三十里处安营扎寨。大寨扎稳了，李存勣派周德威带李存进、史建瑭率三千骑兵到梁营挑战。谁想，任凭周德威怎样骂战，梁军紧闭营门，严守不出。李存勣得报，下令拔营，又向前移了二十五里，在距梁营仅仅五里的野河北岸扎了营。而后，再命周德威率骑兵去骂战。

周德威在梁营外令骑兵围着梁营驰马耀武扬威，骑兵们的马队马蹄声如一阵阵滚地而过的轻雷，骑兵们冲梁营大骂，什么“梁主朱全忠狗贼不敢让贼兵出战”呀，什么“王景仁贼奴胆怯”呀，左一句“贼”，右一句“贼”，骂不绝声。周德威看骂不起作用，又令骑兵往梁营里射箭，借以激怒王景仁。

梁帅王景仁听到那一句又一句的“贼”、“贼奴”的骂声，只装耳边风，坐在帐里自斟自饮喝着酒，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态。先锋李思安可沉不住气了，他在潞州夹寨失守后被贬为民，是十分不服气的，他这次做了先锋大将，就憋着劲想击败晋军呢！

“大帅，晋兵不过三千骑，竟敢在我们数万大军的营外如此嚣张，难道大帅真能容忍吗？”

“先锋何必理睬他们？李存勣远路而来，锐气正盛，急于速战，我军偏不与之交锋，待其气衰时再出击，不亦宜乎？”

“大帅说的固然有理，但如任凭周德威在营外猖狂，一来会助长晋军士气，二来要挫伤我军的斗志啊！”

王景仁想了想，说：“好吧。”便令大将韩勣（qíng情）：“你点三

万步骑出营，只要炫耀军威，不可与晋军大战，违令——斩！”

“遵令！”韩勍领了令，出帅帐点兵出营。

周德威正纵兵骂战，猛听梁营里一声号炮响，他心中大喜：终于把梁军骂出来了！他即令掌旗官摇动大旗，把骑兵召集一起，迅速列成阵列。只见梁营寨门大开，拥出一队接一队的马、步军，浩浩荡荡足有三四万之多！梁兵很快列开大阵，分左、中、右三路，队队军容严整，旗帜鲜明，将官们盔明甲亮，夺人眼目，光彩耀日。晋兵们看了一下都愣住了！李存进和史建瑭在周德威身边也不禁同时惊叹了。

“打不打？”李存进问周德威。

“梁军军容好盛啊！”史建瑭惊呼一声。

周德威左右顾盼一下，见他的骑兵都有惊畏的神色，就说：“看来梁军并不想打，只想炫耀兵威罢了！”

“何以见得？”李存进问。

“他们出来这么多人，却列阵不动！”周德威把大刀掂了掂，“我们要不挫一挫他们的锐气，我们的士气就振不起来了！决不能让他们的威势吓倒！”于是，他催马出队，向众兵大呼：“梁兵都是洛阳的羽林军，穿着虽华艳，但都是中看不中吃的酒囊饭袋！十个也顶不住你们一个！捉住一个，他们的衣甲就能使你们发财的！面对这些‘奇货’，我们不能不取！”他鼓动了一番，回头看看梁兵仍列阵不动，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即命李存进、史建瑭压住阵脚，他自己抖擞神威，率一千骑兵，看准梁兵两翼是薄弱的地方，便先向梁军左翼杀上去了。这一千骑兵，听了周德威的鼓动，又见老将一马当先，便都精神大振，紧随其后，冲入梁兵阵中。

周德威一人敌阵，大呼：“周德威在此！”大刀一抡，眨眼间就斩了

两员梁将。吓得梁兵纷纷让路。这一千骑兵，从梁军左翼冲到右翼，又从右翼兜回来杀到左翼，竟把梁军两翼冲得稀里哗啦！

韩勍见势不妙，如果坐视周德威这么冲来闯去，中央主阵也得动摇。他只好挥动令旗围攻周德威。

周德威率这一千骑兵，在梁阵中杀了个四进四出，抓了一百多梁兵，才退下来。韩勍指挥人马追上，被李存进、史建瑭挥兵阻住。晋兵都是骑兵，梁兵有骑兵但不多，多是步卒。这样，周德威且战且退，一直退到野河岸边。时在腊月，河里没什么水，周德威的骑兵很快跃过河去了。梁兵追到河边，也不敢再追，况且有王景仁的命令，韩勍就勒兵退走了。

周德威回到大营，见了李存勗说：“贼兵甚盛，不能与之硬战，请大王按兵不动，与其对峙，等到他们的锐气消减后再战。”

“嗯？老将军不是驰突于贼阵，还俘获了一百多敌兵吗？”

“这只是我为了振作士气，怕我军为敌势所折才做的权宜之事啊。而且，我军取胜所仗恃的是骑兵，骑兵利于野战，如今我军与敌军相距仅五里，骑兵无法展开野战之长处。再者，敌多我少，一旦王景仁摸清我军虚实，挥兵进逼，我军就危险了。”

李存勗把脸一沉，不悦地说：“我此来，利于速战，公乃欲按兵持重，何日得破敌！”说完，一转身回内帐了。周德威无奈，出了大帐来找监军张承业。

“老将军找我何事？”

“我劝晋王按兵不战，晋王不听。还请老人去劝说晋王：敌我相距太近，又只隔一条干涸的河床，如果梁兵冲过河来，主动攻我，我军必吃大亏。”



“依老将军呢？”

“这……不如退守高邑，与敌人拉开距离，引诱敌人离开大营。那时，敌来，我即退守不出；敌去，我即追杀，再以轻骑劫掠敌之粮草，断其粮道，才能取胜。”

张承业考虑一阵，认为周德威说得对，就来见李存勖。

李存勖回到内帐一躺，先是生气，觉得周德威身为久经战阵的老将竟变得胆怯了！而后再三思考，渐渐想过味儿来。这时，张承业进来了，他拍着李存勖的肩说：

“这是什么时候？岂容大王安卧！周德威老将说得对，他的话不可不听啊。”

李存勖一跃而起，说：“我也正在琢磨他的话呢！”

“那，大王打算怎么办？”

“拔营！”

“报——李存勖兵退二十里，在高邑扎营了。”探报把晋军后退的情报，飞报王景仁。

王景仁哈哈笑了，对众将说：“如何？我早料定晋人不敢对峙！周德威在营前挑战，不过是想挑逗我与他速战，我一示军威，晋人却又退去了！这可见李存勖有取胜之欲，而其兵无敢战之勇！再过些时日，把晋兵士气耗尽，即可出击！”

柏乡这地方没有粮仓，梁军吃的粮从后方运来，用的薪柴、饲草得派兵到四下去找。晋兵大营从野河北移到高邑去了，但晋的小股骑兵却日日不休地跑到柏乡来袭击出营打柴草的梁兵和运粮车辆，袭了就跑。

结果，闹得梁兵不敢出外刈刍不说，粮饷也感到紧张了。王景仁沉不住气了；这天偏又得到虞侯回禀的消息：由于没有草料，士卒们剁碎坐席喂马，不少马都吃死了。王景仁发怒了。他召集众将商议要出兵攻高邑。李思安在夹寨吃过苦头，就说：“周德威惯用袭杀我军刈刍士卒和劫粮的伎俩，在潞州，就用这鬼办法乱我军心。因此，应迅速出发，先发制人；否则，军心一浮动，危在目前了。”韩勍也主张：“晋人敢于如此，就因我军坚守不出。如不痛击他们，只能损害我军斗志。”这时，营外又传来一片叫骂声，守营门的将校跑到帅帐回报：

“晋将李嗣源、史建瑭率数千骑兵逼到寨墙外骂战！”

“沙陀胡奴敢如此欺我！”王景仁拍案而起，传令：“全军出营！”

梁军分别由王景仁、李思安、韩勍率领，分三路从东、北、西三个营门杀出来了。李嗣源、史建瑭的三千骑兵迎着王景仁的中路梁军冲杀一阵后，就往下败。王景仁挥军急追，半路上，晋将周德威又率三千骑兵杀来，与李嗣源、史建瑭的骑兵合为一处，和梁数万人马混战了一阵，冲开包围继续往北跑。

“哼，晋军不过如此！追！”王景仁指挥三路大军继续追趕。直追到高邑南的野河岸边，周德威、李嗣源的骑兵跑没了影儿，河对岸一声炮响，一片晋军旗号迎风飘摆——晋将李存璋的步兵列开大阵，以河为堑，阻住去路。

野河的水浅极了，有的地方露了河底，有的地方一段段结成冰，但河床很宽、很深，像一条壕沟横在梁军前边。王景仁往对岸看了半天，啊，晋军气势不小啊！往远放眼眺去，只见旌旗隐隐处，一座高阜之上有一杆杏黄色大纛（dào到）旗，旗下站着几个人，王景仁断定那必是李

存勖和他的将佐们。

这时，数万梁兵已在野河岸南，沿岸拉开，绵亘数里，开始过河了。他们呐喊着，舞着刀枪冲下河床。晋军严阵以待，当梁军接近北岸时，晋军将士也迎头冲上，双方短兵相接拼杀在一处。

立在高阜上的李存勖，对身边的周德威说：“老将军，你看我军严整，敌军散漫，胜败在此一战。我先杀上去，你督军随后接应。”

“不！大王，梁军从河里往岸上冲，我军从岸上往下打，形势于我有利。但是，敌兵比我多，所以，不如再等一会儿，待敌兵劳倦之后，我军再反击过去。况且，敌军离营二三十里，未必带多少干粮，我军拖住他们，他们进不得，退又不甘心的时候，必然是顾不上吃饭，肚子一饿，精疲力竭，我军一冲必胜！”

李存勖点点头，传下令去：“将士们务必奋勇守住北岸，击退梁兵！”

果然，在晋军的抵抗下，梁军没有冲上北岸，退回南岸。过了一会儿，梁军又冲过来，又被击退了。太阳从东边游移到头顶，从头顶向西滑去。以逸待劳的晋兵们消消停停地在战斗间隙吃了午饭。远离军营的梁兵们可饥肠辘辘了——他们出营追杀周德威、李嗣源的骑兵，都没带干粮！王景仁也原以为他数万人马能一下围住晋三千骑兵的，事先也根本没估计到会一直追到野河南岸，会与晋军大战。他的肚子也咕咕地叫了。望着横亘数里的战线，他眼里冒着火，晋军据河顽强的抵御使他愤怒。李思安骑马跑到王景仁马前，一拱手：

“大帅，李存勖是不是故意用调虎离山之计，诱我们到此，而他会另派人马来袭夺我们的大营？”

“啊！”王景仁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他传令：“撤兵！”

饿着肚子打了多半天恶仗的梁兵，一听说“撤”字，呼啦一下子宛如炸了窝的蜂，乱哄哄地往回跑了。

“梁军退了！”周德威兴奋地振臂一呼，花白的胡子都奓（zhà 炸）起来了。

李存勣由衷地一笑，一手紧握住佩剑剑柄，沉着有力地说了声：“下令追杀！”

野河北岸战鼓雷鸣，晋军呐喊着冲过河，向梁军追去……周德威、李存璋、李嗣源分率骑兵，从左、右两面，卷地狂飙似的向梁军两翼卷了过去……

杀声震荡在野河南岸的大地上。梁军崩溃了，死者抛尸在野，生者弃械归降。晋军一鼓作气直捣柏乡的梁营，王景仁、李思安、韩勍等将帅，仅率数十骑逃遁了。

李存勣命令李嗣源：“兄可率兵直取邢州（今河北邢台）！”

“遵令！”

“周德威率骑兵攻澶州（今河南清丰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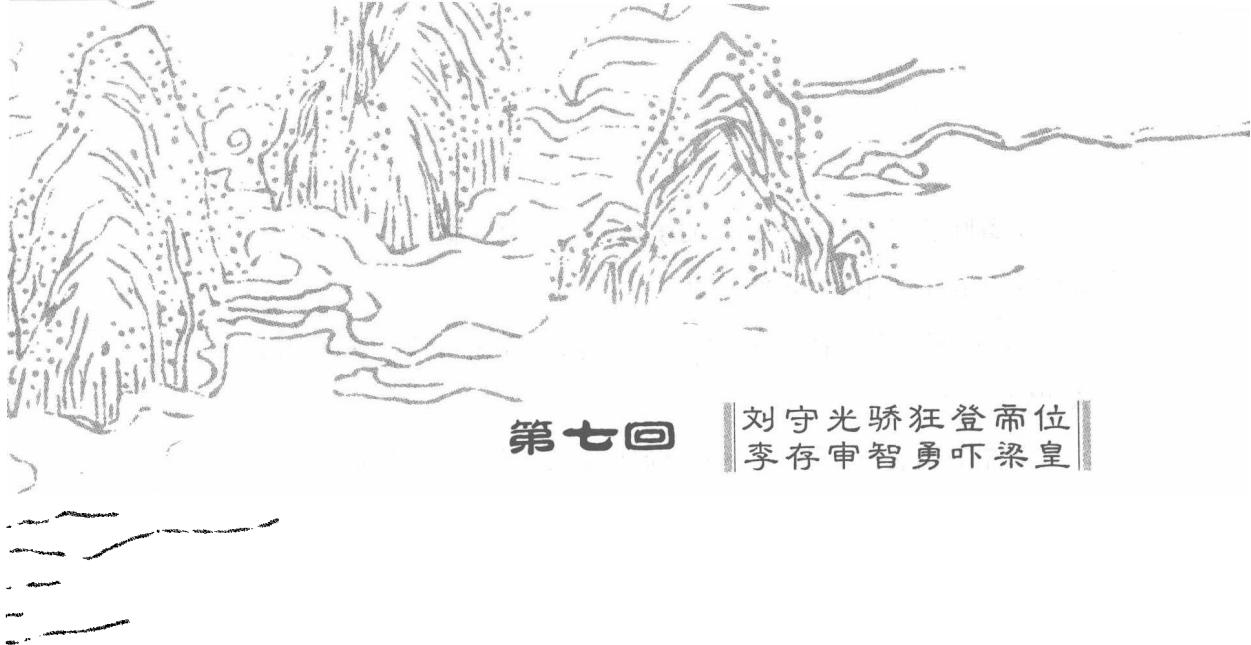
“遵令！”

“史建瑭率骑兵攻魏州！”

“遵令！”

三路晋兵乘胜向邢、澶、魏杀去。李存勣整顿人马，回屯赵州。在深、冀二州的梁军，得到柏乡惨败的消息，掠了二州的丁壮，活埋了剩下的老、弱、妇、幼，弃城南逃。

柏乡大败的急报传到洛阳，朱全忠气得一脚踹翻了龙书案，他将怎么办呢？



第七回

刘守光骄狂登帝位
李存审智勇吓梁皇

柏乡一战，晋胜梁败，河朔大震。王景仁一回到洛阳，就被罢了官。朱全忠害怕晋军乘胜夺下邢州，忙派别将徐仁溥带一千人从上党东的太行山进入邢州，帮助邢州守将王檀加强防守。又调大将杨师厚从河南相州北上，救援邢州。朱全忠可真忙得手忙脚乱了。偏偏又得到周德威自临清绕路攻澶州，澶州刺史张可臻吓得弃城而逃的消息。朱全忠气得大骂：“张可臻负国贼，临阵脱逃该死！”随即命使臣带了尚方剑，赶到澶州附近，当众砍了张可臻头。使臣刚斩了张可臻就跑回洛阳，向朱全忠奏道：“陛下，周德威从澶州向西，过淇水攻到新乡附近了！”朱全忠呆若木鸡了。这还了得？他急忙派将带兵从小路兼程赴魏州，增加魏州的防御力量。过了几天，下诏亲征，率兵屯于洛阳城北的白司马阪。

幸亏魏州的梁军将士死守城池，阻止了晋军，又有杨师厚的援军赶到，围攻魏州、邢州的晋军才撤退了。杨师厚就留屯魏州。

晋王李存勖见梁援军已到，思忖一时难以攻入河南，也就下令收兵，调周德威退守赵州，自己率大军回太原去了。这次晋、梁在河北一场大战，晋胜梁负，李存勖解镇州之危的目的完成了。那么李存勖回师太原，

还有别的原因没有呢？有。这就是李存勖感到：要灭梁，就得先安定后方——必先消灭幽州的燕王刘守光！否则，晋的背后就存在威胁。

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是唐朝卢龙节度使，割据幽燕，称霸一方，是幽州的土皇帝。这位土皇帝骄奢淫逸到了极点，他在幽州西的大安山，建了一座行宫，供他享受人间的一切快乐。行宫里不但房舍修得华丽，而且聚集了千百名美女和无数的奇珍异宝。他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竟独出心裁地把民间的铜钱全搜刮来，在大安山挖了个大窖。把钱都藏入窖中，而下令让老百姓使用用泥做成的泥钱！他的二儿子刘守光不愧是他的儿子，贪心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守光因为与乃父的爱妾罗氏通奸，被刘仁恭抓住了，为此挨了一顿臭揍。这一来，刘守光就萌发了夺位之心。后来，刘守光真的把刘仁恭抓起来囚在牢中，又带兵打败他的长兄刘守文，并活捉到刘守文杀掉了。于是，刘守光就做起卢龙节度使，并受朱全忠之封为燕王了。他“青出于蓝胜于蓝”，又想出整治人的刑法：把犯人装到铁笼子里用火烤；特制出一种铁刷子，逼供的时候，用这种铁刷子刷犯人的脸，把犯人的鼻子都活活刷光了。在晋、赵联兵与梁作战时，刘守光来个坐山观虎斗。当晋打败梁于柏乡后，他又派人去见赵王王镕说：“我有精骑三万，愿南下助你。”王镕吓坏了，他怎敢让燕兵进他的地界？他一面通报晋王李存勖，一面婉言谢绝。不料，刘守光自恃兵强，又向赵王王镕提出他要当河北诸镇盟主的要求，王镕又转告了晋王李存勖，不过数日，刘守光居然收到了晋王李存勖、赵王王镕及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振武节度使周德威、天德节度使宋瑶六镇联名的回书：愿推举燕王为盟主！刘守光喜得抓耳挠腮，他只看见“六镇”联名，却丝毫没想一想李嗣昭、周德威、王处直、宋瑶乃

至王镕都听李存勖的，他们不是李存勖的部下，就是李存勖的附庸。他得意地对部下将吏说：

“看，六镇都畏我也！”

他一高兴，命宫女把早做好的一件赭黄龙袍取来，当着部下们穿起来，前抻抻，后拽拽，左顾顾，右盼盼，问：“你们看看，我像不像一位皇帝？”

将吏中那些善于阿谀的立即说：“大王穿了龙袍，与皇帝一般无二！”

“哈哈哈！”刘守光一手扶着玉带，一手拍着肚子说：“今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我兵强地险，谁敢与我争锋？你们说我像皇帝，我就干脆当大燕皇帝，你们看如何？”

刘守光公然提出要当皇帝，连那些谄媚者们也噤口不言了——洛阳已有个正统的大梁天子，又出个皇帝，怎么能行？再说，你刘守光不管怎么说，表面上还是奉梁为主的，你的燕王还是梁主册封的呢！

“嗯？”刘守光瞋目而视，问众人，“怎么不说话？”

判官孙鹤上前说：“大王，最近才平定内难不久，公私困竭，尚未恢复元气，而且我们北有契丹，西有李存勖，他们都怀吞并之心窥伺着我们。大王如急于称帝，再惹起梁人的来伐，我们处境就岌岌可危了。望大王养士爱民，练兵积粮，德政既修，四方自然宾服了，何必称帝呢？”

刘守光十分不悦，见群下仍不做声，他知道众人不赞同他当个真正的皇帝，只好一拂袍袖回后宫了。他真的死了心吗？没有。野心是很难息的。大燕皇帝当不成，也要当一方的霸主！他有兵。有兵，在这时候就是称霸的本钱！他又亲自写了一道上梁主朱全忠的表章，请梁册封他

为河北都统——总辖河北诸镇的大元帅！他写道：“陛下若授臣为河北都统，则晋、镇等皆为臣所统辖，河北必然安定矣。”他虽得到六镇的“拥戴”，但他还要得一个正式的官衔才放心。

朱全忠接到刘守光的表章，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笑了，他笑刘守光狂妄得不知东西南北了：难道李存勖会真听你刘守光的辖制？既然你要个有名无实的空衔，我就授给你！反正下一道册封的诏书也不费什么气力。便派大臣王瞳带着诏书到幽州册封刘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这是自唐安史之乱以后，没有授过任何一个藩镇的大官衔。

王瞳到了幽州，刘守光就命属下文官为他草拟受册的礼仪。文官们依唐朝册封太尉的仪法写了一份，呈给刘守光过目。刘守光一看就把嘴撇到耳根子后边了，他冷冷地问：

“你们写的仪式中，为什么没有郊天（天子到郊外祭天之礼）和改元的事？”

文官们一愣，一个文官答道：“大王，这郊天之仪，乃是皇帝才能有的礼仪，改换年号更是皇帝的事。大王不是皇帝，怎能……”

“放屁！”刘守光勃然大怒，把礼仪表“啪”地摔到那文官的脸上，骂起来了，“老子占地两千里。拥兵三十万，就当大燕皇帝，哪个混账敢阻拦？你们几个人给我起草一份即位的礼仪来，要快，明天一早就要呈给我！”

几个文官战战兢兢地领命，连夜就重写了一份登极的礼仪，第二天一早呈给了刘守光。这次，刘守光笑了。他召集文武于庭，宣布他择日郊天登极。众将佐先是鸦雀无声，继而就窃窃私语，嘈嘈不止。

“有话大声说！”刘守光怒喝一声。

庭上又肃静了。

“怎么？莫非有人还敢阻我即位？”刘守光两眼放着暴戾、阴冷的光焰。顷刻，他对武士们说：“你们把斧子、砧子拿来！”

武士们把斧、砧摆到庭前。刘守光冷笑着对属下文武说：“谁敢谏阻？敢谏者——斩！”众文武面面相觑，判官孙鹤又走出来了，站在庭中，对刘守光说：

“我不能因怕死而眼见大王走上绝路！大王如果做天子，必招致晋、梁之怨，那时，幽州危矣！”

刘守光一拍案子，怒喝一声：“军士们！剐了他！”

武士们一拥而上，就把孙鹤拖到庭前，按在砧上，各抽腰刀……孙鹤大叫：“不出百日，必有敌兵来攻！”

刘守光霍地跳起来，舞着双拳暴跳如雷：“剐！剐！”

孙鹤还在叫：“刘守光，你残暴如此，还想久长吗？”

“把他嘴堵上！堵上再剐！”刘守光叫得声音都变了。

武士们用刀在庭院地上挖了些土，捧土把孙鹤的嘴填上，一刀一刀地把孙鹤剐了。

后梁乾化元年（公元 911 年）秋八月甲子日，刘守光在幽州头戴通天冠，身穿赭黄袍，在南郊祭天，正式当了皇帝，下诏国号为大燕，改元为应天元年。拜梁使王瞳为宰相，并大封百官，一场闹戏在乱哄哄的锣鼓声中开始了。

“刘守光的死期临近了！”李存勖听到刘守光称帝的消息后，对张承业说：“我要给这只冠带起来的猴子一些美酒喝，使他更忘乎所以。”

“大王如何激起他更大的骄狂?”

“很容易。”

李存勖就命人写了一份贺表，派使臣去幽州，祝贺那位大燕皇帝登极。浅薄的刘守光，果然以为连李存勖也对他恭而敬之，愈加得意忘形。他如何晓得，李存勖为了攻打幽州，已把驻守赵州的大将周德威部调回太原待命了？

周德威部撤离赵州，朱全忠又以为攻赵州的机会来了，即命大将杨师厚率三万兵屯驻邢州，做北进攻赵州的准备。李存勖得悉梁兵三万屯邢州，威胁赵州的情况，即派李存审率兵从太原出发，东出井陉去守卫赵州。

九月中，得了一场病刚刚见好的朱全忠，为了雪潞州夹寨和柏乡之败的耻辱，下诏亲征河北。他的大军刚到卫州（今河南浚县西），正休息吃饭呢，忽得到晋将李存审已出了井陉的急报。朱全忠稀里呼噜把饭扒进嘴里，就传令大军急进。不少将士还没吃完饭呢，匆匆忙忙背了行囊，把饭团儿抓两把填进嘴里，边跑边吃，心里都奇怪：咱们皇上怎么了？连饭也不叫人吃消停就急行军！心里怨是怨，可是谁也不敢说出来。

大军日夜兼程，第三天赶到了相州（今河南安阳）。相州刺史就是在夹寨吃了败仗，在柏乡又吃了败仗的李思安。这位被贬成州官的败将，哪儿会料到皇上这么快就到相州？他一点儿接驾的准备也没有。当他慌忙忙到军营来见驾时，朱全忠瞧见他就一脸子火气，再问他：

“你为大军备好粮草了吗？”

“这，臣尚未备齐。”——李思安没敢说“尚未筹备”，说了个“尚未备齐”。

“该死！”朱全忠勃然大怒，“你与晋人作战，一败再败，丧我军威，

推出斩首！”

众将谁也不敢求情，眼瞧着武士们把李思安推出辕门砍了头。

“哟！李思安这样的旧将都被杀了！”这话风一样地传遍了梁营。梁军将士上上下下人心惶惶，都知道皇上眼下正在气头上，又急于复仇雪耻，得格外谨慎，稍有犯颜，准死没活啊！

朱全忠在相州休整兵马，住了八天，继续北进。刚过洹水，就听到晋、赵合兵南下迎战的风传，连吃两次大败仗的梁军将士，一听“晋”字就从心里发冷！朱全忠下令：“进军！”次日，大军来到魏县（今河北成安县境），不知从哪儿传来“沙陀兵来了”的消息，梁军一下炸了营，士卒们一阵大乱，跑了快一半。

“敢逃者，杀！杀！”朱全忠暴躁地吼着。他带兵三十多年，还没遇到过这种令他恼火、懊丧的事情呢！逃跑了的将士，没抓回多少，倒是杀了几十个“束下不严”的偏、裨将佐。这一来，梁军的军心更加恐惧不安了。在魏县驻了一个多月，没见晋军的动静，时已进入十一月，北地天寒，大雪纷飞，朱全忠又感了风寒，只好退兵了。

回到洛阳，朱全忠就病倒了。

转年的正月，因刘守光要南攻定州（今河北定县），定州的节度使王处直忙向李存勖求援，李存勖就派周德威率三万大军，东出飞狐口，与定州的大将程岩、镇州的大将王德明，三路合兵进攻刘守光，破祁沟关，克涿州（今河北涿县），直逼到幽州城下。刘守光害怕了；他一面把境内丁壮全抓来，就是读书的儒士只要年轻也一样抓。抓来后，把这些人家脸上刺上字，充为兵士，守卫幽州；一面赶紧派使臣到洛阳向朱全忠告急，求援。

朱全忠在太医们的调治下，病又渐消，但脾气却愈来愈坏。他一貫淫欲无度，宫中美女数百，他也不满足，连他的几个长得艳丽的儿媳妇也都被他奸淫了。他把最喜爱的义子朱友文的媳妇王氏、次子朱友珪的媳妇张氏以“侍奉公公”为名，召到宫里，夜夜侍寝，万般宠爱。朱友文只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朱友珪性情顽劣，愤懣积胸，咬牙切齿。这天，朱全忠正看罢刘守光的告急表章，接着张氏说：“晋兵攻幽州去了，朕要趁这个机会攻取赵州，雪夹寨、柏乡两败之羞！”

“哟，父皇又要出征？撇下妾身……”张氏撒娇地挤出两滴眼泪来。

“这样吧，朕这次带你随军，你喜欢吗？”

“妾当然高兴，只是怕友珪不愿意。”

“哼，那奴才敢阻拦不成？”

正说着，友珪一步进了殿，惊得张氏忙从朱全忠怀里跳开，假意羞答答地背过脸去。朱全忠也一时怪尴尬的，直勾着眼望着儿子，朱友珪恼羞成怒，过去就给了张氏一个耳光。朱全忠大怒，说：

“畜生，没有奉召就闯入宫来，你要造反不成？”

骂完，就叫殿外武士们把朱友珪拉到殿阶下，打了二十棍子，赶出宫去了。张氏索性一头偎进朱全忠怀里大哭起来。朱全忠忙一面抚摸着张氏的头，一面安慰说：“你不要怕，那畜生敢欺负你，朕就斩了他！”

朱全忠接着下诏出征。诏书一下，将领们都慌了，韩勣入宫谏言说：“去年十一月，陛下亲征，无功而还，将士心情未定，望陛下暂缓出兵。”

“胡说！兵尚未出，你身为大将就敢出此不利之言！”朱全忠呵斥了韩勣一顿，又命武士把韩勣打了二十棍子。这一来，谁也不敢再说一句不能出兵的话了。有人找到崇政院使敬翔，请他出面谏阻，那敬翔深知

朱全忠攻晋心切，也不愿去碰钉子。这样，正月甲子日，朱全忠带了儿媳妇王氏、张氏，统帅大军又从洛阳出发了。他传旨，命随军大臣们到白马屯集合，结果，他的大军已到白马屯了，左散骑常侍孙懿（zhì治）、右谏议大夫张衍和兵部郎中张隽三个却姗姗来迟。为了警诫将佐们，朱全忠当即命御帐的武士们，当着随征的众文臣武将，把这三个人按倒地上，用土袋子压死了。这一着很见效，文臣武将都不敢言语了。

大军抵达魏州后，朱全忠作了部署，命大将杨师厚、李周彝攻枣强（今河北枣强县）；命贺德伦、袁象先攻蓚（tiáo调）县（今河北景县境内）。他率大军进抵贝州（今河北清河县），继而又进驻观津（今河北武邑县境）。

三月间，朱全忠带了一千羽林军，来到观津县的青山。这“青山”并不是山，而是一座汉朝文帝窦皇后父亲的冢，这冢十分高大，像座小山似的。朱全忠携了儿媳王氏、张氏，登上青山，在青山顶上搭起帐幕，饮酒观景。青山上下松楸一片，青翠如云，荒野里春草新绿，几树桃花倚着蓝天，泛着片片红烟。

“父皇，河北也有野趣呢，这景儿让人看了，倒觉乎着心胸挺开阔的。”王氏娇声娇气地说。

朱全忠并无心真的赏什么野景，他为如何击败赵州的晋兵和攻占王镕的镇州焦虑着，只是为了让他的两个心尖儿似的儿媳散散心，排遣一下多日来军旅生活给她们的疲劳与单调的郁闷，才登上这青山的。为了让她们高兴，他笑着对王氏说：

“镇州王镕的府第，听说是豪华的，大有园林之胜。待朕攻下镇州，让你俩好好在那儿玩一玩。”

张氏瞧朱全忠跟王氏一搭一和地说，也忙献殷勤，斟了杯酒，双手捧到朱全忠嘴边：“愿父皇早日攻克镇州！”

朱全忠就着张氏的手，刚呷了一口酒，蓦然青山下一阵大乱，惊得他霍地跳起来，把张氏手里的杯也碰掉了。他往远处一看：一片烟尘中无数骑兵卷地而来！

一员将官急急忙忙跑来报：“陛下，晋兵杀来了！”

朱全忠一手挽王氏，一手拉张氏，喊声：“快带马！”便跌跌撞撞地跑下青山，在羽林军护卫下，爬上马去，向大营跑了。

这突然而来的一队骑兵仅三百骑，也不是赵州的晋兵，而是王鎔的赵军将领符习所领的巡逻小队。他们探听到青山上有梁兵，并不知是朱全忠，就冲了过来，只想探个究竟，也不准备作战。结果，冲上青山，只见一座金顶御帐和扔到地下的酒器，才知道是朱全忠在此。

朱全忠狼狈地跑回大营，心还怦怦乱跳不休，他暗问自己：朱全忠啊朱全忠，你今日怎么了？是老了的缘故吗？竟成了惊弓之鸟，听到“晋兵”就惶惶若此！他长长叹了口气，低头看看自己雪白的胡须，轻轻说了句：“老了！”次日天拂晓前，他就传令起兵，率大军到枣强城外，去与杨师厚的人马会合——人多势众，对他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凭恃啊。

屯守赵州的晋将李存审，一直监视着梁军的动向，又听说梁军号称“五十万”，更使他不敢放松警惕。这天，他刚刚升帐，就得到一个坏消息：梁军杨师厚攻破枣强县，朱全忠下令屠城，把枣强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杀死，造成血流满城！同时，又得报梁将贺德伦、袁象先攻蒲县也攻得很急。他打算带兵去援救蒲县的赵兵，又考虑自己的兵少，

难以和梁兵硬碰，怎么办呢？

随李存审守赵州的副将是史建瑭、李嗣肱（gōng公）和赵行实，这三个也深为梁兵屠枣强、围隋县而焦虑。三将因不见李存审发令，就一齐到帅府来找他。找到前堂，不见李存审，径直又找到后堂，仍不见他。一问侍从们，才知李存审在后花园。三人又沿廊子，穿过月门来到后花园，只听从桃花林里传来叮叮咚咚的琴声，循声沿蹊而进，就瞧见临月牙池的水轩里，李存审盘膝静坐，闭着眼听一个女伎弹琴。嘿！好一个沉得住气的主将呀！三人相互看了看，史建瑭惊奇而困惑地一吐舌头，抢先走上水轩，抬手止住女伎的演奏，奇怪地看着李存审。李存审仍合目静坐，过了一会儿，才不睁眼地问：

“怎么？一曲奏完了吗？”

女伎看看史建瑭，才说：“没有。是——”

“哦？”李存审这才睁开眼。

“将军倒有雅兴啊。”史建瑭半开玩笑地说。

“你们来了，快，快坐下。”

“听琴？”

“哈哈哈哈，听什么琴？我都不知道她奏的是何曲。”李存审一挥手，女伎抱琴退去了。

“将军没听琴？”

“我在静思破朱全忠之策呢！”

三将忙问：“有良策了？”

“请坐下，听我说。”

三将就席地而坐，听李存审说：“昨天赵军送来军报，说赵将符习



在巡逻时，偶遇朱全忠登青山冢，结果，三百逻卒竟惊走了梁皇帝，你们都知道吧？三位看看，此事可以说明什么呢？”

李嗣肱说：“是否朱全忠胆怯？”

李存审一拍手：“正是！我军两次大仗，击溃梁军，朱全忠的心里以及梁军将士的心里都存畏我之情，这正是我们可以破敌的有利条件！”

赵行实轻轻地倒吸了一口气，皱了皱眉。李存审问：“赵将军以为不可？”

“末将看来，梁军虽有畏我之心，但这次他们人多，我们人少，相差悬殊，如果对阵，怕难以应付吧？”

“你的意思？”

“暂时退回太原，以避其锋。”

李存审连连摇头，说：“我晋王目下正在幽州作战，我们如放弃赵州，就等于放梁军长驱北上。那样，镇州的赵王王镕势必敌不住梁军，镇州必处危境。一旦镇州落入梁军手里，他们就能进而北上，救援刘守光了！所以，我们决不能放弃赵州。”

史建瑭问：“将军刚才说利用梁军怯我之利以破之，如何破法？”

“使用疑兵之计！”

疑兵计？李存审将用什么疑兵计呢？

朱全忠与杨师厚合兵屠了枣强后，就杀向蓚县，助贺德伦、袁象先来攻蓚县城。谁想，在他们分路行军的途中，没有一路不遭到晋军骑兵小队的掠扰，好几百名在驻地休息时外出割樵刍的士兵被晋兵掠走了，闹得行进中的梁军上下，人心惶惶，不知四周有多少晋兵在活动呢。其

实，晋兵并不多，史建瑭奉李存审将令带出五百骑兵来，他把五百人分成一百人一队，分头迎着梁军各路队伍深入。见了梁兵打草采樵的兵就捉，捉了就跑。捉来的梁兵被带到观津县的下博桥，李存审的人马已暗暗来到这儿。

李存审亲自查点了俘虏，留下二十个，剩下的全杀掉。把留下的二十个，一律砍去双臂，对他们说，“我放了你们，回去告诉朱全忠：晋王大军到了！”这些没了胳膊的梁兵，得了性命，哭着号着走了。

李存审命赵行实带五百骑兵，分成数队，多带旗帜，如此如此……赵行实领命走了。李存审又令史建瑭、李嗣肱各带三百骑兵，一律换上梁军旗号，如此如此……史、李二将也遵令而去。李存审自领两千骑兵向藩县西前进。

攻藩县的梁将贺德伦、袁象先的营寨扎在藩县北。这天下午得报皇帝朱全忠率杨师厚等统大军数万已到藩县西了，贺、袁二将忙带数十名亲兵去接驾。他营中的士卒吃过晚饭，该值班去放马的、打柴草的，陆陆续续出了营，散开在郊野，各干各的活儿。日落西山的时候，这些打柴草的士卒才稀稀拉拉地仨一群、五一伙回营了。他们哪知道，散在野外的史建瑭、李嗣肱六百骑兵，也趁着天黑混杂其间入了营门呢？晋兵每人都在马后拖拉着两大捆干柴，进了梁营后，把柴捆往营帐间一堆，史建瑭一声呼哨，晋兵便放起火来。

火，在暮春三月的无定向的风中，乱吐着舌头，舔着了一座又一座的营帐，照红了初夜的星空。梁营大乱了。梁兵们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东窜西逃。六百骑晋兵，狂呼呐喊：“晋兵来了——杀进营来了——杀呀——”横冲直撞，见梁兵就杀。梁兵不知来了多少晋兵，只见到熠熠

的火光中，晋骑忽来倏去的，因此，晋兵退出去了，梁兵仍在乱哄哄地往营外跑，弃下一座营全被火吞噬了。

梁兵们被鬼追着似的向西跑去——他们的主将在那边，皇帝的大军也来到那边了呀。

朱全忠大军黄昏时到了蓚县西，士卒们先为皇上支起御帐，而后才开始挖沟立营。贺德伦和袁象先来到这里，就在御帐拜见朱全忠。朱全忠询问了攻蓚县的情况，又召杨师厚来一起商量攻城的计划。天黑以后，巡逻的将官来报：“城北发现火光和隐隐约约的喊杀声。”朱全忠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贺德伦、袁象先不约而同互视着，变颜变色地说：“是不是晋兵劫我们的营去了？”

“登高一望！”朱全忠说了声，率众将出了御帐，上马正要找个高冈子望情况，一群没胳膊的伤兵喊叫着“我们要见皇上”跑来了。朱全忠让侍卫把伤兵们叫到马前，火把光中看那群伤兵个个都跟小鬼差不多了。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陛下，我们都是被晋兵抓去的，大部分弟兄被杀了，我们被砍了胳膊放回来了。”

“在哪里被抓的？”

“我是在衡水被抓的，其他弟兄也都是在开往这儿的途中被抓的——有的在南宫，有的在信都，有的在阜城……”

听伤兵一说，朱全忠惊骇极了：难道到处都有晋兵埋伏了吗？我军莫非已进入敌埋伏圈了？朱全忠心都发凉了，汗毛都竖起来了，急问：

“晋人把你们放回来干什么？”

“让我们告诉陛下：晋王李存勖大军已到了。”

骤然，营地上一片骚乱，建营的士卒们有的扔下锹，有的乱跑。杨师厚喝问：“怎么回事？”他的侍从们跑去一问，回来报：“伤兵们说晋军到了的消息已传开了，弟兄们都不安了。”

杨师厚气得抽出佩剑，催马向前一冲，就把好几个伤兵都砍了。他下令：“任何人不准乱，有敢……”话没说完，一群从城北逃命而来的梁兵跑进营地，大叫：“贺将军——袁将军——”

朱全忠对贺德伦说：“快去看看！”

“是！”贺德伦打马向前，那些逃来的兵见了他，一拥而上，哭叫着：“将军，晋兵把咱们的营烧了！”

朱全忠听见这话，大叫一声：“传旨：撤兵！撤兵！”

杨师厚忙上前问：“陛下，营已扎了一半……”

“烧掉！不要留给晋人！”

“遵旨！”

杨师厚刚要传令烧营撤退，一个探子飞马而来，见了杨师厚，跳下马来报：

“回将军：距我军二三里外，处处可见火光和晋军旗号！”

不等杨师厚说话，朱全忠喊道：“传令：烧营！撤兵！”

这道令一下，梁军乱了，兵卒们叫喊着：“晋军来了——快烧营逃走啊——”

“报——”又一个探子飞驰而来，“晋将李存审引无数晋军从北杀来！”

朱全忠抽了马几鞭子，头一个向南跑去。



第八回

暴虐主全忠遭子弑
凶残儿友珪受奴诛

从蓚县城西，朱全忠一跑就是一夜，数万梁兵也像被猛兽追赶的兔子一样，不要命地跑了一夜。朱全忠本想跑到贝州去，等天亮了一看：咳，因为夜黑迷路，竟跑到了冀州（今河北冀县）境。将士们的狼狈相不必提，就连朱全忠也跑丢了盔和一只靴子。君臣将士们实在跑不动了，就在旷野里横躺竖卧地休息喘气。

朱全忠换了靴子，侍兵在一块草地上铺上毡子，请他坐了。这时，他的儿媳张氏、王氏才披头散发、衣裳不整地被几员将领护送到他面前。她们见了他，刚一哭，他烦躁地喝住她们：“哭什么！”她俩才吓得掩面抽泣。他又不忍心了，叹口气说：“让你们吃苦了，先找个地方歇歇吧。”两个儿媳被侍从护送到别处去后，朱全忠把几员大将召来，问：

“晋兵退了没有？”

袁象先说：“臣已派出候骑打探。”

“军士们可有粮食？”

杨师厚答道：“退兵时，带了一部分粮。臣已派人到附近村庄打粮了。”

朱全忠这才微合双目，不再问了。众将也疲乏极了，借草而卧。过了一会儿，御前侍卫们给朱全忠端上饭来。

“两位少夫人的饭做了吗？”

“回陛下：已经送去了。”

朱全忠这才拿起筷子，看看众将，吩咐：“给众将军端饭来，与朕共食。”

“遵旨！”

君臣们正吃早饭，打粮的将士一批批回来了，报说：村中百姓刁恶至极，竟持棍棒锄头袭击打粮的士卒，致使一粒粮食也没弄来。朱全忠咬了咬牙，摆手挥退了打粮将士。他极轻地叹了口气，闷闷地继续吃饭。

这时，一骑飞驰而来，到草地前站住，马上的探子翻身跳下，跑步过去跪禀：

“报陛下：袭击我营的不是晋王大军。”

啊？朱全忠一下目瞪口呆，问：“是什么地方的人马？”

“是李存审派的史建瑭等数百骑兵。”

“那、那火光中的旗号呢？”

“是李存审设的疑兵。”

“叭！”朱全忠手里的饭碗、筷子都掉了。他只觉一阵头晕，眼前一黑，咕咚倒下了。

“陛下！陛下！”周围的臣下们都慌了，忙围上来呼叫……

在冀州因惭愤而勾起旧病，一蹶不起的朱全忠，被车拉回到洛阳，已是五月中了。他的病情更重了，王氏、张氏两个儿媳时时守在御榻旁。

论姿质，王氏胜张氏三分，为此更受朱全忠宠爱，而且王氏的丈夫朱友文又做东都留守，远在开封，她可以朝夕陪伴朱全忠。朱全忠自知活不多久了，看在王氏的面子上，早有心把帝位传给朱友文。这天早上，王氏、张氏服侍朱全忠喝下药，张氏出去上厕所，朱全忠叫王氏扶他坐起来，双手握住王氏的手，说：

“朕不久于人世了，唉，朕这一辈子也算是轰轰烈烈啊！”

王氏眼泪汪汪地说：“陛下御体很快会康复的。”

“不会了。朕打算把帝位传给友文，你今天就速去东都召友文前来，朕嘱之以后事！”

“妾遵旨。”

“去吧。”

公公和儿媳妇的这几句要紧话，都被上厕所回来，隐在幔帐后的张氏窃听去了。王氏从朱全忠身边离开，经幔帐出寝殿，张氏两眼直盯着她，她也未发现。

这天直到晚上，张氏也没见王氏的影儿，她知道王氏必定去开封了！她心里急，好不容易熬到朱全忠睡着了，才急匆匆出了宫，回到自己的郢王府。

朱全忠的长子朱友裕，封为郴王，早已死去；次子朱友珪，封郢(yǐng影)王；三子朱友贞，封均王。那朱友文不是朱全忠的亲儿子，本姓康，名勤，是朱全忠收养的义子，封为博王。

“啊？”朱友珪听张氏说朱全忠要传位给朱友文，又恨又气又慌，“老狗，为了贪那臊狐的美色，竟要把皇位给一个外姓假儿子！这，这怎么办？”

“怕那老狗刚才已把传国玺叫那小娼妇带到东都去了！”

“那，那就更糟了！”朱友珪急得直跺脚，眼泪也下来了。

张氏也哭了：“友文一当皇上，我们还活得成吗？你，你快拿个主意呀！”

“主意？有什么好主意呢！”

“他不父，就许你不子！”

“啊！”朱友珪被张氏的简短一句话提醒了，他一跺脚，“好，我宰了他吧！”

两口子决心一下，就嘀咕商量了多半宿。

六月初一，崇政院使敬翔突然发下一道令来，说是奉旨出郢王为莱州刺史。朱友珪接到这道调离洛阳出任外官的政令后，觉察出这是朱全忠开始施行传位给朱友文的计划了。“哼，先把我贬谪到远处去，妄想！”朱友珪立即穿了便装，晚上来到左龙虎军驻地来见统军韩勣。

“郢王来，定有要事吧？”

“对。我有件只能和韩将军商量的大事！”

“王爷如此器重我，就请明言吧。”

“皇上要把皇位传给友文，现已下令出我为莱州刺史了。”

“嗯——王爷是想趁友文未到洛阳，先下手吧？”

“韩将军，你说对了。你看近年来，皇上喜怒无常，功臣大将动辄遭殃，你不也无缘无故挨过责罚吗？友文要当了皇帝，朱氏天下实际就归了外姓人，你愿意吗？”

“末将愿听王爷的。”

“好极了！我有对策！大事成功，我绝不亏待你！”

“王爷打算怎么办吧？”

“我的办法是……”



第二天，即六月初二，掌握禁卫龙虎军的韩勣就挑了五百精悍之兵，把朱友珪混入其中，像平时一样，以换防为名，进入皇宫。当夜子时，朱友珪亲率二十名兵卒，闯入了寝殿，守护在朱全忠身边的太监、宫女，吓得一哄而散。朱全忠刚睡着，蓦然惊醒，听殿里一片乱糟糟脚步声，就知道不妙，强挣扎着坐起来问：“什么人？”

朱友珪带兵呼啦一下冲到御榻前，一把把明晃晃的刀都冲着朱全忠。朱友珪冷笑着说：

“我！”

“你？你要造反？”

“我要反！”

“你！畜生！朕早疑你有反心，恨不早杀了你！”

“老贼，你早该碎尸万段了！”朱友珪一挥手，他的贴身武士冯廷谔跳上前一刀插进朱全忠的心窝，用力过猛，刀从背后捅出，深深扎到了床板上。

朱全忠惨叫一声，四肢一扑腾，死了。终年六十一岁。这个在唐末参加黄巢起义军，又归顺唐朝靠消灭黄巢而成了一镇军帅，进而篡了唐朝天下的家伙，被亲儿子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当下，朱友珪命人用破毡子把朱全忠死尸裹巴裹巴，把寝殿地上的砖起了，挖个坑，把死尸埋了。

次日天明后，韩勣守着宫门，宫里的事，宫外一点儿不知道。从开封奉召赶来的朱友文叩宫门求见皇帝，韩勣把他放进来，朱友文没走几步，脑袋后就挨了一棒子，身子还乱晃呢，脖子上就又挨了一刀，脑袋掉了，身子才倒下来。

杀了朱友文，朱友珪当即假传朱全忠的圣旨，晓谕百官：博王朱友

文闯宫谋逆，赖郢王友珪忠孝，将兵诛之，始保全朕躬。朕本病笃，复遭惊吓，弥致危殆，今令友珪主持军国大事！

百官，自敬翔以下，接到圣旨都进入来问安，朱友珪把他们一概拦在前殿，说：“皇上圣体疲倦，正在服药安卧，百官一概免参！”他又听韩勣的主意，把内府的金银珠帛搬出一箱又一箱，分赐给百官，用以笼络人心。他的这两个举动，反惹起百官们的猜疑：他为什么不叫我们见驾？至少也应让宰臣们去见驾问安呀？他为什么好没影儿的赏我们财宝？

六月初四，朱友珪召集百官，宣布了皇帝驾崩，宣读了大梁皇帝的“遗诏”：命郢王友珪即皇帝位。“遗诏”读罢，朱友珪刻不容缓，就冠冕坐殿，受百官朝贺，当了梁朝的嗣主。

没有不透风的篱笆。朱友珪杀死朱全忠的风言，很快传遍四方。尽管朱友珪用封官的办法，仍未能收拢住众多夙将之心。对于敬翔，朱友珪深知他是朱全忠的心腹谋臣，有心杀了他，又怕失了人心，就免去敬翔崇政院使之职，只给一个有衔无实权的中书侍郎当。敬翔也怕惹来杀身祸事，索性称病不朝，在家闲居。朱友珪还对一个人不放心，这人就是镇守魏州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杨师厚。杨师厚因手握重兵，又有调诸镇兵的权力，也瞧不上这位刚上台的皇帝，朱友珪发来的诏令，他愿意执行就执行，不愿意执行就扔到一边不理不睬。朱友珪就下诏，召杨师厚进京“当面议军机事”。杨师厚决定去洛阳，部下将领们劝他：“大帅不去为好，去则凶多吉少。”杨师厚笑拈胡须说：“朱友珪的为人我是了如指掌的，有凶残而无智谋，外示厉而内实荏，有何惧哉！”他便点精兵一万，大张声势地从魏州渡黄河直驱西京洛阳。朱友珪得到这消

息可吓坏了，他想：杨师厚带兵而来，莫不是要“讨逆”？在朝诸将谁能打得了他？谁敢跟他对阵呢？他急忙传旨：“紧闭城门！”杨师厚大兵直抵洛阳城外，扎营之后，先派人进城通禀：“杨大帅奉召到！”而后，他只带了十几个亲兵入城，进宫见驾。这时，朱友珪的心才稍微踏实一些。依他召杨师厚入京的本意，是把杨师厚扣在京城，夺去兵权，给个虚衔。当杨师厚口称“臣叩见陛下”，跪在他面前时，他高兴了，说：“卿快快平身！”又赐了座，先慰问：“卿为国守北边，防晋人和赵人，辛苦了！”又赞许：“卿汗马功高，汉之韩信、唐之郭子仪一流人也！朕初秉钧衡，军务诸事，日后还要倚仗卿家。”语出甘逊，竭力笼络了一番。末了问了问边防上的情况，接着就命人看赏———赏就是万钱！然后让杨师厚在洛阳住了五天，天天赐宴，极君臣之欢。第六天传旨遣还本镇了。杨师厚走了，朱友珪欣愉不尽，认为自己拢住了一个重臣，帝位安全多了。

还有一个使朱友珪不放心的人，就是朱全忠的另一个义子、河中（今山西永济）节度使朱友谦。朱友谦公然对朱友珪派往河中告哀的使臣哭着说：“先帝数十年艰难创业，前不久变生官掖，传于四方的风声甚坏，我听到先帝被逆子所弑的传言，身为藩镇，深感不安！如果传言是实，我当为先帝报仇！”朱友珪听使臣回来一说，浑身汗毛就竖了起来。他命康怀英、韩勣率兵去讨伐朱友谦，朱友谦自知以一镇之兵敌不住梁军，就派人向晋王李存勖求援，并表示从此愿归顺太原。

正在攻幽州的李存勖，战事进行得很顺利。赵州的李存审打败朱全忠后，也来助战。晋军先后攻下刘守光的涿州、莫州（今河北任丘北）、瀛州（今河北河间）。周德威又在幽州城东南的龙头冈，一战生擒燕军上将单廷珪，斩燕兵三千首级，震慑了燕军。朱友谦的降书和求援信一到，

李存勖就留下周德威继续攻幽州，自己亲率大军来援朱友谦。冬十月，他的大军来到解县，与康怀英梁军相遇，一战，打败康怀英，解了河中府之围，迫使康怀英退守陕州（今河南陕县）。晋军扎营在猗氏县（今山西永济东北），朱友谦率几十个随从，来拜见李存勖。

“多谢晋王相救！”

“朱将军何必多礼呢？我大军来迟，让你受惊了。来，请入席痛饮庆贺今日你我相逢！”

初次见面，而且过去一直为仇敌的李存勖和朱友谦，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起来，就如同故人重逢一般。当日晚上，李存勖就留朱友谦住在他的大帐里，二人同铺而眠。李存勖并没有醉，他合着眼，听着。啊，朱友谦也没喝过量，稍有醉意，很坦然地脱去衣服，倒头就睡，像在自己家一样，不一会儿就“呼噜呼噜”打起鼾声来。李存勖暗暗欣慰地笑了。

冬去春来，又是一年的正月了。朱友珪当皇帝已近半年，他在甲子日祭了天，宣布改元为凤历年，并大赦天下。他认为他的帝位已巩固了，就开始过上荒淫的日子，并继续用重赏来笼络朝内和外镇的大臣、武将。但他想不到，得了他大量赏赐的将领们并不服他，更没几个愿意辅保他。朱全忠的大女婿驸马赵岩和朱全忠的外甥袁象先暗中商议，要杀了朱友珪为朱全忠报仇，迎立均王朱友贞当皇帝。袁象先说：“杨师厚身为都招讨、大元帅，如今似是朱友珪的人了。就怕我们起事，他发兵来攻。如把他拉过来，他下一道令，使诸军不动，我们的事就好办了。”赵岩就跑到开封来见均王朱友贞，把他和袁象先的打算告诉朱友贞，朱友贞便派了心腹文官马慎交到魏州来见杨师厚。

“马大人来此何事？”杨师厚问马慎交。

“有件机密要事，奉均王之命来与杨令公商议。”

“何事呢？”

“郢王篡弑，人心怨望。均王欲顺应人心，除逆报仇。令公如能助均王，必建不世之功啊。”

“这个……”杨师厚手拈胡须沉吟不语。

马慎交忙说：“均王有言在先：事成之后，愿出五十万缗犒劳令公的将士！”同时，伸出右手，张开五个手指在杨师厚的眼皮底下晃。

五十万缗！杨师厚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抬起眼皮望着马慎交，故作一副为难状，说：“我何尝不知郢王犯了弑君谋位的大罪！只是他即位时，我并没有讨伐他，如今生米已成熟饭，他已堂堂正正当了皇帝，我已与他有了君臣之定分，再讨他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呢？令公助均王举兵报仇，义也！奉义讨逆，忠也！如果令公不发兵助均王，天下诸镇也会响应均王的。郢王无道，人心背之，必灭无疑。一旦郢王覆灭，均王即位，令公岂不蒙一个不忠不义之名吗？”

杨师厚大惊说：“哎呀，我险些做错了事！多谢大人指教。请大人回复均王，我立即发兵相助！”

“令公真忠臣也！”马慎交双手的大拇指一齐竖起来。

“这样，我一面派将潜入洛阳去与袁象先谋划，一面派兵赴洛阳以为外应，如何？”

“好极了！”马慎交称赞着，又说，“诸镇的兵马……”

“这请大人放心，没我的号令，诸镇不敢妄动！”

马慎交回到开封，把杨师厚愿倒向均王这边的态度，对均王和赵岩一说，均王放心了：“他不助郢王，诸镇也就不敢妄动了。”赵岩说：“臣立即回洛阳，与袁象先举义。”

赵岩离开开封时，果然得悉杨师厚已派兵到了滑州（今河南滑县）。他回到洛阳，见了袁象先，就见到了杨师厚派来的将领王舜贤。这三人一合计，决定了杀郢王的计划。

二月十六日夜，掌管侍卫亲军的袁象先秘密召集了两千兵卒，宣布了奉均王令讨逆的计划，并说：“都招讨杨师厚已派兵在外为援，愿弟兄们念先帝待我们的厚恩，从义除凶。从我者，左袒！”众士卒一齐举起了左臂。十七日天刚拂晓，袁象先、赵岩、王舜贤就领这两千兵卒突然闯入了皇宫。

手刃朱全忠立了功，被朱友珪任为皇宫近卫指挥使的冯廷谔，正在班房里睡得香甜，猛听一片乱声，慌张跑出来一看：了不得了，一片挥刀舞枪的兵已杀进宫来了！他吓得就往内宫跑。

正酣睡的朱友珪和他妻子，被冯廷谔叫醒了：“陛下，反了！反兵已入宫了！”

“啊？啊？”朱友珪一骨碌跳下龙床，光着脚拉着妻子就往外跑。冯廷谔提着刀，随在他身后，三个人跑到宫北墙角的楼下，想找梯子翻墙逃命——哪儿找梯子去！热锅上蚂蚁似的正在乱转，袁象先的兵已寻找到了这边来了。

“完了！完了！”朱友珪拍着屁股跳着，脸色都黄了，豆大的汗珠簌簌地从额头往下流。他一拉冯廷谔：

“你，你先杀了她！”

“杀皇后？”

“杀！杀了吧！我下不去手，你杀！”

友珪妻一下子跪下了：“陛下，饶妾一命！”

“饶？留下你，让乱兵糟蹋，使我受辱？杀！你给我杀！”

冯廷谔一咬牙，一刀扎进友珪妻的胸口，那女人惨叫一声倒在血泊里。

“你，杀了朕！快！快动手！”朱友珪一闭眼。

冯廷谔也知道没别的路可走了，一挥刀，斩了朱友珪。

“在这儿呢！抓活的呀！”袁象先的兵冲过来了。

冯廷谔把刀尖掉向自己心窝，双手一按刀柄，噗的一声，倒下了。

宫里一乱，驻在洛阳城内外的十万禁军都闹起来了。这些乱兵，冲到城里来，袁象先命人传了话：准许弟兄们抢掠一日。城里的百姓倒霉了，商肆被抢了，住家户被掠了，大官们的府门也被踹开了……妇女被奸淫了，不少百姓被杀伤了，连几家大臣也未逃厄运……

洛阳城在悲号，在呻吟，在抽搐！

均王朱友贞踏进满身伤痕、带血的洛阳城，在一片鼓乐和欢呼声中登上了金銮宝殿，朝见文武，当了梁朝的皇帝，宣告天下：取消朱友珪的“凤历”年号，恢复朱全忠的“乾化”年号，称今年为乾化三年（公元913年）。对杨师厚大加封赏，加其官为中书令——宰相，赐其爵为邺王，朝中事无巨细，一概通过他才施行。

就在朱友贞洛阳即位的时候，燕皇帝刘守光被晋将周德威打得焦头烂额，东逃西窜。



晋将李存晖攻克檀州（今北京密云县）！

晋将周德威攻占芦台军（今河北宁河县）！

晋将刘光溥攻克古北口和居庸关！

晋将李嗣源攻占武州（今河北宣化）！

嘿嘿！周德威好厉害呀，把朕的幽州附近州军都占了！刘守光把一份份军情往桌上一按，如痴似疯地嘻嘻笑了：“幽州成网里的鱼，瓮里的鳖了！嘻嘻，嘻嘻……”他傻笑着，眼泪却顺鼻窝流下来，流进嘴角，他伸舌头舔了一下嘴唇，泪是咸的哩！“拿酒来！”他的宠妃、原先他父亲的爱妾罗氏，一边斟酒一边说：

“陛下，少饮些吧。”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喝，来，你也斟一杯，与朕喝个成双成对！”

罗氏只得陪刘守光喝了一杯。

“再斟上，斟上。”

“陛下，檀州刺史陈确、居庸关使胡令圭、武州刺史高行珪等都降了晋，幽州怎么办呢？”

“美人儿，你愁什么？朕已派大将元行钦率骑兵去收复武州，元行钦是我大燕第一猛将，他会击败晋军的。”

罗氏心说：但愿如此吧！

一个通事太监脸色张皇地托着一份呈文进了殿，跪下启奏：

“陛下，大事不好，元行钦降晋，还认李嗣源为义父了！现在呈文奏上——”

罗氏一哆嗦，刚端起的酒壶啪的掉在地上；刘守光也惊得一下站了起来。

——元行钦率七千骑兵杀向武州，在雕窠（今河北白河西雕鹗乡）山下遇上了李嗣源的人马，两军列开阵后，已归降晋王的原武州刺史高行珪催马到阵前，拱手大叫：

“元将军请阵前答话！”

元行钦一催坐骑，舞动方天画戟冲到阵前。晋军阵上，李嗣源注目一看，暗叫声：好一员英武的青年小将！

高行珪见元行钦到了马前，满面笑容说：“将军一向安好！”

“呸！”元行钦虎眼一瞪，用戟点指着高行珪说：“匹夫！燕主待你不薄，为何归降李嗣源？元某到此，你还不下马服罪！”

“将军，刘守光囚父杀兄，暴虐无道，将军何必为他效命？不如弃暗投明，归顺晋王。”

元行钦大怒，用戟就刺，高行珪忙挺刀招架，二人马走盘桓杀在一处。二十来个回合之后，高行珪的马忽失前蹄，把他扔下鞍来了！元行钦催马上来，一戟向高行珪扎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支走线铜锤当的一声，正打在戟杆上。元行钦的力量全向下用呢，被这一锤震得

身子一晃，差一点儿栽下马来。高行珪趁机一滚，爬起来跑回本阵。元行钦不由把马退了数步，注目一看，晋军中飞驰出一员大将：金甲白袍，跨乘五花马，手托银枪，白面长髯，年纪在四十五六岁。这是谁呢？

“元将军，李嗣源在此！”

啊，他就是李嗣源！元行钦久闻其名，今日初见，不禁暗道：名不虚传，果然威风！他也不答话，冲上来用戟就刺，与李嗣源杀到一处。方才，李嗣源飞锤救了高行珪，元行钦已知来者武艺不凡，动手以后，果然李嗣源枪法神出鬼没。两阵兵卒一齐呐喊助威，战鼓齐鸣，声动天地。两人杀了四五十个回合，元行钦忽然拨马就跑，却不往阵里跑，而是向空旷处跑。李嗣源大叫一声：“小将休走！”拍马就追。元行钦边跑边把戟挂在鞍上，摘弓抽箭，猛回身一箭向李嗣源射来。李嗣源虽看出元行钦是诈败，却没料他发箭如此之快，躲慢了一点儿，那箭一下射在大腿上，李嗣源一咬牙，忍痛大笑喊道：“小将箭法不精，看我射你！”元行钦回头看李嗣源仍在马上，以为自己的箭没射中，便又抽箭；哪知李嗣源已把腿上的箭硬拔了出来，用弓射向他来。元行钦忙把身子往马背上一伏，箭嗖的一下从脑袋上飞过去了。他刚坐正回头看，见李嗣源的弓又拉开了。便拨马又拐了弯，与李嗣源转圈子。听脑后吧嗒一响，他身子一侧，却不见箭来。刚坐正，又听吧嗒一响，他忙来个镫里藏身，嘿，李嗣源又是虚拉弓弦而未发箭。就这样，李嗣源空拉了七次弓，元行钦大怒，摘下画戟，兜转马头迎着李嗣源冲来，大叫：“李嗣源，你休捣鬼！”这时，李嗣源第八次拉开了弓，一箭射了过来，元行钦躲闪不及，箭中左肩头，血登时就流下来了。好一个元行钦，中了箭，更加愤怒，舞戟直向李嗣源刺来。李嗣源也收了弓，用枪迎战，二人又杀成一



团。李嗣源战了几合，拨马就败，元行钦拍马急追。后马头快碰到前马尾了，李嗣源猛一扭身，一个回马枪直刺元行钦，元行钦侧身一躲，李嗣源把枪横着一拨，就把元行钦打下马来。

晋军阵上，李嗣本、安金全见主将得手，引兵冲向燕军，燕军失去主将，溃散了。

元行钦被生擒了，押到李嗣源马前，尽管肩上血已染红了半个胸，仍昂首挺胸而立。李嗣源的腿也受了伤，虽已包扎疼痛并未减，但他仍微笑自若，跳下马来，亲手给元行钦松了绑，说：

“真是吕布再出啊！来人，快给元将军包伤！”

元行钦感动了，立即跪下说：“末将愿降！”

李嗣源心花怒放，双手把元行钦扶起来，说：“我有意收你为义子，你可愿意？”元行钦就二次拜倒，口称：“父亲在上，儿大礼参拜！”

.....

元行钦降了，对刘守光打击不小。刘守光真呆了：元行钦一降，他部下再找不出第二个虎将了。

四月初，周德威大军又逼到幽州南门外。刘守光上城一望，晋军的兵马旗帜遮天盖地，他的手发抖了。他回到宫中，亲自写了一封书信，向周德威请和，派宦官送到晋营。

宦官送信回来，刘守光问：“他答应不答应讲和息战？”

“奴婢不敢说。”

“说，说！”

“周德威讥诮陛下堂堂大燕皇帝，如何雌伏了？”

“他、他有回书没有?”

“他说他奉命伐燕，不能允和，不给回书了。”

“这、这、这……”刘守光急得眼泪在眼眶里转，吩咐这宦官，“你再去见他，给他磕头，祈求他退兵，多说好话。”

“奴婢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奴婢怕有失陛下的体面。”

“不要紧！你去吧，朕让你磕头求告的，朕不怪罪你！”

宦官刚走，又有人奏：晋将刘光濬攻占平州（今河北卢龙）和营州（今辽宁朝阳）！

完了，全完了，燕国的地方都被周德威派兵占去了！刘守光哭了。

两个多月过去了，周德威也不攻城，也不退兵，幽州城里人心浮动，眼看不攻自溃了，刘守光写了份降书，再次派人送到晋营。谁想，投降也被周德威拒绝了！

刘守光要做最后一拼了，他亲率五千人马，乘夜出了幽州，夺回了正月间被晋军占据的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县）。他又感到有希望了，在顺州待了两个月，又率五千兵去夺檀州——就在往檀州的路上，被周德威埋伏好的兵一阵截杀，五千人死了三千多，跑了一千多，他只带了几百个骑兵逃出包围圈。到顺州城下一叫城，城上一声号炮，出现一片晋军旗帜——顺州又丢了！吓得他如丧家犬一样，跑回了幽州。

十月，晋王李存勖亲临幽州，指挥攻城，燕兵被周德威连打带拖，耗得生气皆无，哪里守得住城？

幽州被攻开了，晋兵进城占领了皇宫，到处搜寻，只从一间上锁的

屋中发现了被囚的刘仁恭，却不见刘守光的影儿！

刘守光在城破时，趁着混乱，携了妻子李氏、祝氏，换了衣裳，仓皇逃出幽州，慌不择路，跑了几天，夜行昼伏，跑到了檀州境内的山中。时值冬日，肚里无食，又冷又饿。三个人在蹚溪涉涧时，冰凉的水冻得彻骨，六只脚都冻肿了，你搀我，我架你，到了向阳的坡上，刘守光一屁股瘫坐在枯草上。“哎哟哟，累死了！”他拉两个妻子也坐下，三个挤偎着，坐了半天，刘守光忽而说：“罗美人怕已被乱兵杀了！”李氏瞪了他一眼，嗔道：“到了这步田地，你还惦记她呢？顾顾自己的命吧！”刘守光不做声了，肚子又咕咕叫起来，他往远处看，发现山下隐隐约约有几户人家，就对祝氏说：“你跟百姓讨些吃食来吧。”祝氏站起来，拖着疲乏的双腿，一摇一晃地走了。

她来到山下的小村中，推开一家的街门，院里的狗便吠起来。茅草房中走出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是个庄户人。他见一个风尘满面的妇人站在院门口，身上的衣裳虽然有土，但很华丽。

“小娘子，你是——”

“你速速取些饭食来，我腹中饥饿了。”

“嗯？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贫寒之人，路过此处。”

庄户老汉上上下下打量着祝氏，怀疑地暗想：贫寒人？贫寒人要饭哪有用这种口气的？

“就你一个？”

“多取些饭来，我与皇上——”祝氏说走了嘴，立即打住不说了。

皇上？老汉惊呆了。这时，从屋里又走出他的老婆、儿媳。

“哪个皇上？”老汉追问。

“啊，啊……”祝氏不知如何应对了，她转身就走。

“站住！”老汉跑上来揪住了她。

“放肆！”她因一个土庄稼老头儿敢拉她而发怒了。

老汉说：“你一个讨饭的，摆什么威风？你说明白你是什么人！”

这里一吵，惊动了另几户人家。小山村的人几乎都围过来了。祝氏由惊恐转而镇定了，她瞥了一群衣裳破烂的穷山里人，傲然地说：“大燕皇帝现在山里等着用膳呢！你们快拿饭来，日后，皇上重回幽州，定会重赏你们！”

老百姓恨透了刘守光父子，也知道晋军在打幽州，现在明白了：幽州被晋人占了，刘守光逃到山里来了！

“呸！”老汉一口唾沫啐向祝氏，“让我们花泥钱，加我们的税，拉我们的子侄去当兵，都是刘仁恭那老狗和刘守光那小狗干的！乡亲们，咱们把刘守光抓住，送到幽州城去！”

“抓刘守光去！”山里人们怒吼了。祝氏吓得跪下了……

刘守光跪在晋王李存勖面前，哀告不已，口口声声说“请饶一命”。李存勖大笑说：“我这客人来了，你这当主人的怎么倒躲到山里去了呀？不愿见客吗？”随即下令，把刘守光父子上了枷锁，押回太原。他留下周德威，任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镇守幽州，就班师回晋了。

在押解的路上，刘仁恭父子被牵在一条绳子上，刘仁恭唾着刘守光说：“逆子，我好好的幽州断送在你手里了！”刘守光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还。

李存勖回到太原，亲自看着斩刘守光和他的两个妻子。祝氏、李氏倒一声不吭，那刘守光临挨刀了，还哀告呢：“晋王饶我一命吧！”李氏说：“哀求什么？反正是死！”刘守光哪听她的呢？直到脑袋掉了，才算住了声。两个妇人已横了心，反而引颈受刀。因为李克用在世时，与刘仁恭打仗，刘仁恭设埋伏于木瓜涧，险些要了李克用的命。所以，李存勖恨透了刘仁恭。他命人把刘仁恭押到代州李克用的陵前，开膛摘心，祭奠李克用。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残暴虐民的刘仁恭父子，恶贯满盈，众叛亲离，落了个项上餐刀的下场！

李存勖破幽州后的第二年，即梁朱友贞贞明元年（公元 915 年）的三月。镇守魏州的天雄军节度使杨师厚病死了。杨师厚的晚年，在魏州自恃功高兵众，与梁朝廷对抗，擅自征缴赋税，不按数向朝廷纳贡。还选了五千骁勇，设立“银枪效节都”，供给丰厚，作为自己的亲军。这“都”，就是军的意思，是一部军队的称号。自唐朝中期以来，魏州的军阀就不听中央的命令，独据一方。魏州的兵也是父子相袭，世代当兵，骄横无比。杨师厚一死，朱友贞打心里高兴，他身为皇帝怎堪忍受一镇之帅的挟制呢？为了分化魏州的势力，他听从赵岩的计谋，决定把魏州天雄军所管辖的六州分割成两镇，把魏州的兵也分成两半。朱友贞命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去镇守魏州；任张筠为昭德军节度使，去镇守原归天雄军管的相州，并把原天雄军的澶州、卫州划归这新建的昭德军管辖——这就把原天雄军一分为二了。贺德伦、张筠上任去了，朱友贞怕魏州兵不听他们的辖制，就派开封府尹刘鄩率大军六万，以讨伐镇州王

鎔为名，驻在魏州、相州南的黄河北岸白马津，来威胁魏州兵，使他们不敢捣乱。

贺德伦到了魏州，立即把魏州兵分出一半来，让他们去相州。这些兵，由于都是“世交”，又多是互相联姻的亲家，当然不愿分离。分迁往相州的兵，被贺德伦一次又一次催促上路，结果，满营都是难分难舍的哭声和怨声。贺德伦没法子，他这个外来的帅，管不了本地的兵，只好求刘鄩帮忙。刘鄩就引军进驻距魏州南四十四里的南乐县，以武力胁逼魏州兵分半去相州。刘鄩还派大将王彦章率五百骑兵进入魏州，屯扎在金波亭。

王彦章就是手执双枪大战长城岭，保康怀英脱险的那员勇将，现任澶州刺史。他奉刘鄩令一到魏州，就向魏州兵下了严令：三日内必须分兵，该去相州的胆敢流连不起程，以军法论处！

魏州兵们在私下互相一串通，都看出朝廷把他们分成两部，是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这些骄悍成性的“世袭”兵，竟在王彦章刚到的三月二十九日这天夜里哗变了。他们在魏州城里，到处放火，并呐喊着包围了金波亭王彦章住的驿馆。

王彦章闻乱急起，抄枪上马，举目一看，火光映天，充耳所闻，杀声动地。他的五百骑兵也不知哪去了，他只好单人匹马，凭着他武勇绝伦，双枪一摆，冲出馆门，杀开一条血路，斩关逃出魏州。

乱兵没抓住王彦章，只把他的五百骑兵收拾了，又呼啸着杀向节度使衙门。

贺德伦被吓愣了，半夜三更的，杀声压城，怎不叫人心惊胆战！他忙调集府中五百亲兵守住院门、院墙。他上楼一看，城里处处是火光，

火光中乱奔乱冲乱杀乱闯的都是兵！正在他惶惶不安的时候，乱兵冲进了府衙，贺德伦的五百亲兵岂是乱兵的对手？不消一顿饭的工夫，五百亲兵一个没剩都被杀死。乱兵拥到楼上，用刀逼住贺德伦。乱兵的首领、银枪效节都的军校张彦，挺着刀问贺德伦：

“大帅，你与我们无仇无怨，你要听我们的，我们绝不难为你。”

贺德伦这光杆司令此时此地有何办法？只好连连点头。

张彦说：“皇上愚闇，任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兵甲虽强，但孤立无援，刘鄩大军在南乐，说来就来。我们想干脆归顺晋王。”

“啊？降晋？”

“怎么？大帅不愿意？”

“愿意，愿意。”

“好，就请大帅写一封信给晋王，请晋王发兵来援助我们击退刘鄩。”

“我写，我写。”在刀锋的逼迫下，贺德伦写了投降晋王的书信。

贺德伦的归降求援书飞报太原，李存勣看了，高兴非常，对张承业说：“这可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了！我得了镇、定，又得了燕，多年来想得的魏州今竟主动来投，河北之地尽归我有了！”张承业笑着说：“恭贺大王！请大王速助贺德伦，不然刘鄩大兵一攻魏州，难免节外生枝的。”李存勣即急派人到赵州传令给驻守那里的李存审，命他出兵援魏。不久，李存勣自己亲统大军也向河北进发。

李存审奉晋王令，从赵州进驻临清。不几天，李存勣大军到了，也屯在临清。因为担心贺德伦有诈，就按兵不动，察看动静。这时，梁军在刘鄩统率下，进驻洹水。晋军在魏州之北，梁军在魏州之南相对峙了。

这天，贺德伦派判官司空颋（tǐng挺）带了酒、肉三十车，到临清晋

营来犒军。李存勖收下酒肉，分赏三军，留下司空颋，详细问了魏州情况。司空颋说：“贺公有句话，命下官密禀大王。”李存勖一挥手，帐里的侍卫都退出去了。“大王，这次魏兵哗变，实是被梁主所逼而致。乱兵头领张彦要挟贺公投晋，也是出于畏惧刘鄩大军才做出的。贺公之意是，大王如不除去张彦，必成后患！如今张彦在魏州，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傲视上司，凌虐百姓，无恶不作。还说晋能白手而得魏州，是他的功劳。”“噢。”李存勖点点头，“如此说，贺公在魏州并无实权了？”“是，是。魏兵无不视张彦为首领，眼中根本没有贺公。”“容我思之！”

司空颋走了之后，李存勖判断贺德伦的降书不会有诈，因为他写降书是张彦迫使的。张彦以一介乱军之头领，怕梁军问罪也是必然。于是，李存勖就大胆地引兵进屯距魏州仅几十里的永济县。

晋军刚在永济扎好大营，辕门守卒到帅帐回报：“魏州银枪效节都五百人，在张彦率领下来谒见大王。”

李存勖想：你张彦来谒见我，无非是讨好夸功，让我给你个官做；可是，你带这么多兵干什么？

“那五百兵卒是徒手而来吗？”

“回大王：那五百骑兵，个个手中有兵刃。”

李存勖一阵冷笑，吩咐：“大开营门，请他们在阅武台下见我！”又命史建瑭：“你——如此如此……”史建瑭领命立即去依令而行了。

不出李存勖所料，张彦此来，确是想到李存勖面前夸功请赏的。前些天，贺德伦派司空颋去临清犒劳晋军，张彦很不痛快，认为贺德伦去向李存勖讨好了。这次，他带了作乱时的七个心腹弟兄和五百精兵，临出魏州时，对众人说：“晋王得魏州，是你我弟兄们的功劳。我们去拜

见晋王，别让贺德伦冒领咱们的功！”当有的兵问他：“为什么带兵刃去？”张彦说：“让晋王看看咱们的威风。再说，咱们过去与晋军打过仗，人心隔肚皮，带着兵刃也好提防万一。”当晋营大开营门，晋卒出来说：“晋王请张将军到校军场阅武台下相见！”张彦神气十足地连马也不下，就带这五百骑兵进了营门。在穿越营帐时，张彦以一种骄傲的眼光扫视着晋兵，那意思是：没有我，你们能得了魏州吗？

营中的校军场是片宽阔的野地，一座木头搭起的阅武台坐北朝南，坐落于空场的北边。

晋卒引着张彦等进入校场，张彦一眼看见阅武台上站着许多盔明甲亮的将领，中间有个人坐着，想必他就是晋王了。再往台下一看，台前一队抱刀直立的武士，足有二百。这时，张彦才下了马，他带来的人也随着跳下马来，拉着马，步行到阅武台前。张彦令兵士们列了队，他自己走到台下，仰面向上行了军礼，大声说：“末将张彦参见晋王！”

李存勖看着那五百骑兵走进校场，暗暗赞叹：好精壮的银枪都！张彦参见，李存勖离座走到台前沿，说：

“张将军，你献魏州立了大功，免礼！”

“谢晋王！”

“你率弟兄驱走王彦章时，助你策划的还有何人？”

张彦就把他的七个心腹姓名一一报了。

“他们现在何处？我要一同封赏。”

张彦说：“都随末将来。”

“请过来吧。”

张彦一回身，把手一招，他的七个同谋喜滋滋，挺胸昂首走到台下，

一齐跪倒。

李存勖大喝一声：“武士们，把八个人拿了！”这一令下，台前的抱刀武士一下扑上十多个，两个抓一个，把张彦等八人都按在地上。

五百银枪军都惊呆了。张彦向台上大叫：“为何拿功臣？”

“哈哈哈哈！”李存勖大笑，“不错，你于我是有功的。但是，你身为军校，威逼主将，在魏州欺凌百姓。日前，有上百百姓到我这儿来告你，我不杀你，何以安魏州百姓之心？”

“我献魏州有功啊！”

“我出师征讨，为安百姓，不为争城夺地！”李存勖义正词严地说完，把手一挥，“杀！”

武士们刀一挥，八个脑袋落地。五百银枪军都吓傻了：好威严的晋王李存勖！

李存勖对银枪军卒说：“有罪者，仅张彦等八人，你等无罪，不必惊恐。今后，我收你等五百人为我的帐前亲军，更名为‘帐前银枪都’，你等愿否？”

众兵一听，又惊又喜，呼啦跪伏在地，高呼：“万岁！”——这呼叫“万岁”，乃是庆贺时的欢呼声，并非只是对皇上的贺词。

李存勖走下台来，稳步走入五百银枪都中，把手一挥：“起来吧！”——他这一招，使台上的史建塘等将领个个捏了把汗；他这举动，征服了彪悍重义气的银枪兵的心！

“晋王万岁！”五百兵卒再次高呼，有的竟激动得落下了泪。



第十回

|| 饲军纪晋王诛暴吏
|| 穷智谋梁将做亡鱼 ||

梁军主将刘鄩闻悉晋王大军到了魏州境，他选了一万精兵从洹水出发，以闪电般的速度进据魏县县城，他要以这儿为据守点与晋军抗衡下去。魏县属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当时地点在魏州州城的西南三十五里处，陆漳河南岸。刘鄩的兵营就扎在漳河岸边。晋主李存勖也留李存审屯临清，自己率领先锋史建瑭引兵到魏县境，扎营在漳河北岸，与梁营隔河相望。

六月初一，天雄军节度使贺德伦率将吏们到晋营请李存勖入魏州城。李存勖到了州城里，先慰劳了魏州将士们，而后，来到节度使帅府大堂。贺德伦请李存勖坐下，他捧出印、节，说：

“臣请大王兼领天雄军。”

“贺公，这是何意？请收起印、节，我还是任你为天雄军节度使，为我坐镇魏州！”

“大王，不要推辞，请收下！”

“不，不。我远来此地，是为了援救你，抵御梁兵；又闻城中百姓新遭乱兵之难，故进城来安抚黎民；贺公把印、节付我，诚非我之本心

啊！”

“大王，目下敌寇近在眉睫，城中乱兵初定，人心未安，德伦的亲兵又都被张彦杀尽，左右无人，形孤势弱，安能统帅将士？万一再有变故，恐辜负大王信赖了！”

的确，贺德伦有自知之明：他“光杆将军”怎管得了魏州兵？李存勖这才接受了天雄军节度使的印、节。魏州兵，主要是银枪军，当然畏服李存勖，所以，当贺德伦率府中将吏给李存勖拜贺时，众人踊跃欢呼。

李存勖既兼了天雄军节度使，统管魏、卫、相、澶等六州，也不能让贺德伦闲散着，于是就拜贺德伦为大同军节度使，让他领两千魏兵去大同赴任。贺德伦走后，李存勖听李存进禀报：

“末将在街头，见银枪都的士卒公开闯入民宅和坊肆抢掠百姓和商贾的财物。请大王严令治之，不然，民心不安，何以守城？”

“银枪都久在魏州，骄横成习，是得严饬（chì斥）军纪了。”李存勖说，“存进，我任你为天雄军都巡按使，整饬魏州原有士卒的风纪。”

“是！”

李存勖又下了令：“自今日起，有成群结伙散布流言，抢掠百姓者，杀无赦！”

这道令写成文告，在魏州城里大街小巷张贴，百姓们围着看了，都放心了。李存进又每日亲自骑马巡城查街。一天上午，在鼓楼街头，他发现四个银枪都的士兵，正围着一个卖瓜老汉吵闹，百姓们都远远地看着。李存进带着侍从兵走过来，那老汉一眼看见，踉跄上前跪在马前哭诉：

“将军，将军救救俺！这四位军爷白吃了我的瓜，又糟蹋了许多，还

把俺的钱都抢了！”

那四个士卒一见李存进，也愣住了。李存进提马向前，喝问：“你们抢老汉的钱了？”

四个士卒忙跪下说：“巡按大人，小的知罪了，请大人……”

“晋王军令你们知道不知道？”

“知道，知道。”

“既知军令，还敢违犯？来呀，把这四个人就地正法！”

侍从兵们扑上来，就把四个银枪都兵按到了地上，内中一个大叫：“巡按大人，小人只吃了瓜，才拿了老汉一个钱呀！”

“哼，拿一钱也是抢！杀！”

当下，四个抢瓜抢钱的兵都被砍了头。李存进命令把四个人头挂在鼓楼墙头，用以示众。卖瓜老汉感动地给李存进连连叩头，看热闹的百姓也不约而同议论开了：“晋王军令真严，真好啊！”“这下，那些欺负百姓的兵可该老实了！”……

经过一番整饬，银枪都的士卒、原魏州兵士们，人人胆寒。魏州城里秩序肃然，再没有成伙的士兵敢滋扰百姓了。

天雄军原判官司空颋，自打在临清见过李存勖后，回到魏州逢人就炫耀晋王对他如何亲近，好像他已成了晋王的心腹。后来张彦被杀，他更认定是李存勖纳了他的言才作出的决定。李存勖领了天雄军，仍任司空颋为节度判官，委以天雄军府诸事，这下，司空颋更得意了。他仗势欺人，公报私仇，贪赃受贿。人们都把他当成晋王的心腹，趋炎附势者就涎（xián咸）着脸巴结他；被他坑害的人也忍气吞声。虞候张裕看到司空颋的做派、听到他的行为，十分不愤，就决定向晋王告发。

天雄军所辖六州，澶州、贝州、德州实际上还在梁的控制下。李存勖派偏师，奇袭占领了澶、德二州。贝州因城池坚固，所以没有去攻。七月中，李存勖要到魏县营中去劳军，把魏州的军务交给司空颋料理，就率了一百骑兵到魏县军营来了。营中的史建瑭等将领们，把李存勖接到大帐，李存勖询问了梁军动静。史建瑭说：“刘鄩近日并无动作。”李存勖说：“刘鄩老儿用兵诡诈，须加小心。”第二天清早，李存勖也不通知诸将，带了一百银枪都骑兵，悄悄出了营，沿漳河而行，窥视刘鄩的军营。这天偏偏阴云密布，大有下雨的势头，李存勖认为这样的天，对他窥敌有利，便放心大胆地走走停停，全神贯注地看梁营的部署。

刘鄩在南岸设了不少游骑，一直隐蔽地监视着晋营。当他得报有一小队骑兵在北岸向南窥探，估计探者是晋营主将，就派了五千骑兵，悄悄从后营门出去，绕路涉过漳河……

李存勖一行缓缓而行，来到河水打弯的地方，眼睛还向对岸看呢，骤然从背后的土坡、树林间发出一片喊杀声，他回头一看无数梁骑兵包围上来了。李存勖摘下鞍上挂的大枪，对众兵大呼：“我今日要看看银枪都的威风了！跟我杀！”一百银枪都骑兵，抖擞精神，一齐大喊着随李存勖向敌骑冲去。李存勖十一岁就开始随李克用出征，十三岁读《春秋》，他不但勇武超群，也通文章，晓音律，这些银枪都的士卒们虽有耳闻，但未眼见。今天，他们看见了，这位晋王大枪一抖，一马当先杀入重围，大枪到处，梁兵如羊群遇见猛虎似的纷纷退后，两员梁将眨眼之间，都被他挑下马来！银枪都的这一百骑兵异常振奋，都像发了狂的小老虎似的，紧随在李存勖马后在梁兵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

梁军倚仗人多，把李存勖的这支人马团团围住。李存勖冲到东，梁

军裹到东；李存勖杀向西，梁军卷到西。尽管梁兵被银枪都杀死数百，死在李存勖枪下的就近一百，却仍倚仗人多，层层围上。

晋营中，发现李存勖出营久久不归，李存审就率兵出来寻找，发现河曲战声喧腾，就冲了过来。梁兵被李存勖搅得繁忙，尚无喘息之机，李存审又从外围杀上来，他们只得退逃。李存勖也不追，率兵回营。路上，李存勖对李存审说：“今天几乎吃贼兵的苦头！”银枪都的兵士们听了，七嘴八舌地叫起来：

“不遇贼，还显不出大王的勇武呢！”

“大王真是神武无敌！”

“我们跟大王打仗，越战越有劲！”

.....

李存勖快活地朗声大笑了。

当天晚上，李存勖回到魏州城，这一百亲兵把早上大战梁军的事一传扬，银枪都的士卒们个个扬眉吐气：“咱们跟晋王是跟对了！”“强将手下无弱兵。咱们以后打仗，可不能给晋王泄一点儿锐气！”他们为有“咱们的晋王”而骄傲、振奋。司空颋也闻风赶到衙里，一见李存勖就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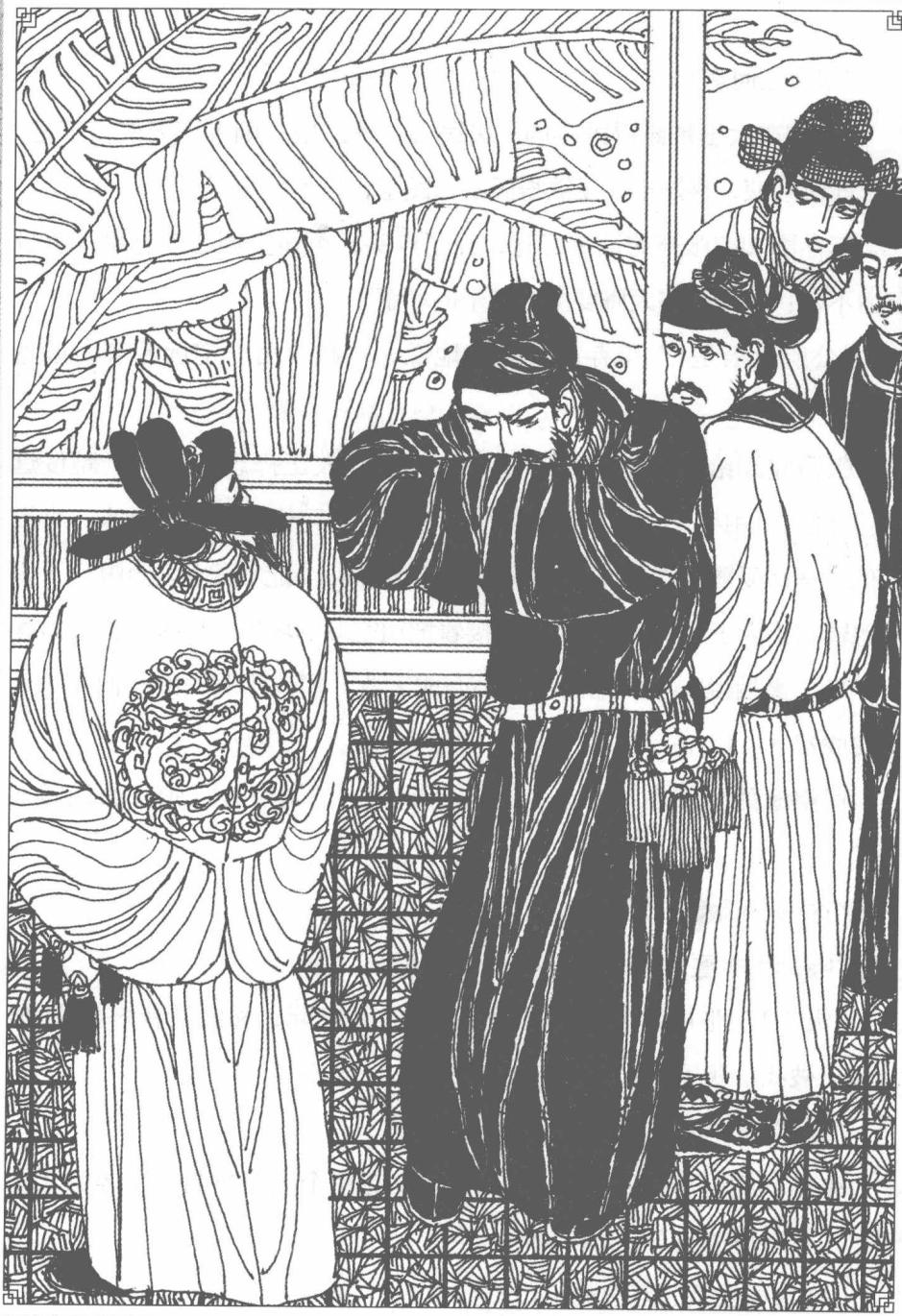
“大王以一百骑大破贼军五千骑，神勇如天人啊！”

李存勖刚要说话，一个人从外边进来，声随人至：“大王对此阿谀之言做何想啊？”

司空颋一惊。李存勖也一怔：什么人如此放肆地说话？

进来的人是虞候张裕。李存勖目不转睛地看着张裕，顷刻，问：“你为何发此语？”

“大王欲得民心，还是欲失民心？”



“这又是何意？”

“我知道大王是愿得民心的。失民心，悖民望，则大事无济。可是，大王如信阿谀，喜奸小，虽欲得民心、民望，也不行啊。”

李存勖知道张裕的话是好意，点了点头；可司空颋心中有鬼，感到事情不妙：这个张裕大概要揭发我干的坏事了。

“公所言极是。”李存勖很有礼地说，“我今后一定远谀辞，近直言。”

张裕立即给李存勖深深一揖，说：“请大王择忠良而用，黜佞远奸。”说完，用手一指司空颋，“大王信任他，可惜他却依势欺人，公报私仇，贪污受贿。今魏州吏、民无不知其为人，而大王待之为腹心，则众怨皆归指大王，谓大王不明！”接着把司空颋的坏事一桩桩一件件抖搂个干净，最后说：“大王欲得民心而成大业，用人不明，民心何在？大业安成？”

司空颋的脸都白了。李存勖含怒地问：“司空公，张公所说是实否？”

“这……请大王宽恕！”

“哼，我器重公，不意公竟如此！”

“大王！”张裕说，“司空颋在两军交战之际，私派使者潜往梁地！使者已被我拿获了。”

“嗯？”李存勖眼中含威，盯着司空颋。

张裕向门外一喊：“押进来！”立刻有两个士卒押着一个差官进来了。差官吓得忙跪下，李存勖问：

“你为司空颋去河南做什么去了？”

“回大王：司空判官命小人到开封去接他的侄儿。”

李存勖转脸问司空颋：“两军对垒，你不对我说一声就派人去敌方，身为节度判官，知法犯法，该当何罪？”

司空颋双腿一软就跪下了，以额叩地，一句话也不敢回。李存勖说：“张虞候，把司空颋带出去，斩！”

斩了司空颋，府吏的风气也趋于清正了。

这天，李存勖又到魏县军营来，听李存审、史建瑭说梁营近日仍不曾出过兵。李存勖就率众将到河边向对面看。果然，看了半天，也不见一个兵出来活动，只见寨墙上的梁兵走来走去。

李存勖决定明天拂晓前出击。翌日五更，晋营将士饱餐战饭，东方初白，李存审领一支人马在左，史建瑭领一支人马在右，李存勖自领一支人马居中，渡过漳河，从三面杀向梁营。李存勖人马临近梁营，听梁营内毫无动静，他怕中计，急止住人马。怪骇地看着梁营寨墙上，梁兵好像没看见有敌人似的，仍不紧又不慢地在那儿巡逻。李存勖命五百骑兵冲过去向梁营里先放箭，骑兵冲上去了，箭也射了，梁兵仍满不在乎地在寨墙上走着，梁营内仍寂然无声。

“怪哉！”李存勖纳闷了。他命李存进率一支兵先杀进去，李存进得令，引兵便杀向梁营——毫不费力就闯开营门冲了进去。到里边转了一个够，只有一座座空帐篷，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再一察看，原来在寨墙上有几十辆小驴车，车上绑着穿了衣戴了帽拿了枪的草人儿！李存进忙跑出梁营，向李存勖报明。

啊！李存勖大惊，忙派人到四处村庄一打探，才知道刘鄩人马已悄悄撤走两天了。

“嘿，刘鄩逃跑了！”众将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李存勖摇摇头，说：“我素闻刘鄩用兵，善于以偷袭取胜。这次他与我军相持如此之久，未见输赢，决不会无故弃营而逃。”他思索了一会儿，说：“李嗣恩听令！”

“在！”

“你速率本部人马，日夜兼程赶回太原，与张承业加固太原防御——我估计刘鄩已趁我大军在外，太原空虚之机偷袭太原去了！”

“得令！”李嗣恩答应一声，不敢怠慢，匆匆引兵去了。

果然被李存勖猜中，刘鄩真是领兵悄悄沿漳河西上，经武安县太行山滏口陉进入河东，直上太原。

留守太原的监军张承业，忽然得到新任大同军节度使贺德伦引一支人马经过太原的消息，他出城相迎，把贺德伦接入城中，人马就屯在城外。张承业已知贺德伦归降晋王之事，但没想晋王竟委以重任，派他去做北边要镇大同军的军政长官。张承业暗自思忖：此人是出于无奈才降晋的，倘把他放到大同去，一旦有变，如何是好？他便行使监军和留守的职权，把贺德伦留在太原了。

这天，军校来报：李嗣恩将军有急事回来相告！张承业吩咐：“请！”李嗣恩一进大堂，张承业吓了一跳，看那李嗣恩浑身上下甲胄不整，袍裤污黑，像从泥里钻出来的。

“将军，你这是——”

“老大人！我是奉晋王将令，日夜兼程，饥一顿、饱一顿，冒着大雨，翻山涉水抄小路赶回来的！”

“有什么急事？”

“刘鄩可能来偷袭太原，请速速布置守城事宜！”

张承业忙请李嗣恩去洗漱休息，他派出飞骑去打探军情，果然得悉刘鄩的大军已近乐平县（今山西昔阳县）了。张承业不敢怠慢，急忙调兵遣将，严守太原城和四郊的要隘。他又想到了贺德伦——这个梁朝夙将，如果乘机从内策应刘鄩，太原危矣！他就派人到贺德伦的住所，把贺德伦斩了。

刘鄩的人马在连阴雨里，行军数日，黄土高原上山峭谷深，路径泥泞，黏糊糊的泥把鞋都粘掉了，一脚踩下去，费好大力才拔出来。人行艰，马行也难，不少马因为打滑，摔折了腿。好不容易到了乐平，带的粮食也吃得所剩无几了。士卒们怨声连天，今儿跑了七个，明儿跑了八个，士气顿减。偏偏刘鄩打探到太原，已有了戒备，关卡要隘已都把守住，又听到幽州的周德威已率兵闻风来救太原，刘鄩心里焦虑了。面对军心已摇动的疲惫之兵，他十分懊恨自己的偷袭之计破灭。他召集将士，鼓励他们说：“本打算乘太原之虚，奔袭晋人的根本之地，谁知天公不作美，阴雨连绵，耽搁了行军日程。如今太原已有防范，偷袭是不可能了。既然已经深入敌腹心之地，去家千里，背腹受敌，又处于高山深谷之间，私自逃走，又上何处去？不如同心协力，遇敌力战，再返回魏县，才是生路！”

士卒们听了这番话，哭声顿起，乱哄哄地说：“一切听从大帅，反正也是处于绝地了！”“只要能活着离开这鬼地方就好！”

.....

白跑一趟的梁军，又从乐平往河北跑，途中断粮，就宰马吃肉。及

至回到魏州境内，屯扎在魏州西北一百七十里的宗城县时，马只剩一半，人也死了十分之三四。刘鄩在宗城歇兵三天，忽听说周德威人马已到南宫县，刘鄩想：李存勣的兵还没打败，又来了周德威，这还了得？他召集众将商议办法，王彦章说：“晋军的粮食现屯在临清，何不学曹操破袁绍之策呢？”大将杨延直也说：“劫粮确是上策！”“好。”刘鄩的主意拿定了：“今夜出发，王彦章为先锋，去临清劫粮！”

李存勣得到刘鄩退到宗城、周德威南下南宫助战的消息，笑着对部下将吏们说：“德威来助战，破刘鄩更不难了。”新任的天雄军支度务使孔谦说：“大王，宗城向东去百里多即是临清，刘鄩倘去袭占临清，我军粮饷可就断了！”一句话提醒了李存勣，说：“公真是支度务使！一下便想到粮饷的安危了。”——这支度务使，是专门管理粮草财赋的官儿。李存勣立刻派人火急去南宫，令周德威进驻临清，保护粮囤。

刘鄩的劫粮队伍，快到临清时，天已大亮了。突然，前边一道土冈后号角声撕裂云空，一支人马横在面前。一杆大纛旗半空飘摆，上有一个斗大的“周”字。旗下一员老将，手托大刀，跃马上前大呼一声：

“周德威在此！”

梁先锋王彦章一摆双枪才冲出队前，身后就像开了锅一般。他忙回头一看：梁兵已掉头乱跑了。王彦章气得不知所措，长叹一声：“唉，军心士气如此！”悻（xìng 幸）悻地瞪了周德威一眼，无可奈何地拨转马头就退。

前军一溃下来，冲得刘鄩的后队也不成形了。“了不得了——晋军有埋伏啊——”王彦章的兵一通喊，刘鄩的兵也惊了，转身就跑。

梁军，屡遭失利的梁军，不战自乱，不战自溃了。刘鄩也是惊弓之

鸟，不知前边会有多少晋兵，只是自叹：“又失策了！晋人又有了防范！”他引兵败向贝州，转至莘县，在莘县加固城墙，深挖壕堑，准备固守。

李存勖得报周德威把刘鄩赶到莘县去了，就率兵进驻博州（今山东聊城），继而逼近莘县，在莘县西三十里处安了营。这么一来，又像猫蹲在老鼠洞外似的，把梁军死死地盯住了。任凭李存勖一天三次挑战，刘鄩紧闭城门，加强防守，就是不出来。

这日，刘鄩正坐在堂上，外边忽传：“圣旨下——”刘鄩忙起身迎出堂外，捧旨太监大摇大摆地来到堂上：“圣旨下！”

刘鄩跪下了：“臣，刘鄩恭请圣安！”

太监打开圣旨宣读了一通。原来，梁帝朱友贞下诏切责刘鄩“劳师费粮，失亡士卒，按兵不战”。

刘鄩只好对太监说：“请中大人代为转奏皇上：臣今退保莘县，养精蓄锐以俟进取。只为晋兵甚多，更习于骑射，实是勍敌，未易轻视。但有机会，臣一定出击，决不敢偷安养寇。”

太监问：“那么，大帅要破敌，还有什么所请呢？”

“请朝廷派将护送粮饷来，至少每个士兵需要有十斛粮！”

“嚯，一个兵要十斛粮！你数万儿郎得要多少粮啊！”

“唯有积粮，才能与敌相持，才能俟机破敌啊。”

“好吧，我回朝代你转奏。”

太监走后，众将来见刘鄩，纷纷要求出战，特别是王彦章，他自恃勇武，说：“大帅，何惧晋人乃尔！末将愿凭一对双枪杀退李存勖、周德威！”

刘鄩沉默不语，良久才问了一句：“将军虽勇，忘了临清一遇周德威，部卒即溃了吗？”

王彦章说：“士卒的弱与勇，在于将，将勇则兵必不弱！末将愿请令出战！”

刘鄩把脸一沉，不悦地说：“我自有退敌之策，诸将且退！”众将没办法，只得退出堂去。刘鄩仰天长叹，自语说：“将骄轻敌，兵惰怯敌，除了固守相持可以制敌，别无他法！如果命骄将领羸卒硬与敌战，我将不知自己会死于何处了！”

没过几天，朱友贞派的太监又来到莘县，见了刘鄩就宣朱友贞口谕，把刘鄩责骂了一顿，催促他：“立即出战，如敢怯敌固守，必论以国法！”

刘鄩的脸色惨白，暗暗叫苦：“皇上啊皇上，我何尝不想破敌？无奈一计不成，二计又不成，面对机智勇武的李存勖，除了与之相持一计之外，出战必败！”但是，皇上的命令难违，他只好召集众将于军门——

众将齐集后，见军门地上摆了一碗水。刘鄩说：“这是从河里舀来的一碗水，哪位将军能把它喝下去？”

众将莫名其妙地看着刘鄩，没一个过来喝水。刘鄩说：“一碗河水你们都喝不了，还想把一河的水喝掉吗？”众将相互看着，好一会儿，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刘鄩是在打比方，把晋军比作滔滔的河水，说我们消灭不了他们啊！

奉命而来的太监不满意了，他把嘴一撇，操着公鸭嗓说：“我说刘大帅，你也太怯敌了吧？难道李存勖是八臂哪吒？”

“哈哈哈哈！”刘鄩一阵凄凉的苦笑，“好，明日就出城作战！”

次日天明，刘鄩全身戎装，在校场点将。他吩咐：“拿酒来祃（mà 骂）牙！”

祃牙，就是祭帅旗。掌旗官把丈二大纛旗斜举在刘鄩面前，刘鄩手端酒斗，心中黯然，望着帅旗发愣，轻轻叹口气，默默祝祷：

“天啊，我自出征以来，鞍马半生，不想与李存勖交战，屡屡失算。本当以守制敌，偏偏主上深居宫中，不晓军机，逼我出战，而将士又不能同心。今日之战，胜负必决！”

祷毕，把酒往旗上一泼，心一横，厉叫一声：“出兵！”

这一声“出兵”，不但使在校场的士卒心里一哆嗦，就是原来想出战、不把晋军放在眼里的将领们，也觉心寒！

李存勖近来非常着急：刘鄩固守莘县不出，这样僵持下去，我军的士气会减，粮也会接济不上啊！为了发起攻势，他特地调来了代州的李嗣源，准备对莘县发起硬攻。

“报——刘鄩大军离了莘县！”

“好！他可出来了！”李存勖几乎要跳起来，“擂鼓集将！”

一阵聚将鼓响过，众将齐至大帐。李存勖传令了：

“李存审听令！”

“在！”

“命你率本部人马留守大营，待梁军攻营时，可弃营而走；刘鄩进魏州，你就尾随其后，断其归路！”

“得令！”

“李嗣源听令！”

“在！”

“命你引本部人马，先行一步，退守魏州城。”

“得令！”李嗣源接了令就要走，被李存勖叫住了：“慢。请把你的元行钦给我留下！”

李嗣源就把元行钦留下，自己出帐，点兵而去。

李存勖又传令：“余下诸将随我迎战——务必进退听令，违者杀！”

晋兵出营了，李存勖隐在队中，命元行钦为主将，嘱咐了一席话，元行钦点头答应。人马行进十多里，与刘鄩的梁军相遇了。两军对阵后，刘鄩拍马上前，大喝：“请晋王出阵！”

元行钦提方天画戟驰到阵前，问：“你是什么人？”

“本帅刘鄩。晋王何在？”

“晋王已回太原了，元行钦将军在此！”

刘鄩一拨马回了本阵，对众将说，“李存勖已回太原，哪位将军去擒这无名小将？”

梁军将士听李存勖已走了，顿时长了三分精神，一员将官拍马出阵，手舞大刀直奔元行钦。元行钦问：“来将通名来！”

“虎威将军徐焕！”徐焕说着，抡刀就砍，与元行钦未战三合，被元行钦一戟挑死落马。

刘鄩背后又驰出一员上将孙鹤章，与元行钦刚走上两合，就死在方天戟下。

梁将士惊呆了。王彦章大吼一声：“王彦章来也！”马随声到，双枪一举直刺元行钦，元行钦用戟往外一挡，双枪与戟相击，火星乱迸，元行钦叫了声：“好力气！”二人便龙扑虎、虎扑龙似的大战到一起，竟战了四十多合不分胜负。刘鄩在阵上看晋军人数没自己多，就把令旗一挥，

梁军如潮水涌了过来。元行钦见梁军杀过来了，虚晃一戟，拨马便走，率晋兵向西败去。晋兵都是骑兵，梁军追了一阵，没能追上，就收兵了。这仗取胜，刘鄩对监军太监说：

“李存勖既已归太原，我军不如直取魏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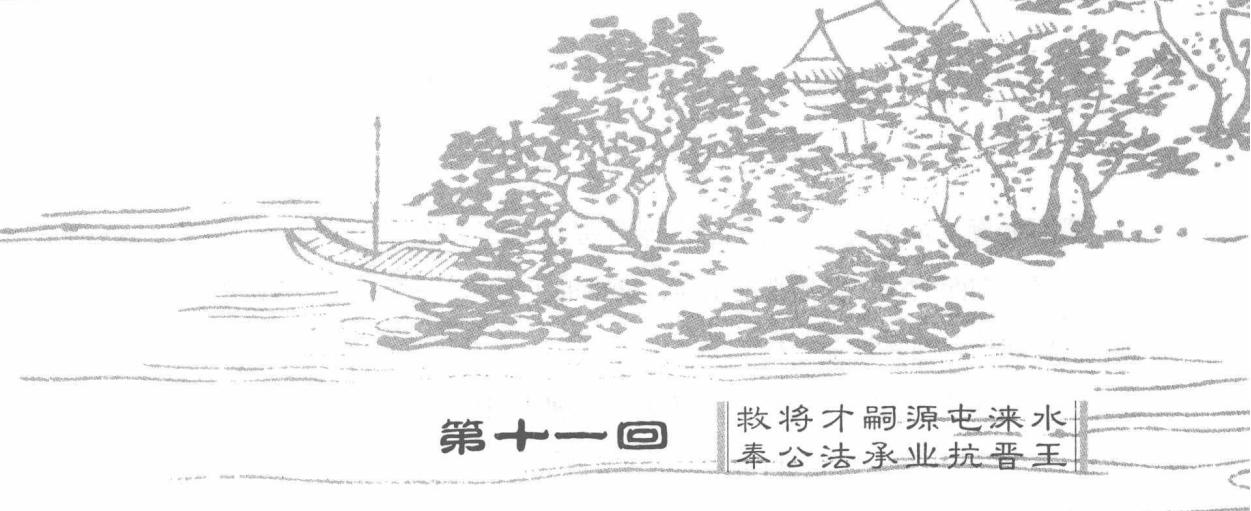
太监来监军，当然希望刘鄩快些打败晋军，他也落一份功劳，便极力赞成。

“可是，”刘鄩说，“要取魏州，我的兵力不足啊。”

“这好办，大帅写个表章上奏皇上请求增兵。我再在皇上驾前面请，皇上必能答应。”

“好吧。”刘鄩就写了奏章，交给监军太监了。这太监马上回朝，把本章奏呈朱友贞。朱友贞听说刘鄩在莘县打个胜仗，又愿收复魏州，自然高兴，就下诏调各路人马赴莘县。

贞明二年（公元 916 年）春，刘鄩率新凑集的七万马步军，浩浩荡荡杀向魏州。他岂知，李存勖暗驻贝州，就等他攻魏州，好收拾他呢！



第十一回

救将才嗣源屯涞水
奉公法承业抗晋王

七万梁军，以杨延直为先锋，杀向魏州。大军到魏州城下，李嗣源已严阵以待了。杨延直的一万先锋军还没排好阵呢，李嗣源就派出五百骑精兵从梁军阵右冲入，杀了个“穿胡同”，至阵左冲出，梁军顿时乱了。杨延直控勒不住乱兵，只得引兵后退。刘鄩大军正在行进中，前边的溃兵如汐而退，刘鄩忙令大军列开大阵，阻住溃兵，杨延直这才重新整队。

“为什么退下？”刘鄩急问杨延直。

“李存勣已从贝州来到魏州城下了！”杨延直余悸未消，脱口而出。

“他没回太原！”刘鄩也惊呆了。

这时，西北方尘沙荡空，杀来一支人马，在梁军的西北方排成了方阵，阵中一杆杏黄色大纛旗，上有“晋”字——李存勣在那里呢！

刘鄩率众将驰上高阜，再看魏州方面追来的人马，从旗号上认出是李嗣源的兵。刘鄩气愤地狠狠瞪了杨延直一眼。忽听后方又传来号角声、战马声，忙派人去探。探子回报：“李存审人马尾随我军而来，在我军东南方列成了方阵。”刘鄩见自己已处于三角状包围之中，忙下令：“排

成圆阵！”

梁军排圆阵是有道理的，可以抵御从四面八方杀上来的敌军。刘鄩排阵虽然有方，可惜他的士卒从心里就对晋军有了恐惧病，又见先锋军一到魏州城下就溃败下来，又听说晋王李存勖突然出现在西北方面——个个心惊胆战，未战先输了！《孙子》云：“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又云：“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孙膑兵法》云：“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梁将卒目下是既不同心，又未料晋王会在此，更加士气消沉，已面对战斗即发而毫无果决之气——“断气”，焉能取胜！

李存勖见刘鄩列了圆阵，派人通知李嗣源和李存审：“先以骑兵薄其圆阵，轮番挑逗，伺其阵动，鸣鼓而分路攻之！”

刘鄩在阵中忐忑不安，是胜是负，他实无把握。他把五十名亲兵叫到身边，做了万一兵败，好护他突围的准备。他环视着大阵，见数队晋骑从四面逼近大阵，一冲即退，又有数队来逼，又一冲而退。他的兵将或为了抵御，或为了躲避，或为了追逐敌兵，圆阵开始不圆了。他一下想起李存勖这是用孙膑破圆阵的方法：“敌人圆阵以胥，因以为固。击此者，三军之众分而为四五，或薄而佯北，而示之以惧。彼见我惧，则遂分而不顾——因以乱毁其固。”他急忙传令：

“各部伍立即严整阵容，不得紊乱！”

这道令刚传下，晋军的战鼓响彻天地，晋军骑兵在前，步卒在后，从四面八方向圆阵发动猛攻了！

梁军圆阵破碎不成阵形了……晋军杀入梁阵，梁阵崩溃了……

刘鄩一跺脚，换了士卒的衣甲，骑马在亲兵的护卫中，杀出晋围逃

走了。

数万梁兵溃逃着，晋军紧追不舍。梁兵一败就败下六十里，在卫河岸上，为了争着上桥往南岸跑，你争我挤，纷纷落水，未了，竟把木桥踏塌了。晋兵追到河边，一通围杀，可怜七万梁兵死的死，淹的淹，弃尸遍野，漂尸塞流……

这一场大败后，刘鄩收集数千残兵，退保滑州，无力再战。梁主朱友贞得到败绩的消息，长叹一声：“大梁朝休矣！”咧嘴大哭了。

魏州城下一仗大胜之后，晋军克邢州，得沧州，夺相州，整个河北除了接近滑州的黎阳县还由刘鄩控制，算是梁朝的地方外，其余州县都归晋了。李存勖任李嗣源为安国军节度使镇守相州，任李存审为横海节度使镇守沧州，以李存璋为大同节度使守代北（今山西雁北地区一带）。

当晋、梁在河北大战时，岐、蜀间也在恶斗。岐大将刘知俊由于作战失利，家眷被蜀军俘获，他就归顺了蜀国。岐王李茂贞的力量本来不强，这样就更削弱了。刘知俊降蜀不久，岐王的宰相李彥韬也降了蜀，并把耀州（今陕西耀县）、鼎州（今陕西富平）也给了蜀国，岐的地盘也削减了。蜀大胜之后，改国号为“大汉”。

生活在辽河上游的契丹族，此时在契丹英雄耶律阿保机和他的妻子萧平的经营下，发展强大，平服了周围的一些部族后，建立的契丹国，此时正在向南扩展，威胁幽州、雁代，兵犯云州……晋与契丹的战事又爆发了。

晋天祐十四年，即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春二月，李存勖正督兵攻刘鄩驻守的黎阳县之时，一个使他悲愤不已的消息从燕北传来——

李存勖的弟弟、驻守新州（今河北涿鹿县）的威塞军防御使李存矩，年轻气傲，治地无方，宠信侍婢，凌辱部将，被裨将卢文进杀死。新州守将杨全章、武州（今河北宣化）雁北都兵马防御使李嗣肱、幽州周德威一齐发兵攻卢文进，卢文进率众北走，投奔了契丹。

“唉！”李存勖叹了口气，他渐渐冷静了，“存矩之死，实由自取啊！”他派人到新州杀了李存矩宠爱的侍婢，还杀了几个趋炎附势、帮助李存矩作恶的幕僚。

这事才平息，契丹兵犯新州的消息又传来了。李存勖命人去幽州令周德威率河东、镇、定三镇兵，抗击契丹。太原的张承业、镇州的王鎔、定州的王处直接到军令，都派了人马到幽州听从周德威的指挥。

幽州帅府大堂上，周德威脸若秋霜，众将分立两边鸦默雀静，气氛紧张、肃杀，许多双眼睛盯着堂口扔着的两颗血淋淋的人头。

“谁还敢再非难本帅不在榆关（今山海关）设防？”周德威威严、冷峻地问。

“大帅！”幽州名将、年过六旬的冯友上前叉手亢声说，“大帅连斩两员幽州故将，拒纳良言。我也是刘守光旧时部下，仍要说：刘氏父子虽然暴虐，但在防御契丹上，选骁将守要塞，遣士卒屯田戍边，确是良策！”

周德威一拍帅案：“你不畏死？”

“畏死就不说话了！大帅自恃勇武无敌，撤去榆关的守备，实是轻敌取亡之道！”

“推出去——杀！”

“哈哈哈哈！周德威，你纵把幽州旧将都杀死，也不能说你的做法为

是！”冯央两手一摆拦住上来要绑他的武士，“不用绑，我自己走！”冯央昂首阔步走下堂去，走出帅府大门。片刻后，武士们托着他的脑袋回来了：

“斩讫回报！”

“放在堂下！”

堂口上，三颗人头了。

周德威扫视众将一眼，暗道：幽州故将出名的都杀了！他厉声问道：

“还有持异议者否？”

除了几个燕军普通将领外，两边站的都是周德威的部将，自然都服从周德威的计划——其实，这是周德威恃勇骄敌的错误计划！

当卢文进引契丹兵攻新州的时候，周德威接到了李存勖命他领幽、定、镇、河东四镇人马救援新州的命令。他就引四镇五万大军开向新州。半途中，遇见了从新州方向败溃下来的一支人马——新州刺史安金全的败兵。

安金全见了周德威，周德威问：“安将军把新州丢了了吗？”

“末将无能，未能守住城池。”

“哼！契丹有多少人马？”

“卢文进先头人马一万，契丹主耶律阿保机率大军在后——三十万。”

“三十万？虚张声势罢了！”周德威冷冷地说完，呵斥安金全，“败军之将，暂免去责罚，随军听用！”

安金全满面羞惭，诺诺而退，整顿败兵，随到周德威大军后边。大军继续前进，抵达新州城下，安了营后，即对新州发起猛攻。

卢文进与副将刘殷，紧闭城门坚守。一连十天，周德威也没攻开。

夜深了，内心焦躁的周德威从帅帐出来，骑马带亲兵出了营，登上一个高冈，向新州城观望。三月的夜风挟着塞上的凉气，吹拂着周德威的胡须，他感到稍微清爽些了。“安金全妄信传言，哪有三十万契丹兵！”他鄙夷地说着。忽然，他看见新州城上升起一盏红灯，一团红艳艳的灯光在闪烁群星的夜空中分外耀眼。嗯？这红灯是做什么用的？周德威忙问众兵：“你们常见到城上悬挂红灯吗？”众兵士说没见过。周德威疑心更大了：会不会是城里贼兵与城外契丹以红灯为号，对我发起前后夹攻呢？他很快判断：敌被困有旬，突然挂起红灯，很可能是联络号志！他一拍马，飞也似的向城墙边驰去，他的亲兵们也紧忙赶上。周德威的马距离城下不远了，他摘弓搭箭，嗖的一箭射向红灯——噗！灯灭了。

周德威率亲兵远远瞭望着城上，只见没过一会儿，又升起一盏红灯来。周德威从鼻里发出“哧”的一声冷笑，蔑视地瞟了城上一眼，率亲兵回营了。

一阵紧急的聚将鼓响过，晋营诸将集于帅帐。周德威全身甲胄坐在帅座上，众将参见大帅后，周德威说：“贼兵将至，诸公速速整齐部伍，准备迎战！”众将口称“得令”，一个个不免心中纳闷，什么声响也没听见呢，周大帅怎么就断定敌人要来呢？

晋营将士做好打仗的准备了，果然，天将拂晓时，营四外万马奔腾声动地而来，新州城上也响起号炮。

一场恶战开始了。契丹主耶律阿保机七万骑兵——号称三十万，从周德威背后杀来。卢文进引兵出城，从周德威前边杀来。周德威率兵死战，马嘶声惊退了残星，挥舞的刀、矛撕落了夜幕，喊杀声唤醒了太阳——惊恐地跳上东方的天空，望着大地上双方混战的战场！

契丹骑兵煞是厉害，一来他们人多，二来他们彪悍异常，把周德威人马分割成七零八落的碎块，分别围攻。

晋军支撑不住了。周德威只杀得浑身是血，刀头都成红的了，他大呼一声，引兵向幽州败去……

周德威败回幽州，闭城坚守。契丹兵又从东北源源增援，三十万大兵——号称百万——困住了幽州城。从幽州城上向四郊一望，契丹的毡车毳（cuì翠）帐弥漫山野！

幽州告急的信使来到魏州，李存勖犹豫不决：分兵增援吧，这儿的兵就少了，还能破刘鄩，进取滑州吗？不分兵援救吧，幽州是北边重地，周德威是晋军上将，万一有失，非同小可！

在与众将商议的时候，多数将领以为“幽州城池坚固，周德威有谋有勇，虽一战失利，但固守幽州还可保无虞”。李存审、李嗣源、阎宝主张“应该出兵救援”。李存勖在听众将出谋划策时，援救幽州的决心已下了，听李存审等三将力主分兵救援，欢喜地说：“昔日唐太宗得一个名将李靖就破突厥颉（jié结）利可汗于阴山，今日我有三员猛将，何愁不破阿保机！”他问：“三位将军有何破敌之策？”

李存审、阎宝的办法是：契丹兵深入幽州，势必粮草辎重所带不多，不能久滞，只要待其粮尽，其必然撤兵，当其撤兵时，我军追而击之！

李嗣源说：“不能等敌粮尽自退的时候再打。周德威乃我晋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虽城池坚固，恐变生于内。所以当急救之，臣愿为先锋。”

“兄所言甚是。”李存勖说，“幽州城本是刘仁恭父子的巢穴，如今

被困，难保有人乘机为乱啊。今日，兄立刻引兵北上救援！李存审、阎宝引兵继后。”

李嗣源的人马从魏州出发了，他抵达易州的涞水县，扎了营，派出候骑打探契丹的军情。

七月，阎宝、李存审后继部队先后到了涞水，晋兵共马步军七万。李嗣源请李存审、阎宝来议进兵事，说：

“二位将军看，当如何解围？”

李存审说：“敌众我寡，敌骑兵多，我步兵多，这于我不利。如果与敌合战于平原地上，敌骑兵万骑，直闯我阵，则我步兵必遭不测。所以，应避敌之长，克敌之短。”

阎宝也说：“敌骑兵往来迅疾，如抄袭我粮草辎重，我军心也必动摇的。”

李嗣源说：“二位所虑，也正是我之所忧。我的办法是：施展我步兵之长，从山中小路北进，到幽州后，与周德威里应外合。即便在途中遇到敌兵，我们也可依凭山势，据险御防。如何？”

李、阎二将一致同意，李嗣源就传令穿越山路进兵了。

八月中，李嗣源人马顺利地从幽州西南大房山穿过，出现在距幽州六十里左右的地方。李嗣源和义儿李从珂父子所率的三千骑兵先锋部队与契丹兵遭遇，契丹以万骑拦住去路。李嗣源命人马列开，他纵马到阵前，契丹军中也驰出主将来。

“来将通名！”李嗣源用枪一指对方喝问。

“契丹皇帝驾前称臣、详隐（统军官名）乌拉。你是什么人？”

李嗣源用契丹语说：“我是晋王部下大将李嗣源。你们无故犯我疆

土，晋王命我率百万大军要直捣西楼，灭掉契丹！”

乌拉一听晋兵百万，要杀向契丹的都城西楼（即指契丹上京临潢府），不由心里吃惊，抡开手中大斧就砍李嗣源，李嗣源举枪招架，二人杀到一处。李嗣源急于首战得胜，好杀一杀敌军锐气，他打了十几合，就暗取走线铜锤，当与乌拉再两马相交时，来个枪里加锤，一锤把乌拉打下马来，顺势一枪结果了乌拉。李从珂看父亲取胜，就率三千骑兵向敌阵冲去。李存审、阎宝的后军也到了，鼓噪呐喊，向契丹兵围攻，契丹骑兵后退了。

晋军临近幽州，契丹数万人马已列阵以待了。李嗣源把骑兵放前，把步兵在后，又派一千兵人人拖着两捆柴在步兵两侧而进。接近契丹大阵了，这一千拖柴的兵向两侧散开，把柴点着，又用柴束扫起尘土，转眼间，遍野又是火，又是烟，又是土气飞扬，契丹兵看见人人惊疑，不知骑兵来了多少，听乌拉的败兵传言“晋兵百万”，大概真有百万吧！

李嗣源、李从珂父子率骑兵首先冲入契丹阵中，李存审继而挥步兵掩杀，一场鏖（áo敖）战，契丹兵败退了。周德威在幽州得报援军与契丹兵大战，就率兵出城，正遇上契丹兵败下，周德威便拦击一阵，契丹主阿保机只好丢了辎（zī滋）重，引兵向西北败退，出古北口回辽东了。

当周德威与李嗣源的两路大军相会时，周德威的将士像遇见亲朋一般，拥抱着李嗣源的将士跳跃欢呼。周德威在马上看见了李嗣源，急奔过来：

“嗣源！”

“老将军！”

周德威滚鞍下马，抢步到前，李嗣源也忙跳下坐骑，二人紧握双手，

周德威感激得落下泪来，说：

“多谢你来援救啊！敌困幽州近两百天，城中粮快尽了，你再迟来几天，幽州危矣！”

李嗣源谦逊地说：“我今日能一战破敌，还靠老将军守城之力，不是老将军坚守六个月，使契丹师劳气疲，我也不能迅速解围的。”

周德威又谢了李存审、阎宝，说：“三位将军请入城吧！”

“老将军请！”

幽州解围的捷报传到魏州，李存勖大喜，设酒宴与诸将庆功。李存勖是颇好音乐、歌舞的，在太原，他养着一班伶人。连年出征在外，操心军务，久未闻歌，今日庆功，他特地在魏召了伶人、舞伎在席前助兴，起歌舞佐酒侑觞（yòu shāng 又伤），酒酣耳热之际，又有人来报：“刘鄩因河北之败，被梁主贬去亳（bó 博）州当团练使去了！”李存勖惊喜地端起酒杯大笑一阵，一饮而尽。这时一个伶人突然把另一个伶人踹了一溜滚儿，那被踹的爬起来问踹他的伶人：

“你为何踹我？”

“嘿，你这厮作战不利，屡被晋王打败，我把你踹到亳州去得了！”

李存勖和席间将吏们哈哈大笑，对这两个戏子一个装朱友贞，一个装刘鄩的即兴表演大为欢喜。那被踹的指着李存勖对那踹人的说：

“你早晚也叫他踹到沟壑（hè 贺）去也！”

将吏们拍掌喝彩。李存勖当下就命人：“来呀，赏这两个每人五千钱！”

两个伶人忙上前叩头谢赏，扭着屁股随侍从出去领钱去了。

由于刘鄩的左迁，魏州的压力减小了，李存勖就回转太原了。

留守太原，总理军府诸务的张承业，在李存勖长年在外征战时，把太原及河东诸务治理得井井有条。春天来了，他亲自下乡劝农；秋天到了，他积草囤粮；招兵买马，征赋收税，件件事办得一丝不苟。太原城里王亲贵官多，张承业严格依法向他们征赋，对违法的显贵人物定责不贷，为此，太原城里也清宁安肃。由于张承业执法如山，无人不敬之惮之。这个人虽然大权在握，却不谋私。他有五个侄儿，听说他在晋发迹了，就从同州来投奔他。李存勖看在张承业的面上，提拔这五个人都做了官。李存勖在河北打仗，张承业留守太原，成了太原的最大官长，他这五个侄儿就开始骄横起来。其中一个竟公然在市上抢夺人家的牛，还把卖牛的贩子打死了。地方官不敢拘捕他，却叫张承业知道了。张承业便升坐大堂，当着文武官吏，把那杀人的侄儿带到堂上，亲自审问之后，指着这侄儿，说：

“我一介刑余之人，受晋王两世重恩，今得坐守河东，荣且贵矣。然，我从不敢宽己严人，败坏纪纲。你自以为是我亲侄儿，有恃无恐，犯法行凶，我不斩你，安得服人？刀斧手！把凶犯推出去，在街头当众斩！”

刀斧手们上来把这个侄子拉出去杀了。张承业又把另四个侄儿叫上堂来，严厉地申饬了一顿，警告说：

“你们四个从今而后，如敢怙恶不悛，我的刑法无情！”

这四个吓得股栗腿软，连说“不敢，不敢”，屁滚尿滚地下堂了。

因此，这位“刑余之人”——太监因阉而自谓之语——的威望在太原、河东极高。

李存勖回到太原，先拜见了母亲刘夫人、曹夫人，才到前殿来。半道，他的儿子李继岌迎面而来。这孩子十三四岁，一见父亲，就快活地跑上前，拉着李存勖的胳膊摇着说：“阿爹，敬新磨教我弄参军，教我歌舞，我会跳了！”说着就手舞足蹈，唱起李存勖作的《一叶落》词来：

“一叶落，襄（qiān千）朱箔，此时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吹罗幕，往事思量着。”

李存勖听儿子唱他的词，又舞得活泼，喜得拍手当节拍。继岌歌舞一停，李存勖拉过他就问：

“敬新磨呢？”

“在外舍呢。”

“你去把他找来。”

“是。”继岌蹦蹦跳跳地跑了。李存勖来到前殿，在前殿西边厢房办理公务的张承业赶紧来参见他。他挽起张承业，叫着张承业的排行：“七哥辛苦了！”

“大王出征辛苦。”

“我出征在外，你治理河东有方，及时供给我军需之用确实辛苦啊。”

君臣谈论了一阵正事后，李继岌拉着伶人敬新磨嘻嘻哈哈地进殿来了。这敬新磨二十岁上下，身材瘦小如猴，一双猴儿眼圆溜溜透着狡黠。

“阿爹，我把他拉来了！”

“奴才叩见大王！”敬新磨给李存勖跪下叩头，“大王收复河北，大捷回师，从三天前喜鹊就在奴才院里的树枝儿上唧喳喳、喳喳唧地唱了！”

李存勖笑道：“猴崽子伶牙俐齿的！你教世子歌舞教得不错。七哥，

命人取库银来赏他！”

张承业的眉不由得皱了皱，闭口不应。李存勖又说了一遍，张承业不声不响，把自己的一块玉佩摘下来，向敬新磨一递：“拿去！”敬新磨双手去接时，张承业把玉佩一扔，转身走出殿去。敬新磨故意没接住，把玉佩摔到地上，再拾起来又用嘴吹，又用袖子擦，装出一副受宠若惊的可怜相让李存勖看。李存勖因张承业的举动，很不痛快，便冷笑一声对敬新磨说：

“你这么不开眼吗？一个玉佩值几何钱，至于这样又吹又擦的！”

敬新磨把玉佩小心翼翼地放进怀里，啧嘴咂舌地说：“我的晋王，你老人家不在太原的这一两年，奴才连钱毛儿也摸不着哩。张老爷扔给奴才一块玉佩，奴才怎能不当宝贝呢？”

“你这么可怜？”

“大王不信问世子呀。”

李继岌说话了：“阿爹，我几次让张承业给敬新磨缠头钱，他都不给。”

缠头，是给伶人的赏钱。李存勖听了，更加不悦，脱口说了句：“老儿忒悭吝了！”过了几天，王宫的内侍忽传晋王命，叫张承业到钱库去一趟。张承业只当李存勖要亲自查点一下储蓄的赋税数目，就赶紧来到钱库。使张承业诧异的是，李存勖带着李继岌和敬新磨等几个伶人，在库前厅堂里设了酒宴，铺了红氍毹（qú shū渠舒）在饮酒谈笑呢。

“大王召老臣何事？”

“哈哈，七哥来了，且入席！”

张承业只得先坐下了。李存勖吩咐李继岌：“你且舞来！”

李继岌就跑到红氍毹上跳开舞了，那几个伶人一齐伴唱。舞罢，李存勖一边喝酒，一边对张承业说：

“七哥，和哥儿（继岌的小名）缺钱花了，你这掌管府库的，给他点儿钱吧。”

张承业登时就阴了脸，他忍着怒气说：“臣回头派人把臣的宝带、良马送来，给世子当缠头吧。”

李存勖喷着酒气说：“宝带、良马能值多少呢？钱库里的钱搬一堆给他不好？”

“不行。钱库是公物，不能随便给人。臣只能用自己的俸钱给他！”

“公物？我是晋王，库里半文钱也是我的！你不过是我的奴才，我都不吝啬，你为什么舍不得！”

“不错，臣是奴才，但臣是大唐天子派到河东监军的！臣是唐天子的奴才，不是晋王的奴才！”

“放肆！”李存勖一抬手，把酒桌掀翻了，“你说什么？”

“臣既掌管府库，就得恪尽职守！大王如果说钱都是大王的，就请去自取，何必问臣！”

敬新磨等伶人一边瞧着，个个心里乐开了花；堂外的侍从见势不妙，赶紧跑到后宫去给刘、曹二夫人报信去了。

李存勖本来就憋着火，想找个茬儿冲张承业发作，又加上喝多了酒，此时，见张承业竟一句不让地顶撞他，他伸手就拉出了佩剑，腾地跳起来。“你再说一句？”他用剑逼着张承业的心窝，厉声大喝。

张承业拉着李存勖的袍襟，凄然泪下，说：“臣受先王托孤之恩，辅佐大王，誓死灭梁。今日如因为护惜公府钱财而死，见先王于地下可

以无愧了。大王就请动手吧！”他把胸一挺，眼一闭。

李存勖倒没料到张承业不怕死，他的威吓失败了！

敬新磨眼珠子一转，凑到李存勖面前，嬉皮笑脸地说：“大王，托孤老臣可杀不得呀！”又对张承业说：“李克宁也是托孤之臣，他要谋反，大王就杀了他！你怎么还以托孤老臣自居？快叩个头，赔个不是就完了，哪儿有诚心逗火找死的呢？来，快，快叩头——”说着，他就去按张承业的脑袋。不提防张承业瞋眼圆睁，抬手就是一拳！这一拳，正打在敬新磨的鼻梁子上，打得他又酸又疼，鼻血眼泪一齐流淌。他大叫一声，往地上一滚，仰面朝天，双腿乱蹬着，用手把血往脸上身上乱抹，弄得绿袍子、绿头巾上红色斑斑，他学着孩子哭闹地嚷着：“哎哟，疼死我了！啊、啊、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当着晋王面就打我，我没法活了……”张承业站起来，扑到敬新磨身边，用脚就踢，大骂：

“惑主的狗彘（zhì志）贱伶，还敢谄媚取宠吗？”

敬新磨打着滚，婴啼不已。李存勖大怒，一把扯住张承业的前胸，两眼涨满了红丝。张承业毫无惧色，说：

“大王方在河北获胜，朱梁未灭，就骄横起来，还想不想成大事了？”

“我——”李存勖气得把剑一举，就在这时候，堂外传来刘、曹二位太夫人的同声呵叫：

“亚子不得无理！”

李存勖是孝子，吓得忙把剑扔了。李继岌见两位祖母来了，撒腿转过堂后跑了。敬新磨也一骨碌爬起来，和几个伶人一起夹尾巴狗似的从堂后溜了。两位太夫人一进堂，李存勖忙跪下迎接，他的生母曹夫人举起手中拐杖上去就给了他七八下，李存勖慌得叩头不止。曹太夫人气得

颤巍巍地说：

“张公一心辅国，你竟敢对他无礼？”

李存勖忙说：“儿喝醉了，有违（wǔ午）七哥。”

“你还不向张公谢罪！”

李存勖转向张承业叩头说：“我酒后有失，违犯七哥，请七哥宥我！”说完，命人拿过酒来，“七哥，请痛饮三杯！”

张承业愤怒不消，站在一边把头一扭。李存勖连喝了四杯，张承业一杯也没喝。刘太夫人说：“我儿亲自为张公奉觞！”

“是！”李存勖亲自端来酒杯，站起来到张承业面前，低声下气地说：“七哥如不饮，太夫人又要责罚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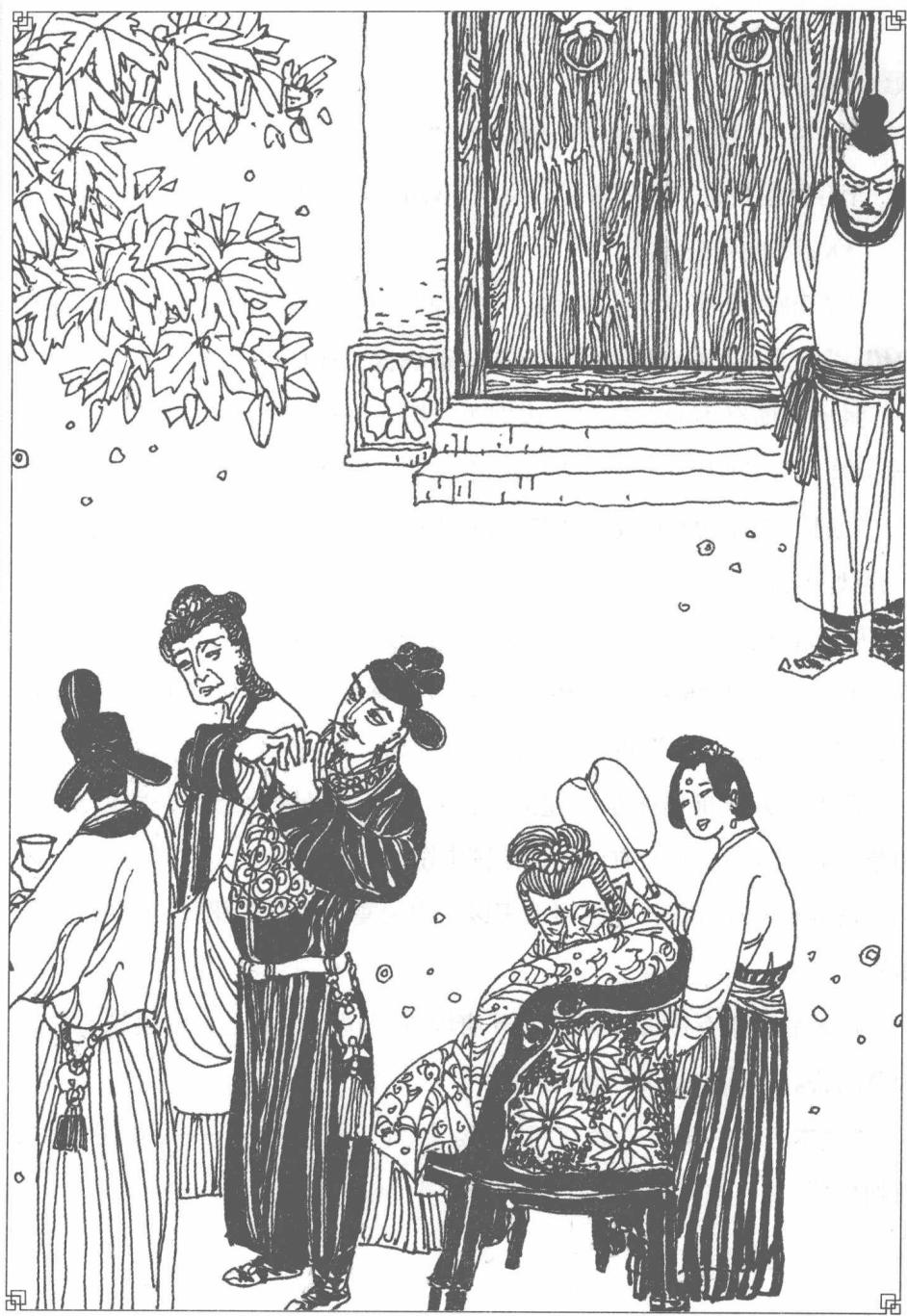
张承业这才接过酒，叹了一声。刘夫人上前赔笑说：“张公再不消气，我也给你下拜了。”说着就要拜，张承业一撩袍咕咚跪下了，说：“臣安敢受太夫人拜！”说完，把酒一饮而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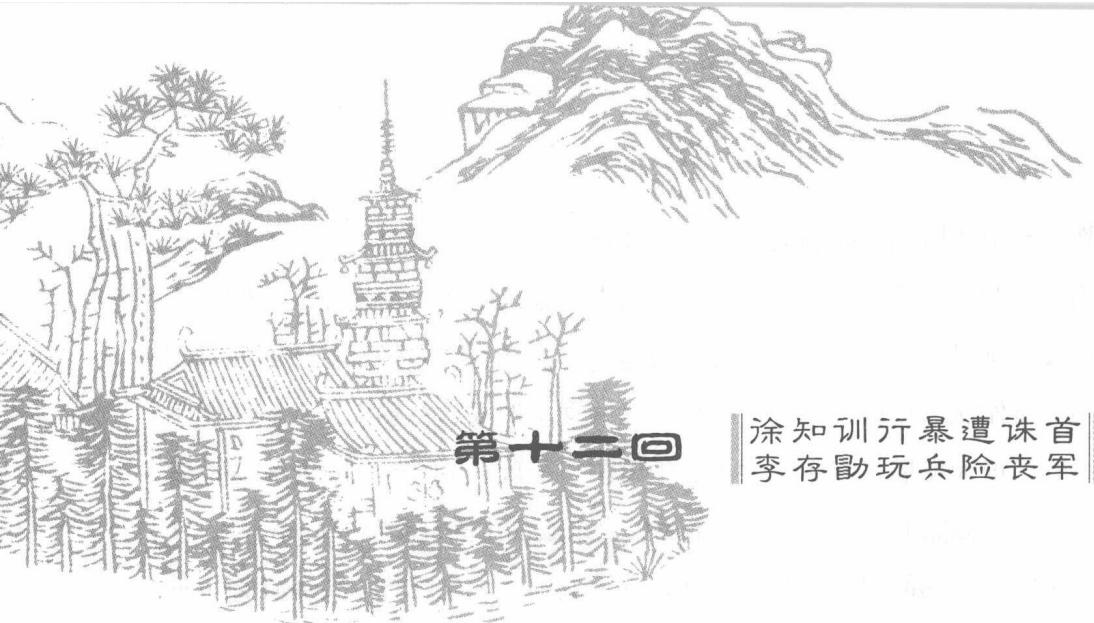
曹太夫人上前请张承业起来，说：“张公乃晋之忠臣，奉公克己，功劳大矣！今后，小儿有误失，自管申饬！”

张承业躬身答着：“臣愿大王以大事为重，灭却朱梁。”说完，老泪横流了。

几天后，李存勖要授张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之职，并封为燕国公。张承业坚决辞谢，说：

“臣本唐臣，奉天子命监河东军。愿为监军以终身——不敢忘故主、前朝也！”





第十二回

涂知训行暴遭诛首
李存勖玩兵险丧军

李存勖河北大捷后，就生了骄心，亲近伶人，耽于歌舞。但他终究还有承继父志、灭梁朝、成大业之志，所以经张承业的抗命和太夫人的教训后，他的骄纵之情又有了收敛。可是蜀汉王建的儿子王衍和吴王手下权臣徐温的儿子徐知训，却实在是两个专知道骄奢享乐，没一点儿心志的家伙。

先说说王衍。他是蜀汉主王建的小儿子，被立为太子后，就成天耽酒溺色，不学正务。贞明四年（公元 918 年）夏六月，王建病死了，王衍就即位当了大汉皇帝。王建死前，怕那些功劳大的故将日后不听幼主的命令，就把许多故将都杀了。王衍一上台，便信用一群奸佞（nìng 淩），每日在宫里不是与佞臣们斗鸡，打毬，狂呼乱叫，就是饮酒听歌，狎（xiá）匣戏姬妾。他自己不临朝，不问政，把财赋、授官、典刑等事都交给庾（yǔ）凝绩去管，把军旅之事都交给宋光嗣去管，他自己当起了大撒手的逍遙皇帝！这宋光嗣是个宦官，为人便佞奸巧，最会蛊惑主人，故深得王建、王衍父子宠爱。王衍还经常和他的母后徐太后、徐太妃及他的后妃们，一起去名山胜境游览。徐太后和徐太妃是亲姊妹，

都善于做诗填词，所到之处，多有题咏。由于唐末战乱以来，四川地处西南，四周有险可守，所以中原的文人多逃至四川。蜀建国后，四川比起战火频仍的中原，是一块稳定的地方。所以，文人骚客们依旧能有闲心吟诗作赋。特别是“词”这种方兴的文学形式，在蜀中诗人们的手里得到了很大发展，韦庄、牛峤、牛希济、李珣、毛文锡等都是蜀国的著名词人。再加上蜀兵北破岐王李茂贞，东败荆州的高季昌（高季兴），使蜀中的稳定局面得以保障。因此，蜀中的经济、文化皆未受到什么大的破坏，王衍便在这天府之国过起纸醉金迷的日子来，把蜀国的政事弄得江河日下。

再说说淮南的徐知训。杨隆演自被权臣徐温扶立为弘农王之后，于天祐九年（公元 912 年）自立为吴王，淮南实际上也就自成一国——吴国了。杨隆演年幼，是徐温的傀儡。徐温把朝政大权交给他儿子徐知训，徐知训就当了吴国内外马步都军使、同平章事，位同宰相。这徐知训仗着他父子实控大权，不把吴王杨隆演放在眼里，时常当着群臣狎侮杨隆演。有一天，他在王宫和杨隆演饮酒，他拉杨隆演和他一起学伶工演参军戏玩。他穿上绿袍，戴上绿帽子，手执木简，扮作参军，让杨隆演穿上破烂补缀的衣裳，挽起髽（zhuā 抓）鬏，跟在他屁股后扮演苍鹘（gǔ 古），一群伶人在一边陪他嬉笑。他像个主子，杨隆演就如奴仆一般，任他推来呵去，打趣开心。这参军戏，唐朝已盛行，是只有两个角色“参军”与“苍鹘”的滑稽表演，没有固定内容，是临时把眼前什么事拿来做笑料的“戏”。徐知训拿杨隆演开心说：“这小苍鹘，只会吃，不会做，听说还是什么‘吴王’？你们看，这副样儿的王，他的家定是住在郊外破庙吧？”那群趋炎附势的伶人便一齐拍手称是，冲杨隆演挤鼻弄眼，

扭股摇身，做出种种奚落他的丑态。杨隆演受不了这种侮辱，哇地哭了，跑向后宫。徐知训可拍手大笑了。他从身上摸出弹弓，从果盘里抓个枣儿，朝杨隆演后脑勺弹去——枣儿正打中杨隆演，他越发笑得前仰后合，一个劲儿地揉肚子。那群伶人丑态百出，有的竟躺下来，四肢如乌龟四条腿儿乱伸一样纵声狂笑，以讨徐知训的欢心。这时，殿下一个侍卫实在看不下去，厉阶而上大喝：“徐知训，你还有为臣之礼吗？”“什么？”徐知训顿时收敛了笑容，眼一瞪，骂道：“畜生，你敢斥责我？”说完，抄起几案朝这卫士头上砸下去，登时把卫士头颅打碎，倒地而亡。一个伶人跳上前，把死尸踹下阶去，指着说：“混账东西，你敢败徐公雅兴？该死！该死！”

徐知训对徐知诰也歧视，无礼，他知道徐知诰不过是父亲的养子。他更嫉恨徐知诰得到徐温的赏识。徐温镇守昇州（金陵），遥控着朝廷；徐知诰守润州（镇江），离扬州不远。徐知训想除掉徐知诰，就和二弟知询、三弟知諲商量。知询和知训一党，极力赞成；知諲对知诰一直很好，便不做声。一日，知训把知诰请到扬州赴宴，在堂下暗伏武士，他摔杯为号，要在宴上杀掉徐知诰。

徐知诰入席后，知諲借着给他敬酒的机会，暗地用力踩了他一脚，同时冲他递个眼色。徐知诰明白了，喝了两杯酒，就佯装上厕所，逃出知训的府门，跑回了润州。

徐知训对同僚就更霸道了。他听说抚州知州李德诚有几十个艳美的家妓，就派人去索要。李德诚派人回复他：“家中诸妓，或年龄已长，或已有子，不足以侍奉贵人。我当为公另寻妙龄佳丽。”实际就是拒绝。徐知训就对来人说：“回去告诉李德诚：我早晚宰了他，把他的群妓，

连他妻女一并取来！”

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朱瑾的官位，在徐知训之上，徐知训嫉妒得牙根疼，他就逼吴王把朱瑾贬为泗州静淮军节度使。朱瑾心里恨徐知训，表面却恭谨事之。在要离开扬州到泗州上任时，徐知训到朱府来送行，朱瑾就假意设宴，留徐知训饮酒。席间，朱瑾把自己最心爱的宝马，命人拉到堂下，对徐知训说：“我将去泗州（故地沦入洪泽湖，今江苏宿迁境内），此马就送给徐公吧！”徐知训大喜，也不推辞。朱瑾又把他府里最美的宠妓叫到席间，对徐知训说：“此妓色艺为我府第一，公以为如何？”“美！美！真是绝代佳人！”徐知训称赞着，两眼都要盯到那妓的肉里去了！朱瑾即说：“徐公既爱，就送与徐公吧。”徐知州说：“好，好，多谢了！”他沉醉于朱瑾对他的恭敬中，宝马、美人，使他飘然了。朱瑾又说：

“贱内要拜见徐公，向公辞行。”

“哦？”徐知训头重脚轻了，几乎倒下。他张大又惊又喜的眼睛，笑问：“这，这——不妨于礼吗？”

“哈哈哈！我常对内子提起徐公，她对徐公十分仰慕哩！今日理应让她向公辞行的。请公到二堂，我好命她致辞！”

“那，好！至交之间，不避妻室嘛！”

“对，我们是至交！请！”

“请！”徐知训一脚深、一脚浅，如踩棉花似的随朱瑾转入二堂。二堂外站着四个家丁，堂里站了一群花枝儿般的丫环。朱瑾在堂外就喊了一声：“请夫人出来拜见徐公！”

徐知训一迈进堂屋门槛，里边屏风后已迎出朱夫人——啊，好个端

丽的妇人！徐知训的双眼登时就直了。当朱夫人向他盈盈下拜时，他忙躬身答礼，伸手要搀——就在这时候，朱瑾抄过藏在门边的一根棍子，一棍击在徐知训的后脑勺上——他连吭都没吭，就倒下了。朱瑾一招手，堂外的家丁们跑进来，抽出暗藏的利刃，上前把徐知训的首级削下来了。

朱夫人吓得瘫在地上，战战兢兢地问：“老爷，你，你……”

“哈哈哈哈！”朱瑾纵声狂笑，“我出了这口闷气了！”

“徐温问罪怎么办？”

“哼，我先去见吴王！”

当朱瑾一手提剑，一手提着徐知训的脑袋从内宅出来时，徐知训带来的从人一见，吓得争先恐后往外跑散。朱瑾来到吴王宫里，早有人报告杨隆演。这个孩子慌忙跑到前殿，正遇上朱瑾，他一瞧见人头，就吓得捂住了脸直叫：

“朱将军，你，你，你快把那人头扔、扔出去！”

“大王！臣为大王除了权奸，请大王快调兵讨伐徐氏父子！”

“这，这还了得？人是你杀的，与本王无关。你，你快出去吧！”杨隆演竟吓哭了，说完，磨身跑回内宫。

这时，宫外一片喧闹，一个内侍跌跌撞撞地跑来，拉着朱瑾说：

“我的朱爷爷，你杀了徐知训不要紧，如今徐府家将率兵把宫门堵住了！你，你快出、出去吧！”

朱瑾又急又气，一跺脚，骂了声：“孺子怯懦至此！奈何！奈何！”他把徐知训的脑袋往殿柱上一摔，撒腿就跑。他跑到宫墙下，攀树上墙，往外一跳——这时，徐府部将翟虔已率兵围住王宫，发现了他！

朱瑾落地摔折了腿，他挣扎着站起，身靠着宫墙，望着扑过来的徐

府将士，大叫：“我为万人除害，罪责一人承当！”喊完，用剑自刎而亡。

润州的徐知诰听到扬州作难，立即发兵进驻扬州控制了局势。好在朱瑾杀徐知训，只出于激愤，并没有什么周密计划、部署，也没有什么帮手，所以，扬州没有因死一个徐知训而出现乱子。老百姓倒是为死了一个横行霸道的坏蛋而庆幸不已。特别是宣州（安徽宣城）的百姓听到消息，更是奔走相告，皆大欢喜，因为徐知训曾任过宣州刺史，差一点儿把宣州的地皮都刮掉三尺！

徐温听说儿子被杀，也从升州赶回扬州。他先命人把朱瑾死尸扔进河里，又杀了朱瑾满门，还怀疑扬州诸将都是朱瑾的同党，欲大行杀戮，亏了徐知诰和严可求一再劝慰，又把徐知训的恶行婉而言之，徐温才消了火。徐温自知亲生的几个儿子都平庸无奇，唯有义子知诰才干可托，于是任徐知诰为淮南节度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通判扬州府事，并兼江州团练使。徐温仍去镇守金陵，总管吴国大政，其他庶政都交付徐知诰处理。徐知诰一反徐知训在扬州时的作为，他恭事吴王，谦恭下士，对人宽，约己严，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杜请托。他还借吴王的名义传令：免除两年以前百姓们交不上的赋税——这样一来，他大得人心，就是骄横的将领也对他心悦诚服。起初，吴境内官府按百姓家的人口收“丁口钱”，又按民家有的地亩数收“计亩钱”，老百姓苦于税多，怨声载道。徐知诰就听从幕僚宋齐丘的建议，免除丁口税，别的税收，改为收谷、帛等实物，促进了农民广开荒地，发展蚕桑，出现了物阜民足的景象。有人说：“不收税钱，国库收入每年少进亿万。”徐知诰说：“民富了，国安能贫？”

在徐知诰的治理下，吴国渐渐富强起来。

当淮南的吴国修政求强的时候，晋王李存勣在魏州大会诸路人马，准备攻梁。八月，秋高气爽，魏州城外，屯兵如云：周德威统幽州马步军三万，李存审统沧、景等州马步军一万，李嗣源率邢、洛等州马步军一万，王处直派出定州、易州兵一万，雁、代等地的少数民族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等部落也派出兵马来会。真是连营铺地，旌旗蔽天！

晋军从魏州出发，直下濮州（今河南濮城），与梁军相遇在濮州境内。晋军扎在麻家渡。贺瑰、谢彦章率领的梁军扎在行台村。两军对峙，相持而不战。李存勣是想战的，但贺瑰、谢彦章闭营不出，晋军也只好与之相持。为了引梁军出战，李存勣就自率二百骑兵逼近梁营挑战。开始一两次，梁军只用箭射退他们；后来，梁军发现李存勣后边没有大队人马，就杀出营来。李存勣只当敌军不敢出来，结果被梁军冲个落花流水。待他回营引大军来时，梁军又闭垒不出。李存勣不汲取教训，仍接二连三，只带勇将元行钦和数百银枪军去梁营挑战。

镇州的赵王王镕和定州的王处直，都派使者到晋营致书，请李存勣不要轻敌，不要自己冒险去试敌。

“哈哈哈哈！”李存勣览书罢，对两镇的下书使者说：“回去对你家主公说，请他们放心，梁军是我手下屡败之军，不足为虑。再者，自古以来定天下者，非百战何以得之？我不能安处帷幄去养胖呀！哈哈哈。”

这天清早，李存勣又命元行钦点了三百银枪军随他去梁营挑战。队伍刚要出营门，巡营的李存审看见了，忙奔到李存勣马前，拉住马缰，

谏言说：

“大王志在建大业，当为天下而自重自惜。那种冲锋陷阵、逼营骂战的事，是将士们的职责，应由存审辈去做，不是大王应去做的！”

说着，李存审眼泪直落。李存勖只得说：“好吧，我不去了。”回马归了大帐。

过了几天，趁李存审不在左右，李存勖急令元行钦点齐三百银枪军，匆匆上马出了营。到了营外，他笑着对元行钦及身边的卫士们说：“嘿嘿，李存审那老小子防人戏耍！幸好今日没被他见到！”他们直抵梁营外，骑兵们一齐向梁军营里又是射箭，又是谩骂。突然，在他们背后角号四起——原来，谢彦章早探知李存勖又带几百人来了，就在营外埋伏了五千精兵。

李存勖傲然地回头看看，把大枪一挺，高呼：“儿郎们，随我戏一戏这群羊羔子！”他一马当先向梁军冲去。

梁军在自家营外，人又多，胆也壮，很快把李存勖的三百骑兵冲散，切割得七个一群、八个一伙，进而围杀。李存勖的身边虽只有十几个兵，但他毫无怯色，大枪抖起来如蛟龙戏水，在梁军中横冲直撞。但是，他毕竟人少，梁军将士倒下一片，又围上一层，齐声呐喊：

“活捉李存勖啊——别让他跑了啊——”

李存勖且战且走，身边只剩下五六个兵了，梁兵却层层围上，没有一个缺口可以冲出！他浑身是血，热汗直流。忽然，一支冷箭飞来，正中他的头盔，惊得他脊背直冒凉气！他一咬牙，奋力冲杀。正在紧急时，梁兵纷纷闪躲，让出一条路来——元行钦来救他了：“大王，随我来！”元行钦舞方天画戟在前开路，才把李存勖救出重围。三百骑银枪军只剩

下七八十骑，随着李存勖往回跑。梁兵在后紧追不舍。幸亏李存审带兵来援，才救了李存勖，拦住梁兵。梁兵见晋兵来了，主动退回大营。

李存勖回到营中，换了袍服，手托着那上边还插着箭的头盔，久久地发呆。众将都进帐来安慰他，唯有李存审默默地立在帐门口向里望着他。李存勖发现了李存审，站起来大步奔到面前，握住李存审的手，把他拉到帐中，对众将说：“存审扣马泣谏，不让我轻敌，不让我自去挑战。我不听他的忠言，险遭不测之难！”又对李存审说：“兄之忠言，我当铭心，以今日之失为戒啊！”李存审深深施礼，说：“大王今后能自爱，是天下之幸！”

晋、梁相持，自九月到十一月底，李存勖沉不住气了。十二月初一，他进兵逼近梁军所在的行台村，离村十里选择一块高地安了营。说来也巧，晋军在这片高地上安营，竟惹起梁军主帅贺瑰和副帅谢彦章的不和——

晋兵逼进行台村之前，贺瑰和谢彦章有一天同到野外练兵。谢彦章平素善于指挥骑兵，在练兵时，他的骑兵队列齐整，进退有秩，颇为威武雄壮。贺瑰看着，心里就酸溜溜地产生一股妒意，他身边的侍兵们偏连呼带叫地称赞：“好！谢将军练骑兵真是有方啊！”“敢情！在咱们大梁诸军当中，谁不知道谢彦章善于指挥骑兵！”

.....

“乱吵什么？”贺瑰一声厉喝，侍兵们不敢吱声了。

练兵完了，贺瑰和谢彦章并辔（pèi佩）而行，贺瑰紧抿着嘴，久不做声。谢彦章问：“贺大帅看今日操演有什么不到之处吗？”贺瑰强作笑容，眼望着远处的一片高地，说：“很好，将军的骑兵布阵严整，很好

啊。”从他那阴不阴、阳不阳的语调中，谢彦章听出他是言不由衷的。

“呶，你看——”贺瑰用马鞭一指，“那块高地真是绝好的安营所在。是不是？”

“啊，大帅深通兵法，说得极是。”

贺瑰听了奉承话，才手拈胡须，露出了笑容……

晋军在贺瑰曾相中的高地上扎下大营，引起贺瑰的怀疑：怪哉，我说可以扎营的地方，李存勖也能看得出？哼，他一介沙陀胡儿，懂什么兵法，不过一勇之夫罢了！莫非谢彦章暗暗通敌，把利于扎寨之地告诉了李存勖不成？除了他以外，别人并不知道我说的可扎营的话啊！贺瑰越想，越觉得是谢彦章泄露了他那个“高见”！他又猛地想到力主坚守不战的，也是谢彦章！“来呀，请谢将军来大帐议事！”

谢彦章来到了帅帐。贺瑰说：

“你看，是守是战？”

“我意还是坚守。”

“为什么？”

“老其师，衰其锐，然后而攻之！”

“已相持三个多月了！皇上把精兵委托给我们，就为的是破敌安边，以保社稷。敌军在麻家渡，我们与他相持；于今强敌已压我军营门了，难道还不战吗？”

“大帅，晋军虽迫在眉睫，但是我军深沟高垒，又控扼要路，晋军绝不敢来犯！如果我们轻率出战，正中敌急于决战之计，万一有失的话——”谢彦章忧心忡忡地说，“可就难办了！”

谢彦章坚持不战，更使贺瑰认定自己的判断：这小子通敌了，让李

存勣占据了有利地势扎营，又仍不主战，这分明是助敌军威，耗我的锐气呀！贺瑰恐惧了，他把心腹将领朱珪找来商议：

“如果谢彦章与李存勣勾结，里应外合，我军休矣！”

朱珪说：“大帅何不一面先派人密报皇上，告谢彦章通敌的疑迹；一面设计杀了谢彦章，再上表以他谋反奏闻朝廷？”

二人密议已定，两天后，贺瑰在大帐埋伏了武士，以犒赏诸将为名，把合营将吏集到大帐里入席饮酒。酒过三巡，贺瑰冲朱珪递个眼色，朱珪就溜出大帐。贺瑰突然站起来，对众人说：

“我营今有奸细，要出卖我与诸位将军！”

众人都愕然了。贺瑰冲帐外一声呵呼：“武士们安在？”

朱珪闻声，率埋伏着的武士拥入帐中，扑到尚在惊疑中的谢彦章席间，乱刀齐下，把谢彦章杀了，又把骑兵将领孟审澄、侯温裕杀了。诸将吏都吓呆了。

贺瑰说：“骑军中谢彦章为首通敌，他的部将孟、侯二人助他谋叛，本帅已密奏朝廷。今日斩之，为绝隐患！”

众将吏哪知内情？还都认为贺瑰杀人杀得对呢。贺瑰就命人写了“谢彦章纠合孟审澄、侯温裕谋叛，臣已按军法诛之”的表章，并请朝廷任朱珪为行营马步军副指挥使。

昏庸的梁主朱友贞也不细究，就准了贺瑰的表章。消息传到晋营，李存勣大喜，对众将说：“梁人将帅不和，自相残杀，安能久长！”他命人斟了一杯酒来，左手托着大枪，右手端着酒杯，祷祝说：“枪啊，枪啊，我要仗着你，直捣开封了！”祝毕，把酒洒到闪亮的枪尖上。李存审忙问：

“大王要直取开封，贺瑰的兵营舍而不攻了吗？”

“是的。我直攻开封，贺瑰军闻风必乱！”李存勖十分自信地说。

“大王，开封是梁之东都，防备必严，我军深入梁之腹地，怕……”

“存审啊，谨慎是应该的，但不能过分，过分即为怯了！”

“大王！”老将周德威说，“存审的话不可不听。梁人虽杀其上将，但其军尚全。我军如率尔深入以求胜利，怕未必是福！”

“我军每次大战，无不胜，二位何今日如此怯敌！”李存勖不耐烦了，“我意已定，诸公休再阻拦！”于是，他就传令：凡军中老弱兵卒一律退归魏州。选精兵一万骑，号称十万，拔营起寨，向开封进兵。同时征魏州壮丁三万人随军，专门负责修建营寨。

贺瑰深知李存勖西向开封了，就率大军尾随其后。

李存勖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离开行台村，二十三日抵达濮州西的胡柳陂（今河南濮阳县西）。因为有三万壮丁专管修建营栅，所以军营很快立起来了。

二十日一早，探马来报：“贺瑰大队人马接踵而来，已逼近我军！”

“再探！”李存勖轻蔑地一笑，“在麻家渡和行台村的时候，我一直没见贺贼一面，今日他竟敢尾随在我后边，让我先杀此贼，再取开封府！”当即命李存审：“你率三万白丁（壮丁）携带辎重先行，我打败贺贼再追你去。”

“大王！”李存审刚要谏阻，李存勖一摆手：“不必多言，去吧！”

李存审无奈，只好命壮丁们拔营，把帐篷、粮草装上车。三万壮丁昨天刚安了营，今儿又拆营，人人纳闷，不知晋王干吗这么折腾。既是命令，谁敢不从？本来费劲修得坚固的一座营寨，稀里哗啦又拆了。

周德威对李存勣如此轻敌，草率拔营，实在忍不住了，来见李存勣说：

“大王，贺贼人马一路追来，尚无暇安营，我军既已安了坚固的营垒就不该草率拆掉。如果不拆营垒，敌人来攻，我军有栅可守。况且，我军深入敌人境内，一举一动都须小心，不能妄动。请大王还是安营固守……”

“嗯，既已拔营，怎好又安？如此反复，军心岂不动摇？”

“大王！请大王安营固守，让我率轻骑骚扰贺军，使他们不能安宁，到天黑也扎不了营，吃不上饭，待那时，敌兵疲惫，大王再发大军攻之，可一举大胜！”

“哈哈哈哈！老将军，贼兵已至，不速击之，更待何时？老将军一贯勇敢，今日何其怯也！”

周德威谏阻不成，只好退下，点齐幽州兵，随李存勣大军迎敌。他在队中，对儿子周光辅、周光翼说：“晋王如此打仗，忘了‘骄兵必败’这句话，今日之战，怕你我父子死无准地了！”

贺瑰的大军列开一字长蛇大阵，背北面南，横亘三十多里。西路马军指挥使王彦章，东路马军指挥使朱珪，中间步军由贺瑰亲自统率。

李存勣也把人马列成背南向北的横阵，他在东，周德威在西。李存勣命李嗣源守住阵脚，他率元行钦，领银枪都三千骑，直冲梁阵，杀入阵中，如蛟龙入水，冲开一道水浪花般的先向西杀。梁军纷纷让路，李存勣这支骑兵很快冲入梁军西阵。王彦章引兵想围堵，哪里堵得住？元行钦的大戟直刺王彦章，王彦章用双枪一架，只听当的一声，大戟就把双枪震开了，王彦章吓得一缩脖，头盔就被元行钦的戟挑飞了！王彦章

吓得他拨马就跑。李存勖引银枪都一冲一撞，王彦章的骑兵阵就溃散了，向西逃去。李存勖又引兵掉回头，向贺瑰的中军阵里杀。

王彦章和他的溃兵向西跑，跑出十多里，就赶上了晋将李存审的三万壮丁组成的先行辎重队。王彦章是败下来的，不敢去攻那浩浩荡荡的晋兵，但李存审这三万壮丁，本没经过战场，一见梁兵一掠而过，以为要到他们前边去拦击他们，轰的一下，像炸了窝的马蜂一样，扔了辎重车辆，撒腿就掉头向东跑。李存审只有五百护送辎重的步卒，如何弹压得住三万乱了的壮丁！素无训练的白丁向东一溃，就没头苍蝇似的撞入了周德威幽州军的阵地，一下子把幽州军冲乱了，幽州军也以为梁军杀来，把晋兵打败了，登时惊乱。士卒惊乱，叫做“师惊”，兵家是最忌师惊的。这种师惊的情况，有时是敌人故意派偏师惊扰所致，有时是自家军队中因某种小事，一卒受惊，牵动全军，有时则是莫名其妙的一伍惊哗以致全军大乱。幽州兵正当临战前的紧张时刻，突遭变生，焉得不惊呢？军惊大乱，急坏了周德威！这位老将任凭怎么呵呼，他的声音全被乱声淹没。

梁军发现晋军西边大阵已乱，立即乘机出击，杀入周德威军。幽州兵本来自相践踏已经伤亡不少，哪经得住梁兵的进攻？驾驭不住军队的周德威，只得率儿子们在乱军中死战，他虽有万夫不当之勇，怎奈孤掌难鸣。结果，周德威、周光翼父子双双阵亡，周光辅身受重创逃了性命……

李存勖在梁军中冲了来回，忽见他的阵中大乱，急忙引银枪军退出梁阵。贺瑰见时机到了，指挥全军杀了过去——

晋阵崩溃了。晋诸将只得自率本部与梁军混战。梁军人多，晋军人少，梁军队伍有序，晋军无复队伍了。

双方混战到中午，晋兵七零八落地被冲散在胡柳陂的高低不平的丘陵地上。李存勖退守在一座土冈上，摇动大纛旗招集散兵。李嗣源和李从珂父子、李嗣昭、阎宝等将领先后率残部聚合到土冈下，晋军才稍又振作。诸将到土冈上见李存勖，李存勖指着不远的一座土山说：“要反败为胜，必须占领那座小山，居高临下以杀敌。趁贼兵正在吃饭，诸君随我夺之！”说罢，提枪吩咐：“带马！”

李存勖上马率一支骑兵在前，李从珂、王建及率步兵继后，冲到土山下。土山上的梁兵不多，有的坐着吃饭，有的抓紧时候歇息，躺在坡上晒太阳。李存勖的骑兵冲上山坡，打了梁兵一个猝不及防。梁兵抱头鼠窜跑下土山，李存勖很顺利地抢占了这个胡柳陂的最高点。晋王的大纛旗在土山顶上高高矗起来了，四处晋兵将士见到后，精神为之大振，纷纷向这里聚拢来。申时左右，晋军又在土山上，重整队伍，军容、士气又恢复了——晋军是久经沙场的，上午之败又不是整个被梁军击溃，而是由于师惊自乱的，所以，气势恢复得很快。

贺瑰此时可得意了，他正在一处高阜与诸将高谈阔论：“李存勖小儿一贯狂獗，今日看来也是不堪一击！可笑刘鄩等人，竟一败再败！”这时，有探子来报：“王彦章率骑兵败走濮阳！”“哼！”贺瑰愤愤地说：“王彦章一勇之夫尔！败我的军威。待我擒了李存勖，再治他临阵脱逃之罪！”又有人来报：“晋军抢占土山！”贺瑰站起来朝远处土山看看，淡淡一笑：“那面大纛旗是李存勖的吧？我正好擒他！”他问诸将：“士卒们歇足了吧？整队列阵！攻下土山再吃晚饭。”

趾高气扬的贺瑰，集数万步兵和剩下的一支骑兵，在土山西列开了大阵。这时候，日已偏西了。



土山上，李存勖左顾右盼在众将中寻找什么。李存审问：“大王找什么？”

“诸将都到了，怎不见周德威？”

众将也被提醒了，周老将哪儿去了？这工夫，又有一支骑兵来到山下，从旗号上，众人认出是幽州军。一颗颗悬起的心，这才放下。及至见周光辅哭着奔上山头时，众人的心又顿时提到嗓子眼，李存勖暗叫一声：“糟了！”

“大王！”周光辅扑到李存勖脚下大哭，“臣父与弟光翼阵亡了！”

李存勖惊呆了，众将脸色也都变了。晋军中第一员上将阵亡，谁不震惊！李存勖大叫一声，差点儿背过气去，好半天才放出悲声，众将无不落泪。李存勖拉起周光辅，顿足捶胸地说：“悔不听老将军之言，招此惨败！都怪我轻敌恃勇，使老将军战死！”说完，号啕大哭。

周德威的死讯，风一样传遍晋军上下，人人胆寒。再看看山西边梁军的阵势，皆无敢战之心了。

“大王，此非悲恸之时，贼兵在前，大王速拿个主意才是。”李嗣源

说。

“你们看，是退兵，还是战？”李存勖问众将。

多数将领都主张退兵。天平节度使阎宝说：“敌王彦章部骑兵已向濮阳逃去，贺瑰只剩下步兵了，这对我有利者一也；天色已晚，贺瑰只列阵而不攻山，说明其心犹惧我，况且敌兵战了一天，不能不思归，我军居高临下向敌发起攻击，于我有利，此二也；我军深入敌境，又丧大将，如果退兵，敌必乘机攻杀，于我不利。所以，是成是败，在今一战，大王应当机立断，立刻出击。如果不敢战，一旦败北，则敌乘胜北上，河朔土地就又归梁而不属晋了！”

“噢！”李存勖愕然了。

“大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说，“贼兵远离营垒，必未用晚饭，我军应以骑兵冲其阵，决不能退兵。”

“嗯。”李存勖点了点头。

大将王建及托着丈八蛇矛大声说：“贼骑兵大将王彦章已遁逃，大王的骑兵却无甚损失，以我骑兵冲敌步卒，如摧枯拉朽！请大王在山上观阵，臣愿一马当先为大王破贼阵！”

“嗯！”李存勖右拳一击左掌，“三位将军说得对！不是你们这样说，我几乎又做了错事！”他就命李嗣昭、王建及为前队，其余诸军在后冲击梁阵。他又说：“我为诸位击鼓助威！”

晋军骑兵一队接一队向梁阵冲去，土山上李存勖亲自擂动了牛皮战鼓。率领白丁的元城县令吴琼和贵乡县令胡装，让白丁们在土山下拉着柴束乱跑，扬起尘土来，大声呐喊着为骑兵助威。

贺瑰见晋兵冲下山来，山下又荡起烟尘，不知晋援兵来了多少，他

被震慑了。这时，李嗣昭、王建及已大声呼喊着，闯入了梁阵。

梁步兵被晋兵冲散了……

反败为胜的晋军，连夜追击梁军，乘势攻下濮阳。在濮阳的王彦章又率兵南逃，晋军直抵黄河岸的德胜渡口才收兵。

梁主朱友贞正在开封，听说贺瑰、王彦章丢盔卸甲大败而回，吓得要往洛阳跑。及至打探明白晋王李存勖已回魏州，他才没逃。梁败兵在逃跑的路上，大多数都散归乡里，只有一千多人回到开封。

李存勖回到魏州，因周德威已死，他就自领了卢龙节度使，直接管辖幽州这北边重地。他又升李存审为蕃、汉马步军总管，领了原周德威的官职。他派李嗣昭权且为幽州军府知事，去管理幽州。又命宦官李绍宏任提举军府事，处理王府日常事务。任孟知祥为中门使守护王宫，孟知祥又推荐郭崇韬做了中门副使。任王建及统率银枪都……

晋、梁仍时时交战，贺瑰在胡柳陂败后，转年秋死了。梁主朱友贞又任刘鄩为帅，与晋人作战，仍无起色。

且说公元 921 年，即梁朱友贞龙德元年春正月，李存勖在魏州收到蜀帝王衍、吴主杨隆演遣使送来劝他称帝的国书。这两封劝进书触动了他久藏的心事。对于登上九五之位，他是渴望已久的，只是朱梁未灭，他没有向臣下流露过这个心愿罢了。如今，梁军又败在他的手下，朱梁朝廷明摆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灭梁的把握已有十分，稳操胜券，就在此时得到蜀、吴劝进之书，他怎能不动心呢？然而他如何表示接受劝进呢？他拿着吴、蜀二主的来书，对臣下们说：

“当年蜀王建也曾派使者到太原，劝先王称帝一方，被先王拒绝。先

王曾对我说：‘在唐天子被贼臣逼得逃出长安，孤发兵讨贼，威震天下。那时候，孤如果占据关中，胁迫唐天子禅位，谁能阻止？然，孤世受唐恩，愿为忠臣，誓死不能做那篡位之事。你将来也务必以恢复唐室为志，不要学王建的行为！’先王的话，犹在我耳边，我怎能听从王衍、杨隆演的称帝主张呢？”

说毕，他呜呜地哭了，哭得叫人看着是那么真诚、伤心。将吏们忙劝慰他，他才渐渐止了哭，叹了一声，把两纸书信丢在案上。当晚，就有几个将领来见李存勣，劝他称帝，说：“唐已亡多年了，朱梁亡在旦夕，大王应即大位以系天下人心……”李存勣这才在臣下们的劝进不已情况下，说：“唉，时至于今，我也不能不答应诸公之请了。”他就命人开始制造皇帝应用的玉玺等“法物”了。

李存勣要当皇帝的消息风一样传开了。魏州城旃（zhān沾）檀寺的和尚传真也从拜佛的晋将吏们口中得知此事。这和尚在自己的屋里，从床下掏出个包裹，放在桌上，又关紧门，才打开包裹，露出一只木箱儿，揭开箱盖儿，抓出几把丝絮，取出一个大纸包，把里三层外三层的纸剥开，捧起一方晶莹的螭（chī吃）纽蓝田白玉大印来。他轻轻地摩挲（suō梭）着它，抓紧螭纽翻过来，端详着上边镌（juān娟）刻的八个鸟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不是普通的印啊，是皇帝的传国玉玺！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眼里闪动着犹豫未决的目光，喃喃地自语着：“宝贝，你跟随老僧四十年了！该重见天日了吧？阿弥陀佛！”当夜，他抱着玉玺，思前想后，三更以后才蒙眬入睡。

清晨，李存勣刚用过早膳，有人来报：“旃檀寺传真和尚求见大王。”

和尚求见做什么呢？“请他进来吧。”

传真提着个包袱进来了，李存勖看是个六十岁开外的老和尚，便站起身相迎，请传真进了殿堂。相见施礼之后，和尚坐下，李存勖问：

“大和尚来，有何赐教？”

“贫僧特来献宝。”

传真说得语调平和，李存勖的心上似响了一声炮。

“什么宝？”

“无价之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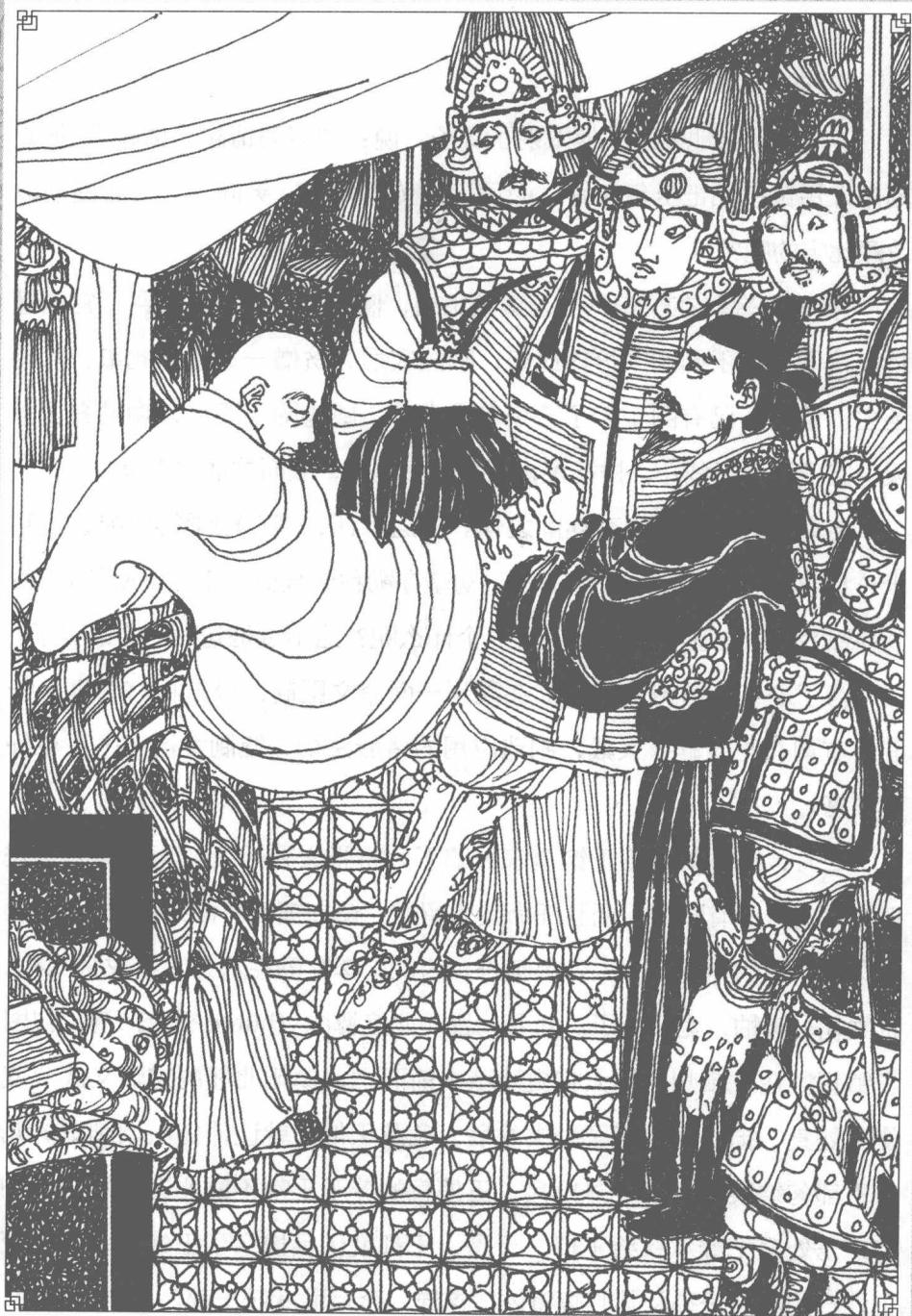
“哦？”

“唯天子可得而用之的无价宝！”

“噢！”李存勖的心上响了一声雷！他不由得站起来了，“大和尚，宝在何处？”

传真不慌不忙地把包袱放到大案上打开，李存勖和旁边的将佐们一双双目光都盯着他的手，只见他托起一方晶莹润泽的玉玺来，双手奉与李存勖，说：“此乃天子受命之传国玺！”

李存勖霎时间犹如木雕泥塑的一般，伸起在胸前的双手竟没能动一动，他太激动了。众将佐的眼也都直了，像被吸住了似的，一束束目光都凝注在那传国玉玺上。李存勖接过玉玺，仔细端详，左看看右看看，翻过来看那上边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鸟篆，他脸上泛起了红光，泛起了兴奋的笑容。连说：“是传国玺！是传国玺！你们看看！”他托着玉玺，印面朝外，众将佐急上前，一个个的头垒成了堆，惊奇地瞧着那八个鸟篆阳文反字，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现出欣喜若狂的表情，一个带头的咕咚跪下去，其余的也都跪下去，齐声欢呼：



“万岁！万岁！”

李存勖惬意地笑了，他微躬了身子，说：“诸公请起，请起。”他立刻命人用黄绫帕把玉玺包好。而后又与传真坐下，笑问：“大和尚何以珍藏此宝的呢？”

“贫僧年轻时在长安，恰逢黄巢犯阙，僖宗幸蜀，长安大乱，宫阙遭劫。贫僧之师于御沟中拾得此玺，师圆寂后，贫僧一直珍藏此玺，以待圣主。至今，已有四十年了。今幸逢大王，威德昭于四海，功勋齐于九天，父子两世灭贼奸，扶社稷，正是应命真主，故而贫僧才来献宝！”

传真的話，句句中李存勖之怀。听这番话，李存勖觉得比喝蜜还甜十分！当时，众将佐也纷纷道贺，劝李存勖称帝登极。李存勖微笑着说：“容我思之。”玉玺都有了，他还思个什么呢？这不过是句面上的话罢了。

为了准备当皇帝，李存勖在魏州一面命文臣商议设置百官的事，一面命有司召匠人修缮大殿，制造应用的诸般法物，缝制龙袍……不料好事多磨：

二月，镇州的赵王王镕全家被部下大将张文礼杀死。李存勖为了安抚张文礼，没有降罪，而且任命其为留后，镇守镇州。谁知张文礼心虚，怕李存勖讨伐他，就派人勾串契丹。为此，李存勖在八月发兵伐张文礼。张文礼一害怕，竟吓死了。九月，晋兵北渡滹沱(hūtuó乎驮)河，包围了镇州。在攻镇州时，大将史建瑭中箭而亡。镇州北邻的定州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担心晋兵灭了张文礼后，危及于他，就让他任新州刺史的儿子王郁勾结契丹，请契丹出兵。王处直的养子王都不愿北连契丹，也怕将来王处直把继承权给王郁。于是，王都就伏兵擒拿了王处直，并杀死王处直的其余子孙及其心腹将佐。这样，李存勖就任王都为义武节度使，

替代了王处直的官职。

契丹主耶律阿保机应张文礼之请，决定出兵南下。他的妻子萧平谏阻说：“我们契丹羊马甚多，何必劳师远征去乘机邀利呢？我听说李存勖善于用兵，万一你打败了，悔之晚矣！”阿保机不听萧平的劝阻，于十二月间南下进攻幽州。守幽州的晋将李嗣弼婴城固守，阿保机就抛开幽州进攻定州。定州的王都急派人向李存勖告急，李存勖就亲自率银枪都从镇州来救定州。昭义节度使李嗣昭也率兵赶来助战。

第二年春，晋兵击退了契丹兵，又听说梁兵偷袭魏州去了，李存勖又急忙率兵赶回魏州，吓跑了梁兵。这时，攻镇州的大将阎宝，利用筑垒包围、放水灌城的办法，仍未能攻下镇州，反而因麻痹大意，被镇州兵破围而出，烧了晋军营寨，阎宝不得不退守保州。李存勖嗔怪阎宝无能，命李嗣昭去代替他。阎宝因兵败被解了职，又惭又愤，脊背生疽而死。李嗣昭攻镇州，首战大胜，斩镇州兵上千，但被暗箭射死了。李存勖闻报嗣昭阵亡，几乎哭昏过去。他命李嗣昭部下判官任圜暂替李嗣昭指挥人马攻城，继而派大将李存进率兵攻镇州。镇州兵在张文礼之子张处瑾率领下，拼死守城。九月初一日，张处瑾与李存进大战，李存进也阵亡了。李存勖又派李存审攻镇州，此时，镇州城里已到了粮尽兵竭的地步。李存审攻破镇州，擒获张处瑾全家。

这一连串的事情，把李存勖登极耽搁了。战事一停，李存勖又为登极操起心来。

李存勖为了置百官，就命各藩镇访求唐朝的旧臣，因为这些人是谙习官制和朝仪的。留守太原的张承业闻讯赶到魏州，在晋王府见到李存

勣时，李存勣正与府吏们谈论唐朝的礼仪呢。李存勣兴致盎然地说：

“七哥来得正好，你得好好给我讲讲宫中的礼仪……”

“大王！”张承业打断李存勣的话，神情悲郁而严肃地说，“我是来谏大王不要即大位的！”

李存勣的脸刷地沉下来了。张承业也不理睬他是否高兴，继续说：“大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唐之难，扶唐之危，为此，我才拳拳耿耿为大王父子理财赋、招兵马三十多年，我所冀望的还不是大王能灭贼梁，剪群雄，而后恢复大唐朝吗？如今河北方定，朱梁尚存，大王竟要遽立大位，这难道就是大王南征北讨的目的不成？”说到这儿，他忍不住哭泣了，抽抽咽咽地说：“愿大王能先灭朱梁，而后访求唐室后裔而立之，进而一统天下，那时候，大王岂不是功高盖世？”

李存勣无可奈何地说：“即位事非我所愿，实是诸藩与群下之意，我也无法推辞啊。”

张承业呜呜地大哭了，说：“征来伐去，没能复唐，老奴三十年心血白费了！白费了！”他哭得伤心至极，使晋王旁边的人有的垂下了头。李存勣正在急不得，恼不得，让张承业哭得心烦之时，外边传报：“河东节度使朱友谦遣前礼部尚书苏循到！”李存勣借机忙说：“先请七哥下去歇息吧。”

“老奴要回太原。”

“那也好，就回去吧。”

张承业出了正堂，向外走时，李存勣已传命：“请苏大人。”

苏循，是原唐朝礼部尚书，曾奉唐法驾，到开封请朱全忠即位。他虽讨好朱全忠，朱全忠却嫌恶他那副谄媚相，没有用他，因此他退居故

里河东郡赋闲了。没想到，朱友谦因他熟谙朝仪，又把他请出来，派他到魏州去见李存勖。当他听明去魏州的用意，心花怒放，自认为时来运转，老来老来又有出头之日了，于是狗颠屁股似的从河东起程了。

张承业认识苏循，他刚下台阶，已见苏循大步沿庭中甬路走过来。对苏循媚梁倾唐的行为，张承业早恨之入骨。此时见苏循步履健迈，心里暗骂：这老狗倒还活得硬朗！便立在阶前，打算等苏循到跟前挖苦他两句。那苏循离着正堂台阶还老远呢，就跪下冲正堂叩起头来。李存勖在堂上看见颇纳闷，便命人出去问问：为什么叩头？张承业瞧着苏循恭恭敬敬地拜着，心里也很奇怪：这老狗如此是什么意思呢？这时，苏循已磕完头又起来朝前走了。奉命来问他的侍从迎着他问：

“晋王问老人叩头之意。”

苏循高声回答：“晋王乃天子是也，天子所居即殿也。臣方才是给大殿下拜，未见天子，先行‘拜殿’之礼也。”

侍从忙跑回去回复：“苏大人说：未见天子先行拜殿之礼！”

李存勖听了喜不自胜。张承业听见苏循的话，气得狠狠唾地说：“佞臣、卖主贼，何时听说过有‘拜殿’之礼！呸！”他只顾啐了，苏循打他眼前过去，也没来得及拦阻苏循讥诮几句。他索性转身上了台阶，立于堂外，要看看苏循如何见李存勖。

苏循真不愧是献媚求荣的行家里手，一见李存勖就手舞足蹈，高呼：“万岁！臣苏循见驾，我皇万岁！”然后就行起三拜九叩的大礼来。李存勖原打算以同僚身份站起迎接，及见苏循又呼万岁又下拜，也就安然受之了。张承业把李存勖的喜色和苏循的媚态看个真切，他一跺脚，流着泪重下台阶，拂袖而去。

张承业回到太原，十一月间忧愤死去了。李存勖于次年——梁龙德三年（公元 923 年）春二月，设百官，选唐时旧臣、士族豆卢革、卢程为左、右丞相。四月，在魏州牙城之南筑坛，祭告皇天，登上了皇帝宝座，宣布国号“大唐”，改元为“同光元年”，尊生母曹太夫人为皇太后、嫡母刘太夫人为皇太妃。以郭崇韬、张居翰为枢密使，以卢质、冯道为翰林学士，张宪为工部侍郎兼租庸使……这豆卢革、卢程本无才能，只因是士族名门出身，便一下成了宰相，自己也心不自安。张居翰也是个平庸怕事之人。这样，朝中实权就落在了郭崇韬的手里。这郭崇韬，字安时，雁门人，原是李克用叔伯兄弟李克修部下的将领，因为人机警，随从李存勖以来，很受器重，故此得以高位。那位逢迎献媚的苏循呢？因马屁拍得好，李存勖任他为河东副节度使。他上任没三个月，因贪吃“蜜雪”，得伤寒一命呜呼了。

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建唐时，南方沿海的浙江一带也正式出了一个国，国号“吴越”。这吴越国的情况又如何呢？

吴越王钱镠（liú 流），字具美，杭州人。唐僖宗时官拜杭州都知兵马使。在唐末军阀混战的年代里，钱镠凭仗勇智，累败临近的小军阀，渐渐丰满了羽翼，称雄于江浙。唐末，杭州威胜军节度使董昌自称“大越罗平”国皇帝。当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钱镠，举兵讨平董昌，因功被唐朝封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领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爵为彭城郡王，后来又晋封为越王。他把杭州城加以修缮，建得十分雄廓恢弘。朱全忠把持唐朝政权时，钱镠又被晋封为吴王。钱镠与北面的吴国不断交战，互有胜负；与南边的闽王王审知结为儿女姻亲；与西边的楚王马殷相隔

远一些，也结成儿女亲家；远在番禺（今广州。番，读“pān”音）的刘龚，原奉梁正朔，爵为南平王，独霸海南，因在梁贞明二年，自称皇帝，建“大汉”国，梁主朱友贞命钱镠率兵讨伐，钱镠受命却没出兵。所以，钱镠树敌不多，境内比较安定，对于中原的梁朝，他也表面尊奉，但在国内却暗自改元为“天宝”，改元而不称帝，做一个不叫皇帝的土皇帝。梁朱友贞在龙德三年二月；遣使封钱镠为吴越国王，正式建了以杭州为都城的吴越国。这钱镠便在国中依皇帝的礼制行事：王宫的殿堂，称为“宫殿”，王府称为“朝廷”，下的命令称为“制、敕”，文武官员上书称“上表、上疏”。设置百官，有丞相、侍郎、侍中、员外郎……俨然是个小皇朝！

蜀主、汉主、闽王、吴王等多次给钱镠送来龙袍、玉册，劝他也干脆称帝，钱镠都拒绝了，他笑着对臣下们说：“称帝，就要得罪中原大朝，就会招来兵灾。他们自己称帝，不啻（chì炽）把自己放到炉火上烤，也想把我放到炉火上吗？”他出身于平民，年轻时又不务生产，当过贩卖私盐的贼，养成豪爽的性格、洒脱的作风，为人又机警，很会笼络士人。晚唐著名诗僧贯休曾到杭州谒见他，献诗云：“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鼓角揭天嘉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东南永作金天柱，岂羡当时万户侯！”他看了，很喜欢“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一联，上句借战国时齐孟尝君有三千食客的故事，赞扬钱镠的好士；下句以剑的寒光凌压十四州，颂称钱镠的武功威赫。钱镠看了，觉得“十四”与“三千”对仗欠工，就让贯休把“十四”改为“四十”，这样不仅字面上与“三千”对偶，而且更显示武功之显赫了。谁想贯休坚持不改，飘然而去了。钱镠非但不怪罪贯

休，反把这首诗刻在碑上。落第不仕的才子罗隐，投靠钱镠时，上诗有“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之句，诗中典故是：三国时，文士祢衡蔑视曹操，曹操派祢衡去见刘表，祢衡又对刘表不恭，刘表就把祢衡又送到性情卞急的江夏太守黄祖那里。祢衡在黄祖的宴席上，又出言不逊，惹怒了黄祖，因此黄祖把他杀了。罗隐借这个故事，来讽劝钱镠不要学黄祖气狭量小不容人的做法，来收留自己。钱镠阅诗大笑，说：“我当然不学黄祖！”就收下罗隐，并给以特殊待遇。罗隐是唐末有才华的名诗人和散文家，写了大量反映当时动乱社会中民间疾苦，讥刺军阀争战的作品。他任钱镠军中掌书记之职，为钱镠写了不少表章之类的文字，也出了不少良谋，很受钱镠的赏识。钱镠天宝三年（公元910年），罗隐死去了，年七十七岁，留下著作有《甲乙集》《谗书》《两同书》等。

钱镠为了招贤纳士，还把他的寝殿起名为“握发殿”，取周公吐哺、握发的意思。据说周朝初年，周公姬旦正在吃东西，听说有贤士来，忙吐出口中食物去接待。正在洗头发，听说有贤士来，忙把发拧干去迎接。“吐哺握发”就成了敬礼贤士的典故。

在严于执法上，钱镠也有两件可值得一说的事。一天晚上，他穿了平常的衣服私行于城外，赶回来的时候，北城门已经关了。他向城上大叫：“开城！”

城上守门吏问：“干什么的？”

“我要进城。”

“你不见城门关上了吗？”

“我是王府的差官，有事出城，回来晚了，有劳你给开一下城门吧。”

“别说你是王府差官，就是大王来了，我也不开！”

“大王来，你也不开？”

“对了！日暮关城门，这是规矩，谁也破不得！”

钱镠只好绕到别的城门，叫开城回宫。次日一早，他立即把北门守吏召到王府，对他严格执行的行为大大褒奖，并厚赏了他。

钱镠有个十分宠爱的郑姬，郑姬之父犯法被有司论为死罪，不少人为了讨好郑姬，就在钱镠面前替郑姬之父求情：“郑姬是大王的宠姬，她父虽罪当问斩，请大王看在她的份上，饶了她父吧。”钱镠勃然作声说：“我怎能为一个妇人而乱了法度！”当即把郑姬贬出王宫，依法斩了郑姬之父。

由于钱镠没有太大的野心，治国用人还有方略，故而吴越国中经济之繁复胜于中原。在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一直保全了偏安东南一隅的局面。



第十四回

朱友贞任奸终丧国
李嗣源入汴即安民

李存勖在魏州即位后，建国号为“唐”，是表示他是承祧唐朝的。他还在太原立宗庙，把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懿宗李漼、唐昭宗李晔（yè业）都认为祖宗，以表示他与前唐李氏是一家子。他尊李克用为太祖武皇帝，祖父、曾祖父也尊为皇帝，连同前唐四个皇帝，七个神主牌位都安奉在宗庙里。他与前唐李氏认亲连宗，听来好笑——他是沙陀族，李渊是汉族，本不是同宗同姓。他姓李，不过是唐朝皇帝赐的姓——但这种做法，是有利于他统一中原，进而统治全国的。

闰四月，唐帝李存勖遣番、汉马步军总管李嗣源率本部人马伐梁。李嗣源就引五千精兵杀向郓（yùn运）州（今山东东平）。人马来到黄河北岸的杨刘渡口附近时，天已晚了，又淅淅沥沥下起雨来，路又黑又滑。将士们冒着雨，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杨刘渡渡口。李嗣源召部将们聚会，问：“雨越下越大了，又是夜里，怎么办？”多数将领的意思是先找个地方扎营住下，等雨停了，天亮了再渡河。只有高行周说：“今夜是天助我们成功！这种天气里，郓州敌兵必不会想到我们敢去攻城，这就有利于我们偷袭郓州。”李嗣源也急于首战告捷，以慑敌胆。他认为高行

周说得有理，便命令：“渡河！”

黄河在低沉地吼着，五千骑兵拥下河滩，游过河去。这支人马来到郓州城下时，雨下得更紧了，雨声和夜色掩护了唐兵。李从珂率数百兵先爬上城墙，登了城——城上竟没有守兵！梁兵太麻痹了，他们根本没有设防！守将刘遂严还在衙门里睡大觉呢。李从珂带兵翻入城里，才在城门里发现几个梁兵。这几个守城门的梁兵，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呢，就被唐兵杀了。

城门从里边打开，李嗣源的大队灌入城中，鼓噪呐喊。这骤然爆发的喊杀声，终于惊起了守城的梁兵梁将，这些将卒懵（měng猛）懵懂懂地爬起来就跑，除了命以外，别的全顾不得了。守将刘遂严逃出城去，奔向开封，将卒们也作鸟兽散了。天亮时，唐兵完全占领了郓州城。李嗣源发现兵士们在烧掠府库，在闯入民宅行抢，他忙下令：“敢焚、掠者，斩！”严令一出，才制止了部下的烧掠。城里的秩序才渐渐平复。李嗣源又召集城中原来的官吏，进行安抚，这些官吏也就叩拜归降了。

李存勖得到郓州来的捷书，高兴地说：“总管真是奇才，朕的事有望了！”他派使臣到郓州，拜李嗣源为郓州天平军节度使。

郓州失守的消息传到开封，梁主朱友贞可吓坏了，他命人把逃回来的刘遂严绑上金殿，指着刘遂严的鼻子大骂一通，把刘遂严斩了。斩了逃将后，又怎么办呢？唐军从郓州向西一攻就到开封了！朱友贞急得在殿上乱转的时候，久居家中不出的敬翔来了。朱友贞如同见了救星，急忙说：

“老相公，你来得好，快说说如何破李存勖保住社稷吧！”

敬翔却一弯腰，从靴子筒里掏出一根绳子来，说：“太祖爷当初信

任老臣，老臣之谋，无有不从。而陛下弃老臣如敝屣（xǐ洗），如今社稷已危，老臣生不如死！”说完，把绳子往脖子上一套，结个扣儿就要自杀。

“慢、慢！”朱友贞上去一把把敬翔脖子上的绳子扯下来，往地上一摔，急得跺脚说：“哎呀，你、你怎能来寻死呢？你说，你说什么朕都听从！”

“速召刘鄩……”

“刘鄩？”朱友贞不等敬翔说完，悔恨地说，“朕已把他杀了！”

“啊！老臣久不入朝，竟有此事？”

“唉！只因他与李存勣作战，一败再败，朕便调他去攻河东朱友谦。谁知他因与朱友谦是儿女亲家，便迟迟按兵不进，朕一恼，就赐他死了！”

敬翔捶着胸说：“陛下自毁长城呀！”

“后悔的事别提了，你看还有谁堪任大帅收复郓州？”

“只有任王彥章为帅了！此人勇冠三军，或许能破李存勣。”

“好，好！”朱友贞连声答应，拿起笔就写了一道手诏命王彥章挂帅，以段凝为副帅夺回郓州。写完了，刚交给敬翔，让敬翔去传，又从敬翔手里要了回来，揉巴揉巴扔了。

“陛下难道——”敬翔惊疑地望着朱友贞。

“先召他进宫，朕听听他有何破敌之策！”

敬翔叹口气，出宫传口谕去了。不多时，王彥章来到殿上，朱友贞问：

“朕欲命你为帅收复郓州，你可有策？”

“臣当力战破敌！”

“嗯，几天能打败李存勖？”

“三天！”

朱友贞连连点头说：“好！好！”他旁边的太监们却不禁掩口而笑了。笑什么？从开封出兵，慢说三天内打败唐兵，就是到郓州境内，也得走三天多呢！

王彦章奉旨为帅，回到府里就传令各道人马向滑州黄河边开进，他自己也忙到营中点兵，准备出发。副帅段凝却久久不到营中，王彦章派人去请了三次，段凝才从城里赶来，一进帅帐就带进一股酒气。他冲王彦章一拱手，笑道：“赵大人为我置酒饯行，故而来迟一步，让大帅久等了，罪过，罪过！”

王彦章面沉似水，端坐着，身子连欠也没欠一下，冷冷地说：“国家迫在眉睫，主上信任你我，命我们率各路人马迎战李存勖。段公竟还有心饮酒！”

“这，这……”段凝窘得耳朵发烧，“赵大人一再……”

“是赵岩吧？”

“是啊，是啊。”

“误国贼！”王彦章愤愤地骂了一句。段凝像挨了个嘴巴，尴尬地一声也吭不出，不满地瞟了王彦章一眼，心里骂道：你这个有勇无谋的匹夫，骂他是贼，我和贼一起饮酒，自然也不是好人了！

王彦章为什么骂赵岩？这赵岩自打朱友贞登上帝位，他自谓有拥立之功，朱友贞又对他言听计从，他便在朝中盛气凌人，任意恣行起来。不少奸猾之徒，削尖了脑袋走他的门子，居然也都发迹了。王彦章河北

战败后，谪居在家，对赵岩的行为颇抱不快。段凝是京都兵马使，一贯与赵岩沟通。他受了王彦章的申斥，自然怀恨于心。所以，人马一出动，赵岩就得知王彦章骂他的话了，赵岩就暗中叫段凝寻找王彦章的毛病。偏偏王彦章调各路大军十万，赶到滑州后，他又说了句：“待破敌之后，回去杀了赵岩，清君侧，肃朝纲！”这句话，又被段凝遣人密报给赵岩。

“杀我？”赵岩阴毒地从牙缝里挤出句话来，“我宁死于沙陀之手，也不会被你王彦章杀死的！”他写了密信，嘱咐段凝牵制王彦章，不要让王彦章打胜仗。

段凝有赵岩为靠山，哪把王彦章放在眼里！在与唐军作战时，他对王彦章的军令阳奉阴违，甚至当面阻挠王彦章的作战计划。

王彦章与唐兵首战黄河岸，袭破唐军驻守的德胜寨，打跑了唐将朱守殷，进而分兵攻下唐军的诸座大寨，军威大振。捷报送到开封，赵岩就把它扣下了。当他见到朱友贞，却谎报说段凝大败唐兵！

“噢！”朱友贞轻松了，“只要再收复郓州，唐兵退过河北，危势就转安了。”

“陛下，王彦章一勇之夫；要想破贼保社稷，非段凝不可。”

“这……看看再说吧。”

“这，也好。”

从此以后，前线只要有捷报传来，赵岩就向朱友贞报告说是段凝打了胜仗；只要传来失利消息，赵岩就报称王彦章用兵不利。到了八月间，赵岩又对朱友贞说：“王彦章出师数月，只与唐军在黄河岸打来打去，郓州何日得收复呢？”朱友贞是希望梁军尽快收回郓州，以解除唐军对开封的威胁的。赵岩看出来朱友贞的心思，又说：“臣担心——”

“担心什么？”

“王彦章会不会与李存勖暗中私通了？陛下可记得他领诏出师时曾说过什么三天破敌的大话吗？如今别说三天，三个月都过去了，他也没击败李存勖！臣不能不疑他暗中有变啊！”

“啊——”朱友贞毛骨悚然了。

“陛下，外寇要防，内奸更得防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陛下把全国兵马都交给王彦章了，万一有变，陛下江山去矣！”

“你，你立即代朕草诏，叫段凝为帅，削去王彦章的兵权！”

“陛下明断！”

诏书一下，朝臣先震动了。敬翔急忙进宫向朱友贞说：

“陛下，不能撤王彦章之权啊。”

“王彦章迟迟不能破敌，误朕大事，为何不能罢其兵权！”

“纵撤了王彦章，也不宜用段凝！”

“为什么？”

“段凝夙无显功，威望不足服众将。陛下以他为帅，社稷危矣！”

“哈哈哈哈！三国时，在彝陵大破刘先生的东吴小将陆逊，难道为将之前就有什么显赫战功吗？”

嘿，没想到这位庸君竟还知道陆逊！敬翔急得叩头说：“目下将帅的命免关系社稷存亡，臣请陛下收回诏命，另选将才吧。”

“不必多言了，出宫去吧！”朱友贞一拂袖子，转过斧扆(yǐ以)，回后宫了。

敬翔这时候老泪纵横，颤颤巍巍地爬起来，一出大殿，仰天长叹：

“休矣！太祖艰辛创下的基业，眼睁睁要送给沙陀了！”

段凝一当上主帅，真是趾高气扬！他头一件事，是命人把一箱珠宝送到开封，送给赵岩以谢大恩。而后，他命人扒了黄河堤防，滚滚的黄河水向东泛滥，曹州、濮州的广大地区一派汪洋，老百姓倒了霉，段凝得了意：“本帅这是以水阻止唐兵西进！”他又命王彦章率一万人马进屯兗州、郓州之间，伺机收复郓州。他大聚众将，神气活现地说：

“本帅身荷皇恩，誓扶社稷。今有破敌之策，诸将听者：本帅已命王彦章屯兗、郓，还将命董璋引一路人马沿潞州北上，自石会关（今山西榆社县西）攻太原，再命霍彦威率一路人马自相州北越邢州、洺州去攻镇定，本帅亲率大军攻眼前的李存勖。这样一举，使李存勖顾前难顾后，顾东难顾西，哈哈，必将一举成功！你们以为如何？”

众将听了，面面相觑（qù去），默默不言。段凝以为自己的筹划，众人赞同，就越发得意地说：“本帅此谋，可保旬月之间安定天下！”一语未了，大将康延孝说话了：

“大帅，此计不妥啊！”

“嗯？”段凝的笑容登时不知飞哪儿去了。

“于今大敌当前，大帅如分兵数路，兵力必弱减无疑，倘若李存勖……”

“住口！”段凝脸都白了，一拍帅案，大喝一声，“竟敢沮本帅之意？来呀，推出辕门——斩！”

刀斧手们扑上来就把康延孝抓住了。众将呼啦跪下一片，齐说：“请大帅息怒。”

段凝气呼呼地说：“打！打二十军棍！”

众将这才起来，瞧着康延孝被按倒地上，噼哩叭啦地打了二十棍子，

打得血染衣襟（kūn昆），被架出帐去。

康延孝挨了打，愤懑填膺。几天之后，棍伤痊愈，他就带了一百多亲信士兵，借夜晚巡哨的机会，逃奔了唐营。

李存勖把兵屯在魏州东南八十里的朝城县，得知梁军主将换成段凝，他惊喜地对李嗣源等说：“朱友贞临敌换将，何昏聩至此！”君臣正在议论段凝，有幽州急报到：契丹骑兵又犯幽州！幽州告急！李存勖的眉皱了起来，李存审说：“幽州乃北边重地，万不可有失！”“这个，朕岂不知？只是眼前战事正紧，如何分兵？”李存勖为难了。李存审说：“臣愿为陛下守幽州！”“只是……”“陛下，给臣一千马步军足矣！”“好，你去，朕自放心了！”李存审就急点兵，北镇幽州去了。

这天，军校来报：“梁将康延孝来投！”李存勖正与郭崇韬等将领议事，听报，立即传旨：“请！”

康延孝一进临时的行宫，郭崇韬已经从正殿迎了出来。

“康将军，皇上命我来迎接！”郭崇韬说着，自报了姓名。

“康延孝区区小将，怎敢劳动将军！”康延孝由衷地激动了。他同郭崇韬一进殿，就抢上两步给李存勖跪下叩头，说：“康延孝归顺来迟，向陛下请罪！”

李存勖笑着离了位，一边解下披着的锦袍，一边说：“两国交战，与将军何干？”走到康延孝身边，把锦袍披在康延孝身上，用手相搀：“将军请起！”他这一手，只感动得康延孝热泪盈眶，连连叩头。李存勖赐他坐下之后，康延孝把为什么归降的经过说了一遍，末了说：“臣弃暗投明，而今而后愿为陛下前驱，万死不辞！”“哈哈哈哈！”李存勖大笑，“朕授将军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康延孝忙起身拜伏

地上说：“臣谢陛下隆恩！”李存勖冲左右人一递眼色，郭崇韬忙招侍卫们一同退出殿外。李存勖命康延孝起来，二次赐座，才说：

“朕欲问梁朝虚实，卿可能细细说否？”

“陛下，臣正有灭梁之策以献。”

“喔，请讲。”

“陛下以为梁朝如何？”

“梁地广大，将士众多，不易遽（jù巨）破。”

“不然。梁地固然不小，兵固然众多，但观其主暗政昏，旦夕必亡！”

“嗯。”

“于今梁朝内，赵岩等佞臣秉持大政，受贿卖官，排斥贤良。敬翔多谋，久弃不用，刘鄩善兵，已赐自尽。王彦章一勇之将，也被削去兵权，而无谋无勇的段凝竟为主将！臣自梁营来时，段凝正拟分兵数路来犯。臣以为梁兵聚则势众，分则力单，愿陛下暂且养精蓄锐，只待梁兵一分，即率精锐自郓州直抵开封，这是擒贼先擒王，只要开封一破，天下自定了。”

李存勖不住地点头，又担心地问：“将军已知其谋，那段凝会不会因将军逃离而更改其策呢？”

康延孝十分肯定地说：“不会。因为段凝是小人得志，为人刚愎不仁，既思得一谋，必自以为是，不会更改的。”

“嗯，如此，朕破梁有日了！”李存勖大悦。他命郭崇韬加紧练兵，作攻开封的准备。

九月间，李存勖得知王彦章攻郓州的军报，又探听到梁军已做好分兵数路大举进攻的消息。郭崇韬发现李存勖的情绪不似前些时那样乐观，

眉头紧皱，终日少言。他就来见李存勖，问：

“陛下，梁军即将大举来犯，陛下将何以待之？”

“朕欲乘隙直取开封，但又恐贼军势大，夺我后方，而且幽州方面且有契丹之虞……故而犹豫不决。”

郭崇韬略一沉吟，说：“要么放弃郓州，与梁讲和，划黄河为界，休兵息民，俟图后举如何？”

李存勖眉梢一挑，瞪着郭崇韬说：“此言语竟出于你口！在此时媾和，无异助贼之气焰，灭我之士气，朕将死无葬身之地了！”

“如不欲和，就应当机立断，直取开封！”

郭崇韬果决地说出这话，李存勖的怒气消去，用期待的目光盯着郭崇韬。郭崇韬说：“臣问过康延孝，知道些梁事。今梁主把国中兵马俱付段凝，开封必定空虚，正好奇袭！这是良机，万不可错过。至于段凝，本非将才，他分兵北犯，声势虽大，却不知用兵之法，何足惧哉！”几句话，说得李存勖的眼里又闪出了兴奋的光彩，他没有吭声，仍在等着郭崇韬说下去。

“梁的形势是大兵在外，根本空虚，即所谓重战而轻防者也。重战轻防，未有不亡！陛下如留兵守魏州，亲自领精兵与郓州兵合为一体，长驱直入夺取开封，敌开封守兵必望风自溃。只要擒获或诛了朱友贞，梁诸军也就瓦解，将领也会归降了。否则，犹犹豫豫，决心不下，坐失良机，大功也就难成了！”

郭崇韬一说完，李存勖捶案而起，说：“大丈夫胜了就当王，败了就当虏，反正不胜即败，不失即得！朕决定了！”

就在李存勖决心出奇兵深入敌后，直取开封的时候，郓州又传来了

捷报：李嗣源击退了王彦章，逼王彦章从郓州城下退守中都县（今山东汶上县）！李存勖召集将领们说：“王彦章是梁营上将，今已被总管击败，朕即将率你等赴郓州，与总管合兵，西取开封！梁、唐决战，就在今日，你等敢死否？”

“臣等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众将几乎一齐高声回答。

李存勖的信心更强了。九月底，段凝真的分了兵，他自己率五万大军，渡过他扒河堤造成的一派汪洋黄水，进驻魏州南的顿丘（今河南海丰县境内），威胁魏州。情势更加危急了！李存勖命令朝城将士的家眷，一律回到魏州城里去，他把随军的儿子李继岌和继岌生母刘夫人也送回魏州。临别时，李存勖对继岌和刘夫人说：“朕此次出征，事关成败。万一朕深入敌腹心之地，兵败遭难，你母子与韩夫人就焚烧魏州的皇宫自尽吧！”韩夫人是李存勖的正室夫人。刘夫人和继岌听了李存勖诀别之语，都感到心上压了石头般沉甸甸的，眼也都潮湿了。

的确，对这次撇开段凝的大军而不顾，尖刀直入地插入梁之腹心的打法，李存勖是心中没底的。他抱定了不管死活，破釜沉舟地铤而走险的决心，传令十月出兵。可巧，十月初一出现了日食，司天监奏道：“天道不利，深入敌后怕凶多吉少。”李存勖惴惴不安了：召众将商议是出兵，还是不出兵？有几个将领也恐惧这天示的凶兆，主张不要出师。李存勖闷闷地转入后殿，郭崇韬追了进来，问：

“陛下莫非又犹豫了？”

“这日食……”

“陛下，用兵打仗，在于当机果断啊！陛下欲成就大事，何必以天象测休咎呢？如果错过战机，欲行又止，军心必散，大势去矣！”

李存勖一咬牙，拉出佩剑，一剑砍倒几案，说：“朕心决矣！明日出兵！”

一派笙箫之声，如龙吟凤啸般笼罩着开封梁朝的皇宫内苑。朱友贞在殿中饮酒，赵岩侍坐，数十名衣裳鲜丽的歌姬舞伎在翩翩起舞，宛如数十枝花在临风摇动一般。朱友贞呷一口酒，笑着对赵岩说：“段凝已过河逼近魏州，这是你举荐良将之功啊。”赵岩忙说：“这是陛下洪福，天相助也！”朱友贞快活地哈哈大笑了……

十月初三，李存勖的精兵悄悄抵达郓州，夜半，以李嗣源部为先锋杀向中都县。天刚拂晓，王彦章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一战即溃，李嗣源引兵追杀，王彦章退入县城。李存勖后队接上来，把小小的中都县包围了……

段凝在大帐中来回踱步，排阵使杜晏球站在一边焦急地望着他，忍不住问：“大帅，是不是向魏州进兵？”“不！”段凝站住了，转过脸对着杜晏球，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面孔说：“不能妄动！魏州是李存勖的根本之地，焉能没有重兵防范？李存勖屯扎在我们东北的朝城，与魏州呈掎角之势，我军如攻魏州，他必从朝城抄我后路，那我岂不腹背受敌？”“大帅的意思是要——”“嘿嘿，我军先按兵不动，以气势压住魏州，待魏州人心浮动，必生内乱，那时，我可轻取魏州了！”——段凝还不知李存勖已到郓州去了呢！他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中都县城被唐军攻破，王彦章带数十骑亲兵仓皇逃走，被李存勖部下龙武大将军李绍奇追上，一枪刺中王彦章。王彦章受了重伤，马又失蹄摔倒，王彦章被生擒了。李存勖爱惜王彦章是员勇将，亲自劝他归顺。

王彦章说：“我受梁主厚恩，今日被擒，只求一死！”李存勖无奈，斩了王彦章。当晚，康延孝就请李存勖速速进兵开封：“梁朝只有王彦章是上将，今也被陛下擒杀，陛下应急速进兵，夺取开封！”李嗣源也说：“兵贵神速。今杀王彦章，破中都县，段凝在河北还未必知道，即使有人去报告他，还得走上两三天，他听说后，也未必就相信呢。陛下应听延孝之言，乘胜西取开封！”中都的胜利，振作了李存勖和唐军上下将士的士气，李存勖当即传令，命李嗣源为先锋，急攻开封！这军令一下，唐将士个个精神抖擞，军心大振……

李嗣源于十月初七取曹州（今山东菏泽）！消息传到开封，朝野震动了。“唐军浩浩荡荡杀来，距开封还有一百多里地了！”这话在开封城里不胫而走。朱友贞在宫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转来转去，眼泪汪汪的，一点儿主意也没有。他命太监去召赵岩，这半天了，太监怎还不回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扶着殿门框向外张望着。啊，传旨的太监可回来了！

“怎么这么慢？！”

“回皇上：赵岩他——”

“他怎么了？”

“他跑了！他府里的人都跑空了！”

朱友贞的脑袋里嗡的一下，脚下像踩棉花一样站都站不稳了。太监吓得忙上来抱住他，叫着：“陛下！陛下！”好半天，朱友贞缓过劲儿来，顿足流涕，大骂赵岩：“奸贼！奸贼！奸贼误我啊！”

“陛下，事急矣！快拿个主意吧！”

“主意？哎哟，朕方寸已乱，没有主意了呀！”

这时，他的叔伯兄长朱友能、朱友诲、朱友谅和皇弟朱友雍、朱友

徽一齐上殿来了。朱友贞登时一惊，一个念头飞快地闪过：他们干什么来了？莫非趁机要夺位不成？

朱友贞发愣时，太监说：“五位王爷来了，陛下让他们想个主意吧！”这工夫，朱友能等五人已进了大殿。朱友贞指着他们问：“你们无旨进宫，有、有什么事要奏？”

朱友能说：“唐军已逼近开封，臣等请陛下速速起驾，西幸洛阳。”

西幸洛阳？哼，是想把朕劫走，乘乱杀死，你们在洛阳去称帝吧？朱友贞这样想着，他倒镇静下来了，出人意料地一笑，说：“噢，原来如此！你们且到殿下，容朕独自思忖一下。”五个人躬身退出大殿，刚下丹墀，朱友贞在殿里一声大喝：“殿前武士，把五个反贼斩了！”那五个人听见喊声，还没弄明白是怎回事，殿前的武士们就扑上去，这个一枪，那个一刀，把这五位杀了，把五具死尸拖出宫去。

朱友贞杀了“威胁”他帝位的弟兄，除了心头的疑虑，又想到将至眉睫的唐兵了。他立即命太监把宰相郑珏召到宫里，问：

“卿看如今，如何可以退敌？”

这位宰相伏在地上，以首叩地，未语先哭开了。朱友贞急得手打屁股，全没了皇帝的威严，跺着脚说：“哭什么？哭什么！你倒是说何以退敌呀！”说郑珏哭，他的眼泪也在眼眶里转了。

“臣以为目下……呜呜……别无他计……呜呜……唯有请陛下亲自带传国玺诈降，才能止住唐兵……”

“唉！诈降，诈降，但不知卿此策可否确保止住唐兵？”

刚说完诈降才能止住唐兵来攻的郑珏，经朱友贞一叮问，又改了口说：“只恐不一定。”太监一听，忍不住一缩脖子扑哧笑出声，忙用袖子



一捂嘴，装起咳嗽来。朱友贞一转身，回后宫了。郑珏还趴在地上呜呜咽咽呢。

夜深了，初冬的寒风吹动殿檐角上的铃铎，凄凄凉凉地发出丁丁零零的声响。朱友贞委坐在黄绫被窝里，把传国玺夹在大腿间，听着外边的风声，不住地抽泣着。他忽然一撩被子跳下床，把玉玺往被窝里塞了塞，披衣走到外间殿中，对听值太监说：“朕命你易服出城，潜行去河北急调段凝回师勤王，你可敢去？”这太监正巴不得快离开开封呢，当即说：“奴婢万死不辞！”朱友贞立刻走到案边，急匆匆写了份手诏，交给这太监，说：“快去！”太监把手诏揣好就出了寝殿。

朱友贞迷迷糊糊睡了一觉，初八一早就起来了。他在前殿召文武大臣议事，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来，原来，不少朝臣跑了，也有托病不来的，来的人当中有敬翔，他流着泪对朱友贞说：“臣受先帝厚恩，虽为宰相，实是朱氏之老奴。敬事陛下如奴之事少主人一般，然而言不能使陛下听，计不能使陛下从。今唐兵距开封不远了，段凝远在河北不能来救，臣如请陛下出走，陛下定舍不得离开；臣如请陛下出城决战，陛下未必有此决心。如今，臣请死而已，实不忍看着梁朝覆亡啊！”说罢大哭。他这一带头哭，朱友贞更没主意了，也哭起来。其他人也没良策，至多是提出：“请陛下出城幸段凝军中，那样，有兵马护驾，再图恢复。”朱友贞哭着说：“段凝在河北，黄河决堤后，大水无边，如何去得？再说，往北去，岂不正和迎面来的唐军相碰面？”禁军将领皇甫麟说：“莫说大驾不能幸段凝营，就是出宫也有风险！目下大敌压城，人心浮动、大驾出宫，万一有变，如何是好！”他的话，正中朱友贞的内心忧惧之处！皇甫麟又说：“纵然大驾抵达段营，谁能担保段凝不变节？

万一段凝不忠，岂不是自投虎口了？”朱友贞听完，咧开大嘴号天抢地了。结果，议事没议成，君臣们相对哭成一团。众臣退出宫之后，朱友贞又回到寝殿，到被窝再一摸传国玺，惊得他脸色大变，汗珠直流——传国玺被人窃走了！

这一天里，朱友贞滴水未进，魂不在窍。他飘飘忽忽地登上南宫门的门楼。这南宫门叫建国门，门楼就叫建国楼。皇甫麟一直跟在朱友贞身边，宫中的太监们一个个早不知什么时候都跑了。

朱友贞在建国楼坐到傍晚时，城外传来了急报：唐军距开封不过五十里了！

“完了！”朱友贞恓恓（xī西）惶惶轻叹一声，对皇甫麟说：“我朱家与李氏是世仇，他来了，我死也不能降他！我也不可能让唐军杀头，卿可将我头颅砍下！”

皇甫麟跪下了：“陛下，臣可以奉命去砍唐军的头，却不敢遵此旨！”

“难道卿愿看我被唐兵杀死吗？”

“臣愿尽忠！”皇甫麟说完，抽出佩剑就要自刎。朱友贞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说：

“与卿一同死吧！”

“这——”皇甫麟泪水扑簌簌流下来，为难地望着朱友贞。

朱友贞恳求地望了皇甫麟一会儿，把头一点，把眼一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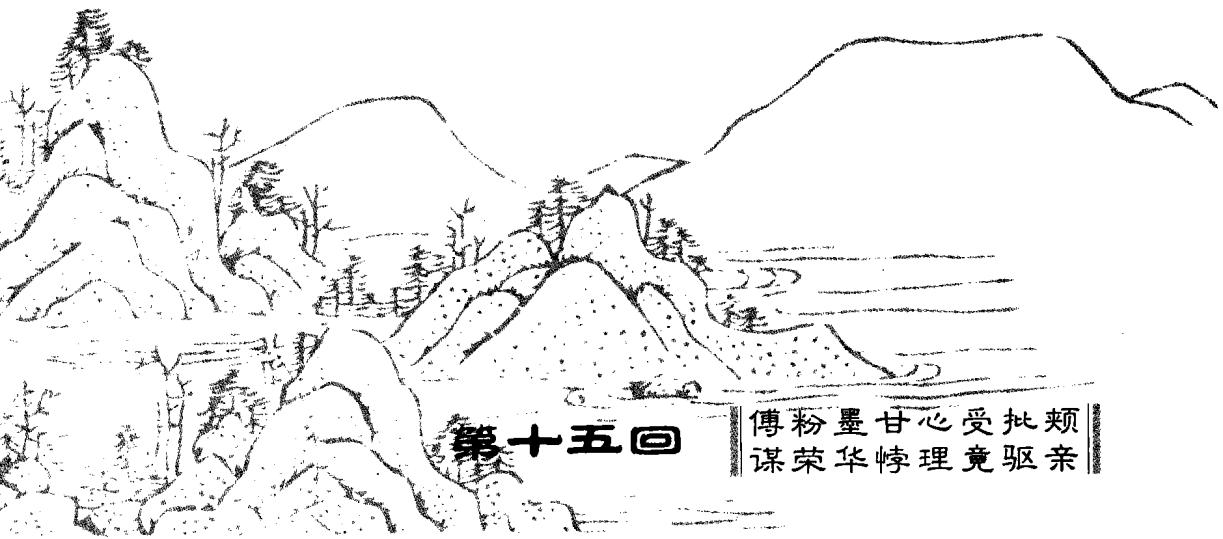
初九的一早，李嗣源、李从珂父子率领的唐先锋部队，攻到开封北面的封丘门。没攻片刻，梁臣们就开城投降了，一个太监还跪在李嗣源

马前，双手奉上了梁朝的传国玺。

李嗣源先传一令：“士卒入城后，敢有掠抢民物者，论死！”而后才率兵进了开封城。他命李从珂带一支兵守住皇宫，自己来到开封府衙大堂上，先命人写了安民榜文到街头张贴，又把降臣们集中到大堂下，好言安抚一番。这时候，他问：“诸公中，谁是宰相？”郑珏从人众中站出来了：“罪臣郑珏在此。”李嗣源问：“敬翔安在？”这一问，才有人说：“敬翔已在他府里自缢了。”李嗣源什么也没说，只眯起眼把降臣们扫视了一下，梁降臣们却愧疚地低下头了。

大将高行周进来报：“皇帝大驾已近开封！”

李嗣源站起来说：“请诸公随我接驾！”



第五回

傅粉墨甘心受批颊
谋荣华悖理竟驱亲

公元 923 年 10 月，李存勖趾高气扬地在银枪都护卫下，在梁降臣们拜伏道旁的迎接下，进入了开封城。历三帝，共十七年的梁朝，被他李存勖攻灭了！自太祖李克用与朱全忠争战以来，李、朱两家有一日不争不战过吗？万没料到，仅用几天的工夫，从郓州出奇兵，竟毫无拦阻地就杀到了开封！嘿嘿，这是天意啊！我李存勖是膺（yīng 应）景命的天子啊！李存勖思绪翩翩，喜形于色。当他进了皇宫，坐在正殿崇元殿上的时候，真有坐在祥云瑞霭中的天宫的感觉了。他命人搜索梁主朱友贞，有人在建国楼发现了两具死尸——皇甫麟先杀死朱友贞，又自杀后留下的。士卒们剁下朱友贞的脑袋，送到李存勖面前。李存勖低下头仔细看了那人头半天，故作无可奈何地嗤嗤一笑：“朱友贞哪朱友贞，朕与你交战十多年，竟没能在你活时见你一面！可惜啊，可惜！”那脸上挂满了得胜者的骄傲气色。殿上的文武群臣，没一个说话的；李存勖身边的几个伶人却挤鼻弄眼，咂舌吧唧嘴地做怪样儿，身材魁梧的郭门高上前用手拍着人头，把嘴一撇，啧啧做声地说：“真龙天子来了，你这泥鳅不来朝见，倒找阎罗王去了，真是见不得人的泥窝窝里的贱虫！”李存勖听

郭门高在奚落朱友贞时，又奉承了他，自然快意，便传旨：“把贼的首级漆了，藏入库中！”

李存勖已灭梁的消息很快传遍四方，梁朝镇守各方的藩帅闻风纷纷上表称臣，不少聪明的还暗中派人给李存勖宠爱的伶人们送去大量珍宝，拉拢伶人在李存勖耳边为他们说好话。就连段凝，也投降了。这些梁朝藩镇，来到开封，朝见李存勖之后，又得到伶人们的启发，用大量金银贿赂李存勖宠爱的刘夫人。这么一做，果然有效，他们不但仍被李存勖任为原职，还很快地被遣回本镇，官没丢，命没丢，坦坦然然地从梁臣一变而为唐臣了。段凝在行贿上是老手，金银花到了家，李存勖非但没责备他，反而夸他知时达务，并任他为滑州留后。杜晏球也得到李存勖的封赏，授耀州刺史。降臣中，最得李存勖欢心的要算梁西都洛阳留守张全义了。这个张全义，年过花甲，刀条儿脸，细高个儿，须发虽白，两只小眼却如猴眼一般炯炯有神。朱全忠在位的时候，经常到他府里去，他把老婆、儿媳通通供朱全忠“幸御”，朱全忠在他家一住就是数天，连皇宫也不愿回。他儿子忍不住羞辱，抄起刀要杀朱全忠，他夺下儿子的刀，说：“皇帝对我家恩重如山，皇帝对我家如此宠眷，你怎能因一时气恼就要做糊涂事呢？”由于他事上恭谨，颇得朱全忠的宠信。如今梁朝亡了，他匆匆忙忙从洛阳带上数以千计的金银和良马，来到开封献给唐皇帝李存勖，又以重金献给刘夫人。一见李存勖，先来一番“颂圣”：“陛下威加海内，四方来朝，绍继唐祚，顺天应民，仁怀抚众，草木沾泽！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套果然大得这位沙陀族皇帝的欢心，竟被任为中书令（宰相）之职。滑州留后段凝，也不甘落后，又花了大量钱财贿赂伶人景进，景进就在李存勖耳边说段凝的好话，结果，

李存勖就升段凝为泰宁节度使了。

征战中的英雄李存勖，一旦坐上皇帝的宝座，便忘乎所以了。他本来喜爱舞乐，现在做了天子，就更加恣意于此，时时自敷粉墨，与伶人们一起做戏，兴酣之际，全忘了身份。这么一来，伶人们也更加得宠，公然受贿，成了朝内外大官镇帅们拉拢、依靠的冰山。诸伶人中，最得势的是景进和郭门高。景进居然掌管起军政大事，时常受李存勖的亲命，到民间察访，如同钦差大臣一样，在各地作威作福，回朝后任他“奏闻”，李存勖无不听信，乃至到了屏退大臣，单独与他商议军机的地步。那郭门高因为身强力壮，李存勖便任他为亲军指挥使，担当了保卫宫禁的要任。李存勖觉得，这些伶人是他最亲近、最可信赖的心腹。一个曾随军的伶人周匝，在胡柳陂之战中失散了，后来听说李存勖当了皇帝，就找到开封。李存勖一见周匝回来了，就问：“朕怪想你的，你没死呀？”周匝说：“陛下有登九五之大福，奴才怎敢死？奴才还得伺候陛下呢！”“哈哈哈哈，你怎么活下来的？”“奴才在乱军中，被梁军抓获，亏了梁伶陈俊和储德源的救护才活下来。请陛下厚赏他两个。”“嗯，他们救了你，朕是要赏他们的。你说怎么赏法呢？”“陛下让他们当个州刺史吧。”“好！”李存勖一高兴，真的传旨命陈、储二伶当了刺史，到州里去做土皇帝了！追随李存勖多年的将领，虽有出生入死的汗马功劳，也没几个当上一州的刺史啊！为此，将士们的心都凉了：他们不如一个伶人啊，不如一个救过伶人的恩人啊！

且说这天，李存勖在后宫万岁殿与诸伶一起扮演戏剧。他穿了绿袍，戴顶绿帽，又歌又舞，伶人敬新磨上前指着他鼻子问：

“喂，你这参军，在此做戏，演的是哪一出？扮的是哪一个？”

李存勖用笏(hù户)板一拍脑袋，晃着膀子说：“你要问吗？听俺道来。俺演的是唐、梁大战，唐皇帝进开封，伪梁覆灭也！俺便是李天下，李天下！”说完，神气活现地头一昂，嘴一撇，胸一挺，臂一奓，活像个庙里的大肚子判官。敬新磨忽而心眼一转，又问：

“你扮的是谁？再说一遍！”

李存勖真的大声说：“李天下，李天下！”话音刚落，敬新磨上去，抡开巴掌，“啪！啪！”就给了李存勖左右两个大嘴巴。李存勖被打懵住了，神气劲儿也被打没了，愣怔怔地瞪着两眼盯着敬新磨。诸伶人可吓呆了——虽然他们跟李存勖厮混得没一点儿规矩礼数，但至大不过是嬉皮笑脸，开个玩笑，打皇帝的胆量还不曾有过！

敬新磨趁李存勖一时懵住的工夫，瞋(chēn抻)目叱斥说：“你胡说！李天下，即李氏皇帝也。当今大唐朝只有一位李天下，你竟喊出两个‘李天下’来，难道一国同时有二主不成？你难道愿意再出一个李天下，分你的国不成？”

李存勖登时大悟：他是李天下，怎能再来一个李天下！刚才自己确是连说两个“李天下”，这可是大大的不吉不利啊！

敬新磨见李存勖脸色变了，现了惊惧之色，就知道他心里害怕了，便又厉声问：“你说，该不该吃嘴巴？”

“该！该！”李存勖惊恐未消地忙说。

“我打你，就为了给你消灾，懂不懂？”

“懂！懂！”

“你说，你身为帝王，金口玉言，该不该胡说八道？”

“不该！不该！”

“我打你对不对？”

“对！对！”

“打得好不好？”

“好！好极了！”李存勖这一句句颇有些滑稽意味的回答，可不是在演戏，而是发自肺腑的又惊惧又诚恳又带改悔地说出的。为了褒奖敬新磨的尽忠直谏——打他嘴巴式的谏，在前朝所有谏臣的事迹中尚无先例呢！古人有“兵谏”，有“尸谏”，有“笔谏”，敬新磨之“谏”可谓是“批颊谏”了——李存勖大大赏了敬新磨。明明是敬新磨乘机拿李存勖取笑，又以狡黠用诡辩来欺蒙李存勖，李存勖倒把敬新磨视为忠臣，却使敬新磨心有所动，也真以“忠直”自命，办了件有利于百姓的好事——

李存勖除了耽于戏，还溺于猎。他有空就带着伶人和侍卫们到开封郊外去打猎。一次，他在开封西边的中牟县境打猎，中牟县令闻讯赶来陪驾，见他带头纵马在越冬麦地里驰骋，把青青的麦苗践踏了一大片，便急策坐骑抢到他的马前，高呼：“陛下！陛下！”

李存勖兴致正盛，不知发生何事了，便带住马。中牟令跳下马来，拦在李存勖的马前说：“陛下不能马踏青苗呀！”

“嗯？”李存勖立刻瞪起眼来。

“陛下是百姓的父母，作为父母怎能把百姓的庄稼毁掉，看着他们明年活活饿死而填尸沟壑呢？”

“好一个爱民的县令啊！你敢漠视讥讽朕不懂爱民吗？来呀，拉到地边沟沿上去杀！朕先把他填了沟！”

侍卫们扑上来，揪了中牟令就走。这时，敬新磨策马追过去，把中牟令又揪回到李存勖马前，用马鞭指着中牟令说：“你这狗官，身为县

令，难道不知道天子喜欢打猎吗？你为什么看着百姓种庄稼而不禁止？你不知道地里一种庄稼就会妨碍天子驰骋狩猎吗？冲这一项，你就不配当官，就该死！”说完，又笑嘻嘻地对李存勖说：“李天下，奴才说得是也不是？”李存勖这才笑了，对中牟令说：

“起来去吧！”

开释了中牟令，李存勖带人马出了庄稼地，向荒野驰去。

刘夫人自从进了开封皇宫，反不似在魏州时候脸上总带着笑了。这是因为李存勖的正室韩夫人、次室伊夫人全到开封了，而李存勖尚未立皇后呢！五尺高的大铜镜里，映出她绰约的身影和光艳的容颜，细长的俊眼里此时闪出她自负和傲慢的神情。论姿色，她自信在韩、伊二人之上；论歌舞之能，韩夫人根本不会，伊夫人也远不如她。就凭这色、艺两宗，她就把李存勖降伏了，况且，她还给李存勖生了个继岌呢！在与韩、伊争夺后位上，她应该说是占优势，有把握的。不过，她有个极为危及争位获胜的地方就是她的出身微贱。从这一点上说，在当时的社会里，她想当皇后确实是希望不大的，何况，她还不是正室！她原籍是魏州成安县人，家世寒贱，父亲刘叟是靠算卦、行医谋生的。她六岁那年，李克用率兵攻魏州，破成安，百姓们遭了劫，纷纷逃命。刘叟携带女儿逃难，他怕父女失散后难以寻觅，就把女儿手腕上的银镯子褪下一只，说：“儿啊，这镯子是一对儿，你留一只，爹留一只，万一失散，日后以镯为凭，你我父女还许能再见着……”说着就哭了，六岁的刘夫人也扑进爹爹怀里哭成了泪人儿。灾难落到了这父女头上，他俩被乱兵冲散了。刘夫人被晋兵掠获，献给了李克用，李克用瞧她年纪虽小，长得倒

伶俐，就把她给了曹夫人当侍女。她在曹夫人身边，年复一年，长大了，出落得一朵花儿似的，又学会了弹唱歌舞，十五岁时，李存勖看上了她，曹夫人就把她给了李存勖为妾……她为了与韩、伊争宠，用心机，施媚术，讨得了李存勖的宠爱，但曹夫人却厌恶她出身低贱，又妒悍风骚，不止一次呵责她。李存勖做了皇帝，曹夫人成了曹太后，还对李存勖说过：“要立后，当立韩氏，她为人端庄懂礼，又是宦门出身。”李存勖心里偏爱刘夫人，爱到了怕的地步，对母亲的话虽不敢反驳，却也没答应。刘夫人知道这事后，心里更不安然了。

“唉！”她对镜叹了口气，傲然的神情黯淡了。她回到坐席坐下，低了头，咬着嘴唇默默地想着心事。一个黄门进殿来报：

“启夫人：宫门有一个老叟求见。”

“什么老叟？一个民人想进宫就进宫看看吗？轰走！这也来回奏！”

“夫人息怒，要是普通百姓谒宫求见，奴婢们早把他赶开了。这位老叟自报姓刘，说是魏州成安人氏，是夫人的父亲……”

刘夫人的心突突急跳，脸色由惊转喜，由喜带悲，她霍地站起来了——也就在这难以抑制的感情爆发的顷刻间过后，她突然冷静了，神情冷峻，秀眼含威，对黄门说：“胡扯！”她的声音不高，但严厉，把这太监吓了一哆嗦。她怕这太监看出她的内心不宁，转过身去，说了句：“穷百姓穷疯了，冒认皇亲来了！给他五十文钱，打发他走！”

“遵命！”黄门答应一声，转身才走两步，又被刘夫人叫住了。他转回身来，见刘夫人也转过脸来了，她那脸上带着讥诮的笑，听她说：“嘿嘿，倒也有意思呢！把他带进来吧，我倒要看看是怎么一个老叟！”说完，发出一阵嘻嘻哈哈的冷笑，这笑声中微浸着一丝悲凉，使几个侍

立两旁的宫女都感到不寒而栗了。黄门答应声“是”，疾步出宫了。

她缓缓地、强作镇定地踱到琴案后，手按在琴上，木雕似的站住。真的是老爹找来了？他竟打听到我如今的所在了！啊，老爹如今什么样子？他依靠什么生活？她心乱地想着，眼不禁潮湿了。十多年来，她并没忘记爹的形影啊！

“夫人，刘叟带到了。”

她蓦地转过身来，凭着父女的天性，她一眼看出立在殿门槛外的那老人就是她的老爹！老爹确乎老了，年过花甲，行将古稀，须发全白了，但那消瘦的脸庞，那双她熟记于心的细眯眯的眼，与她儿时留在心中的爹的容貌符合为一了！她的心在颤，唇在颤，腿也在颤，她真想扑上去抱住老人叫声“爹”！但她没有动一动。

刘叟注视着刘夫人，他从刘夫人的表情判断出：她就是我的女儿！他不待宣召，迈进门槛，带着畏惧地叫了声：

“妞儿，你不认识爹了？”

刘夫人的心像被什么握住了似的，不由地一迈步，竟踩住了裙边，身子一歪，幸亏扶住了琴案。她冲到嘴边的“爹”字，在这刹那间变成了颤抖、喑哑的斥责声：

“放——肆！”

刘叟吓呆了。

“你、你、你这老头儿，冒认皇亲，该当何罪！”

刘叟不由得腿一软，跪坐在地上。刘夫人一仰脸，纵声地大笑了，她用这生硬地挤出来的笑，压制下内心的悲哀后，眼里射出了两道阴森森的冷光，对左右宫女们说：



“你们瞧，这是出好戏吧？多有意思呀！我想瞧瞧他怎么个装相法儿，他还真敢叫我一声‘妞儿’了！”

说完，抿弯了嘴角，鄙夷不屑地睨着刘叟。刘叟抖瑟地从袖里掏出一只小银镯，举起来，说：

“我不敢冒认皇亲，我有这个为证啊！”

小手镯！刘夫人看得真真切切，与她秘藏的那只一模一样！她心一横，咬定牙关，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你真会装！比伶人们还能呢。来呀，拖出去——打……打二十板子，打出宫去！”

黄门冲外一招手，阶下跑上两个小太监，一左一右，揪了刘叟的胳膊，连拖带拽出了宫。刘夫人望着父亲哭闹、挣扎的样子，听父亲被拖出去还传回的号声：“我真是你爹呀——”她心酸了，她紧咬着下唇，不露一丝悲戚之相，暗暗说：“我知道你是我爹，我不能认你这个以医卜为业的贱民为爹呀！你我父女见了这一面，也算缘分尽了。”

这天夜里，她埋头枕下，压声地哭了多半宵。

过了两天，李存勖狩猎回宫，就听到了刘叟认女的事。这位皇帝兴致大发，立刻命人找了一套青衫、斗笠，穿戴起来，手拄竹杖，背个行医的口袋，拉上皇子继岌径往刘夫人的宫中而来。刘夫人正在宫里闷坐，忽听庭中传来了：“刘山人寻女来也——”她一惊，忙向外看去：李继岌在前拉着竹杖的一端引路，牵着一个走江湖的医者已上台阶了。她在一瞬间的惊诧之后，认出了那医者是谁了，一种无法克制的耻辱袭上心头，使她火冒三丈，她迎上去，一个耳刮子打开李继岌，夺过竹杖往膝盖上一磕，咔吧一声，把竹杖愣撅裂了！李继岌吓得磨头就跑，刘夫人

把破竹杖狠狠向他掷去，接着捂起脸，跳着脚哭号起来。李存勖不知所措了，抓下斗笠往地上一摔，上前抱住刘夫人，连声说：

“何苦啊，何苦啊！朕与你玩耍，你何必认真？”

刘夫人越发号得尖响，把头顶在李存勖怀里乱拱，首饰都掉了。

“别哭了，别哭了，发髻都乱了！哎呀，是朕之错，朕……”

“呜呜呜！没有我，谁给你生儿子？给你生了儿子，难道就为了让你带他来取笑我的不成？呜呜呜！”

“朕给你赔礼了！”李存勖说着，满脸是笑地给刘夫人一揖到地。宫女们忍住笑，也忙一齐跪下说：

“请夫人息怒。”

刘夫人这才止住哭。宫女们又忙打水来，服侍刘夫人洗脸，梳妆。李存勖忙站在刘夫人身后，亲自为她插钏戴花，从镜中看见刘夫人含嗔的一笑，他的心才算踏实了，忙说：

“你好大脾气，朕万马军中冲锋陷阵浑身是胆，竟被你这一闹，弄得六神无主了！”

“皇上说笑话吧？”

“哈哈哈哈，真的啊！”

刘夫人嘴一撇，又流下泪来。

“哟，又怎么了？”

“咳！不意皇上竟听信流言！”

“朕正想明白那刘叟之事究竟真假？”

“哼！”刘夫人从镜子里白了李存勖一眼，“妾小时候，父亲死于乱兵中，妾伏尸大哭，至今记忆犹新，哪里会又出了一个父亲？倘若真是

老父复生，妾岂能不认？岂能命人把他打出宫去呢？”她把那“打”字说得特别重。

“噢！”李存勖恍然大悟似的，连连拍手，“是也！是也！岂有亲女打亲父之理！”

刘夫人梳妆后，与李存勖坐下，她问：

“即位这么久了，后宫的名分何时定呢？”

“这，你放心，朕是要立你为皇后的。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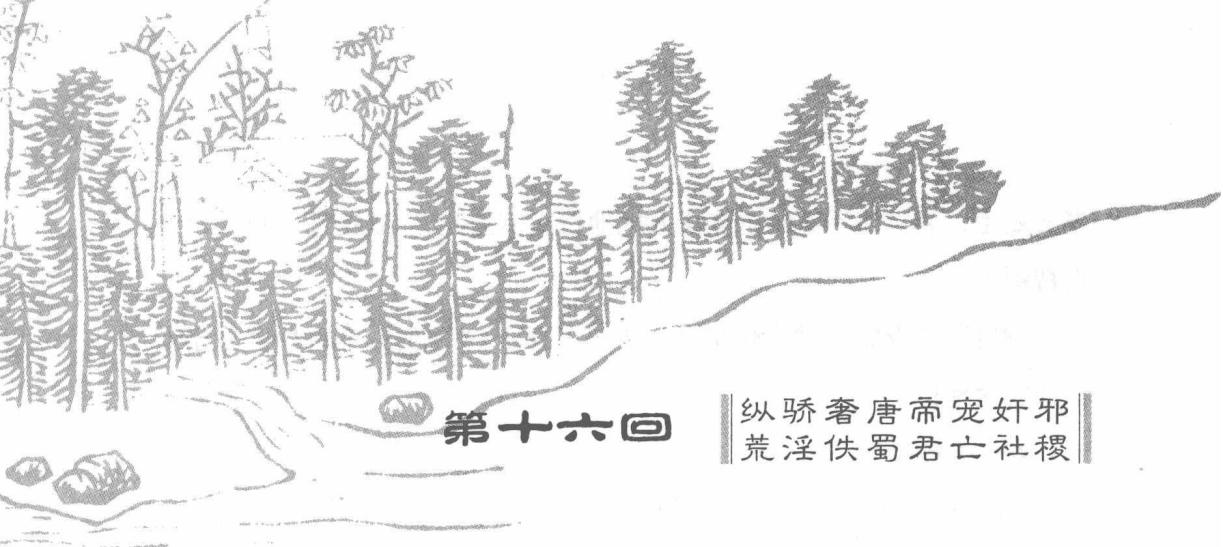
“什么？”刘夫人的心一紧。

“张全义上书，请迁都洛阳。他说洛阳宫室远胜开封，而且洛阳有险可依，形胜优于开封。朕已准奏。待迁都后，再册立后、妃吧。”

刘夫人脸上掠过了一丝欣慰的笑。这时，伶人景进随着一个宫女进来了。景进叩见之后，笑着对刘夫人说：“真不巧，陛下在此呢。”李存勖不由得“嗯？”了一声，怀疑地看看刘夫人，又看看景进，问：

“朕在此，有何不便呢？”

景进哈哈一笑，冲刘夫人挤咕挤咕眼。刘夫人笑着说：“不妨事，你说吧，赚了多少钱？”李存勖早知道刘夫人在魏州时就派人做买卖，连水果、薪柴全拿出来贩卖，积蓄不少私房钱。没想到，这位善于敛财的“如夫人”到了开封，仍操旧业，还找了个机灵的伶人做办事的，真是可爱至极了！李存勖无限爱怜地望着刘夫人，深为满意地笑了。



第十六回

纵骄奢唐帝宠奸邪
荒淫佚蜀君亡社稷

同光元年（公元 923 年）十二月，李存勖迁都洛阳以后，吴、蜀、岐、荆南等国或派臣来贺，或上书称臣，荆南王高季兴还亲自来朝……这更使李存勖以为天下莫不服唐了，他的骄奢之心也就更加火添柴。伶官、宦官是李存勖身边最亲近者，他们摸透了李存勖的脾气，想办法让李存勖高兴。为了敛财，李存勖听了宦官们的高见，把天下财赋分为内府、外府两府掌管：藩镇们的贡献，全入内府，供皇家享用；州县收缴的赋税，全归外府，供国家开销之用。这么一来，藩镇们是拥兵一方的“土皇帝”，他们的刮掠自然多，为了讨皇帝欢心，就源源不断向内府贡献，结果，内府的财物堆积如山，外府的库中则空空荡荡的。连李存勖犒赏将土用钱，外府也供不起，内府又一毛不拔，倒是侍中（宰相）郭崇韬用受礼来的钱捐给李存勖，充当犒军饷费。宦官们又造谣说洛阳宫室大，空房多，常闹鬼，于是，李存勖命散落于各地的前唐宦官全到洛阳来，一下子宫中宦官多逾千名！李存勖又命伶官景进等人到民间去采选美女入宫，这一下，诸伶官到各地作威作福，借机敲诈勒索，大饱私囊。百姓们可苦了，两三千美女被硬选入宫中当宫女，闹得遍地哭声！

李存勖信任宦官，用唐朝旧时的办法：派宦官去藩镇监军——实际上是监视各镇帅的行动。他又命伶官们组织爪牙，当细作到民间打听消息，监视官吏和百姓……镇帅们各怀疑惧，连李嗣源这样的上将，都感到身边的监军是个可怕的奸细，连连上表要辞去镇帅之职，因李存勖不准才作罢。

刘夫人一心想当皇后，李存勖虽有心立她为后，无奈臣子们多嫌她出身微贱，百般反对立她为后。这“出身”成了刘夫人的一块心病。她苦思冥想，想出了一个办法。李存勖常带刘夫人幸河南尹张全义宅，张全义又拿出当初侍奉朱全忠的本事来迎合李存勖：盛办宴席，盛置歌舞，盛奉财宝。此外，这老家伙看出李存勖对刘夫人的心，又竭力盛赞刘夫人的懿德！这一手很灵，李存勖也更认定张全义是他的大大忠臣了，每次幸其家，自然也要盛赐！这天，李存勖在宫中召张全义和一些将领、大臣一起饮酒，刘夫人在座，伶人们侍陪。饮酒做戏间，刘夫人望着张全义，忽而落下泪来。

“哦？你这是为何？”李存勖诧异地停杯而问。

“妾幼年失父，一见张公慈眉善目，便想起父亲来了。妾如有像张公这样的父亲该多好啊。”刘夫人说着，泪珠儿落得成了串，“妾想敬张公一杯酒！”

“哈哈哈哈。”李存勖笑了，“此有何难？你且敬来！”

刘夫人真就奉杯上前为张全义敬酒，张全义慌忙侧席伏拜：“自古以来哪有君敬臣酒的？罪杀老臣了！”

景进听出刘夫人话中之音，就上前扶起张全义的头，端详半天，说：“哎呀，还真和刘夫人长得有相像的地方呢？夫人何不认个义父？”

李存勖借着酒意，也说：“对！可以认为义父！”

“义父在上，受女儿拜！”刘夫人立即拜了下去。

张全义也竟受了刘夫人这一拜。景进说：“好了，从今以后，谁还说夫人出身寒门？”李存勖大喜：

“正是！夫人乃张公之女，为后可也！”

刘夫人正盼这句话呢，心花一开，笑容也泛起来。伶人周匝眼珠儿一转，笑呵呵走过来说：“我说‘李天下’，立皇后还得宰臣们上表呢，这虽说是个样儿，可也得来一下子。就怕郭侍中他——”他故意不说了，又咂咂嘴，又摩挲脖子，装出一副为难相。李存勖问：“怕郭侍中什么？”周匝瞟了刘夫人一眼，说：“郭侍中自称是前朝汾阳王郭子仪之后，他选官用人可极重族望啊。许多有真才的人，就因为不是出身名门，被他弃置草野。唉，他会认可刘夫人真是张老大入之女吗？”

刘夫人的脸色忽然一变，冷冷地一笑，刚要说什么，李存勖说：“可使人讽之，让他率群臣上表。”

其实，何用“讽之”？郭崇韬听到周匝在李存勖面前说他的坏话，又气又惧。气的是周匝这个小人曾找他为人求官，他根本看不上伶人，便一口回绝了，不想周匝竟借机报复；惧的是刘夫人如再向李存勖进谗，他还禁得住？于是，他就率群臣上表请立刘夫人为皇后了。李存勖当然高兴，立即准奏，立刘氏为后。原正室韩夫人，反降为淑妃。

刘氏做了皇后，比以前更加贪婪，不但敛财无厌，而且干政，唐朝廷里，除了皇帝下敕之外，如今又多了个皇后的敕书，各地官府、藩镇，又是接皇帝的敕令，又是接皇后的敕令，政纲大乱。刘皇后笃信佛教，把刮敛来的金银财宝毫不吝惜地施舍给佛寺、僧侶，以祈更大的福。凡

是想往上爬的，无不走门子，向刘皇后贡献财宝，刘皇后成了后唐的又一个皇帝。

李存勖呢？成天为群小包围着，过起太平天子的日子来。同光二年时，卢龙节度使李存审病故了，派谁去镇守北边重镇幽州呢？这一天，李存勖与诸将宴饮，他举起双手说：“朕就是凭这十个指头得天下的！你们谁有朕的臂力大？”他望望诸将，一指右武卫上将军李存贤：“来，你与朕比比腕力！”说完，把右手一伸。李存贤只得上前，伸出右手，与李存勖比腕力。两手相握，李存贤哪敢真用劲掰？结果，李存勖用力向里一扣，就把李存贤的手掰倒了，他哈哈大笑，说：

“这样吧，朕再与你角抵（dǐ底），你如胜朕，朕即命你为卢龙节度使！”

诸将便吆喝着怂恿李存贤脱去袍子跟李存勖角抵，李存贤还在踌躇，李存勖已把龙袍脱了，催促着：“快些！朕知你善于角抵，来，来，来，朕与你比试比试。”李存贤只得脱了袍，跟李存勖相抓撸到一处。这角抵之戏，有点儿像今日之摔跤，头和头相顶，看谁把对方顶倒。李存贤奉旨而战，仍没敢用出十分的本领，但还是把李存勖弄倒了。诸将拍手喝彩。李存贤忙把李存勖扶起来，跪下给李存勖叩头请罪，李存勖快活地拉起李存贤说：

“你果然擅场啊。朕输得痛快，李存贤听旨——”

“臣在。”

“朕任你为卢龙军节度使！”

“谢陛下！”

一方重镇的节钺，就在一次角抵戏的胜负中授给了人！唐朝的朝政

紊乱的程度，由此可知了。掌管征收赋税的租庸使孔谦，为了迎合李存勖和刘皇后贪求无厌之心，大肆搜刮百姓，弄得百姓卖儿贴妇都缴不上赋钱，只得背井离乡。藩镇们担心宦官、伶人在帝后前进谗，官吏将佐们和军卒们怨赏罚不公……李存勖才当两年皇帝，已是怨声载道，将士离心了。这位荒淫的皇帝，却听说蜀主王衍荒淫无道，怨恨王衍不把名贵的蜀锦上贡，起了发兵灭蜀之心。偏巧，这日李存勖正在伊阙打猎，兴致颇酣，夜里都要行围，践踏了民田的庄稼不算，还使得数百个士卒从山崖上掉下摔死，而他却在猎兴不已之时，得到了卢龙节度使李存贤病故的消息和契丹兵犯幽州的急报。他只得亲自率兵到魏州，命李嗣源带兵北御契丹，又任赵德钧为卢龙节度使抗契丹。当得报李嗣源在涿州打败契丹兵后，李存勖又松了心，率诸将在昔日打过仗的战场游历一番，而后返回洛阳。一路上，景进又采择民间美女，甚至暗中劫持军营中将士的妻女，用一百多辆牛车把这上千妇女运回洛阳宫。

洛阳宫室现在显得太窄小了，宦官们对李存勖说：“臣等在前唐长安宫中时，见楼观数百。陛下降今靖内难，除外患，四海宾服，应仿效长安宫室，大兴建筑。”李存勖认为说得对，便命郭崇韬拨外府钱修建宫室。郭崇韬对奏，请李存勖“勿忘艰难之时”，劝他不要扩建宫室，李存勖又派人对郭崇韬说：“于今天热了，朕避暑无地啊。”郭崇韬仍谏阻。宦官们对李存勖说：“郭侍中的府第亚似皇宫，他当然不会想到天气热不热了！”李存勖一拍桌案：“朕何必理会臣下谏阻！朕有内府钱可用！”于是传旨在宫中修楼，上万民工日夜劳作，花费的钱就不必说了。为了扩大球场，李存勖把即位坛都拆了。

同光三年秋，曹太后崩，刘太妃不久也死了。丧事办完，李存勖就

命皇子李继岌为帅、郭崇韬为副帅，宦官李从袭为监军，发六万马步军大举伐蜀了。

如果说唐帝李存勖还有过一段冲锋陷阵的英雄业绩的话，那蜀主王衍则纯粹是个膏粱锦绣堆中爬出来的昏聩的蛆虫了！他一点儿真本事也没有，就晓得吃喝玩乐。说他昏聩，是指政治上没能耐，他并不傻，而且很聪明，童年时就会做文章，但他所喜好的是靡丽艳冶之词，曾把艳体诗集了二百篇，编为《烟花集》。他长得也不错，圆方脸，大眼睛，双手过膝，颇有“福相”呢。他老子王建死后，他十八岁就即位为蜀国皇帝，到唐同光三年时，已当了七年的富贵天子了。为了荒淫无度地享乐，这位皇帝想尽了主意，大展其聪明——

他大修园囿，在宣华苑中建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怡神之亭，飞鸾之阁，瑞兽之门……金屋碧瓦、画栋雕梁横亘十多里！

他别出心裁地创制了“流星辇”，骏马牵拉的二十个轮子的车子行走起来，那滚动的车轮子宛似一串流动的星！

他雅好蹴（cù醋）鞠，蹴鞠时，怕毬踢飞了，就命一队队花枝招展的宫女撑开锦步障，在两边遮挡着。他常常从宫里踢毬，逐毬而行，锦步障随之如两道锦墙似的移动，一直踢到了宫外，踢到了市街里去。

他在宫苑中，命人用彩缯搭成楼台殿阁，又在前边搭两座彩亭，他拥着美女们在楼台上，命厨子们用金银制成的炊具在彩亭里煎炒烹炸，他望着厨子们做菜，起个名儿叫做“当面厨”。

他在宫苑中凿了许多沟渠，夜里乘着龙舟宴饮，命宫女们举着上千

支蜡烛列于岸上照明，那水面被照得如明晃晃的镜子一般……

文思殿大学士韩昭、皇城使潘在迎是工于巧媚的佞臣，最受王衍的宠爱，终日侍奉左右，出入宫禁，参与内宴，与妃嫔们相杂，或与王衍一起唱艳词，或为王衍说笑话，无所顾忌，被称为“狎客”。这昏君佞臣们在一处，为了宣泄他们欲心，无所不为，甚至在重九日饮宴之时，大唱悲歌为乐趣。就在李存勖已决心伐蜀的时候，昏聩荒淫的王衍忽而想起与之私通的秦州天雄节度使王承休之妻来了，他传旨要游幸秦州，尽管不少大臣谏阻，他全不听。当大臣们报说：“唐主已命李继岌为帅、郭崇韬为副帅率六万人马来犯！”王衍笑着问韩昭：

“有此事吗？”

“臣未闻。”

“朕也不曾听到啊！即使后唐兵真的西来，又有何惧？朕正要耀武呢！”

太子太保王宗寿叩头哭泣而谏：“今兵灾迫在眉睫，陛下当整饬军伍……”不等他说完，潘在迎就嘻嘻哈哈地起哄说：“陛下，太保喝酒又喝多了。臣知道他有个毛病：喝醉了就哭！”一句话，引得宫女们一齐咯咯地笑个不住。王宗寿也没法子再说下去，只得走开。右补阙张云上前跪倒，厉声说：

“陛下，蜀中百姓怨气冲天，外敌又至，陛下勿再听奸小之惑，速修德政，治武备，不然，大势去矣！”

王衍勃然大怒：“满口胡言，武士们，拉出去杖杀！”

武士们上来，把张云拉出宫去，一顿乱棒打死。大臣们谁还敢谏？王衍带着妃嫔、狎客，乘坐彩舟北上了。到了梓潼（今四川三台县），他

住在行宫，换了便服，戴个大檐帽子，带韩昭、潘在迎到街里去逛。他们先找妓院，在那儿玩乐个够，又到酒楼里。王衍喝酒喝到兴酣处，命酒保拿过笔砚，他在粉墙上大书三个字：“王一游”。这三个字，是他在成都逛街时，常常题写在妓院、酒楼墙上的。可读作“王一”“游”，也暗示“王”“一游”——可谓开后世在名胜处刻画“××到此一游”的先声了！题罢字，放下笔，刚一转身，一眼看见酒肆门外走过一个豆蔻年华、绰绰约约的姑娘，王衍如猫见鼠，拉了韩昭、潘在迎就往外走。酒保拦住他们：“客官，酒钱！”潘在迎匆匆摸出一块银子扔给酒保。这时，王衍、韩昭已追上那姑娘，围着姑娘左转右转地看呢。“美哉！美哉！仙女下凡也！”王衍狂叫着。姑娘满面通红，又羞又怕，急急忙忙跑进一个巷子，王衍等便紧追不舍。姑娘跑进一家门中，关了门。王衍就命韩昭在此守候，他带潘在迎赶紧回行宫。韩昭这个大学士狗似的蹲在姑娘家门外，过了一会儿，潘在迎带士兵来了。他们叫开门，里边出来一个五十上下的人，问：“老爷们找谁？”

“你姓什么？”

“小人叫何康。”

“你可有女儿？”

“有。”

“好！”潘在迎、韩昭带人就闯入何家，很快从里间屋把那姑娘拉出来了。姑娘吓得哆嗦成一团。韩昭笑道：“皇帝选你入宫，恭喜！”说完，不容分说，把姑娘抢走了。

何康夫妇号天唤地哭，又有什么用？姑娘的未婚夫得信后，大叫一声，吐血而死。姑娘被抢入行宫，当着王衍与众妃嫔、宫女们，一头

撞到殿柱上，自尽了。王衍落个空欢喜，妃嫔、宫女们吓得尖声乱叫，以袖障脸。这夜，王衍睡不着，他忽而想：宫人们见何氏女撞死，个个心惊，朕何不吓一吓她们？他就悄悄下床，穿上妇人衣裙，披散着头发，蹑足潜踪地出了寝室，转到宫人们的住房外，装鬼哭，又敲窗户又打门，果然，后宫像炸了窝的蜂一般，乱了起来。几个正在廊子上巡更的宫女，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在乱蹦，吓得转身就跑。王衍就蹦蹦躶躶地追。一个宫女脚下一绊摔倒了，王衍扑上去一抱她，那宫女厉声一叫，两眼一翻吓死了。太监们听后宫大乱，带羽林军士跑来，举灯一照，才认出是王衍。王衍跳着脚大笑：“哈哈！哈哈！有趣！有趣！”

就在王衍挖空心思地寻欢作乐时，唐兵已杀入四川。王衍仓皇逃回成都，想调兵迎战，早已迟了。蜀中州郡守官纷纷降唐。李继岌和郭崇韬仅用了七十天，就占领了全蜀，围困了成都。王建的义儿王宗弼率兵守城，见大势已去，就把王衍一家全软禁了，又斩了韩昭等佞臣，开城降唐。王建建立的蜀国就灭亡了，这是公元925年十一月的事。

李继岌住进王衍的皇宫，郭崇韬一面下令出榜安民，一面派将把王衍一家和蜀国大臣们解送洛阳。王宗弼自恃投降献城有功，骄横无礼，郭崇韬禀明李继岌之后，把王宗弼满门抄斩。

王衍虽被俘了，还想当第二个刘禅呢。三国时，蜀汉后主刘禅亡国后，被送到洛阳，魏帝封他为安乐公，他毫无亡国之痛，每天仍高高兴兴地饮酒作乐，又享乐了七年才死。王衍在路上还对宫人们说：“此去不愁做安乐公！”他的美梦到头来是个泡影，他一到洛阳，就和全家人一起被李存勖杀了。



第十七回

伶官宦横将才罹难
众叛亲离尸骨被焚

破蜀的唐军大帅虽是皇子李继岌，但真正指挥作战的是郭崇韬，所以当李继岌、郭崇韬进驻成都之后，料理军政大事的仍是郭崇韬。为此，部将们除了每天清晨参谒一下李继岌，其他时间就多往郭崇韬的临时府衙中跑，有事向郭崇韬禀报和请示。这可使监军、宦官李从袭大为不满了，他与任帅府通谒官的宦官吕知柔说：“谁是主？是皇子，还是郭侍中？如今远离朝廷，大权都在郭侍中手里，皇子有名无实还行？”吕知柔说：“你还不知道呢，蜀国的这群亡国大臣们，也都在巴结郭崇韬，把宝货、妓乐都大量地送到他那儿去，皇子这里得到的奉献不过是几匹好马、一束蜀锦、一个唾壶之类的小玩物罢了！”“我随军以来，就没见他向我征询过一次军务之事，现在他还不更得趾高气扬了！”“你身为监军，他都瞧不起，我这个小小的通谒官更不被他放在眼里了，他还当着皇子申斥过我呢——为了件小小不言的事儿！”两人越说越投机，悻悻地骂起郭崇韬来。事也凑巧，这天蜀中旧臣、土族们联名上书给李继岌，请让郭崇韬为四川之帅留在成都。李继岌哪敢做主？忙把这事派人飞报洛阳，请李存勖示下。当晚，郭崇韬入蜀故宫来见李继岌，李继岌就告

诉他：“蜀人望大军撤退之后，留下侍中镇守成都呢。”郭崇韬说：“臣听朝廷的安排吧。”二人又说起朝中的事，郭崇韬对立在李继岌身后的吕知柔扫了一眼，李继岌便冲吕知柔说：“你先出去。”吕知柔只得退出殿外，他转到窗下，竖着耳朵听，只听李继岌问：

“侍中要说什么？”

“臣想说皇帝英武，却被伶人、宦官所惑，日耽游乐，荒殆政事，臣心十分忧虑。臣希望殿下日后即了大位，应除灭权宦和伶人。”

“哈哈，宦官、伶人不过是奴才、玩物，侍中何必与他们计较呢？”

吕知柔听了，气得咬牙。郭崇韬出宫后，吕知柔就和李从袭凑一块嘀咕了一阵子。晚间，趁陪李继岌在院中蹴鞠的机会，李从袭对李继岌说：“殿下，郭侍中如今独霸大权，又鼓动蜀人留他为蜀帅留镇成都，其心叵测啊！奴才奉皇帝诏来监军和侍卫殿下，深为殿下担忧。殿下只身在蜀，远离朝廷，又不掌实权，可不能不提防万一！”李继岌默不作声，心里犯了疑惧。李从袭又说：“如今郭侍中笼络蜀人甚为得力，蜀故贵官无不向他献纳，他府中财货已经堆满了，殿下不知道吗？”李继岌迟迟地说：“我心里有数，你不必说了。”打这儿起，李继岌对郭崇韬就存了戒心，命李从袭派人暗中监视他了。

这天，李继岌召郭崇韬议事，故意问：“大军已经平蜀，侍中看何时班师好？”

郭崇韬说：“成都虽已占领，蜀虽已灭，但川中许多地方尚有叛乱者，臣已派任圜等分路讨伐。待川中完全平定了，班师不迟。”

“不过，侍中乃我朝重臣，皇帝倚仗侍中如倚山岳啊。侍中不欲早早班师，怕朝廷也不愿侍中久在这偏远之乡吧？”李继岌不冷不热地说完，

郭崇韬登时心里就一惊：听这话音，是怕我拥兵在外，据蜀不归吗？

“圣旨下——”外面一声传报。太监向延嗣捧着旨进来了。李继岌和郭崇韬忙跪下接旨，向延嗣展诏宣读，原来是李存勖命令班师。接了旨后，向延嗣与李继岌、郭崇韬见礼，三人落座后，李继岌对向延嗣说：“你从洛阳而来，一路辛苦了。我们刚才还议起班师的事呢！”又对郭崇韬说：“侍中看看如何办呢？”

“臣请稍缓旬日，待平定全川后，立即班师吧。”

“好吧。”

郭崇韬走后，向延嗣对李继岌说：“皇帝得悉蜀人请留郭侍中于蜀之事，很不放心啊。”不等李继岌说话，李从袭说：“殿下，太子也，但在蜀中丝毫无权。今诸军将校，无不是郭侍中的党羽，皇太子如只身寄于虎口啊，一旦有变，那还了得？连我们也活不成了！”说完，呜呜哭了。

向延嗣在成都只待了两天，其间，李从袭和吕知柔又偷偷和他密议，把郭崇韬劝李继岌日后除宦官的话添枝加叶地一说，向延嗣也咬牙切齿大骂郭崇韬。

李存勖自收到李继岌奏上的蜀人请留郭崇韬镇蜀的表章后，心里就窝着火呢：郭崇韬要干什么？想拥兵自立吗？他如此得蜀人之心，日后还不得又出第二个蜀国？所以，他就派向延嗣入川，促郭崇韬班师了。

向延嗣回到洛阳，先勾串了宦官、伶人们，而后见刘皇后危言耸听地说李继岌如何身处险境，刘皇后可急了。向延嗣见了李存勖，又大说郭崇韬在蜀专权，二心已露。还说：“陛下看看蜀中送来的珍货有多少？还不是那么一点点吗？奴婢在成都探明：大量财货都入了郭崇韬之手，

他已有黄金万两、白银四十万两、钱一百万缗、名马一千匹……东西都归了他，陛下当然所得无几了！”李存勖气得脸都白了，这时，刘皇后号哭着从后宫来见，拉住李存勖又顿足捶胸，哭道：“快杀了郭崇韬吧，不然蜀地不但归了他，我儿也必丧身于僻壤了！呜呜呜……”在一旁的向延嗣、景进等也齐说：“太子命在危中，陛下快下明断吧！”李存勖一捶桌案，说：“传诏，速调北都太原留守孟知祥入京！”

孟知祥从太原赶到洛阳后，李存勖就拜他为西川节度使，火速入川。孟知祥临行时，李存勖对他说：

“朕以蜀地委付卿，勿负朕意！朕闻郭崇韬心怀异志，卿入川后，为朕诛之！”

孟知祥大吃一惊，说：“臣知郭崇韬乃是国之功臣，怕未必有二心吧？臣到成都之后，访察清楚，他如有异志，臣把他解回京都，听从陛下发落如何？”

“嗯——”李存勖想了一下，“也好。”

孟知祥从洛阳出发后，刘皇后又与李存勖商议杀郭崇韬之事，李存勖犹犹豫豫地说：“至今所得郭崇韬有异志的都是传闻，虚实未知。万一错杀了功臣，也不好啊。”刘皇后见李存勖又犹豫了，便亲自下诏，派人急送成都，命李继岌斩郭崇韬。

李继岌在成都先得到孟知祥将入川为节度使的事后，就下令准备班师了。班师令刚下，刘皇后的使臣到了，把皇后诏给李继岌一看，李继岌也有点迟疑不决：“没有皇帝的诏书，只凭皇后诏就杀郭崇韬，这合适吗？”李从袭哭着说：“殿下，皇后诏到成都这事，是瞒不了人的呀！万一郭崇韬知道了，先下手作乱，殿下的性命就不保了！”

“那，怎么杀他？”

“速召他来议班师事，他不会生疑的。他一进宫，伏兵一出，就把他杀了！”

“好吧，快准备吧！”

郭崇韬得到李继岌命他议事之召，就赶紧到蜀宫来了。入宫后，听说李继岌在勤政楼上候见，他刚到楼下，李从袭设好的武士们就扑将出来，一锤击在他后脑上，登时脑骨破碎，鲜血溅出，尸身倒下了……

孟知祥到了成都，郭崇韬已死。

李存勖得到李继岌已斩郭崇韬的消息后，下诏暴郭崇韬谋反之罪，把在洛阳的郭氏满门全斩了。伶人景进又对李存勖说：“河中有人告变，说河中节度使朱友谦与郭崇韬素有勾结，陛下可不能留他呀。”李存勖就派人把朱友谦一家子也杀了。李存勖又命宦官和伶人们四下打探，有没有为郭崇韬、朱友谦抱屈的文武将官。宦官、伶人便趁机大报私怨，说这个官同情郭崇韬，说那个将与郭、朱是一党，于是，被郭、朱一事所牵连的人，全都被处死了。这时，正是同光四年春，闹得人心惶惶，群情震悚。加上近年来，灾荒不断，民不聊生，外府库空，军饷不支，银枪效节军本来是得宠的，将士一贯骄横，如今军饷竟没了，便带头闹事不休……

李存勖只听景进等人的密报，哪晓得将领大臣已人人怀惧，百姓们卖儿贴妇等情况？他依旧带后宫、卫士们、宦官、伶人们寻欢作乐，到伊阙等地打猎，连日不回宫理事。

早春是寒冷的，又下了一夜的大雪，天明才停，伊阙山到处铺了一片白。李存勖兴致勃勃的一早就率兵骑马离了行营，进山打猎。他的马

正驰骋在茫茫雪野上，忽然马失蹄险些把他从鞍上扔下去，驻马一看，原来雪里埋着几具饿死的死尸！他气愤地命人把绊他马的死尸抛到一边，继续前驰。

一上午的痛快狩猎，李存勖感到浑身的筋骨都松快，肚子也觉饿了，他带侍从们寻到一座小村子。村里静悄悄，连狗叫声也没有。李存勖到一座破祠堂里歇息，他对侍从们说：“此是座荒村啊？”侍从们就随声说：“是荒村，要不怎没个人影儿呢。”

随从的兵士们开始做饭，找不到柴火不要紧，有房——拆房烧椽子！不知从哪儿爬出来一个瘸腿老汉，一手撑地，一手高举过头摇着，说：“老爷们，不能拆房啊，村里人都出去逃荒了，回来还得住呢！”兵士们连理也不理，反而拆得更欢了。老汉凄苦地委在一个破墙旮旯哭了，用破烂不堪的袄袖子不住地拭着泪……炊火熊熊，烧烤得猎物的肉香弥漫……

饱餐一顿野味之后，李存勖率人马走了。一堆堆椽木还在烧着，火在风中蔓延开来，荒村变成了一片火海！

十来天的游猎后，李存勖回到洛阳城，宰相豆卢革就率百官来见他：“陛下，军中粮饷尽缺，各地漕粮一到就被土卒们抢了，请陛下把内府钱拿出些来充军费吧。”李存勖一皱眉，说：“内府钱在皇后掌握中，怎可擅动？要动，也须与皇后商议。”这时，早有宦官把这事报告了刘皇后，刘皇后气冲冲地命人拿了三个银盆和她的妆具，来到前殿，指着银盆等对群臣说：

“人人都说宫中有积蓄，实告诉你们：就这点东西了！再要找就是我这个活人了！你们要赡军吗？都拿走吧！”

群臣谁敢吱声！豆卢革惶惶恐恐，又是作揖，又是叩头，率群臣退

下殿去了。

“哈哈哈哈！”李存勖拍手大笑，“还是皇后有办法，不然，他们还要在此纠缠呢！”刘皇后得意洋洋地命人端着银盆回后宫了。这时，伶人景进进殿向李存勖密报：“臣的耳目采得民间谣传，说郭崇韬、朱友谦死得冤枉，又说李嗣源是大仁大义的，当做天子……”

“啊？”李存勖怔怔地愣了半天。

“陛下，洛阳的银枪军中，军卒们传谣传得最厉害！”景进压低声音说，“陛下不可不防！”

李存勖踱了几步，说：“你派人去镇州，密令都虞候朱守殷监视李嗣源的行止！”

“遵旨！”景进出殿后，李存勖心里疑云翻滚：李嗣源是太祖的义子，又久握兵权，军卒和百姓们的谣言不可掉以轻心啊！他猛然看见殿外有人走过，便问了声：“谁？”

亲军指挥使郭从谦（郭门高）进来了：“是末将。”

“做什么？”

“末将今日侍值，所以在殿下走动。”

“嗯，去吧。”

“是。”

“慢！朕久闻你以叔父称郭崇韬，今朕既诛崇韬，你欲如何呢？”

郭从谦忙跪下说：“臣本是伶人，蒙陛下擢为指挥使，敢不誓死效忠陛下？前日称郭崇韬为叔父，不过因同姓之故，戏称之罢了。”

李存勖这才一笑，说：“你不要负朕就是了，去吧！”

郭从谦从殿里出来，脊梁的汗都把内衣湿透了。

没过数日，一个急报把李存勖惊呆了：魏州军乱，杀了监军，拥立大将赵在礼为魏博留后。他即传诏，命归德节度使元行钦督马步军数千去讨伐魏州。因为魏州城太坚固，元行钦攻讨不下，河南尹、刘后义父张全义上书荐李嗣源统镇州兵攻打魏州。李存勖本对李嗣源已起戒心，此时想到昔日名将多已亡故，只有李嗣源在了，而且李嗣源还兼番、汉马步军总管、中书令，也只好派他去平息魏州之乱了。于是，下诏命李嗣源讨魏州。

自从李存勖派宦官监诸镇兵起，李嗣源就深感不安。他虽握兵权在外，也怕宦官、伶人在李存勖耳边进谗。郭崇韬、朱友谦无辜被杀，又使李嗣源忧心更重。这天，都虞候朱守殷夜间求见，说有要事密报。李嗣源把他叫到内室，问：“何事？”

“皇帝信谗，命末将监视令公！”

李嗣源惊得张口结舌，一把拉住朱守殷的手问：“公将何以行事？”

“令公放心，我若心不向着令公，也就不来密禀了。”

李嗣源十分感动地拉朱守殷坐在身边，叹口气说：“如今主上不明，任用奸小，猜忌功臣，妄杀大将。河南灾荒，民不聊生，军饷不足，士卒离心，主上仍日日游乐不已。国是全非，如何是好呢？”

“末将有心腹之言愿向令公一吐。”

“公请讲。”

“以目下情势看，大乱必发。令公当早做远图啊。”

“这个……”

他俩切切而谈，一直谈到夜深。

不久，诏书下，李嗣源点镇州兵，杀向魏州城。三月初六，李嗣源营于魏州城西南郊。初七日，他下令全军准备，初八日，黎明时攻城。不料，初七日夜里，军中大乱，乱兵冲到李嗣源大帐中，李嗣源梦中惊醒，问：

“汝等欲反吗？”

士卒们说：“我等不是要反，而是怕死。”

“怕死？不敢攻魏州吗？”

“不是，听说皇上派元行钦攻魏时有诏说：攻下魏州后，把河北的兵全坑杀，以免再有作乱者！我等即使随令公攻下魏州，也难逃一死啊！”

“汝等欲何为？”

“请令公称帝，为河北军民之主！”

“这，这……这如何使得！”

乱兵们立即用刀围住李嗣源，有人说：“令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请令公与魏州联合一起杀向洛阳吧！”就这样，李嗣源被乱兵劫持到了魏州城下。

城里的赵在礼闻报，就开城把李嗣源接了进来，到帅府后，赵在礼跪下说：“河北诸镇都是令公的属下，魏州兵乱，实出无奈，却给令公招致麻烦。我等愿听令公之命！”

李嗣源只好说：“如此甚好，要举大事，须有兵力，我必先回营安顿军心啊。”

赵在礼便又把李嗣源送出魏州，回到营里时，天已大亮。李嗣源一面下令：“士卒不得任情胡为，本帅自有处置！”一面召众将紧急议事。大将石敬瑭说：“成大业，在于果决而败于犹豫。令公既入魏州，元行

钦人马就在城南，岂能不知？元行钦必要向主上报称令公与叛军相结，那时，主上岂能不问令公之罪？况且，于今将士一心辅佐令公，请令公莫再犹豫，应先发兵取开封，占据要地，则中原可得了！”突骑指挥使康义诚也说：“主上无道，军民怨怒。令公听从将士之言则生，如仍忠于主上必死！”众将纷纷大呼，请李嗣源称帝。

“唉！”李嗣源长叹一声，“事已至此，只有依从诸公了。但称帝一事，尚不相宜。”这样，他便令中门使安重诲发布檄文，邀集河北诸镇前来会师。后来，他才知道这一系列事都是安重诲安排好的。

李嗣源的檄文一出，齐州防御使王晏球、泰宁节度使段凝、贝州刺史房知温、奉化军马军指挥使安审通等纷纷来投，一时军威大震。

元行钦闻变，急忙退守卫州，派人兼程赴洛上书报：李嗣源与魏州勾连，已经反叛！

李存勖闻说李嗣源反了，又惊又恨，下诏亲征。于三月十九日从洛阳出发，二十一日抵汜水关。这时，李嗣源已命石敬瑭为先锋向河南挺进，二十六日进了开封！二十六日当天，奉李存勖旨为先锋来攻李嗣源的大将姚彥温，率先锋军骑兵三千归顺了李嗣源。李存勖闻报，失神丧气了，他叹口气说：“完了，将士之心已叛朕矣！”他下令回师了。这回师的路上，两万五千人马竟跑了一万多！三月二十九日晚，他回到了洛阳。

洛阳城里，早已人心大乱。张全义因为保举李嗣源攻魏州，及至听说李嗣源反了，连怕带吓，一命呜呼。守护皇宫的郭从谦，一直提心吊胆，怕李存勖说他与郭崇韬一党，抓个机会杀了他呢。此时，郭从谦见

李存勖大势已去了，就拿出资财，收买了部下士卒，并且哭着对士卒们说：“主上恨魏州兵叛，你我都是魏州银枪军旧人，此番主上败归，说要把我等全部坑杀呢！”这么一来，禁军人人自危，皆有反叛之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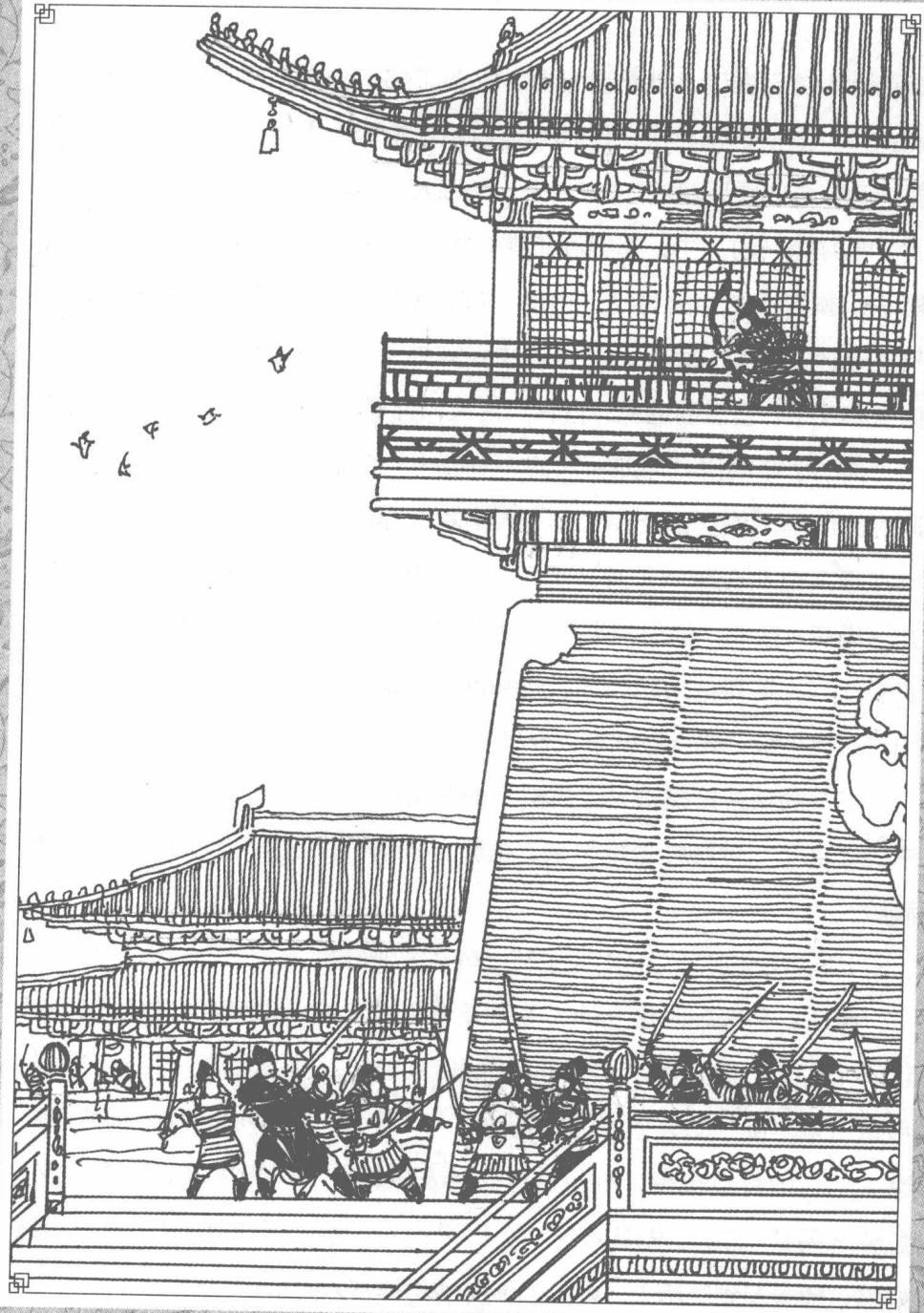
四月初一的上午，李存勖正在吃饭呢，忽听宫门一阵大乱，他扔下筷子，奔到柱前抽出挂上边的宝剑，率殿外亲兵到外边来看。这时，只见无数士卒挥刀舞枪，呐喊着冲入宫中来了——原来，郭从谦已带亲信士卒反了！宫里的近卫、宦官、宫人，听到喊杀声，轰然作鸟兽散也！

帮助李存勖拼死迎战叛兵的，只有十几个宿卫军校，这些人都是太原时的旧卒。郭从谦指挥二百多人围攻李存勖等，李存勖怒吼着挥动宝剑在叛兵中左右冲杀，身被重创，还杀死了数十人。郭从谦跳到高处，开弓搭箭，嗖的一箭射向李存勖。李存勖正在拼死血战，不防冷箭飞来，正中面门，疼得他大叫一声，转身就跑。这时，宫外的元行钦等将领已闻声引兵来救，郭从谦就率人仓皇逃走了。

李存勖跌跌撞撞跑到绛霄殿下的庑坊时，一头摔倒，他身边只剩下三四个人了。他挣扎着坐起来，把脸上的箭镞拔下来，噗的一下，血溅满脸。

“快，快拿水来，朕渴死了！”李存勖叫唤着。

庑坊，是唐朝时设立的，专管豢养鹰、犬的，供皇帝打猎时或平时玩弄。这时，鹰坊中有个尚未吓跑的伶人善友，见这情景，忙跑向后宫。后宫里也早乱了套，宦官、宫女跑了一大半了。刘皇后闻乱，正忙着让宫人们给她打点包裹，准备逃走。善友来报：“皇上中箭，危在旦夕，急要水喝！”刘皇后先是一愣，而后说：“知道了。”即命宦官端了一碗奶酪，随善友到庑坊去，她仍旧慌乱地指挥宫人收拾珍宝。



宦官和善友来到李存勖面前时，李存勖已昏昏待毙。宦官把奶酪送到李存勖嘴边，他咕咚咕咚便喝了下去。喝完奶酪，没有片刻的工夫，他头一垂，死了，终年四十二岁。几个亲兵大哭一场，散去了。这位死皇帝身边只有一个善友了。善友听听外面的乱声越来越大，便把坊中的乐器敛了一堆，把李存勖尸体放在乐器堆上，点起火来。

郭从谦等逃走了，为什么宫里宫外还喊杀连天？原来，城里的各营将卒闻乱声大作，全趁乱裹乱，在城里大闹起来，他们闯入官府，私宅一通抢掠，烧杀。洛阳城在血中、火中战栗了……

元行钦从卫州退下来，随李存勖回到洛阳，闻乱引兵入宫，也不知皇帝上哪儿了。正在宫中找寻呢，刘皇后带着背包抱箱和侍从们从后宫出来了。她见了元行钦就说：

“将军，主上已崩，快保我去太原！”

这时，李存勖的几个兄弟也赶入宫来，元行钦就保着刘皇后与诸王，率七百多骑骑兵，先放火烧着了嘉庆殿，而后一起奔了洛阳。



第十八回

李嗣源入洛除诸王
萧太后偏心立次子

公元 926 年四月初一，洛阳兵乱，李存勖死。初三，李嗣源入洛阳，住在自己的私邸，下令禁止士兵乱烧乱掠。安重诲依令斩了几个抢掠不休的将士，乱兵的胡作非为才被弹压下去。朱守殷奉令人官，一面派兵守住宫门，一面亲自带人寻找李存勖的尸体。在鹰坊伶人善友的指引下，他从乐器的灰烬中拾拣出烧成焦骨的李存勖遗骸，命人找棺盛殓。他来到李嗣源府第，向李嗣源禀报此事。李嗣源以袖拭泪，对朱守殷说：“先帝一世英雄，竟被弑于伶官之手！”话尚未说完，有人来报：“宰相豆卢革率百官求见。”李嗣源就带朱守殷迎接，众官进来后，豆卢革恭敬地拜呈一笺。李嗣源接过来一看，原来是群僚劝进。他登时容颜悲而肃地对豆卢革说：

“相公，我奉先帝诏讨魏州叛军，不幸被部曲逼迫，才西向洛阳，本意要面君自陈，并清君侧之奸小。今相公率诸公以国家相让，我怎能答应？我要等把先帝灵柩奉安山陵之后，仍回河北，为国守边。请诸公敬候皇太子继岌归来即位吧。”

豆卢革刚要说什么，李嗣源冲他一摆手：“请公勿复言！”豆卢革无奈，只好率百官告退了。李嗣源又对朱守殷说：“请公好好守护宫禁吧，

淑、德二妃尚在宫中，务必好生奉养！”朱守殷遵命而去。他刚走，安重诲派人把元行钦押来了。原来，元行钦率七百骑保护刘皇后和诸皇子逃出洛阳，向太原奔去，才过黄河，七百骑骑兵就跑得剩下二三十骑了。到了平陆县时，身边只剩下七八个兵了。他们歇止在一个村子里，被地方官兵发现，结果，仓皇逃走时，元行钦马失前蹄，摔下马来跌折了腿。刘皇后等跑了。元行钦被抓住，送回洛阳。

李嗣源问元行钦：“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何负我？”

元行钦瞪着眼反问：“先帝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何负先帝？”

李嗣源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喝令：“推出去，杀！”

杀了元行钦，李嗣源猛地想到李存勖的弟弟们都跑了，必定也要奔太原去。他急命翰林学士冯道代他修书，送往太原，交太原北都巡检李彦超，叫李彦超守住太原。忙到晚间，豆卢革又率百官来了。李嗣源心里是高兴的，他盼豆卢革再来呢！但表面上却装糊涂，问：

“相公率诸公何事复来？”

豆卢革说：“先帝宾天，国中无主，请令公监国。”

众臣一齐跪拜，说：“请令公行监国事，以安天下人之心！”

监国，就是摄政。李嗣源明白：这是即位的第一步。于是佯作无可奈何之情，说：“诸公一再如此，为了维系天下，我监国还是可以的。”众大臣这才起立。

李嗣源既做了监国，当然就不在自己府里住，四月初八，他迁入兴圣宫，开始下令不称“令”，而称“教”，大臣们称他也不称“令公”，而称“殿下”了，大臣们见他之时，如见皇上那样排班了。掌管宫内诸事的宣徽使从后宫还剩下的一千来宫人中，挑选出年轻貌美的三百多，献

给李嗣源。李嗣源嗔怪地说：“要她们有何用！”宣徽使说：“宫中许多职务需要有人掌管啊。”李嗣源说：“宫中职官应找熟谙旧事的人，她们懂什么！你可选用年老的故旧宫人留下，把这些年轻的全发放回家吧！”处理完宫女，李嗣源下教，任安重诲为枢密使，执掌大权。李嗣源又令各地访求先帝时诸王：李存勖的弟弟和子侄们。经过数天的搜找，李存勖的弟弟通王李存确、雅王李存纪被从民间找寻到，安重诲令人把他俩秘密处死了。李存勖的弟弟薛王李存礼和李存勖的几个小儿子，经查访得知在遭乱中生死难测。李存勖的另两个弟弟申王李存渥、永王李存霸跑到太原，都被李彥超杀了。只有邕王李存美因得偏瘫病住在太原，幸免一死。这些情况，安重诲报告李嗣源后，李嗣源放心了，李存勖的弟、子不在了，他称帝即位也就安稳了！不过，皇太子李继岌还带兵在外，从四川东归未返，留着他在，实是大祸患！

“继岌现在何处？”李嗣源问安重诲。

“他率兵东归，途中听说先帝遇弑，洛阳兵乱，就没敢再进，于今驻军在兴平（今陕西咸阳以西、渭水之北）。”

“不能放他东归！可命石敬瑭为陕州留后，阻其东进！”

陕州，即今河南陕县，是李继岌从兴平直接归洛阳的要路。安重诲说：“如果他绕道从北边回来怎么办？臣之意，再派一将守河中（今山西永济），堵住他从北绕行的道路。”

“嗯。就令我儿李从珂为河中留后吧。”

“是。”

李嗣源拈髯低头想了一会儿，说：“租庸使孔谦为了取媚于先帝，大肆侵凌军民，扣军饷，增赋税，其罪大甚。可传令论其罪斩之！还有，

先帝信用宦官做监军去监视各道守帅，使诸藩镇心怀恐惧，逼生反心，可传我令命诸道斩所在的监军及其他宦官！”

“是！”

李继岌率领的自蜀东归的唐军，在兴平得知石敬瑭和李从珂钳制了东入河南的路途后，急忙引兵退到武功。他在帐里想到父死、弟亡，天下归了别人就哭，可怎么办呢？他前无路退无门，孤军困在武功，将士们每天都有逃跑的，连身边的心腹宦官吕知柔也不知什么时候跑了！他哭得都呆傻了，木头似的坐在帐中。监军李从袭进帐来，眯着放射阴冷目光的眼望着李继岌说：“殿下打算怎么办？”

“我，我方寸乱了，什么主意也没有了！”

“殿下，刚才得报：李嗣源已命西都长安的人马阻住了渭水渡口，河上的浮桥都被他们烧了。”

“啊！这，这么一来，向西退也退不成了吧？”

“这支人马已陷入绝地。殿下，大事已去了，你也该自己想个保全部下的良策呀？”

“我——”李继岌大哭了，涕泪交流，说，“我只有自尽了！”

“就请殿下快些吧。”

李继岌哭了一阵，伏在床上，说：“你叫人缢死我吧！”

李从袭向外一招手，他带来的人就跑进帐里，按住李继岌，用绳子把李继岌勒死了。李从袭领着这支人马降了石敬瑭，他本想图个立功得赏，结果，被石敬瑭的部将杀了。

再说那位刘皇后，逃到太原，就削发为尼，想落个安享天年。没多

久，她正在佛堂上念经呢，李嗣源派来的人闯进来，把她也缢死了。这样，李存勖的一家子，就差不多全被除尽了。

四月十六日，李嗣源命大臣们商议即位的事。

四月二十日，李嗣源身穿丧服，百官一律缟素，在李存勖的棺柩前，李嗣源行了太子在父皇灵前的“柩前即位”之礼，正式宣布继承唐帝位。这礼一行完，李嗣源就脱去丧服，穿戴衮冕接受册书和玉玺，百官也立即换了吉服扬尘舞蹈，山呼“万岁”了。

李存勖入葬后，庙号“庄宗”。历史上，就称李存勖为后唐庄宗。

李嗣源即位后，因为他目不知书。四方每天上来的奏章，就由安重诲读给他听。这位安重诲虽机智有谋，在读书识字上也稀里马虎，他就对李嗣源说：“臣只是凭一颗丹心来侍奉陛下的，这知书通文上，臣实在不行，请选文学之臣吧。”李嗣源于是就选翰林学士冯道等做了端明殿学士，负责掌管文墨上的事。

李嗣源即位的消息传到契丹的时候，契丹国皇帝耶律阿保机正在灭了渤海国后的班师路上。

契丹是生活在潢河（西辽河）上游一带的古老民族，世世代代以游牧为生。唐朝末年时候，耶律阿保机做了契丹的“天皇帝”，他的妻子萧平做了“地皇后”。这对夫妻都是能冲锋陷阵，运筹帷幄的英雄。在他俩的治理下，契丹强盛起来。他们在潢水岸边建了临潢府，定为都城，大兴土木，造宫室、佛寺；发展农业，招纳从幽州等地迁入北方的汉人；他们重用汉族的士人，学习汉人的制度；他们经过多次的征伐，统一了辽河流域广大地区……阿保机几次攻掠代北、幽州，有南下中原之意。

天复年间，李克用为了讨朱全忠，也曾与阿保机结盟于云州（今山西大同），想借助契丹的兵力。朱全忠建立梁朝后，也注意到北方这强大的国家，派使臣与之结好。阿保机虽然深深意识自己是番人，但他面对中原却毫无自卑之意，他有一个坚定、自信的观念：我是中国人！他即帝位不久，曾问群臣：“自古有社稷者，都要祭奉一位神圣，你们说契丹当奉哪位？”许多大臣都说应该奉佛。他的长子耶律倍说：“当奉孔子。”他笑了，说：“佛，不是我中国圣人，孔子才是我中国圣人，当祀孔子！”契丹族自己也认为是炎帝的子孙，是鲜卑的后裔。

李嗣源反于魏州，李存勖被害于洛阳时，阿保机正统帅大军一举灭了位于松花江以南、东濒日本海的渤海国，改渤海故地为东丹国，册耶律倍为东丹王，建立朝廷。阿保机为什么把长子封在东丹国呢？这是颇有用心的。阿保机很喜欢耶律倍，有心日后传位给耶律倍，但皇后萧平却嫌耶律倍只知读书，过于文弱，她喜欢二儿子耶律德光。有心机而知兵擅战的耶律德光被任为大元帅，控有兵权，又得萧皇后的支持，耶律倍自然斗不过他。耶律阿保机自知年事已高，也明白萧皇后的权力几乎与自己旗鼓相当，他怕日后耶律倍在国中无位，才建东丹国，封耶律倍为王，这也是为耶律倍的将来所做的精心安排。谁料，他把耶律倍留在东丹，自己缓缓班师时，得悉渤海旧地出现了叛乱。他班师缓慢，就怕他一旦撤离东丹国，东丹国内有变。如今真的有变了，他就驻兵于班师路上，准备协助耶律倍平息叛乱。萧平见机会到了，便假借东丹军队平叛为名，派耶律德光率精兵占据了东丹国。阿保机发现中了萧平之计，急召耶律德光回师，耶律德光却故意迟迟不收兵。阿保机感到自己为长子的苦心安排全部落空，又急又气就病了。萧平引兵继续西归，行在扶

余城（今辽宁昌图县境），阿保机就卒然死去了。皇后萧平就趁机召耶律倍来奔丧，把耶律倍软禁，并对忠于阿保机的许多大臣和各部酋长说：“你们思念先帝吗？”众人回答：“受先帝之恩，怎能不思念？”萧平说：“好。既然思念先帝，就应该去见先帝！”便下令把这些人全杀了。这么一来，契丹的军政大权就操于萧平一人手中。

萧平把东丹王耶律倍带回临潢府，就决定废长立幼。她命耶律倍和耶律德光兄弟俩骑马立在帐殿前，对群臣说：“我的两个儿子，我都爱，但立嗣君只能立一个，我拿不定主意。你们从他二人中选一个可以嗣位的，选中谁就去为谁执缰。”

此时的文武众臣，岂不知萧皇后的心思？他们纷纷走到耶律德光马前去为耶律德光执缰。萧平说：“看来众愿难违，就立德光为帝吧。”耶律倍有苦难言，有怨难说，吞声忍气而已。

耶律德光即位后，尊萧平为“应天皇太后”，军国大事都先请示萧太后而后行。萧太后留心左右文武，凡有狡黠横暴者，就命人拉到木叶山阿保机的墓前杀死，说这是让他们给阿保机传话去。被派去给阿保机“传话”的，先先后后已上百人之多！最后，又该“派”一个姓赵的去“传话”了。这姓赵躺倒在地上，抱住大树，死活不愿去，萧太后说：“你本是先帝亲近的人，为何不去？”姓赵的说：“要论与先帝亲近的人，首先要数太后了，请太后先行一步，臣愿随在后边去见先帝。”萧太后被“将了一军”，她真是聪明过人，马上叹了口气，在这叹息的片刻之间，对答的话就想好了，说：“你说得对呀。我不是不想追随先帝于地下，实在是看嗣君尚少，国家无主事人不行啊，我不能去呀！”她一边拭泪，一边暗自盘算，看来我如不做个样子，群情必然不服了，人心一散，如

何维系这契丹天下呢？可是我真的也去死吗？不，不能死……她想出了办法。她把群臣召集到面前，说：“我把先帝的许多亲近人都送到先帝那儿去了，我与先帝至亲至近，只为社稷，才没去追从先帝。今天，你们都在——”说到这儿，她站起来背过身去了。群臣个个诧异地瞧着她，猜测着她要干什么。忽见刀光一闪，血光四溅——萧太后用刀亲自剁下自己一只手来！

“太后！”群臣吓坏了，忙围上来，侍女们忙上前扶住萧太后，为她包扎住伤口。

萧太后脸如白纸，衣裳窸窸窣窣地发出声来，她缓缓地转过身坐下，嘴唇颤抖了半天，才说出话来：“将我的断手包起来，葬进先帝的陵里去，权当是我陪伴先帝吧！”

群臣一时哑口无言，只口呼：“太后！”叩拜而已。一些对萧太后杀戮之行心怀不愤的人，见她亲自断腕，也从而消了些怨气。

萧太后巩固了地位后，重用汉族士人韩延徽，定制度，发展农业；制文字，命贵家子弟习学儒家经典……一系列发展政治、文化、经济的措施施行，使契丹的国力迅速加强。

耶律倍被软禁在临潢府不久，被放归东丹国，住在南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的王宫。他并不自由，因为他的宫卫都是皇帝耶律德光赐的，名为宫卫，实是看守。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的监视之下。他苦恼已极，性格变得暴躁无常，时时打骂宫婢。他嗜好读书，通晓音律，擅长绘画，就借这些聊以自宽。他在辽阳西的医巫闾山上修了一座望海堂，堂里图书满架。他在宫卫们的“保卫”中，常到望海堂，一住就是数月。在医巫闾山，他常常游山，打猎。这医巫闾山的东南就是渤海，立在望海堂

上就能隐隐约约看见一片烟波于云霞之外。

耶律倍每次南眺大海，他的心就飞入那苍茫无际的寥廓之间，他仰慕中华文化，多想逃出樊笼，飞到中原去啊！在那儿，他会读到更多的典籍，看到精美的画卷，听到怡情悦性的音乐啊。一个奔往中原的念头，在他心中萌发了。

耶律德光天显五年（公元930年）冬，耶律倍暗中联络了他昔日的旧部四十多人，撇下了他的妻子和孩儿兀欲，偷偷逃出了辽阳，逃到了海边，登上了海船。临上船时，他在一个木柱上写了四句诗：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

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他命人把诗柱插立在海滩上，就扬帆而去了。

耶律倍出亡的信息，很快报到了上京临潢府。萧太后又惊又喜又悲，惊的是耶律倍竟做出了出走的事；喜的是耶律倍离开故国，耶律德光的帝位便不复存在争夺的敌手；悲为何来呢？虽然她不喜欢耶律倍文弱无治世之才，但他毕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她暗暗地啜泣了，怔怔地望着南方，喃喃自语道：“儿啊，非是母后的心狠夺长立少，实是怕你弱不能承继你父皇和我艰难创下的这片基业啊！你若有朝一日明白了我立德光是为了契丹社稷的用心，你就不会怨我了！”

萧太后和耶律德光东巡，来到辽阳城外，东丹王妃带着儿子兀欲及有名无实的东丹朝臣们出城迎驾。萧太后从车驾上看见儿媳和长孙，眼圈就红了。她下了车，亲手拉起东丹王妃，又把兀欲揽在怀里，悲伤地痛哭了。进城到了王府，萧太后搂着兀欲说：“可怜的孩儿，你父亲狠心撇了我，撇了你母亲和你，到远方去了，从今以后，你就随我到上京

去住吧。”兀欲这孩子，当时十来岁，长得很虎实，而且有心眼儿，他只是哭，并不回答祖母的话。

“皇儿不要哭了，来！”

东丹王妃一见耶律德光叫兀欲，心就提了起来。萧太后推着兀欲说：“去，你叔皇叫你呢，到他身边去。”兀欲这才抹着泪走到耶律德光身边。耶律德光拉着兀欲的手，含着泪说：

“皇儿不要哭了，以后你就是叔皇的儿。待你长大了，叔皇还要封你爵位呢！”

听了这话，东丹王妃的心才落下来，她忙说：“儿还不快谢皇帝！”兀欲就跪下说：“谢叔皇！”

萧太后和耶律德光回朝，便把兀欲母子带回了上京。东丹王妃生怕儿子遭害，对兀欲看管很严，只教他每日在府中读书习武。兀欲懂得母亲的心思，他很听话，也不与朝臣们交往，到外边打猎的时间都很少。但他的小心眼儿里却暗暗长着复仇夺位的种子！

萧太后和耶律德光把兀欲放在眼皮底下，原也以为万无一失了：囚入笼中的小鸟儿，永远不会飞了！但是，萧太后怎会料到十六七年之后，与她刀兵相见的就是这只笼中的小鸟儿呢！

在后唐和契丹朝中发生变故后的不长时间里，其他国家也先后出现了一些变化。

楚王马殷，在李嗣源即位后，就遣使向唐称臣，李嗣源便册封他为楚国国王。于是，马殷才于天成二年（公元927年）正式开始建国，都长沙，立百官，建宫殿，一切礼仪皆如天子。

吴国权臣徐温死后，国王杨溥于公元 927 年即皇帝位，改元乾贞元年——李嗣源天成二年。

霸据荆南的高季兴（本名高季昌），初事奉朱梁，后唐建立之后，又侍奉后唐，被李存勖于同光二年（公元 924 年）封为南平王。这样，以荊州（江陵）为都的荆南国也就算出现了。荆南的地盘很小，仅控有江陵府及归州（今湖北秭归）和峡州（今湖北宜昌北）、荆门军（治所在今湖北当阳）巴掌大一块地方。北有后唐、东有吴、南有楚、西有蜀，可谓在列强夹缝中存在的。高季兴与王建的前蜀为了夺夔州等地开过仗，与楚也见过阵。为了防范楚军，高季兴又与吴求好，还亲赴洛阳朝见李存勖。楚王马殷本拟吞并荆南，又考虑荆南是个屏障，可以使唐、蜀等不能直接进攻楚国，便没有大规模对荆南用兵。李嗣源天成三年（公元 928 年）十二月十五日，七十一岁的高季兴死去，其子高从诲袭位。高从诲向李嗣源奉表称臣。后来，南汉和闽都称帝了，高从诲也向他们称臣。因荆南地处交通要冲，南汉、闽、楚等国使臣朝贡后唐都必经荆南，高从诲就常常劫掠他们的财物。这些国或派使者来谴责，或发兵问罪，高从诲也满不在乎，一一赔礼。于是，在当时诸国中，高从诲落了个“高无赖”、“高赖子”的雅号。

占据闽地的王审知死去，他的长子王延翰自称留后，继而自称大闽国王，立宫殿，置百官，仪同天子。仅一年，因为荒于游乐，被臣下杀死，他弟弟王延钧继位，受唐帝李嗣源之封为郡王，继续坐镇福州，称雄闽地。

杭州的钱镠，仍尊奉中原的唐朝，当他的吴越国王。

占据广州，控制岭南的南平王刘隐死后，其弟刘䶮承位，于梁朝贞

明三年时就自立为皇帝，先称国号为“大越”，后改国号为“汉”，改元乾亨。他遣使臣到洛阳归来之后，得悉李存勖荒淫，就不复与中原交往，而且藐视李存勖，叫李存勖为“洛州刺史”。李嗣源当皇帝的时候，刘䶮已经做了十年的大汉皇帝了。这位皇帝奢侈、狠戾的程度，大概在五代十国时期要数第一了。海南是海上交通极发达的地区，四方珍宝荟萃于广州，刘䶮得以享用。他用珍珠、翠羽装饰宫室，满目琳琅。他把殿柱镂空，柱础也刻置香炉，点香之后，香烟氤氲，如云如雾绕着柱子，人只见烟气而不见柱。他对侍臣们夸耀说：“隋炀帝论车论车地烧沉水香，那算什么！有我这柱子妙吗？我纵然不能做尧、舜、禹、汤那样的圣主，也不失为风流天子！”他特别嗜好杀人，把杀人当成无上乐趣。他杀人的办法极多，什么下汤镬呀，什么灌鼻呀、割舌呀、肢解呀、刳肚剔肠呀、炮炙呀、烹蒸呀，还有一个又毒又损的法子就是把罪人扔进聚满毒蛇的水池里去……他的心思都用在怎么杀人杀得有趣上了。他一下子把人杀死，为了听受刑者的惨叫声和看其痛苦挣扎的样子，他把人先浸入滚沸的水中浑身烫烂，立即捞出来，再放到毒热的太阳光下去曝晒，而后再往人身上泼盐汤子——弄得受罪者肌体糜烂，但还不立刻死去。每天，他都要坐在殿上看杀人，看到锤锯加于人身，血肉横飞，惨叫盈庭之际，他就像吃了最美的食物一样，浑身用劲，龇牙咧嘴，涎液顺着嘴角往下流，而且腮帮子乱动，不由得做出大嚼大咽的样子来！直到他的“馋瘾”过去了，侍臣们才把罪犯拉下去。

五代时期，中原频遭战乱，人民处于水火之中，苦不堪言。在偏远的岭南，战火虽略少于中原，人民却又遇上刘䶮这样一条披了人皮的狼！一点儿不假的吃人噬血的狼！



第十九回

涂知诰夺权展心机
安重诲争势丢性命



且按下中原朝廷内部争斗之事，说一说淮南吧。这里也在争权呢！吴国权臣徐温一死，国柄操于徐知诰的手里。徐温的长子徐知训已死，二子徐知询现任金陵尹，三子徐知海居金陵，四子徐知谦领镇南军节度使守洪州，五子徐知诰为润州团练使。徐温这几个儿子都没什么才干，比起他义子徐知诰来真是“一何寥落而不相及也”。徐温死后，徐知询坐守金陵，自恃重兵在握，不把徐知诰放在眼里。他为人骄横，生活奢侈。徐温的心腹严可求在徐温死后不久也病死了，徐知询身边没什么谋士了，他就信任一个叫周廷望的幕僚。周廷望开始也为徐知询出过好主意：“公如果能拿出府中财宝，结交朝中勋贵，笼络人心，众心一归，谁也奈何不了公了。”徐知询想了很久，说：“好吧，就派你去朝中办这件事。顺便，探听一下徐知诰的动静。”周廷望走后，徐知询就把这事告诉了三弟徐知诲，并说：“我家那个冒姓的小子，大哥在世就想除掉他，无奈父亲偏袒他。如今父亲下世了，我早晚要除了他！”徐知诲知道徐知询所说的“冒姓小子”是指徐知诰，就嘴里顺情应和，心里却另有打算。原来，平素里徐知询对几个亲弟弟都很刻薄，而徐知诰却对他们很友爱。

因此，徐知诲就暗中派人去扬州给徐知诰送信，告诉徐知诰要提防徐知询，并通知他：徐知询已派周廷望去拉拢人了！

周廷望去扬州，徐知诰就得到徐知诲的密报了。他召来心腹谋士们商量对策，宋齐丘说：“谋大事者，该当机立断。可设法诱知询入朝，夺他的兵权，方可保无虞。”周宗说：“我与周廷望去同宗，夙有深交，他来之后，我可去见他，从他口中探听知询的虚实。”徐知诰冷笑一声，说：“二公所说甚是。不过，我念在父亲面上，对他又能如何呢？嘿嘿！”

周廷望去扬州的第二天，周宗就来拜访他了。周宗问：

“兄来此何为？”

“采办些货物。”

“怕兄此来将有不利于徐知诰之处吧？”

周廷望去一听，脸色就现出惊态，他忙支支吾吾说：

“这、这、这是从何说起！”

“哈哈哈哈！你我弟兄何必相瞒？兄为人办事，也是忠于主人，无可厚非。不过，于今侍中兄弟各不相能，兄不能不多思而后行啊。倘若徐知询得势，兄自然飞黄腾达了；倘若侍中占了上风，兄的结局将如何？”

周廷望去愣住了：是啊，如今徐氏兄弟正在争权，雌雄未果，我帮徐知询，万一徐知询败了阵，我岂不也倒霉了？他心眼一活动，便说道：“弟所言开我茅塞。请弟转告侍中：徐知询确有图侍中之心！”

周宗听他说了真话，就问：“徐知询在金陵有什么大恶？”

“他骄狂得很，不得人心啊。”周廷望去想了一下，悄声说，“他图谋不轨呢！吴越王钱鏗送他许多器物，上边都雕龙绘凤，是天子才能用的，

可是他公然毫不忌讳地用起来——野心还小吗？”

他俩又谈了许久，周宗才告辞。临别，他对周廷望说：“我虽在扬州，也愿接纳徐知询，为自己寻出路——不管他徐氏兄弟谁得势，我们可不能做他们钩心斗角的牺牲品啊！”

“对，对。我们应该两边买好，哈哈哈！”

周宗又说：“朝里人人都传说知询有不臣之心，实也是知诰造的谣言。为了不使主上生疑，兄回去后，可说知询入朝辩白一下。”

“嗯，可以，可以。”

周廷望上了周宗的当。他回到金陵就告诉徐知询：“徐知诰在朝中制造流言，诬公不忠。公何不入朝见君，一来可平息流言，二来也可以震慑一下徐知诰。”徐知询恼怒了：“冒姓儿大胆！我是得入朝杀一杀他的威焰！”

几天以后，徐知询来到了扬州。徐知诰就抢先上本，向吴主杨溥参徐知询“擅用龙凤器物，有不臣之心”。朝政把持在徐知诰手里，杨溥只有听他的。于是，降旨削夺了徐知询的官衔。徐知询离开了金陵到扬州，如同鱼儿离了水一样，被徐知诰留下了。

徐知诰办事干练，一边留下徐知询不放回金陵，一边派指挥使柯厚急往金陵接管了兵权，把金陵兵征还扬州，控制在自己手里。

徐知询失了金陵，又气又恨，见了徐知诰就指着鼻子喝问：“你身为人子，父亲下世，你为什么不去金陵奔丧？”

“我没去奔丧，是皇帝派我有公务。另外，听说你磨好了宝剑等我去呢？告诉你：我不怕！”

“你为什么诬我谋反？削我的官职？”

“谁说我诬你了?”

“我的幕僚周廷望听你幕僚说的：你在朝中散布流言诬我！”

“哈哈！哈哈！你用天子的器物，是真的不是？”

“这——谁说的？”

“也是周廷望告诉我的呀！”

徐知询气得跺脚大骂周廷望。

徐知诰自此，开始专国，吴国军政诸事都操纵在他一人手里了，他成了吴国的第二个徐温，不但官居中书令，还把徐知询的宁国军节度使一职揽到手里。他以徐知谔为金陵尹，以他长儿徐景通为兵部尚书。他为了表示宽宏，给徐知询一个镇海军节度使，并杀了周廷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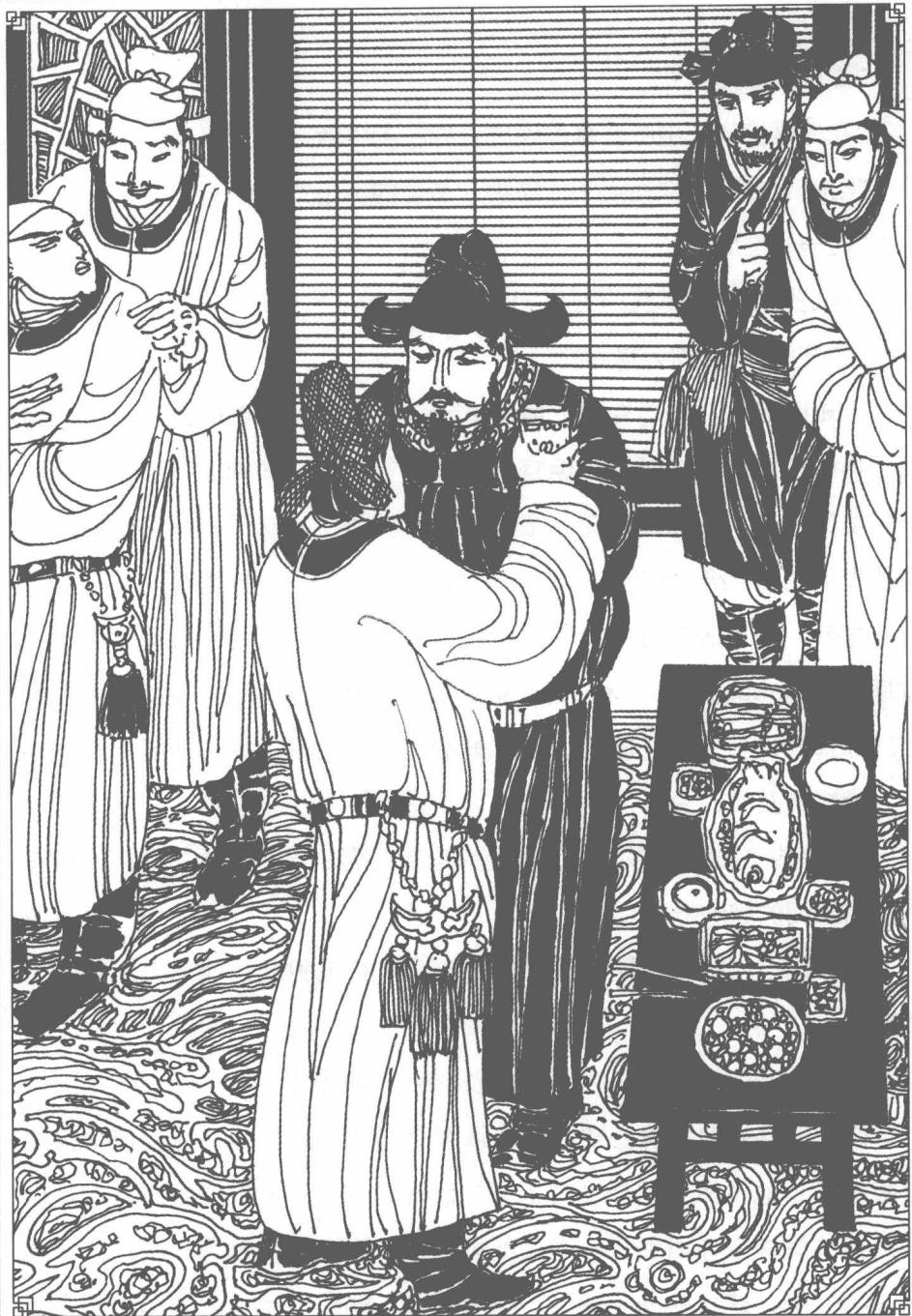
这天，徐知诰在府中设宴，召徐知询来饮酒。席间，命歌伎、伶人歌舞侑觞（shāng 伤）。徐知询心里有气，哪有心思喝酒，闷闷地坐在席上。徐知诰冲侍从递个眼色，侍从就端上一杯酒来。徐知诰亲手把酒杯送到徐知询面前，说：

“你我弟兄虽闹些不痛快，但终究是弟兄啊。来，你饮了此杯，也算消了弟兄间的嫌隙吧。”

徐知询端起杯来，怔怔地望着徐知诰，心里犯疑：他怎么又对我亲热起来了？

徐知诰笑吟吟地说：“喝吧，祝贤弟寿享千秋！”

徐知询警觉地盯着徐知诰，他越看徐知诰那副笑脸，越觉得那笑里含着杀机！他不做声地冷冷白了徐知诰一眼，拿起一只空酒杯，把徐知诰给他的酒往空杯里倒了一半，而后捧起那酒杯来，也笑着说：“多谢兄长啊。来，这一杯酒分两半，我喝一半，你喝一半，你也享上五百年



的寿数！”说着，把酒杯高高地举到徐知诰的面前，差一点儿就要碰着徐知诰的鼻子了。

徐知诰被徐知询这一手弄得僵住了，他尴尬地挤出两声笑来，抬手往外推那酒杯。

“兄长，何必推辞？请满饮此杯！”徐知询更认定酒中有毒了，反而坦然了，进而逼着对方。

徐知诰处于此境，当着席间宾客，既不能发作，又不能接酒，他额头上都沁出细细的汗珠了。

“愚兄酒已够了，贤弟饮了吧。”

“弟酒也够了，兄之美意，弟不敢辞啊。就请兄与弟共饮，图个一醉吧。”

“这酒——”

“怎么样？”

“是兄敬弟的呀。”

“哈哈哈哈！怕是酒中——”徐知诰的脸白了，他一拂袖，坐回席上，愠怒地说：“贤弟这话是何意？”

“嘿，何意？兄为何不饮？”徐知询端着杯冷冷地斜睨着徐知诰。

“算了，算了！你们不喝，我喝！”伶人申渐高笑嘻嘻地过来，先拿起知询那半杯酒，又从他手里接过酒杯，把酒合到一杯里，一扬脖儿灌下肚去，一亮杯底，用袖子抹抹嘴，对徐知询一笑：“怎么样？”说完咂吧咂吧嘴，又一笑。

徐知询看申渐高喝了酒，什么事儿也没有，倒感到惊讶和自惭了。

“罢宴！”徐知诰一拂袖，站起来回后堂去了。

这宴，不欢而散。那申渐高还很得意呢：为徐知诰解了围，又使徐知询落个没趣，徐知诰必会赏他了。他便哼着俚曲儿往后堂来了，刚进二门就觉肚子绞得疼，头也大了，脚也轻了，踉踉跄跄，摇摇晃晃没走几步就一头栽倒阶下——口角流血而亡了。

后来，守洪州的徐知谏死了，徐知诰就让徐知询到洪州当官去了。

插叙了一段吴国徐氏弟兄钩心斗角的故事后，再说唐朝。唐宰相豆卢革，本来是个平庸之辈，还很贪，结果，李嗣源即位的头一年就把他贬了。安重诲在朝中也就更势派大了，豆卢革那样的老宰相不在了，他当然是朝中最显赫的了。一次，他骑马上朝，殿直将军马延也上朝，马延的马误冲了安重诲的前导，安重诲大怒，从宫外侍兵的手里夺过刀来，一刀就把马延斩了。按理说随便杀大臣是不行的，但李嗣源却非但不问他的罪，还下诏戒谕中外：今后不得陵突重臣！安重诲越发恃恩骄横起来。

李嗣源既贬了豆卢革，想再补一个人当宰相，大臣任圜就推荐李琪。依附安重诲的大臣孔循就推荐崔协。当李嗣源问起众臣：“擢谁为相好呢？”安重诲就向着孔循，说：“可相崔协。”任圜当即说：“安重诲不熟悉朝臣的情况。崔协虽是名族出身，但识字太少。臣以为宰相当是有学问的，倘任一个不怎么识字的人，岂不被天下耻笑我朝无人？”李嗣源认为有理，说：“宰相是得有学识。这样吧，任冯道为相最合适，此人博学多才，与世无争。”

孔循荐崔协失败了，恨透了任圜，就在安重诲面前说：“任圜算什么！他竟连公也不放在眼里了，他不赞成相崔协，实是当众辱公也！”安

重诲说：“崔协只要不暴病而死，一定能当上宰相！”他又进宫见李嗣源力荐崔协。结果，唐朝廷真就以冯道和崔协并为宰相了。

任圜见安重诲权威压人，就上书辞官，回老家磁州了。安重诲面奏李嗣源说：“任圜悻悻而去，倘投新主，必然是我朝之患，请陛下赐他死吧。”李嗣源真就准奏了。当使者到磁州，向任圜宣了赐死之诏，任圜坦然地把全家人聚到一起饮酒，酣醉之后自杀了。

孔循巴结安重诲，无非为了自己得利。一旦安重诲的利益与他的利益发生冲突，他对安重诲也要耍手腕的。

李嗣源有个美丽的妃子——外号“花见羞”的王德妃，十分得宠。李嗣源想为儿子李从厚娶安重诲的女儿为妻，就和王德妃商量。王德妃想起安重诲曾谏阻她以锦铺地，心里就生气不已，于是说：“陛下对安重诲已经过于信任了，何必又与他结亲？”李嗣源还有些犹豫，就把这意思对大臣们说了。孔循听说后，就来找安重诲：“听皇上有意纳公之女为从厚妇，公将何以待之？”

“蒙皇上恩眷，我当然愿意了。”

“这……不好吧？”

“为什么？”

“公乃近密之臣，执掌朝政，不宜再与皇子结亲。”

“嗯……”

“自古以来，权臣遭忌，公难道不知？如再成了皇亲，权势显赫过分，主上万一听了谗言，树大可是招风啊！”

“我懂了。”

安重诲就亲自见李嗣源，辞了结亲的事。孔循立即派人暗中给王德

妃送礼，请纳他的女儿做皇子李从厚之妻。王德妃向李嗣源一提说孔循女儿如何贤惠美丽，李嗣源就应允了：“那就给从厚娶孔循之女吧。”

孔循与皇家攀上了亲戚，喜得眉飞色舞。安重诲可气得暴跳了：“孔循贼赚我！”他恨孔循辜负自己平日对他的一片信任之情，就趁李嗣源东巡开封的机会，奏削了孔循枢密使之职，降为洛阳留守。

安重诲霸权，李嗣源也有所察觉，但碍于安重诲有大功，又是他一向依靠的心腹之臣，所以没有发作。安重诲却更加骄横了。李嗣源想把秦州节度使华温琪留在朝里为官，几次问安重诲：“有什么要职缺员没有？有，可用华温琪。”安重诲可不愿别人成为皇帝的宠臣，就总以“无缺员”来回答。一日，李嗣源又问起这事来，安重诲愠(yùn)色满面，厌烦地顶撞说：“臣多次奏无缺员，陛下如非给华温琪高官不可，就请让他代臣为枢密使吧！”李嗣源也没好气地说：“那也可以啊！”安重诲无言以对了。华温琪知道安重诲对李嗣源要加自己的官职而不满，竟吓得好几个月托病不敢上朝，也不敢出门了。

定州守帅王处直死后，其子王都自立为节度使，并勾结契丹，为此，唐朝削夺王都的官职，视其为叛臣。安重诲因为与成德节度使王建立不和，就上奏李嗣源，诬王建立与王都有勾串。那王建立是个不识字的将军，听说安重诲诬陷他，气恼非常，也命手下文吏写本上奏，说安重诲一向专权，并要求入朝与安重诲当面对质。李嗣源就召王建立入朝，王建立对李嗣源说：“安重诲在朝飞扬跋扈，压制群臣，如今欺到臣的头上了，请陛下为臣做主！”李嗣源召见安重诲，一脸怒气，说：“今与卿一镇，卿去镇守吧！卿之职，由王建立代任！”安重诲不服气地说：“臣为陛下披荆斩棘数十年，陛下做了皇帝，臣掌机要数年，天下无事，

如今一旦把臣放逐外镇，请陛下说明臣犯了什么大罪？”不识字的皇帝与认字无几的重臣便你一句来我一句往地吵了起来。李嗣源气得一甩手离了位，回后宫了。安重诲也气哼哼地出宫，回府生闷气去了。事后，经大臣们劝解，李嗣源才消了气，又想到安重诲权势太重，不宜一下子与他闹崩，才又找个机会召安重诲入宫，安抚了一番。但为了分安重诲之权，李嗣源把王建立留在朝中，任为宰相，判三司——管理盐铁、度支、户部三司，负责国家税收、财政等事。王建立因不识字，请罢判三司，李嗣源没有应允。

李嗣源在开封的时候，留在洛阳的皇子李从璨因喝醉了酒，坐到皇帝御榻上去了，李从璨少年气盛，一直对安重诲不低眉折腰，安重诲就借这件事，在李嗣源回到洛阳后，参了李从璨一本，请李嗣源治皇子大不敬之罪论斩。李嗣源对儿子公然登上御座，也大为震怒——这皇帝的御座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别人登上去还了得？李嗣源就下诏赐李从璨死，李从璨也只好自杀了。

前磁州刺史康福会说沙陀话，李嗣源常常和他用沙陀语谈话。安重诲十分疑心，就私下厉声厉色警告康福：“你和皇帝用胡语说话，让别人听不懂，为了什么？”“这，这什么也不为啊，只因为皇帝也会沙陀语而已。”“哼，告诉你康福，你胆敢对皇帝妄奏什么，我将斩你！”“是，是，下官不敢。”康福虽然表示不敢，但安重诲终不放心，就以西北灵州与胡人毗邻，守帅多因胡人犯境而战死为由，让康福去灵州任河西节度使，想把康福调出朝廷。康福哭着向李嗣源请求留下，李嗣源就命安重诲给康福换个官职。安重诲回奏：“康福做刺史以来，没建任何功勋，今得节度使已不小，尚复何求！而且成命已行，难以再改！”李嗣源不得

已，对康福说：“重诲掌选官授职之权，他不肯给你掉换，朕也难办了。”

长兴元年（公元930年），骄焰已盛得欲冲云霄的安重诲，又被加官为中书令。皇子李从荣、李从厚对他都敬事不暇，文武百官更无不惮畏他了。唯有河中节度使李从珂，从不向他卑屈。安重诲想起昔年随李嗣源在河北的时候，一次宴会上，他和李从珂因为说话争执起来，李从珂跳过来揪着他的衣领挥拳就打。当时，安重诲不过是一员将领，不敢惹李从珂，只好撒腿就跑。事后，李从珂虽向安重诲赔情谢罪了，可这仇恨一直压在安重诲的心里。近来，安重诲就屡次在李嗣源面前说李从珂的不好，李嗣源只当耳边风，来个知之不闻。安重诲想：李从珂，你不过是皇上的义子罢了。皇上的亲子李从璨都被我劾奏受到赐死，难道我就真个除治不得你吗？安重诲也真是权高胆大，居然假传圣旨，命河中牙内指挥使杨彦温把李从珂逐出河中府。

四月初五这天，李从珂出了河中府城，到郊外检阅一批军马，日暮时回来，城门已经关闭。李从珂命随从上前叫城，城上齐刷刷地出现了一支兵，杨彦温全副甲胄倚垣下望，说：

“我奉枢密院之令，请公入朝！”

“将军可先开城，有什么事，我入城回府再议如何？”

“不是末将负公，实是奉令而行。不能开城，公速去，不然，我即令士卒放箭了！”

李从珂无奈，只好带从人掉转马头向东而去，当夜进了虞乡县，就在虞乡住下来。他亲自写表，派人日夜兼程去洛阳，把河中府突然出的变故奏上李嗣源。

李嗣源闻奏，心下生疑，就把安重诲召来询问：“杨彦温公然逐走镇帅，还说是奉枢密院之令，这是什么事？”

安重诲故作吃惊地说：“啊？这必是杨彦温谋反，以此为借口！”

“嗯？会是这样？”

“奸人诡诈，什么谎言编不出来？臣请速速发兵讨伐杨彦温。”

李嗣源紧皱双眉思忖着：如果杨彦温真是谋反，从珂上表为什么不说明他谋反呢？安重诲见李嗣源沉思不语，就催促说：

“陛下，河中近在咫尺，如不迅速讨伐，必酿大患啊！”

“好吧，卿可派兵，不过，要生擒杨彦温。朕还要当面审讯，问个究竟呢。”

“臣遵旨。”

安重诲调洛阳守将索自通、药彦稠带兵攻河中府。四月十八日，便攻下河中——其实，也说不上“攻下”，那杨彦温本来没有反，索、药二将一到，就轻易地把杨彦温抓了，按照安重诲的密令，当即斩首。安重诲杀人灭口后，李嗣源无法调查了。这时，李从珂回到洛阳，李嗣源把他申斥了一顿，责备他治军不严致生变乱，让他回家里闲居去了。李从珂的家在洛阳清化里，他回到府第，杜门不出。安重诲就上书弹劾李从珂身为镇帅，丢失城池，请李嗣源降罪。

李嗣源气愤地召安重诲，说：“我儿被奸人中伤，曲直未明，如何加罪？”

“陛下，节度使失守本镇，如不加罪，何以治军帅？”

“朕昔日家贫，赖此儿拾马粪卖钱养家。今日朕为天子，难道就不能庇护他一下吗？况且，杨彦温为何作乱，尚未查清！卿打算把此儿如何

处置才算好?”

“陛下父子之间的事，还请陛下裁决吧！”

“让他闲居在家也就是了，卿难道要朕杀他才算完？”

安重诲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退下。河中府无帅，他就选任索自通去做河中节度使了。

自此以后，安重诲自知李嗣源对他已生疑心。王德妃是喜欢李从珂的，又在李嗣源耳边不时说安重诲的不好。许多大臣也开始攻击安重诲。在这种形势下，安重诲也内怀忧惧，上表请解去枢密院使之职。

这年冬，镇守西川的孟知祥反。唐政府派石敬瑭去征伐，在剑门关吃了败仗。安重诲面请入川督战，李嗣源应许了。

转过年正月，安重诲从洛阳抵达凤翔。这凤翔原是岐王李茂贞的根本之地，李茂贞在唐庄宗同光二年四月死去后，他儿子李从暉曾继为凤翔节度使，但不久被唐政府调守开封，此时又任为天平节度使去了。所以目下的凤翔节度使已换了朱弘昭。这朱弘昭能当凤翔节度使本是靠谄事安重诲才得到的，因此听说安重诲到了，就排队相迎，拜谒于马前。安重诲入城后住在节度使帅府中，朱弘昭还让妻妾们都出来罗拜。安重诲一感动，不由对朱弘昭说了心中的委屈：“我在朝中，受人谗害，不得不离开洛阳啊，这也是为了暂避风头之策！”朱弘昭这下恍然大悟：原来你安重诲已被皇上疏远了！

安重诲一离开凤翔，朱弘昭就上书奏禀李嗣源：“安重诲在臣府日出怨言，如让他到前线军中，怕他会趁机夺石敬瑭的兵权谋反！”同时他又派人给在剑门的石敬瑭送信，告诉石敬瑭提防安重诲！石敬瑭接了信，

心中大惧，赶紧上奏皇帝：“重诲怀异心，如到军中，恐军心生变，请陛下速召其归朝！”李嗣源连接两道奏本都说安重诲图谋不轨，就急派人传诏，调安重诲还朝。

安重诲在入川途中，接到诏书，吓得赶忙往回走。再经凤翔时，朱弘昭来了个闭城不纳，这更增加了安重诲的疑惧。二月底，他没回到洛阳呢，就接到被解除了机要大权，调任护国节度使的诏令。这护国军，在前唐时就是河中府（今永济县）的军号，治所在蒲州。后来，又把河中府下属的州，分成保义军、河中军。所以，护国节度使的治所仍在河中府境内。安重诲只得奉诏，到河中去上任了。他到了河中，就上书辞官，李嗣源就准他致仕。没过几天，有人说安重诲在河中有异图，李嗣源就派皇城使翟光邺到河中去：“朕遣你去察看，如果发现安重诲果有异志，就诛之！”李嗣源又下诏，令保义节度使李从璋接任护国节度使。

翟光邺和李从璋同时到达河中，李从璋先派兵包围了安重诲的家。李从璋外穿袍服，内藏铁挝，与翟光邺进了安重诲的府。安重诲听说府第被包围了，翟光邺、李从璋进门了，忙出堂迎接。他的心里忐忑不安，估计着凶多吉少！

李从璋一见安重诲，抢步上前，仍尊敬地口称：“末将参见中书令！”说着纳头便拜。安重诲忙上前答拜——他刚一屈膝低头，李从璋闪电般从袍下抽出铁挝，一扬手，“啪”的一下子，一挝就把安重诲的脑袋打碎了。



杀了安重诲，李嗣源召李从珂来见，拉着李从珂的手落下泪来，说：“如顺了安重诲的心愿，朕就见不到皇儿了！”就任李从珂同平章事、西都长安留守。李从珂谢恩，离开了洛阳，到长安上任去了。不久，他又被任为凤翔节度使。

从契丹逃出来的耶律倍到了洛阳，李嗣源给了他一个怀化节度使的职衔，赐名“李赞华”，赏给府第居住。

长兴三年（公元 932 年）三月，活了八十一岁的吴越王钱镠病死，传位给儿子钱元瓘。

同年五月，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打败东川节度使董璋，夺了东川，占据了两川。他怕唐军来问罪，假意上表谢罪，仍向李嗣源称臣。他这样做，无非为了应付李嗣源，实际上却加紧练兵，整治蜀地，图谋自立。

且说皇子秦王李从荣为人轻放、自傲。他弟弟宋王李从厚为人老实、谦和。因此，朝中大臣们与李从厚交往的就多于李从荣。李从荣就忌恨李从厚。李从厚呢，对李从荣总表示谦敬，李从荣也抓不着李从厚什么大错。安重诲活着的时候，李从荣很畏惧这位权臣；安重诲被杀后，李

从荣被任为六军诸卫使，掌握禁军，又参知政事，可就不可一世了，朝中文武全不在他眼里。王德妃、宣徽使孟汉琼、枢密使赵延寿等，全受过李从荣的顶撞和轻侮。驸马、六军诸卫副使石敬瑭，是李嗣源的爱婿，又是爱将，战功很大，便颇受李从荣的忌妒。赵延寿、石敬瑭就一再请调外官，躲开李从荣，以免遭害，但李嗣源一直不允许，他们只得硬着头皮留在朝里。恰巧，长兴三年十二月，契丹又犯北边，朝中议论只有石敬瑭能去抵御，李嗣源才任石敬瑭为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等军番、汉马步总管。石敬瑭离开洛阳到太原上任，真如逃出笼的鹏鸟，回入海的蛟龙一样快活。

长兴四年春天，有人谏言：应给诸皇子选派有学识的老臣为师傅。李嗣源就命宰臣们去商量这事，并选出人来。李从荣闻讯，冷笑着对属吏们说：“派人做我的师傅？哈哈哈，想管束我？哼，我看谁敢领这个任！”果然，没人敢领这个职——谁不怕他！最后，秦王傅这个官，落到了兵部侍郎刘瓌的头上，刘瓌因上命所派，不得推辞，急得在家转来转去，后来哭着向李嗣源诉说自己无能，请求另选高贤，结果仍无济于事，只得到秦王府上任了。李从荣见了刘瓌，连迎接都不迎接，反倒是刘瓌给他行礼，侍立一边。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日子一长，刘瓌成了秦王府的属吏了！刘瓌受不了，便说了李从荣几句：“老臣奉旨而来，殿下毫无尊师之礼……”话没说完，李从荣一挥手，两边的侍兵上前，把刘瓌推出了府门。从此，刘瓌连秦王府的大门也进不来了，倒落个在家过上优哉游哉的日子来。

从当年的五月，李嗣源中风卧病，到了六月里，病势转重，十来天不见群臣，朝野就人心汹汹了。在那动荡的年月里，李嗣源即位后，社

会上稍稍有一点儿平静，但对动乱的恐惧在人们心中却未消除。李嗣源一不见臣下，流言就传开了，人们都怀疑这位六十多岁的老皇帝病危，甚至已晏驾了。有些官、民纷纷逃往山中，有些人避入军营——怕动乱一起，性命难全。为了安定人心，李嗣源挣扎着驾坐广寿殿，朝见文臣百官，以示身体无恙。他这样做，虽使人心稍定，但他的病情并未好转。李从荣看到机会来了，就暗中唆使大臣向李嗣源上表请立他为太子。李嗣源览表后，落着泪对近侍们说：“群臣请立太子，难道是看朕老了，病了，不能临朝了吗？立了太子，朕大概就得回太原故宅去住了吧？”他是不愿放权给儿子的，但自己又感到病体沉重了，如不立太子，万一“千秋万岁”之后，帝位不能虚着呀，于是下诏命宰相们商议此事。李从荣得知后，就入宫见李嗣源，假意说：

“儿臣听说奸人请立儿为太子，儿臣年纪尚幼，而且愿意先学会治理军民之法，不愿先当此位！”

他退出来以后，又散布言语：“要我当太子的人，大概是想把我幽禁在东宫，夺我的兵权吧？”

原来为他请命的大臣们听李从荣这么一说，都恐惧了，猜不透李从荣到底要干什么。有那聪明的宰臣，看出李从荣是想先抓住军权而后再当太子的心思，便又奏请李嗣源先封李从荣为大元帅。这样，李嗣源就下诏任李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了。

李从荣军权在握，每当入朝时，居然带着数百全副武装的骑兵。他不喜欢宰臣赵延寿和范延光，就对左右人说：“我一旦面南背北，就把这两个全灭门夷族！”

赵延寿和范延光吓坏了，赶忙见李嗣源固请外调，离开洛阳，因怕

李嗣源不准两人都走，竟提出：“臣等不是怕在朝中事务繁劳，只愿与勋旧轮番执政。臣等也不敢都离去，愿先走一人，留下一人，如新任宰臣不称职，陛下再调臣等回朝，随召随到。”李嗣源就准让赵延寿先外出任宣武节度使，守开封去了。留下范延光，又调朱弘昭为枢密使顶替赵延寿之职。范延光怎肯留下？过了些日子，又托宣徽使孟汉琼和王德妃替他在李嗣源跟前求调，终于调任成德节度使了。枢密使剩一个朱弘昭了，李嗣源又任冯贊（yūn晕）为枢密使，凑成了两个。

熬到了十一月中，李嗣源病又转重，李从荣入宫问病，李嗣源坐卧病榻，头都抬不起来了，面容憔悴，两眼无光。李从荣退出寝宫的时候，听里边宫人们呜呜地哭，以为李嗣源驾崩了。第二天，李从荣就装病不入宫探视，而在府里作应变的准备了。其实，这天晚上，李嗣源的病情又有缓解，李从荣一点儿不知道，还认定他已死了呢。为了不使帝位落到李从厚或别的弟兄手里，李从荣决定率兵入宫了。次日黎明前，枢密使朱弘昭和冯贊得悉李从荣已调集一千人马步军，在宫外的天津桥前列了阵，他俩就急忙入宫和宣徽使孟汉琼、禁卫军将领康义诚商量应急办法。这康义诚为了不得罪李从荣，早把儿子派到秦王府当李从荣的将官了，昨天又得到李从荣密令，准备今天一早开宫门迎接李从荣。此时，朱弘昭等叫他一起守卫皇宫，抵御李从荣，他可为难了。这时，守宫门的兵跑来报：“秦王兵已到端门外！”孟汉琼大惊，对康义诚说：“秦王杀入宫中，不但皇上有危险，我辈也难逃灭门之灾，康将军你还犹豫什么！”说完，拉起朱弘昭、冯贊就往李嗣源寝宫跑，康义诚也只好跟在后边。

李嗣源昏昏沉沉地坐卧在御榻上，听见门外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抬

起无神的双眼，问立在身边的李从珂之子、控鹤军指挥使李重吉：“什么事呀？”李重吉未及回答，孟汉琼等仓皇奔入。

“陛下！”孟汉琼也顾不得什么君臣之礼了，一步跨到御榻前，“从荣反了，兵已攻到端门前，过一会儿就要冲进宫来了！”

“啊！”李嗣源一惊，眼睛闪了一下。宫里的宫女们竟吓得呜呜哭了。李嗣源呆愣愣地问：“这是真的？”李弘昭等回答：“真的。”李嗣源叹口气，说：“从荣何苦如此呢！”抬起颤抖的手指了指天，沉重地落下往床沿一拍，泪水也随之落下来了。

“陛下，快传旨吧！”孟汉琼急得脑门冒汗说。

李嗣源抬起眼，康义诚忙闪到冯赟身后。李嗣源对李重吉说：“你父与朕冒矢石而定天下，数次救朕于危难中。从荣是不足付托大事的，今又为逆。你为朕守住宫门，调禁军击退反军，朕当召你父入朝承继大位。”

“臣遵旨！”李重吉答应一声，急急出了寝官。

李从荣把一把交椅放在天津桥上，他往椅上一坐，望着他的兵往端门下拥。他命人去叫康义诚出宫来。从人跑到端门前，门已紧闭。又跑到左掖门，砰砰一通砸门，也砸不开，从门缝往里一瞧：啊，了不得，宫里的兵正整队朝端门这边走来！

“报秦王：宫中禁军已出动了！”

啊！李从荣惊呆了。这个骄狂、刚愎的家伙，才听有变就六神无主了，忙把掩心甲穿好扎牢，把弓箭握在手中，打算应战。没多一会儿，他见到自己的兵开了花一样往回乱跑了。他霍地跳上交椅细看：啊，禁军从宫中冲出来了！他跳下交椅，掉头就跑。他这一跑，他的兵更乱了，

四下奔窜，一哄而散。

李从荣跑回秦王府，李重吉和康义诚的禁卫军就追入府中。李从荣和妻子刘氏吓得钻到床下，被禁兵揪出，一刀一个杀了头。

次日，叛乱已平，那挂名没实权的宰相冯道，率群臣入宫见李嗣源，给皇上道惊来了。

几天以后，六十七岁的李嗣源呜呼哀哉。宋王李从厚入洛阳主国事。进了十二月，李从厚即皇帝位，为大行皇帝发丧。后来因李嗣源庙号“明宗”，史书就叫他“后唐明宗”。李从厚即位后，朱弘昭以诛李从荣，平乱有功，成了朝中的权臣，一上台就排斥异己，李从厚也无可奈何。

腊月尽正月来，新皇帝李从厚下诏改元。这位年方二十岁的皇帝，登极伊始，即召学士为他读讲记唐太宗李世民政事的《贞观政要》《太宗实录》等书，倒有番治国之志。不过，听了半天的读讲，却不明白大意，他为人年少，又优柔寡断，有事只和枢密使朱弘昭、宣徽使孟汉琼等商量，几个宰相仍是有名无实。结果，朝臣们看到朝政不过如此，也没人说话谏言，朝政仍与原来一样乱糟糟。

在中原唐朝廷内部纷披之时，蜀中的孟知祥加紧了称帝的步骤。他用武力夺了东川，占据了两川之后，假意上表唐朝，仍做唐朝的藩臣，并请唐朝封他为王。他让儿子孟仁赞摄行军司马事兼两川牙内马步军都总管，控握兵权；川中大、小官吏都由他委任，操掌了行政大权。唐政府哪有力量来管他？便在长兴四年封他为蜀王了。当年十一月，李嗣源死去，孟知祥听说李从厚即位，高兴地对属下说：“新君年少无能，当政的又是一伙小人，坐着看吧，唐朝的大乱就要来临了！”

转过年闰正月二十八日，孟知祥自称大蜀皇帝了，改元明德元年（公元 934 年），定都于成都。可惜，好景不长，他当皇帝才半年，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孟仁赞继位，改名叫孟昶。

孟昶即位的时候，是个不满十七岁的小皇帝。这个后蜀主——为了区别王建建立的蜀国，史称孟知祥的蜀国为后蜀——小时候就很聪明，当了皇帝，倒也能干，即位第三个月，就把权臣李仁罕杀了，这李仁罕是孟知祥的旧部，又是托孤之臣，所以十分骄横。当时，孟知祥的旧将们都目无法纪，胡作非为，为了捞取财宝，一个个都干那霸占民田、广修屋宇，甚至做公开扒坟掘墓的坏事，李仁罕干得最凶。他为了掌权，向孟昶提出要掌管六军的要求。孟昶就表面答应了，并加拜李仁罕为中书令，但心里却恨得要命。一天，孟昶在宫里埋伏了武士，召李仁罕入宫。李仁罕大模大样地一进宫门，就被武士们抓住杀死。孟昶继而传旨，把李仁罕满门抄斩。没过几天，孟昶又勒令权臣李肇致仕，发配到邛（qióng 穷）州去了。年底，孟昶又颁布了劝农诏，让州县的官吏到农村去亲自劝农，争取来年春农桑兴旺。然而，孟昶并没真正地把这好的开端发展下去，一年之后，他就按捺不住，开始过奢靡生活了。他喜欢击毬，又酷好跑马，因为马失前蹄把他重重地摔了一次，皇太后又训了他一顿，他才稍有收敛，不轻易跑马玩了。不跑马，在宫里又闷得慌，怎么办？派人到外搜找美丽的姑娘，弄到宫里，供他淫乐。他下诏：民间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女孩儿，都在采选之内，蜀中各州各县，人心骚动，有这等年龄的姑娘的人家，纷纷忙着嫁女，闹个鸡犬都不安宁。

蜀地是天府之国，自古以来物阜人丰。孟昶虽荒淫无度，蜀中的生产却还不错。孟昶又好文学，曾下诏由史馆编了一部五百卷的《古今韵

会》，又命人刻了文臣毋昭裔整理的《九经》，把刻经石版藏在成都学宫，对保留和传播文化做了些好事。

蜀中文人很多，在五代时期，蜀国比中原要安定，中原的士人到蜀的不少。当时词已盛行，这个新的诗歌形式，广泛受到文人们的运用。后蜀的著名词人有欧阳炯、顾夐（xiòng），鹿虔（yí）等数家。有个叫韦縠（hú）的诗人，编选了一部唐诗《才调集》，共十卷。有个赵崇祚，把晚唐诗人温庭筠和前蜀韦庄及后蜀许多词人的词，选编了一部《花间集》，一直流传到今天。史家赵元拱，奉孟昶之命，编写过一部《前蜀书》，记载王建蜀国的事情。韩保贞奉孟昶之旨，在唐朝药物学书籍的基础上，作《蜀本草》二十卷，孟昶还亲自为这部书写了序言，对医药学作出了贡献。

蜀国还出了不少画家，有善画人物的阮知诲、张攢、蒲知训，善画花鸟的居采（cǎi），善画佛教道教故事画的高从遇、高子进父子，善画山水松石的李文才等等。

孟昶把这些诗人、画家召集在身边，让他们写诗作画，倒也发展了中华文化。孟昶有个最宠爱的妃子徐氏，号“花蕊夫人”，极能作诗，是当时的一位女诗人，传留下来有一百首《宫词》……

后蜀从建立到亡国，经历了四十一年，中原的朝代更迭，战乱不已，对它都没什么太大的妨害，中原的梁、唐、晋、汉、周五代都随历史的长河流去了，它还存在着，直到宋朝建立之后，才结束它的历程。

拉回话头，再说唐朝。李从厚即位后改元的第一年：应顺元年（公元934年），朝臣朱弘昭、冯贊执掌朝政，这两个人本来没什么威望，一旦掌了权，就怕有威望的李从珂、石敬瑭夺了他们的权，因此对李从珂、

石敬瑭十分忌畏。偏偏潞王李从珂在明宗李嗣源死后，托病不入朝来吊丧，朱弘昭、冯贊就对李从厚说：“潞王称病不朝，拥兵在镇，是有野心的！”李从厚也怕有人夺他的帝位，就把掌管禁军的李从珂之子李重吉贬了职，派到亳州当一个团练使。李重吉赴任中途，被杀了。

李从珂不入朝，是存有戒心的，怕一旦入朝就如鱼离水，似鸟入笼。当听说儿子被贬，心里就更疑惧了：莫非李从厚已怀疑我有反心不成？

二月，朱弘昭、冯贊又请调石敬瑭离开太原去任成德节度使，调李从珂离开凤翔去任河东节度使——这是怕他们久在一地，培植力量。并派李从璋去守凤翔，代替李从珂。这可使李从珂感到危险迫在眉睫了，他急召部下将佐们商量：

“皇帝年轻，政出朱、冯，现在调我离开凤翔，你们看怎么办好？”

众人都说：“大王一离开凤翔，必有性命之忧，不能受旨！”

李从珂手按剑柄，说：“诸公所言有理！我要清君侧！”

什么叫“清君侧”？就是除掉皇帝身边的奸佞。李从珂要借清君侧为名，杀向洛阳了！要从凤翔到洛阳，途中必过长安。李从珂就派人带了财宝、美女到长安，劝说长安守臣王思同归顺。王思同把李从珂的使者捆了，急报洛阳说：李从珂反！

朝廷要让康义诚率兵讨伐李从珂。康义诚怕一离开洛阳失去大权，就保荐王思同挂帅。三月中，王思同率各路人马，云集凤翔城下，大举攻城。

凤翔城墙不高，护城河如同小水沟。王思同的人马声势很大，一下子就攻破了东、西关的小城。城里的兵死了不少，李从珂急了，登城冲着城外的官兵大哭，说：“我从十几岁就随先帝出生入死，身经百战，

金创遍体。你们也都是先帝的旧将士，都知道我的功劳。如今，朝廷信任奸臣，诬我谋反，我有何罪啊！”说着哭着，哭着说着，竟把攻城的将士感动了。唐官军中，忽有一员大将高呼：

“潞王，是我主也！”

众将士一看，是老将杨思权。这杨思权曾在从珂部下，后又随李从荣；李从荣被杀，他就日夜担心怕牵连上。此时，他这么一喊，他的兵就嚷开了：

“愿听杨将军号令！”

“好！你们随我保潞王吧！”

杨思权阵前率兵归降了李从珂，他一进城，就对李从珂说：“大王攻下洛阳，请以臣为节度使。”李从珂立即手书一纸：“杨思权可为邠宁节度使！”杨思权大喜，让他的兵们在城外大喊大叫：

“我们归顺潞王，已经受赏了！”

其他诸路将士一听，也哗然大乱，纷纷解甲投降，往地上投械丢甲的声音都把地震动了！李从珂即引兵杀出城来，王思同的兵一下子溃败了。

李从珂收降数路兵，整顿旗鼓，向东杀来，克长安，取潼关，势如破竹，直扑洛阳。

洛阳震动！李从厚不知所措了，对康义诚等说：“先帝晏驾时，你们为什么非立朕为帝不可呢？如今怎么办？朕欲亲自迎接潞王，把大位让之。”朱弘昭、冯贊吓呆了，不知说什么才好。康义诚眼珠不停地转了半天，心说：嘿，这个天下定是李从珂的了，我何不立一功？想好了，假意说：“陛下勿忧，臣愿领兵抵挡潞王人马！”

李从厚已乱了方寸，见康义诚自告奋勇，就答应了，并拿出内府的财物犒赏士卒。康义诚点了洛阳人马，出城向西。

这时，李从珂大军已到昭应县（临潼县），生擒了王思同。继而，向东到了陕州，康义诚就派人向李从珂请降了。李从珂很蔑视康义诚，因他投降，就收下他。

李从珂人马临近洛阳，朱弘昭、玛贊心惊肉跳，都自杀了。李从厚慌了，召禁军将领慕容迁说：“你速保朕北去魏州吧。”慕容迁答应：“臣愿保驾！”

这天黄昏，李从厚带五十骑出宫，慕容迁带了兵护着，开了洛阳城门，李从厚和他的五十个亲兵刚出城，慕容迁就把城门关了——他没出城，等着归顺李从珂呢。

李从厚一行，四月初一跑到卫州东，遇上了从太原来的石敬瑭。石敬瑭问：“听说康义诚西讨，胜负如何？”李从厚说：“他降潞王了。卿保朕去魏州吧。”石敬瑭叹息了半天，请李从厚先找个地方住下。李从厚带人到一处驿馆才歇片刻，石敬瑭手下大将刘知远就带兵来了。李从厚还以为是迎接他呢，哪知，刘知远一挥手，他的兵上来噼哩扑噜，把从人全杀了，只留下李从厚一个光杆的逃亡皇帝，而后扬长而去。石敬瑭带兵就奔洛阳来了。

同日，李从珂进了洛阳。

皇太后下诏：废去李从厚帝位，令李从珂即位。

那位闲散的宰相冯道又率百官迎接李从珂从王府入宫，即了皇帝位。

这时，李从厚到了卫州城里，刺史王弘贊让他住在衙内。李从珂得知这事，派使者到卫州，命王弘贊杀死李从厚，王弘贊就带了毒药酒来

见李从厚，请李从厚喝酒。李从厚猜出酒里有毒，坚决不喝，王弘贽就命手下人用绳子把李从厚勒死了。李从厚死的时候，仅二十一岁。

李从珂此时才知道儿子李重吉已被杀于去亳州路上，他就把李从厚的四个儿子和妃子孔氏全杀了。这时，李从珂见大事告成，传旨把康义诚全族都杀死于法场。

石敬瑭到洛阳朝见李从珂，李从珂仍命他为河东节度使，守太原。石敬瑭在洛阳住了几天，回转太原去了。石敬瑭的妻子是唐明宗李嗣源的三女儿晋国长公主，两个儿子石重殷、石重裔都在皇宫当禁军将领。他回到太原后，密令二子用钱贿赂皇太后左右的宫人，叫宫人们侦伺李从珂的动静。这样，宫中出点什么大事小事，远在太原的石敬瑭都了如指掌。他也看出这唐室天下分崩离析，离亡不远了，就暗中扩展势力，招兵买马，积蓄实力。他又以防御契丹为名，没完没了地向朝廷要粮饷、军械来充实自己。

当年年底，石敬瑭的妻子晋国长公主入朝来了。新年一过，正月十三日是李从珂的生日，宫中大摆酒宴。在酒宴上，李从珂说了一句醉话，招致了石敬瑭反唐。



第二十一回

|| 石驸马求援请契丹 ||
|| 张将军不屈捐身命 ||

庆贺皇帝李从珂生日的宴会开得十分热闹，君臣共饮，歌舞频呈，杯觥交错，笑语喧哗。李从珂喝得醉醺醺的，晋国长公主又奉杯上前敬酒祝寿。李从珂接过杯来，看那杯都成两个了，送到口边，一扬脖，咕咚咚灌了下去：“干！干！”他把杯往桌上一放，晕晕乎乎地问道：

“石郎近日可好？”

“启陛下：石敬瑭近日有病，臣明日就要返回晋阳，借此机会向陛下辞行。”

“辞、辞行？为何来、来、来去匆、匆？急着回去，是、是不是帮、帮石郎、造、造反呀？”

晋国长公主吓得脸都白了。

李从珂哈哈大笑了。

晋国长公主回到太原，把李从珂的醉话一说，石敬瑭也大惊，说：“李从珂与我同在明宗部下为将的时候，就面和心不和，互不服气。他醉中之言，正道出他对我不放心啊！”石敬瑭就派人到洛阳，把在洛阳的财产全往太原运，对人只说：用以充军费抗契丹。朝中人人猜测说石敬瑭

已存异志，迟早必反。

五月的一天夜里，枢密直学士薛文遇正在宫中值班，李从珂由太监提灯引路到阁中来了。薛文遇叩拜后，侍立，李从珂问：

“卿看石敬瑭果有反意否？”

“臣看他有反意。”

“把他调离河东，移于他镇如何？”

“移，也要反；不移，也要反。石敬瑭之反，只在旦暮之间罢了。陛下应当机立断，先下手才是。”

“你说得对！”

翌日，李从珂下诏：免去石敬瑭河东节度使，移任天平军节度使去郓州。

诏书颁布后，又令建雄节度使张敬达率兵逼促石敬瑭速速从太原去郓州上任。

石敬瑭接诏后，召将佐紧急议事，他问：“诸公，我未造反，朝廷竟逼我造反，难道我束手待毙不成？我打算先上表称病，拖延一下，以观朝廷动静，如果朝廷收回原命，我就奉事之；如果继续逼我，我即反！如何？”

有的文职官说不能反，应遵旨赴郓州。大将刘知远说：“明公久带兵，深得军心。今占据太原，地理优胜，如举兵，帝业可成！”掌书记桑维翰说：“明公是明宗的爱婿，竟遭主上的疑忌，明公纵俯首听命，也难免被害。为了保全自己，应当起兵！况且契丹就在北面，明公如能屈节奉事契丹，万一事急，求契丹出兵相助，何愁大业无成？”

石敬瑭下了决心，说：“就这样了。”他命人写表上奏李从珂，李从

珂接到这表章一看就气急了。这表上写的是：

“陛下是明宗的养子，不应承继大位，请速退位！”

李从珂把这表章三把两把撕碎，往地上一摔，当即下诏：削夺石敬瑭官职。以张敬达为帅，杨光远为副帅，率马步军都指挥使张彦琪、马军都指挥使安审琦、步军都指挥使相里金等兵伐太原！

张敬达三万大军在太原城南晋安乡（今太原晋祠南）扎下大营，还没开仗呢，部下先锋马军指挥使安审信就叛逃，投顺了石敬瑭，因为他是石敬瑭的老朋友。接着，守代州的将领安元信、振武西北巡检使安重荣都率本部数百兵跑到太原，投了石敬瑭。没过两天，指挥使张万迪又率五百骑兵投了太原！

李从珂听到有叛将降了石敬瑭，气恼非常，下旨把张万迪全家杀死。石敬瑭在洛阳的两个儿子石重殷、石重裔，一听父亲反了，就逃出洛阳，藏到民家的枯井中。结果，他们被官兵抓住，不但他俩被杀了头，收留他们的那家人也被满门斩首了！

石敬瑭面对张敬达的大兵压城，就命桑维翰给契丹写表称臣，并愿当契丹嗣圣皇帝耶律德光的儿子，请契丹发兵援救，还说如果他石敬瑭灭了唐朝，当了皇帝，就把雁门关以北和卢龙一道共十六州之地全送给契丹。

刘知远说：“向契丹称臣，可以。管契丹主叫父，太过分了！求援，可以多送财帛，不应把云、燕十六州之地白白送给契丹，这样做，将给中原留下无穷的后患！”

“不。”石敬瑭说，“事情紧急，不如此是不能请来契丹的援兵啊！”

刘知远谏阻无效，只好听之任之。桑维翰就带了表章，出太原，间

道北行。这日，桑维翰来到契丹都城，住在馆舍，先派人把表呈入宫中。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览阅表章，喜不胜喜，忙到后宫来见萧太后。

“我儿何事如此喜悦呀？”

“母后，天降大喜了！”

“哦？”

“唐主讨伐石敬瑭，石敬瑭来表求援，答应事成之后把卢龙一道的幽州、檀州等州和雁门关以北的云州等州，共十六州之地全送给我朝！”

“喔！”

“儿前些天梦见石郎遣使来，今日果真来了，还不是天意？”

“是天意！你父皇在世时，几次亲攻幽州都未能攻克，石敬瑭愿献幽州等地，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临头啊！”

“儿欲秋后草肥马壮之时，出兵南下河东，母后以为可否？”

萧太后点头说：“可以。”

耶律德光即命臣下写了答复石敬瑭的诏，诏上说：伺秋后，即发兵相助。

桑维翰得到耶律德光的答诏，火速回转太原了。

石敬瑭立在太原城上，八月的金风挟着凉气吹拂着他因焦虑而消瘦的脸，他眺望着城外唐军筑起的营垒，眉上似压着两重山。刘知远戎装佩剑，走到石敬瑭身边，低声问：

“明公想什么呢？”

“张敬达兵势甚盛，令人心忧啊。”



“张敬达筑围而不攻城，说明他只想长久困城，除此之外并无奇计，这是不足忧虑的。请明公派人四处联络外援，守城之事，知远一人足可承担。”

石敬瑭感到宽慰，用手拍着刘知远的背，说：“有你，我何忧！”

“看——”刘知远用手一指远方，“张敬达的兵卒又在筑土围了！”

石敬瑭放眼望去，灰色的天空下，平野的远处，隐隐约约的一片唐兵，蚂蚁搬窝似的在来来往往筑土墙呢，他攒动一下眉头，惆怅地说：“桑维翰怎还不回来呀。”

噼噼啪啪的雨点落下来，渐渐紧起来……

张敬达打算修一圈土围，把太原城像箍桶般箍起来，士卒们出了不少汗，天公却不作美，阴雨连降，土围没能筑成，只筑了零七八碎的片段而已。李从珂派使臣到行营犒军，并催促张敬达攻城。副帅杨光远对使臣说：“请转奏陛下，不要焦虑。太原城如没有外援，很快就能攻破；如石敬瑭引契丹兵来，我们就诱敌深入，一战破之！”杨光远说得轻松，使臣听得容易。使臣回洛阳转奏李从珂，李从珂心里大悦。

太原城池坚固，加上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知远善于带兵，上下同心，就连降将安重荣、张万迪的兵也乐于受他的调遣。所以，唐兵主帅张敬达几次督兵攻城，声势虽大，全被太原兵击退了。

桑维翰回到太原，石敬瑭一见他，拉住手就问：

“此行如何？”

“明公放心，契丹答应秋高马壮时发兵。”

“现在已快过仲秋，城里的储粮亏上来了，契丹兵如不早来，太原危矣！”

“明公放心，放心。”

石敬瑭的心焉能放得下？他日期夜盼，望眼欲穿，只待契丹兵到。一进九月，好消息传来：契丹主亲率三十万骑，自代州南下，经过代州城、忻州城，直奔太原而来！

石敬瑭得悉的消息是真的，但耶律德光实际上只带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罢了。

契丹骑兵在太原附近汾水北岸的虎北口列开大阵，耶律德光立即派人入太原城见石敬瑭说：“皇帝已亲临，欲今日破敌，问石郎可不可以？”石敬瑭见契丹兵到了，久悬的心落下来，欣喜非常，也立即派人随来人去见耶律德光，转告：唐军势大，今日不宜战，待明日商议之后再战不迟。

石敬瑭派的人还没到契丹军呢，耶律德光已挥军向唐军发起进攻，与唐将高行周、符彦卿的骑兵杀到一处了。石敬瑭不能坐视，就命刘知远带兵出城助战。

张敬达、杨光远率步兵在太原城西北的山下列了阵，只见一支三千左右的契丹骑兵，身不披甲，直冲大阵。唐军将士哪把连甲都没有的契丹兵放在眼里呢？张敬达令旗一摆，唐兵呐喊着迎上，这支契丹兵只略一冲阵，掉头就跑，唐兵在后就追。契丹是骑兵，按理说要比唐军的步兵跑得快，步兵是无法追上的。但这支契丹骑兵在唐将卒的眼里看来，实在是太羸弱不堪了，那些马都像是老掉了牙的、三天没吃草料的，跑得又慢又乱。唐兵追得更加兴起，一直追到汾河岸边，契丹这支骑兵涉水过到对岸去了。就在唐兵拥挤在河边的时候，了不得，契丹的伏兵从东北方杀来了！

契丹伏兵如一阵飙（biāo标）风卷地杀来，一下子就把张敬达的兵切成两段。刚才过了河的契丹骑兵又回头杀过来，刘知远的太原兵也杀上来，唐兵被冲得落花流水……这一场鏖战，只杀得天昏地暗！

唐军大败，丢下近万具尸体于汾河岸上。张敬达率残兵败到晋安乡的寨内，招聚败兵，严修寨墙，准备坚守。

契丹一战获胜，退回虎北口。石敬瑭的兵俘获唐兵一千多，刘知远怕这些唐兵跑掉，对石敬瑭说：“张敬达虽败，兵力尚余不少，这些俘兵如逃归，就助长唐军的军力了，请杀之！”石敬瑭就下令把俘虏一个不剩全宰了。

当天日暮，石敬瑭出太原北门，到虎北口的契丹营中拜见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亲手拉起石敬瑭，仔细端详着——这石敬瑭身材高大，方面大耳，甚具威仪。耶律德光说：

“久闻石郎之名，何相见之晚！”

落座后，石敬瑭问：“皇帝不远千里而来，不顾兵马疲乏，来即战，战即胜，是何缘故？”

耶律德光微微一笑，说：“道理嘛，有二：一、我大军自北而来，原以为驻守雁门诸路的唐兵会仗险设伏，阻止我深入，结果，代州、忻州的守兵都婴城自守，不敢拦截，任凭我军顺利地长驱深入到太原，因此，我就断言此次出兵必能成功；二、我军虽然远来，但锐气正盛，张敬达军久困太原而无功，士气必然已衰，所以，我一至即战，战则获胜了。”

石敬瑭从心里惊服耶律德光的用兵，连说：“皇帝用兵非凡！敬服，敬服！”

“今张敬达已败，我们应该乘胜进攻。”

“是，是。”

“兵贵神速。石郎快回去调动人马，明日一早，我们会兵，包围张敬达。”

“遵命！”

张敬达退保晋安寨，营中还有五万左右兵士、一万来匹战马。他本打算稍事整顿，再与契丹、石敬瑭作战；不料，契丹兵和太原兵迅速地逼近晋安，在他的营盘之南设了大阵，长约百里，深五十里的地带之内，成了鸟飞难度的地区。

晋安寨成了笼中之物，被契丹、太原的人马困住，与外界的音讯完全断绝了。

洛阳的李从珂得报张敬达败守晋安寨，一着急，眼睛上火，看东西都艰难了。他命符彥饶率洛阳马步军进屯河阳，传旨命天雄节度使范延光率魏州兵奔榆次，命卢龙节度使、北平王赵德钧率幽州兵赴代州断契丹后路，摆开了与契丹、石敬瑭决战的架势，并下诏：御驾亲征！

其实，李从珂本心是不想亲征的，下个御驾亲征的诏书，不过为了给诸路救援张敬达的军队鼓鼓士气。所以，他从洛阳出发后，到了河阳，就不敢过河向北了。宰相卢文纪看出李从珂的怯战之心，就说：

“河南是我朝的根本之地，河阳是重要的通道，陛下宜驻跸（bì）在此，指挥各路人马。”

李从珂有了下台阶，就立即传旨：“文纪之言甚是，朕驻跸河阳督战可也。”他心神沮丧，每天以酒浇愁，醉酒悲歌。有的大臣劝他过河北

征，他一边喝酒，一边连连摆手，说：“卿不要提石敬瑭，石郎使朕心胆坠地也！”

幽州的北平王赵德钧，自坐镇幽州以来，自谓拥重兵，据形胜，就有自立为帝的野心，想趁唐朝之乱，南下夺取政权。李从珂传旨命他出兵代州，断契丹军的退路，他偏不赴代州，而引兵南下，先到易州，把易州的兵合并到他的军中，又到镇州，并吞了镇州兵。他还上书李从珂说：“臣拒契丹，恐兵少不利，请陛下许臣合泽州、潞州兵。”等他吞并了泽、潞兵之后，抵达潞州，又要求把魏博兵也归他统率，遭到朝廷制止才没实现。这时，赵德钧的人马非但没按原计划到契丹军背后去，反而绕到太原的东南来了。

十一月了，李从珂任命赵德钧为元帅率其子南面行营大将赵延寿、东南面行营大将范延光北进。赵德钧想趁机吞并范延光的部队，就拖延时间按兵不动。在李从珂的一再催促下，赵德钧才挥诸路人马北进，抵达距晋安寨一百多里的团柏谷口。而这时，晋安寨的唐兵已被困近两个月了。

困唐军的契丹行营设在一个叫柳林的地方，耶律德光考虑到自己孤军深入，不宜持久，就想撤兵，但此行的目的尚未达到呢。这天，他把石敬瑭请到御营大帐。石敬瑭只当是要商量攻晋安唐军营寨，不料一见面，那耶律德光笑容满面地拉着他的手说：

“朕三千里赴难，不办成一件大事是不回师的，哈哈哈哈。请坐！”

石敬瑭揣测着耶律德光的意思，坐下后，刚要开口问，耶律德光说：

“朕观你相貌、识量，真是中原之主啊！朕欲立你为天子。”

石敬瑭的心里顿时腾起欣喜的浪花，脸上的笑容都要流下来了！他忙站起来，又是作揖又要叩头，说话时舌头都不听使唤了：

“这、这、这，臣、臣、臣怕难当此、此大位呀！”

“哈哈哈哈，何必逊让？今日是十一月十二日，是吉辰，朕今日就册立你为帝吧。你速回营召集部下将佐，并速筑一坛。”

“这——是、是！臣遵旨！”石敬瑭激动得伏地给耶律德光叩了头，忙忙叨叨回营了。

耶律德光命人写好了册文，石敬瑭的兵们也在柳林契丹营附近筑了个土台子——这就当即位坛了。

契丹君臣、石敬瑭和太原将吏们齐集坛下后，耶律德光携石敬瑭登上土坛，文臣宣读册书：

“维契丹天显九年，岁在丙申，十一月十二丁酉日，大契丹皇帝曰：尔石敬瑭，当中原无真主之时，当践皇极！以尔居于并州，首建义旗，宜以国号曰‘晋’，与朕永为父子之邦！”

读罢册书，石敬瑭就是大晋皇帝了。可是，这位皇帝即位也太仓促了，连衮（gǔn滚）冕还没置办呢，身上还穿的是节度使袍服呢！耶律德光就当场脱下自己的龙袍，披在石敬瑭身上，石敬瑭穿着契丹皇帝的龙袍，拜了皇天后土，由军卒们吹着军中之乐回营——就算当皇帝了。

石敬瑭守信用，立即命人把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的地理图奉送给耶律德光。这些地方的实际控制权，虽然还不全在他的手里，但送上地图，也就算答应把十六州送给契丹了。

儿皇帝石敬瑭还立了文约，答应每年向契丹输纳三十万匹帛。

石敬瑭下诏改元为天福元年（公元926年）。

耶律德光立了晋帝，得了割让幽云十六州的信约，就准备班师了。

忽然，臣下来启奏：“赵德钧遣子赵延寿来见。”

“他来做什么？”耶律德光说，“召他进见！”

赵延寿进了御帐，参拜之后，献上金帛厚礼，说：“臣奉我主之命，请与陛下修好，愿陛下收兵。有书呈上——”

耶律德光展书看了，“哧”地笑了一声，原来赵延寿哪里是奉李从珂之命来修好，竟是赵德钧派来送密信的！那信上说，如果契丹立赵德钧为中原皇帝，赵德钧就与契丹结为兄弟，带大军南取洛阳，并允许石敬瑭永镇河东。

“你且到外边歇息，此事重大，朕与群臣商议后即作回复。”

“是。”

赵延寿被人领到外边的客帐中去了，耶律德光就召文武商量这事。他说：“我军深入河东腹地已三个月，晋安唐兵犹未解甲，赵德钧父子又率大兵前来，万一赵德钧命幽州兵断我后路，我军则背腹受敌。朕欲允许赵德钧之请，立他为中原皇帝，你等以为如何？”众文臣武将都有思归之意，便没人提出异议。

石敬瑭听说耶律德光又要立赵德钧当中原皇帝，他急得从座席上霍地跳起，命桑维翰速见耶律德光。桑维翰也又急又恐，十冬腊月的天里，脑门上冒着汗，见了耶律德光说：

“大国举义兵来救孤危之太原，一战而唐兵溃败，退守晋安，旦夕不保。既立晋，怎能再应他人？那赵德钧父子不忠不信，不过欲借大国之

力以图中原，一旦成功，势必背信弃义。皇帝立晋，晋则将竭中原之财以奉大国。望皇帝不要弃大利而贪小利啊。”

“话虽如此，你可知捕鼠者，稍不留心，还会被鼠咬一口，何况赵德钧这个强敌呢？朕立他为帝，也是兵家之权谋啊。”

“皇帝！”桑维翰哭叫一声，双手撩袍，咕咚一声跪下了，鼻涕眼泪齐下，咧开大嘴呜呜连号带诉：“皇帝啊，四海之人都知皇帝以信义救人之急，以信义立石氏为晋主。皇帝怎可以朝三暮四，失信于人啊？”说罢，伏地大哭。

耶律德光一甩手，转入后帐去了。这桑维翰便学起申包胥哭秦廷来，从早一直到黄昏，跪在那儿哭一阵，号一阵，又抹眼泪又甩鼻涕，两袖都湿了。

耶律德光经过反反复复的思量，觉得还是立石敬瑭有利，那赵德钧多年来称霸幽州，野心勃勃，况且与契丹打过大小数战，会真心顺服契丹吗？

一天水米没打牙，跪得膝盖都木了，肚里饥肠咕咕叫，泪水也哭没了，嗓子也号干了，浑身散了架一般——桑维翰索性趴在地上了，隔一会儿，发出几个有气无力的干号声。

耶律德光回到前帐，看看蜷伏如狗的桑维翰，命人把赵延寿叫来，指着桑维翰对赵延寿说：“你回去吧。朕已立他的主公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了，不可再改立你父，除非帐外那块石头烂了之后！”

赵延寿泄气地低了头。桑维翰大叫一声：“谢皇帝！”眼前金星乱迸，饿得晕倒了。

晋安寨被困数月，与外边断绝一切音讯，粮食、牧草全尽，兵士们削木头屑片喂马，马饿得互相咬尾巴，马尾巴都没毛了。张敬达几次派将突围，全没成功。兵士们先是靠吃饿死的马充饥，后来，活马也被宰了吃，竟吃了近万匹马。将士们个个灰心丧气，愁云在面。

大帅张敬达瘦得两颧高凸，两眼深凹，本来长得黑中透红的脸，如今消瘦得剩下一层黑而枯的皮了。他每日亲自巡营，但对如何冲出重围也毫无办法。副帅杨光远和大将安审琦私下商量过几次，打定了主意，来见张敬达。

“大帅，形势如此，有何良策？”杨光远问。

“坚守待援，别无他计啊。”张敬达怅惘地回答道。

“可是——”杨光远叹口气，“大帅，坚守得有粮啊。如今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契丹和石敬瑭也不来战，旨在活活把我们困死在这晋安寨中。一旦马匹全吃光了，将士们再找不到充饥的东西，军心一变，‘坚守’二字就成空话了。”

“这——”张敬达咬着下嘴唇，两眼怔怔地望着帐外。

杨光远冲安审琦递个眼色，安审琦说：“大帅，即使你要坚守，士兵们都饿得走也走不动了，怎么守营啊？”

张敬达仍咬着嘴唇，沉默不语。安审琦瞟了他一眼，说：“末将有一言，其实也是将士们近日心里都在想的话，不知该不该说？”

张敬达这才看看安审琦，说：“莫非是劝我投降石敬瑭？”

“不，降契丹！”

张敬达轻轻摇摇头，黑瘦的脸像铁似的，冷峻而严肃地说：“不能降，既不降石敬瑭，也不降契丹。我受先帝和今上之恩厚矣，今在太原

吃了败仗，已经罪过深重，倘再降敌，罪上加罪了。不能降，坚守待援！”

杨光远忙问：“援兵迟迟不来，兵士哗变，又待如何呢？”

“唉！”张敬达叹了口气，“倘若到了力尽势穷的地步，就让诸军斩了我的人头去降敌吧。”

安审琦低下了头，他的心被张敬达感动了。杨光远凝视张敬达片刻，说：“大帅，我们先回营了。”

杨光远和安审琦回到自己营中，杨光远说：“事已至此，只有杀张敬达了。”安审琦沉吟半晌，才说：“也只好这样了。”

这天一早，诸将照常到大帅帅帐来听令，杨光远事先布置了心腹诸将提前来到。张敬达从后帐走出后，安审琦上前行过礼，递上一封信，说：“末将在营中拾到的，请大帅过目。”张敬达接过信，站在那儿刚把信从信封中抽出来，就觉脖梗上一凉——他的头被杨光远从背后一剑斩下来了……

耶律德光升坐御帐，唐降将在杨光远率领下，托着张敬达的人头进了帐，一拉溜跪下。杨光远说：“臣等斩了张敬达，来投皇帝。”耶律德光亲自离位，把众将一个一个扶起，说：“朕久闻诸位将军之名了，今日归顺，息兵不战，诸位有功了！不过，你们也都是大恶汉——”杨光远等都一惊：怎么说我们是大恶汉？难道要杀我们？

“大恶汉”，就是特别可恶的家伙。耶律德光看杨光远等一个个面带惊色，双手一拍，放声大笑，说：“一万匹战马都被你们白煮着连盐也不蘸吃下肚去，你们不是太恶了吗？”

众降将的脸都红了。

耶律德光把唐营繳納的五万多件兵械、五千来匹战马，全部留下，把降兵降将都交给石敬瑭。他对杨光远等说：

“从今以后，晋帝即你等之主，你等要尽忠事之！”

杨光远等便给石敬瑭跪下称臣了。耶律德光要班师，石敬瑭苦苦挽留，耶律德光就答应说：“朕助你破赵德钧吧。”石敬瑭大喜。契丹兵和晋兵休兵三日之后，就挥师南下，杀奔团柏谷。



第二十二回

赵大王含羞死北地
涂丞相受禅建南唐

晋军和契丹兵从太原杀到团柏谷，赵德钧和赵延寿父子俩就先跑了，他们的人马没了主帅，让晋军和契丹兵一冲一杀便如同受惊的林雀一样乱跑了，丢下了上万具死尸。赵德钧一口气南逃，跑进了潞州城，紧闭城门。

“这可如何是好呢？”赵德钧问赵延寿。

“父帅，是不是快回幽州？”

“契丹兵和石敬瑭紧跟踵后，怕跑不回去了！”

“那么，就——”

“降？”

“只有如此啊。我们是离山之虎，这潞州不是幽州，我们无能为力啊。”

“唉！真是离山虎啊！虎不能离山，蛟不能离水。要是在咱们的幽州，契丹能奈我何！”

他们正唉声叹气，一筹莫展时，守城兵来报：“晋主遣昭义节度使高行周到城下，他要见大王！”

赵德钧父子急忙上城，只见高行周身不披甲，只带了十几个亲兵骑马立于护城河外。高行周仰面冲城上大声呼问：

“城上可是北平王赵公吗？”

赵德钧大声回答：“然也！高将军前来有何事见告？”

“行周与大王是同乡，今日特来奉一句忠言。”

“请、请讲吧！”

“行周今已归顺晋帝，今晋军与契丹皇帝的大军已到潞州，守住了四面通关要路，大王想退回幽州是不可能了。大王如想固守潞州，这州城里储粮能支应几天？望大王知时达务，开城归降，不然，城破之日，悔之晚矣！”

赵德钧一个字不落地听完高行周的话，怔怔地看了赵延寿片刻，赵延寿冲他点了点头，他才转脸向城下说：“高将军请暂回，我至迟到日暮前，必有答复。”

高行周满意地去了。赵德钧父子下城，到衙里坐定，屏退左右，赵德钧说：“打是打不赢的，晋军与契丹军一胜再胜，军威正炽，我军士气已丧，没法对阵啊。不如归降，回到幽州之后，再谋他策。如何？”“爹爹说得甚是。”赵延寿赞成了。这时，守城兵来报：

“契丹人马在城外二里扎下大寨！”

赵德钧苦笑一下，吩咐：“大开城门，任凭百姓出入！”

守城兵一愣，一时想不过味儿来，没有动身。赵延寿又喝一声：“快去传令，打开城门！”

“遵、遵令！”守城兵转身跑出衙去。

黄昏前，赵德钧父子身穿朝服，骑马出城，率部下将领朝契丹大营

走去。到营门外一箭地，他们就下马步行。赵延寿抢行几步，亲自到营门向守营将士说明来意。

他们在营外等了一顿饭的工夫，高行周才从里边迎出来：

“赵大王，契丹皇帝升帐了，请大王父子进见！”

赵氏父子带部将们进了辕门，来到御帐外，高行周进去启奏后，召赵氏父子入见。

御帐内，契丹文武众臣和武士们排列两边，除高行周外，不见一个晋臣。耶律德光威严地坐在中间宝座上，轻轻地理着胡子。赵德钧父子忙上前匍匐在地，他带来的将官们也忙跪下俯首。赵德钧口称：

“罪臣赵德钧叩见皇帝。”

“卿来何事？”

耶律德光这一问，使赵德钧颇感诧异：我来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只好回答道：

“臣来归降皇帝。”

“兵在何处？”

“在潞州城内。”

“且派人把兵调出城来，在城外听点！”

“遵旨——”赵德钧心里懊恼：我来投降，你竟对我如此冷淡，岂有此理！他耐着性子，直起身，刚要派他儿子去召集人马，耶律德光说话了：

“着一员将领去即可。”

赵德钧只得转过头，叫一个跪在他后边的将领去了。他转回头，想等耶律德光发下一句“卿平身”的话，却听耶律德光大喝一声：

“把他们绑了！”

赵德钧如听晴空霹雳，惊得坐在地上。武士们如狼似虎扑上来，把地下跪的这些人全用牛毛绳捆了。赵德钧大叫：“臣来归顺皇帝，皇帝怎么如此待臣？”

耶律德光就像什么也没听见，吩咐：“把幽州将官推出去斩！”

跟赵德钧来降的将领们，有的吓傻了，有的大骂赵德钧——骂也没用，全被推出辕门砍了脑袋！

赵德钧的兵在城西集合后，武器都堆在一边，人都赤手空拳。契丹马步军就在降兵的队外，墙一样围个不透风。夕阳欲尽，暮色将张之时，耶律德光骑马，赵德钧父子被拉着来到降兵队伍前，降兵们个个心惊肉跳，猜度着自己的命运将如何。耶律德光先命人把赵德钧带到马前，问道：

“你在幽州为了对付我朝，招纳我契丹逃兵，组起一支三千精锐银鞍骑兵，这些兵在哪儿呢？”

赵德钧在降兵团列前看了一过，因为被绑着呢，便扬扬下巴，指出那三千人来。耶律德光立即下旨：

“把这三千人全杀掉！”

可怜，那三千骑兵，此时手无寸铁，被契丹兵两个抓一个，都揪到空野杀了。剩下的降兵，个个股栗筋酥。

耶律德光下令，把这些降兵全移交给石敬瑭编为晋军，又命人把赵德钧父子押解到契丹上京临潢府去。

契丹应天皇后萧平，升坐开皇殿，太监立在殿前宣诏：

“太后有旨：召降臣赵德钧上殿！”

赵德钧穿着微服，被侍者带进殿来，他一看萧平这位名震遐迩的大辽开国太后，年在六十上下，头戴红帕，身穿络缝团龙红袍，慈眉善目间却隐含着一股威严。赵德钧忙垂下头，拜倒座下。

萧太后微微一笑，说：“赵北平起来吧。”又吩咐：“赐座！”

赵德钧坐下后，心里踏实了：这萧太后待我倒还礼遇，想是我守幽州的名声，她是知道的。这么一想，刚被带来时的紧张情绪便消却了，脸上不觉倒浮起一丝傲气来。

萧太后问过几句客气话后，忽而问道：“北平王身为唐臣，事主忠否？”

赵德钧毫无准备，稍一结巴，才说：“臣事唐主忠心耿耿。”

萧太后轻蔑地笑了一下，问：“你去太原干什么去了？”

“奉唐主之旨，救援张敬达。”

“既然如此，为什么逗挠不进兵？”

“这……”

“为什么向我儿密求立你为中原之主？”

“喔……”

“为人不可欺心啊！”萧太后说着，一手指着心窝，一双锐利的目光直注视着赵德钧的眼睛。

赵德钧惶惶然了，脸也白了，心也通通乱跳了，张口结舌，说不出一个字来。

萧太后微眯双眼，诡谲地笑望着赵德钧。赵德钧就觉得一股霜气袭来似的，浑身打起哆嗦来。萧太后从从容容地说：

“我儿出兵时，我叮嘱他：如果你一人并州界，那北平王赵德钧就引



兵逼向榆关（今山海关），你就赶快退兵。谁想，你赵大王却乘唐室之危，拥兵南下，邀君邀利，不但不救张敬达与我儿作战，反图谋称帝。像你这样心怀二志的人，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人世上呢？”

好厉害的萧太后，语气虽平和，字字却都如针似锥，直刺赵德钧的心！赵德钧坐不住了，屁股一抬，腿一软，咕咚跪下，以额触地，浑身瑟缩，无言可对。

萧太后又问：“听说，你路过幽州，把你的珍宝都带来了，说是献给老身的？”

“是、是，是献给太后的。臣在幽州还有房宅、田地，愿一并奉献给太后。”

“哦？”萧太后听了，故作惊讶地问：“把你幽州的田、宅也都给我？”

“是，以示臣归顺之诚。”

“噢，好哇。不过，我且问你：幽州如今属谁呢？”

“属于太后。”

“哈哈哈哈！”萧太后双手一拍，一阵大笑，只笑得赵德钧心都战栗了，他不明白萧太后为何大笑，是高兴了吗？不像，因他听出那笑声充满了讥讽的味道！他怔怔地抬起头，看着萧太后，只听萧太后笑道：

“幽州既然都属于我了，你在幽州的田、宅还能飞出幽州地面去吗？”

“臣……”

“嘿，老身可不领赵大王这份情啊。”

这时，赵德钧又羞又愤，真恨不得地上裂个缝，他好一头钻进去。他只觉得脑袋轰的一下子涨裂了，眼前金花乱迸，身子一软就瘫倒了。

萧太后鄙夷地一挥手：“抬下去！”

赵德钧被抬回驿馆便卧病不起。不久，就愧愤集心，呜呼哀哉了。他儿子赵延寿，被留在契丹做了官。

再说耶律德光在潞州歇兵三日，对石敬瑭说：“石郎可自引兵攻洛阳，朕不去河南了。”石敬瑭对耶律德光千恩万谢，临别时，流下了热泪。耶律德光说：“朕将回师，愿石郎得了中原天下后，与我朝世世相好。”

“臣心有天可鉴，决不背盟！”石敬瑭说着跪下了。

让我们暂离战火喧嚣的中原，再看一看淮南的吴国吧。自徐温死去，徐知诰掌握了吴国军政大权后，这位精明干练的徐知诰坐镇金陵，朝夕为实现他的政治大略而煞费心血了。他执政之初，年不满四十，为了显示老成以弹压群臣，他命人配制了一服药，吃了几服之后，头发、胡子全皤（pó 婆）然似雪了。他举止稳重，他记住了孔子所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这句话，须发一白，更显出他重而威的仪表气度了。他在府内建了一座“延宾亭”，命属吏宋齐丘撰了一篇《延宾亭记》，述说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忱。当时中原战乱不已，许多士人逃到淮南避乱，他们见徐知诰礼贤下士，便纷纷来归，致使徐知诰幕府中人才济济，豪杰如林。徐知诰政暇之时，就在延宾亭上亲自接士，向来的士人们访问民间疾苦，对那些回答得好的，不吝赏赐。有时候，他与宾客一谈，就谈个通宵达旦。

吴国天祚元年（公元 935 年），徐知诰官太师、大丞相、天下兵马大元帅，晋封为齐王。第二年，也就是石敬瑭称帝，建立晋朝的这年，徐知诰的下属们纷纷劝进。徐知诰心中自然早有夺取吴国，自立为帝的野心，但对劝进又不得不表示一下谦辞。就在这年，中原传来了晋军攻破

洛阳，唐帝李从珂携传国玺，与太后、皇后登玄武楼自焚，唐朝灭亡，石敬瑭改元天福元年的消息。

“中原又改朝换代了！”徐知诰感慨了。他想趁中原之乱，进兵夺取中原，又担心契丹出兵助晋，于是就派使臣带了珍宝、美女，乘船渡海去契丹，与契丹交好。另一方面，他让中书令李德诚率群臣到扬州，向吴主杨溥陈述他的“功德”，迫使杨溥禅位。

杨溥这年三十六岁了，眼瞧着徐知诰把朝政把持住，也自知自己这个皇帝不过是个虚设的，迟早有一天会被赶下宝座。于是，他也就终日吃喝以消岁月。当李德诚来微言讽劝他学尧、舜禅让之时，他说：“吴国快完了，这是天意啊！”便让李德诚去金陵劝徐知诰当皇帝。

天祚三年，徐知诰一切准备就绪，于冬十月在金陵称帝了。自然，表面上还是要走个形式：由吴主杨溥派李德诚等大臣，奉禅让诏书到金陵，向徐知诰表示“自愿”让位。徐知诰假意推辞一番，群臣再来个再三劝进，徐知诰才接受了禅位之诏。

徐知诰一当皇帝，就改国号为“大齐”，改元为升元元年，都金陵。

且说宋齐丘，他本是徐知诰的心腹谋士，为人十分狡猾、骄狂，忌妒心也颇大。他因为没能抢先劝杨溥让位，而那功劳让李德诚占了，就心怀忌恨，竟在劝徐知诰的劝进表上拒绝署名。当群臣都到齐王府请徐知诰即位时，他也称病在家不去，因此，徐知诰心里对他十分不满，但念及他是自己的心腹，便没有发作。即位后，徐知诰封宋齐丘为司徒，李德诚为太师并封赵王，李德诚之子李建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周宗为枢密使。这样一比，宋齐丘觉出自己的官并没升多少，心里更加后悔当初不抢先劝进，也更加气恼，又气别人升的官比自己高，又

怨徐知诰待他太薄。所以，当徐知诰封宋齐丘为司徒的制命一下，宋齐丘见制命中说到“齐丘与朕乃布衣之交，今特进司徒”的话时，竟厉声对宣制的太监吼起来：“我是布衣的时候，皇上不过是个刺史！今天皇上当了天子，用不着我了！”意思无非是嫌给的官太小。徐知诰闻知此事，心中冒火，表面还表示宽容大度，下谕慰问宋齐丘一番，但仍没有给宋齐丘加官。宋齐丘也怕真把徐知诰惹恼了，自己有性命之虞，后悔了一阵子，压下怨气，又向徐知诰献媚讨好。如何讨好呢？他想到了杨溥的儿子杨琏是徐知诰的女婿，杨溥既然不是皇帝了，杨琏也就不配再当徐知诰女儿的丈夫了！他便上书说：

“杨琏昏聩，不配尚公主，请陛下赦其与公主离婚！”

徐知诰当着群臣的面，对宋齐丘说：“公主既嫁杨琏，岂可离婚？”

宋齐丘说：“自古以来妻子有过，可以休妻。因此，丈夫有过，也可以‘休夫’，请陛下让公主把杨琏休了吧。”

群臣听了这几句妙论，忍不住捧腹大笑，相互窃窃私语：“嘿，‘休夫！’哈哈哈，还有‘休夫’一说呢！哈哈哈……”

徐知诰怕失皇帝的威仪，使劲咬着牙才没笑出来，憋了半天，才说：“此议不可。”

宋齐丘又奏：“自古以来，禅位之君不宜仍居旧宫。请陛下迁杨溥于外郡！”

这句话倒说到徐知诰心坎上了，他如何能让杨溥自由自在地住在扬州呢？万一有人又拥戴他，岂不生事？于是，徐知诰传旨把杨溥迁往润州（今镇江）丹杨宫，并派兵严守。

升元二年五月，杨溥被软禁在丹杨宫后，终日念诵佛经。当年十一

月的一天，他正在楼上念经呢，徐知诰派来的使臣到了。杨溥还没来得及站起来，使臣抄起桌上的香炉，一下砍在他的脑袋上。

徐知诰得到杨溥死讯，大为震悼，下诏举哀，辍朝二十七天。

后来，杨溥的儿子杨琏，也饮酒“暴卒”——哪里是暴死？自是徐知诰指使人杀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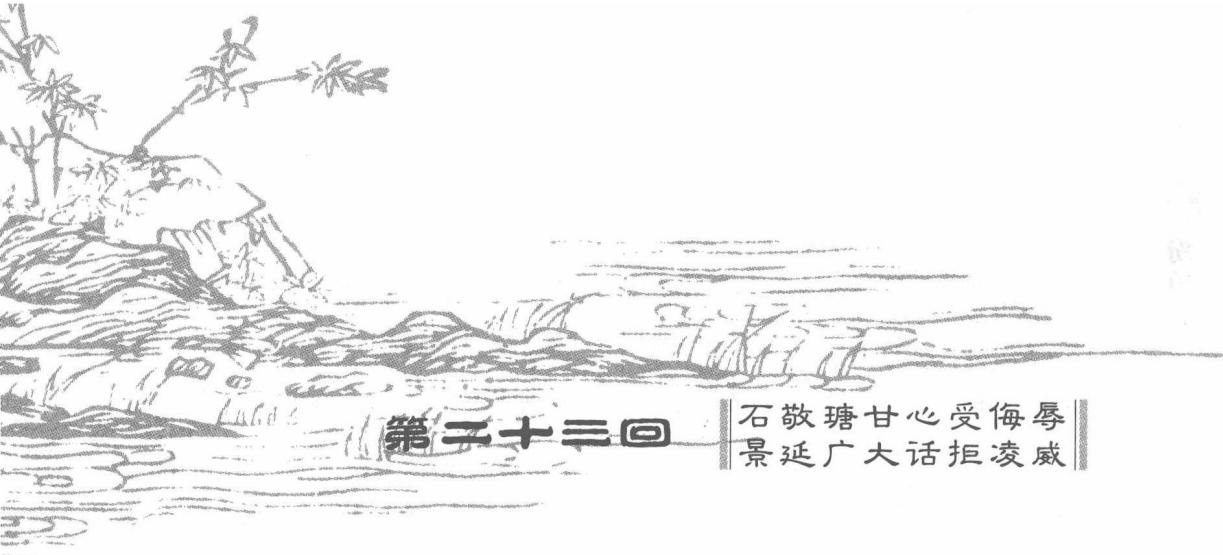
升元三年二月，徐知诰下诏恢复原姓——他本姓李，是徐温的养子。复姓李之后，改名为李昪（biàn便），改国号为“唐”，承祧李渊的唐朝帝统。历史上就称李昪建立的这个唐朝为“南唐”。立儿子李璟为皇太子，封为齐王，掌握政权。

因为李昪遣使结好契丹，契丹也几次派使臣到南唐来。宋齐丘给李昪出主意：“如果挑起契丹和晋之间的嫌隙，晋就不会有机会侵犯我朝，我朝则平安了。”李昪问：“有什么妙计？”宋齐丘就请李昪厚待契丹使臣，等契丹使离开南唐北还时，一入淮北晋朝地界，宋齐丘就派刺客把契丹使杀了。果然，契丹真以为晋朝杀了他们的使臣，对石敬瑭就起了疑心。

宋齐丘自以为是李昪的功臣，又肆无忌惮起来，他暗中培植党羽，想独揽大权。谁想，他的亲党夏昌图贪污官钱六百万，事发后，宋齐丘袒护夏昌图，不判夏昌图死刑，这可惹恼了李昪。李昪下旨斩了夏昌图，宋齐丘又羞又怒，称疾不朝，李昪就把他贬为镇南军节度使，派他去守洪州了。

李昪当了六年多皇帝，升元七年二月，因为想长生不死，吃了道士的金丹，背上长疽而死。李璟继承帝位，做了南唐的第二个皇帝。

这些年来，南唐境内没什么战争，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发展。那中原的晋朝又是如何情况呢？



第三十二回

石敬瑭甘心受侮辱
景延广大话拒凌威

石敬瑭灭唐以后，对契丹主恭敬备至。他派兵部尚书王权去给耶律德光、萧太后上尊号，王权称病不去被免了官。他又派冯道为使臣去契丹，说：“此行非卿不可。”冯道很痛快地说：“臣愿往。”此时，冯道又做了晋朝的司徒、宰相，他很想得开：反正这乱哄哄的时代，只要当官，安乐无忧就成，去契丹不过是多磕头，怕什么！果然，他带着厚礼到了契丹，向耶律德光母子叩头行礼，颇得耶律德光的欢心。石敬瑭给契丹皇帝的表章里，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臣”，耶律德光也极高兴。这样，每年除了给契丹送去金帛三十万之外，逢吉则庆，逢凶则吊，珍奇宝物馈赠不止，而且对契丹的大臣，包括赵延寿在内，也一一赠送厚礼。耶律德光小有不满，就派使臣来责备石敬瑭一顿，石敬瑭就卑躬屈膝地谢罪。契丹主见石敬瑭如此恭谨，就令他不必在上表中称“臣”，只称“儿皇帝”——以示亲如家里人。石敬瑭对耶律德光如此，招致许多大臣的不满，朝野都以此为耻，而石敬瑭则泰然处之，以求不得罪契丹为上。契丹得了幽州后，以幽州为南京。晋臣请求石敬瑭向契丹要回幽州，石敬瑭摇头摆手，说：“不可，不可。那样做，会引

起战端的。”

晋朝境内也不安宁。先是魏州的守将张从宾叛反，好不容易由杨光远奉旨讨平了，杨光远又恃功跋扈起来。杨光远觉得桑维翰当枢密使，待他不公平，就上表论桑维翰的过错。石敬瑭不得已，罢去桑维翰的枢密使，只任命为兵部尚书。杨光远手握重兵，石敬瑭居于东京汴梁，对杨光远极不放心。桑维翰给石敬瑭献计：“加封杨光远的官爵，但削减他的军队。”这是明升暗降的主意，石敬瑭采纳了。于是加杨光远为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罢了杨光远原天雄军节度使的官，调往洛阳。这一来，杨光远原来的部队就不归他统领了。杨光远不是傻瓜，心中恼怒，到了西京洛阳后，就暗中训练一千勇士为亲兵，并派人与契丹勾通。后来，杨光远上疏，说桑维翰营建房舍于洛阳、开封，与民争利。石敬瑭没法子又把桑维翰调出朝去，出任彰德节度使。朝中事无大小，都委任给冯道。冯道权力大了，却不得罪人，上不得罪皇帝，下不得罪群臣。石敬瑭曾问冯道军机大事，冯道说：“征伐之事，在陛下圣心独断，臣一介书生只知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地任职罢了。”石敬瑭听了，不但不以为非，反以为冯道是对的，是尊敬皇帝的好大臣。

到了石敬瑭天福五年（公元 940 年），安州守将李金全叛反，归顺了南唐。石敬瑭大怒，命马全节为帅讨伐，击败了唐兵，夺回了安州。这事刚完，杨光远在洛阳又派他儿子把告老居家的太子太师范延光杀了，反而说范是自杀的。石敬瑭不敢多问，来个不了了之。继而调杨光远为平卢节度使，封东平王。

年底，契丹耶律德光派使臣来晋，严厉斥责石敬瑭“招降纳叛”，可把石敬瑭吓坏了。他一问，才知道是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给他惹下了祸！

安重荣是个鲁莽的武夫，野心挺大。他曾对着竹竿放箭，对部下说：“我这一箭若是射中，就有天子之份！”箭射出，果中竹竿，他快活极了，真以为天有让他日后当皇帝的意思呢。他在成德招兵买马，积蓄力量。原来居住在雁北的吐谷浑族，因为雁朔诸州归了契丹，他们也就成了契丹管辖的百姓了。他们因受不了契丹的压榨，有逃入晋地的愿望。安重荣便派人把吐谷浑部落一千多帐，从五台引诱到成德。耶律德光为此勃然大怒，才指责石敬瑭招降纳叛的。

石敬瑭怕为这事惹得契丹来伐，就在天福六年正月，派供奉官张澄率两千兵，把跑到镇州、并州、忻州、代州山谷中的吐谷浑人赶回雁门关北去。可是吐谷浑人坚决不愿回去，二月，吐谷浑首领白承福入朝见驾，石敬瑭为吐谷浑归附，感到欣慰，便召见了白承福。石敬瑭想：契丹再来指责，多说好话也就是了。

那安重荣是以向契丹称臣为耻的，他的皇上是契丹主的“儿子”，他成什么了？他为此对经过镇州的契丹使臣从来没给过好脸，箕踞谩骂是小事，有时还派刺客暗杀。当年六月，契丹使臣拽刺过镇州，安重荣命人把他囚禁，并上表给石敬瑭，指责石敬瑭甘心像儿子服侍爸爸那样对待契丹，指出吐谷浑、突厥、沙陀等部族不忍再受契丹欺凌，愿与朝廷共抗契丹。他还把这个意思写成移文，分送各镇节度使，说他已经做好准备，要与契丹决战。

石敬瑭见表大惊失色，急得搓手说：“安重荣误朕矣！”但安重荣手握重兵，石敬瑭又不敢惹他，怕他反叛了。这位可怜的儿皇帝，急得寝食不安，最后想出个办法，把邺都（魏州）留守、名将刘知远调任北京太原留守兼河东节度使，牵制安重荣。他又下诏给安重荣，说：“朕靠

契丹得天下，你靠朕得富贵，朕且不敢忘契丹之恩德，你怎能忘恩呢？”这种不疼不痒的诏书，安重荣看了，置之如耳旁风。石敬瑭又派使臣去契丹，向耶律德光谢罪。

刘知远精明有谋，他知道吐谷浑酋长白承福目前被安重荣拉拢去了，要削弱安重荣，就得把白承福拉过来。他和心腹大将郭威商量，郭威说：“用重金拉拢才成。”于是，他就派郭威带了重礼去镇州，私下会见白承福，一面送上礼物，一面陈说利害：“你今来帮助安重荣，可知安重荣已为皇帝所厌？一旦安重荣败亡，你也难逃朝廷的谴责！”在郭威软硬兼施下，白承福恐惧了。十月，白承福率族众到太原，归附了刘知远。刘知远上表朝廷，给白承福一个有名无实的大同军节度使官衔，而白承福的精锐部队则全被刘知远收于自己麾下。

安重荣失去了有力的帮手，气势大沮。他便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勾串起来，在十二月举兵造反。结果，在次年正月，就被晋军击败，被擒遭杀。

石敬瑭忙派使臣把安重荣的首级送往契丹，想借此说明一切过错都是安重荣干的，与王某无关，王某还是耶律德光的好儿皇帝。却不料，契丹主又探知刘知远收容了吐谷浑部，又派使臣来晋，指责石敬瑭，不依不饶。这下，儿皇帝因积郁日久，经这一责问，惴惴不安，便病倒了。六月十三日，他抑郁而死，年五十一岁。

宰相冯道和禁军都虞候景延广商量，冯道说：“皇帝病危时，曾召我入宫，命宦官把幼子重睿（ruì 瑞）抱置我怀中，意在立重睿为嗣君。”

“不行。”景延广摇头说，“国家多难，宜立长君。”

“将军说得是。”

这样，他们就奉齐王石重贵即皇帝位了。石重贵派冯道为山陵使，把石敬瑭葬于河南寿安县的显陵，庙号高祖——所以史书上称石敬瑭为“晋高祖”。

景延广，字航川，陕州人，他是行伍出身，因功升的官。他年轻时，父亲教诲他说：“你要练射箭，就要练到不发则已，发就穿铁！”所以，他很早就以拉硬弓出名。石重贵登基后，以景延广有拥戴之功，就加封景延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延广也颇以翊戴功臣自居，加上位高权在手，便平添了十分的傲气。

依照通常礼节，石敬瑭死了，晋朝应派使臣到契丹去告哀的。当大臣们议论给契丹的上表中，石重贵该自称什么的时候，有人说应称“孙皇帝、臣石某某”，大多数人也无异议，石重贵也认为可以。景延广挺身而出，亢声说道：

“不可！契丹主曾让先帝上表只以家人之礼，称‘儿皇帝’而不必称‘臣’。皇帝与契丹主以家人礼相见，可以；大晋朝向契丹称臣，为君臣之邦，不可！请表上只署‘孙皇帝’而不称臣。”

大臣李崧说：“称臣何耻之有！如惹怒契丹主，致战事临头，后悔就晚了！”

景延广哼了一声，冲着李崧说：“向契丹称臣，还不为耻吗？自古以来，只有番邦向中朝称臣的，岂有中朝向番邦称臣之理！”

石重贵也感到堂堂的天朝大晋，向契丹称臣太失体面，以家人之礼嘛，毕竟只是家礼的长幼之序，不涉及君臣大礼。他便问冯道：“宰相以为如何？”

“臣以为——”冯道说，“李、景二公所言各有道理，称臣有利于和；不称臣合乎礼。”他两边不得罪，重复双方的意思，扯了两句废话。

石重贵决定，依景延广之议，只在表上称“孙皇帝”而不称“臣”。

晋使奉表到了契丹，耶律德光览表大怒，把晋使大骂一顿，而后派使臣到晋朝责备石重贵。景延广接见契丹使，契丹使横眉立目地质问道：

“大契丹皇帝为你朝上表不称臣，十分震怒。你朝新君为何一改旧例？”

景延广也把眼一瞪，说：“是契丹皇帝不要我高祖上表称臣，只以家人礼相叙的，怎么是‘一改旧例’呢？你这个使臣如不知往事，且先回去问明白再来！”

契丹使被噎得两眼冒火，张了几次口，才又吼道：“你朝新君嗣位，为什么不先禀报我主就匆忙即位？”

景延广霍地跳起，一步跨到契丹使面前，吓得契丹使退了两步。景延广吼的嗓门更高：“嗣君即位自是我朝事，与契丹何干？先帝为你主所立，今上也是你主所立吗？”

契丹使碰了硬钉子，回到临潢府，向耶律德光一一回禀，耶律德光愠色立刻笼上脸来，说：“石重贵、景延广敢如此张狂，就不知朕能立晋，亦能灭晋吗？”在契丹官拜卢龙节度使的赵延寿，乘机进言，劝耶律德光兵伐晋朝。他有他的如意打算：灭了晋，中原就得另立新朝，那时，他就请耶律德光立他，他也就实现当皇帝的梦想了。

石重贵即位后，没有改元，第二年，即天福八年时，得悉契丹要南伐，他一面遣使不间断地与契丹交往，一面作了些防备。这年二月间，南唐传来了李昪病死的消息。原来，李昪称帝后，也像历史上一些帝王

一样，梦想长生不老，就令道士为他炼灵丹。他吃了丹药，内火中烧，脾气变得暴躁异常，臣子奏事，稍不如他的意，就被他呵斥一顿。由于吃丹中了毒，背上长疽而死。他儿子李璟就承位，做了南唐皇帝。

占据今福建一带的闽皇帝王羲的弟弟王延政，在这年正月也登基称帝，建国号为“殷”，年号天德，以建州为都城，与王羲相攻杀起来。

占据岭南的汉国皇帝刘䶮，在去年死去之后，刘玢即位，改元光天。这个刘玢骄淫无度，夜里出宫去妓院玩乐，常常让男女裸体相逐供他欣赏。结果，他弟弟刘晟假意在府中设宴请他观角抵戏。他到刘晟府里后，亲自与力士们角抵，结果，被刘晟指使的五个力士活活拽死了。刘晟当了汉的皇帝，怕别人不服，又把几个亲弟弟全杀了。

东南、岭南政乱不休，晋朝的危亡也迫在眉睫了。石重贵把大权都给了景延广，景延广自命不凡，愈加骄傲。恰巧，契丹派来一个使臣名叫乔荣，此人是随赵延寿一起归顺契丹的。他一到开封，就被景延广扣押了。景延广还大杀到中原做买卖的契丹人，没收他们的货物和钱财。

桑维翰上言，说契丹对晋有恩，不可得罪契丹。刘知远在太原也看出景延广的做法是只凭一时意气而蛮干，必招致契丹兵南下，为此，他在太原积极练兵，作打仗的准备。

在许多大臣的劝说下，石重贵命景延广把契丹使臣乔荣放还。景延广把乔荣带到府中大堂上，厉声说：“念在你是使臣的份上，今日放你回去！”

乔荣忙说：“多谢相公！”

“哼！你回去告诉耶律德光，他若是敢发兵南下，我景延广有十万横磨长剑等着他呢！”

“这、这、不敢，不敢。”

“就这样说！”

“啊，是、是。不过……”

“不过什么？”

“怕我主不信啊。相公是否写下来，我带回去也好做个凭据。”

“好吧。”景延广真个提起笔来，写下了刚说过的那几句话。写毕，扔给乔荣。乔荣伸手接，没接住，弯腰从地上捡起来，看了看，小心叠好，揣入怀中。

放了乔荣，景延广回味自己说的“有十万横磨剑”之语，深以为豪壮。自己估计耶律德光听了这话，吓也吓得不敢妄动。

这日，石重贵召宰相们议立后之事，被征入朝为侍中的桑维翰又说起不可得罪契丹的话，并请石重贵派使臣去见耶律德光赔礼谢罪。景延广立即说：“皇帝刚即大宝，当振国威，岂有向契丹谢罪之理？况且何罪之有呢？”石重贵听得心里满意，连连点头，桑维翰也不复再言。于是议论转入立后的事，石重贵的意思是要立冯氏为后，众臣自然顺从。这冯氏，长得美艳绝伦，本是石胤之妻。石胤是谁？是石敬瑭的叔伯兄弟，论辈分，自然是石重贵的叔父，冯氏是石重贵的婶母。石胤年轻早亡，冯氏守寡。石敬瑭一咽气，石重贵还戴着孝呢，就把冯氏纳为妃了。石敬瑭的灵柩还停在宫里的时候，石重贵就喝得醉咕咚的，挽着冯氏到灵柩前，说：

“奉太后命，我纳了冯氏，先帝应该和我一起欢庆啊！”

左右宦官、宫女都忍不住大笑。石重贵也笑着对众人说：“笑什么？我今做了新婿，怎么样？”冯氏也娇媚地咯咯笑了……

纳冯氏时，冯道首先率群臣祝贺。如今立冯氏为后了，冯道又率群臣祝贺。朝中热热闹闹庆贺了一番，冯氏就正位中宫，当起大晋朝的国母来。冯氏的弟弟冯玉，也从一个小小的礼部郎中，一下擢(zhuó 浊)升为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参与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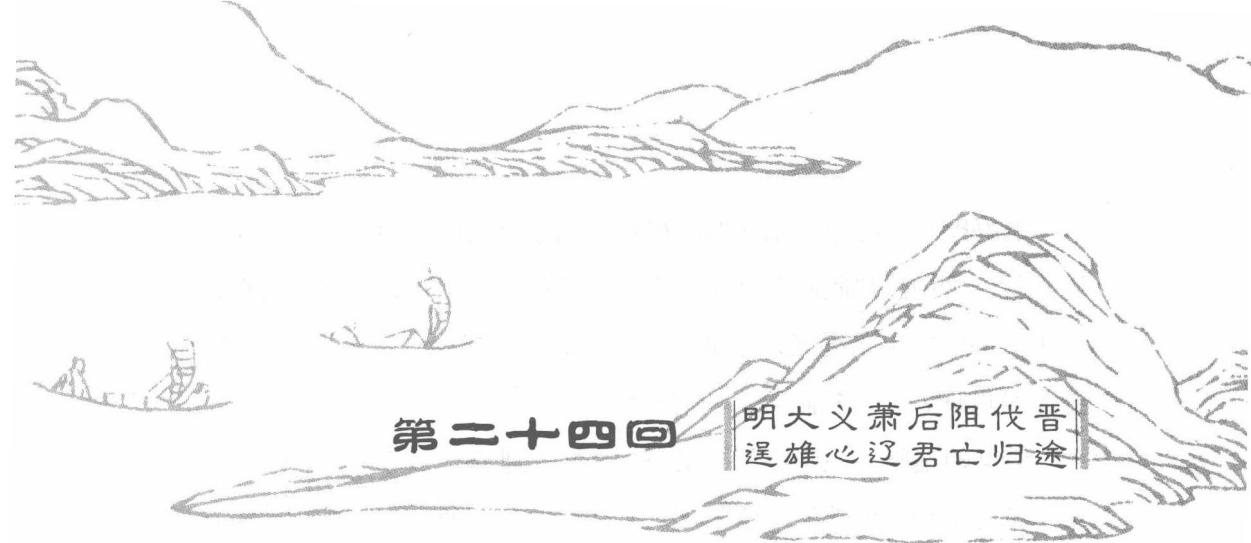
桑维翰是坚决主张臣服于契丹的，可是他惹不起景延广——他与景延广都是宰相，但他只是监修国史，而景延广却兼禁军都指挥使，握着兵权呢！有的大臣担心契丹来伐，找景延广，请他作准备。景延广原来不以为然，转而一想：是得准备一下。怎么准备呢？得加强一下他所属军队的力量。于是，他请石重贵下诏向青州（今山东益都）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征调三百匹战马，这也是削弱杨光远的良策。

杨光远被调到青州以后，一肚子的怨气尚在呢，忽又接到要征调他三百匹战马的诏书，怒火从脑门子上往外蹿！“哼，这是猜疑我啊！”他对部下说：“要我的军马，削弱我的军力，怕我反吗？”他愈想愈气，就拒不奉诏。

景延广又以诏命，调两支人马先后到距青州不远的郓州，防范杨光远叛乱。

杨光远更怒了，公开派兵夺了淄州，又占了登州。并且，秘密派人去契丹，对耶律德光说：“景延广掌权，晋帝背弃前盟，忘恩负义，应速派兵讨伐。如契丹兵南下，杨光远愿为内应。”

耶律德光得杨光远密报，与群臣商议。赵延寿说：“此正是南伐之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请陛下下诏，臣愿为先锋！”耶律德光下了南伐的决心，中原的一场战乱又开始了。



第二十四回

明大义萧后阻伐晋
逞雄心辽君亡归途

耶律德光看透了赵延寿的心思，他暗想：当初我立石敬瑭为帝之时，你赵氏父子就求我立你们为中原之主。今日，你又一再力主南下中原，自然还是抱着当中原皇帝的野心呢！好吧，我南伐中原，正需要一个熟悉中原情况的人为先锋呢！

“卿一片忠心，朕早就明白。”耶律德光对赵延寿说，“此番南伐，朕就任卿为先锋，率卢龙、山后精骑五万，如何？”

“臣愿为前驱！”

“好！灭晋之后，朕当立卿为中原之主。”

“谢陛下！”赵延寿咕咚一下跪地就叩头，他激动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来了。

耶律德光手拈胡须，狡黠地眯起眼睛微微笑了。

赵延寿的劲头来了，他领旨之后，昼夜忙碌，又是调集人马进行操演，又是苦思冥想制订进兵方略。他像一条看见了钓饵的鱼，为了吃上香饵，奋力腾跃着。耶律德光就是把钓竿，他故意把香饵在鱼的上方晃动着。赵延寿一连上了数条伐晋之策，耶律德光看了，觉得都是可行的，

打心里得意地笑了。

萧太后正在宫中与宫女们说笑，耶律德光进来了。

“儿臣问母后安！”耶律德光上前施礼说。

“平身吧。你兴冲冲来，有什么喜事？”

“儿臣有要事禀母后。”

“什么事？且坐下讲。”

“儿臣决定发兵讨晋。”

萧太后听了，毫无反应似的，顺手端起奶茶呷了一口。耶律德光揣度地望着她，见她放下碗，投过怀疑的目光，耶律德光感到有些不安了。

“我儿要讨晋，我早料到了。”

“母后——”

“你听我说。我且问你：你出师，是不是以晋人背德忘恩为名呀？”

“是，是。”

“晋人如今向你索还幽云十六州了？”

“没有啊。”

“停止岁贡了？”

“也没有啊。”

“难道就因为景延广一句忤（wǔ午）犯你的话吗？”

“这——”

“我什么都知道，你师出无名啊！”

“晋人对我朝无礼，伐之是在理的呀。”

“不。还不到该伐的地步。”

“上次儿臣引兵南下，母后是认可的。”

“上次是应石敬瑭之请，去助他解围，是急人之难。此次，可就是要发兵入人之境，灭人之国了！这一样吗？”

耶律德光不做声了。萧太后注视着儿子，片刻后，说：

“依我看，你遣使他们无礼，只要他们来使谢罪，也就是了。何必大动干戈呢？”

“儿臣多次遣使，竟遭扣留或杀害。儿臣南伐之意已决，请母后准儿此行。”

萧太后微微皱了皱眉，款款地说：“看来我是拦阻不了你了。那就任你自专吧。”

“儿臣此行，定能奏捷。”

“奏捷？”萧太后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但愿如此。不过，你要记住：我们是番人，你的大军一入中原，必使中原惊动，你且不可久留，功成立即班师！”

“儿臣遵命！”耶律德光的脸上绽开了兴奋的笑容。

天福九年（公元 944 年）正月，边关报道：契丹先锋将赵延寿率五万番、汉人马南下，逼近贝州！

四天以后，急报又到：赵延寿、耶律德光攻破贝州！

太原刘知远也奏：契丹兵入雁门关！

石重贵赶紧下诏，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统率五路人马迎战。还没等高行周的人马调集齐呢，契丹兵马已分路沿幽州南下，攻恒州，陷邢州，逼沧州！博州刺史投降，与杨光远通信勾结，引契丹兵逼近黄河马家口渡口！幸好，刘知远在太原与吐谷浑白承福合兵，在秀容（今忻州）击

败自雁门关南下的一路契丹兵。石重贵慌了，派人去见耶律德光请和。“请和？”耶律德光冷冷一笑，对晋使说，“回去告诉你主：势已至此，不可更变了！”

二月初，契丹兵自马家口渡过黄河，杨光远反，配合契丹大军攻郓州。晋朝忙调兵，分守黄河渡口。景延广下令：“各部人马，分守本地，不得互相援救！如因救他人而失防地，以军法处置！”他想得倒好：诸将能各守住本防地，契丹兵就哪儿也通不过了！战争不是由一方决定的！契丹主耶律德光集中兵力，在澶州北的戚城把高行周、符彦卿、石公霸三将人马困住了！高行周遣将杀出重围，到开封告急。景延广还不改变他的策略，想让高行周等坚守，不下令让别的部队救援。过了几天，高行周又派人来告急。景延广感到事情不妙，才进宫把这事不急不慌地告诉了石重贵。石重贵大惊失色，说：“高行周部，乃是我军主力，万一有失，大势去矣！朕要亲征，救援戚城！”

石重贵亲自出征，大将李守贞等四路人马也沿黄河水陆并进。这样，契丹兵才撤了戚城之围，高行周等才得逃生。

“陛下！”高行周、符彦卿、石公霸三将在戚城外见了石重贵，伏地大哭，诉说：“倘救兵再迟两三天，臣等性命不存了！”

石重贵亲自把三将拉起来，抚慰了一番。众将对景延广消极防守的做法，无不咬牙切齿地骂。这时，李守贞等四路人马，赶到马家口渡口，少部分契丹兵筑垒在河东岸，大部分屯河西岸，河面上数千条船往来渡兵。李守贞便乘机发起进攻，先攻破河东的契丹营垒，又攻击渡河的契丹兵，结果大胜。杨光远的人马在河东边，也不能与契丹军联系了。

耶律德光开始一帆风顺，攻下城池，就安抚百姓，及至戚城失利、

马家口大败，他被激怒了，抓住晋人，不论是兵、是民，一律杀死，甚至用火把晋兵俘虏活活烧杀。这样一来，晋兵人人切齿，打仗更增加奋勇了。

三月初一，耶律德光集兵十万，列阵于澶（chán缠）州城北，晋帝石重贵也列开大阵，两军相峙，从早杀到中午，从中午战到日暮。契丹骑兵数次攻晋阵地，都没攻动。耶律德光登高一望，惊叹说：“晋军如此之盛！”他下令悄悄地在黄昏后撤退了。

景延广在营中得到契丹兵退的消息，怕是有诈，下令诸将不可追击。石重贵知道契丹已退兵，心里踏实了，也下诏各路人马各归本镇了。四月间，石重贵从澶州回到开封后，鉴于景延广大失将士之心，就把他调出朝，去洛阳当西京留守了。石重贵任高行周为马步军都指挥使，执掌兵权。他又看冯道这个宰相什么也干不了，把冯道调到同州当匡国军节度使，重新起用桑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院使，掌理军政。七月间，下诏改天福九年为开运元年。

石重贵恨透了杨光远，命李守贞讨伐青州。李守贞大军把青州围了几个月，到了十二月里，青州城里粮食吃光了，饿死的兵、民有一多半。契丹兵退了，也不能来救援。杨光远冲着北边磕头说：

“契丹皇帝啊，皇帝啊，倾杀光远了！”

他儿子杨承勋劝他开城投降，以冀保全一家性命。他说：“不忙，我昔日占卜，有天子之命。姑且忍耐，只要契丹兵到，大事有望了！”杨承勋为了保全活命，劫持杨光远，开城向李守贞投降了。李守贞上报朝廷，朝廷说杨光远罪大，而其子归降，就不必暴其罪，悄悄处死即可。这样，李守贞命人在青州衙内，把杨光远处死了。

开运元年闰十二月，耶律德光在第一次伐晋失利，歇兵数月之后，又以赵延寿为先锋，大举南下。一下子，前锋就打到了邢州。开运二年正月，大掠邢、洺、磁三州，杀人无数，尸陈遍野，并攻入魏州境内。魏州，又称邺都，是战略要地。石重贵诏令大将赵在礼屯守澶州，马全节守邺都，张彦泽守黎阳。又令西京留守景延广率兵赴滑州，进守胡梁渡口。不久，石重贵下诏亲征。契丹听说石重贵亲征，又撤兵北还。石重贵令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重威率军与马全节会合，向北进军。杜重威等诸军会合于定州后，听说耶律德光已北归到幽州北的古北口了，晋军就向南撤。谁料，晋军一退，契丹兵又接踵而来，两军在白沟（今河北白沟河）南大战，契丹败退一阵后，两军又在一个叫白团卫的村子大战。晋军扎营后，契丹兵包围了晋营。当夜东北风大作，只刮得屋坍树倒。天刚亮，契丹兵逼近晋营，趁风放火烧营外的鹿砦（zhài 债）。

杜重威见风沙太大，火势又盛，下令闭营不战。将士们都被激怒了，大呼：“杜元帅为何不战，让我们等死吗？”李守贞等众将请战，杜重威说：“等风势稍缓，再看是战是退吧。”李守贞说：“敌众我寡，正好借风沙之势出击，使敌不知我虚实！如等风停，敌发现我军人少，躲在营中不战，必要大举合围，那时，我将士怕一个也活不成了！”说完，对诸将说：“令诸军一齐反击！”又转脸对杜重威说：“元帅善守，就让我率中军冲锋吧！”符彦卿也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冲杀上去！”这样，杜重威也制止不住了，晋军将领们便率各部借着漫天风沙，向契丹军杀去。

契丹兵只当烧了晋营外的鹿砦，晋兵全跑了呢。忽而，天昏地暗的

风沙中，喊杀声如山崩海啸，不知晋兵从哪方又杀来了。契丹兵大败，耶律德光原坐在大奚车（带帐篷的车）中，听到乱声，跳下车，慌忙中抓住一头驮军用物资的骆驼，骑骆驼向北逃去。诸晋将请杜重威下令追击，杜重威说：“被贼劫了，侥幸不死，还要向贼讨还被劫去的衣裳、包裹吗！算了，不要追了，追不成，再吃败仗，这仗也白打了！”诸将见主帅如此怯敌，也只有叹气。

耶律德光的败兵退到阳城东南，才稍稍聚拢成队。他无奈，只好北还至幽州。这幽州自归契丹后，就成了契丹的南京，城中有皇宫。耶律德光一到幽州，怒气不消，把作战失利的责任全赖到众将身上，命武士们把将领们——除去赵延寿——各打二百杖。

石重贵又打了胜仗，心满意足地从澶州回到开封。桑维翰对他说：“杜重威倚仗资历深，作威作福却不能指挥军队，当废去他！”石重贵不高兴地说：“他是长公主之夫，朕之姑父，不可疑他！”桑维翰不敢说下去了。冯皇后又在石重贵耳边为弟弟冯玉请官，想让冯玉代替桑维翰。石重贵便让冯玉为枢密使，分减了桑维翰的实权。这样，桑维翰就以病辞去相位。从此以后，朝中事无巨细，都由冯玉处置。石重贵两次亲征击败契丹，自以为天下无忧了，更加骄奢淫逸。四方进贡的奇宝，全收入内府。他又下诏广修宫室，扩建园囿；织锦为地衣（铺在地上的锦），宠爱优伶，不吝赏赐……冯玉又善于迎合石重贵，绞尽心思，为石重贵享乐去卖力气，出主意。那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贿赂冯玉以求一官，好，冯玉的门庭比集市还热闹呢！晋朝的朝政，就在君昏臣佞的一片喧闹中，更加腐败。

耶律德光连年南伐都遭失败，萧太后派使臣对他说：“你愿汉人做我胡人之主吗？”德光回答：“不愿。”萧太后传话：“你为何要做汉人之主呢？自古以来，有汉和番，没听有番和汉的。如晋人要和，我当应当允！”但耶律德光怎肯听萧太后的劝阻？他整顿兵马后，于晋朝开运三年秋，又大举南伐了。这次，赵延寿先派人秘密到开封上书，说他有意归顺，请晋主派大兵接应他。石重贵就派杜重威挂帅，率李守贞等引兵自魏州北上。

契丹与晋军，在滹（hū乎）沱河相遇，两军夹河安营。耶律德光暗派国舅萧翰引骑兵绕到晋军背后，断了晋军的归路和粮道。杜重威还等着赵延寿投降呢，便不把契丹军放在眼里，自恃是皇亲国戚，又是元帅，每天在帐中饮酒作乐。契丹骑兵已深入他的背后了，他还一点儿影也不知道呢！

由于契丹萧翰的大军断了杜重威的后路，凡是杜重威派往开封报告军情的人，都被契丹游骑抓获，结果，石重贵在开封也得不到前线的消息了。

耶律德光见杜重威中计，便挥军过了滹沱河，于十二月初七，把晋营团团围住。晋营中粮食已断，今又被围，人心惶惶。杜重威就与李守贞等谋划投降。去年还曾经奋勇力战的李守贞，此时也感到大势去矣，就答应降敌了。杜重威派人到契丹营中请降，耶律德光对来人说：“你告诉杜元帅，他若真降，朕立他为中原之主！”来人回来一说，杜重威大喜。他怕将领不服，就伏武士于帅帐，而后以议事为名，召集众将。众将到齐了，武士们持刀而出，杜重威才说：“今与朝廷消息不通，军中粮尽，我欲归降契丹，诸公以为可否？”背后就横着冷气森森的刀，谁敢

不从？当杜重威下令开营门，叫士卒们到营外列队时，士卒还以为要打仗呢，人人踊跃而出。等排好队，杜重威下令：

“把兵器放下，把甲卸下！”

士卒们不知所以，照令而行了。杜重威这才宣布：“军中粮尽，无法再战，今日本帅率你们投降。”

士卒们先是一愣，接着失声恸（tòng痛）哭，声震原野。

耶律德光让赵延寿穿赭黄袍到晋营受降，对赵延寿说：“那些晋兵，从今以后都归你了！”赵延寿喜滋滋地去了。等杜重威率众将来降，伏于耶律德光马前时，耶律德光又让人拿一件赭黄袍披在杜重威身上。杜重威也以为日后耶律德光真叫他当中原皇帝了，连连叩头，千恩万谢。

由降军在前，契丹大军在后，浩浩荡荡杀向了开封。

这时，开封的兵都叫杜重威带走了，几乎成了没有防卫的城了。石重贵到了十二月十五日，才得到杜重威全军降敌的事——为时已晚，契丹兵已逼近开封城下！

石重贵急召冯玉等宰臣议事。这冯玉平素只会倚仗皇亲之势，结党营私，贪赃受贿，名为宰相，哪有真才？此时魂都不守舍了，还有什么主意？倒是李崧说：“请陛下速召刘知远勤王。”石重贵倒还不糊涂，说：“开封至太原，一千多里路，来不及了！”

一个太监跌跌撞撞地跑进宫中：“启、启奏皇上：反贼杜重威已派张、张彦泽攻开、开封、封丘门了！”

石重贵呆若木鸡，良久，才大叫一声：“命禁军守住宫门！”

“遵旨！”太监磨头就往外跑。石重贵站起来，从壁上拉出宝剑，就往外走。冯玉等趁乱，都溜之乎也。

开封城中大乱，人哭马叫，狗跳鸡飞。张彦泽指挥兵士们围了皇城，猛攻皇城南门明德门。皇宫里也炸了窝，宫女、妃嫔、太监乱成一团，东逃西窜。

石重贵提着剑，叫太监们放火烧宫殿。烈火霎时间腾空映日，石重贵逼着十几个宠妃往火里跳。他疯狂了，最后自己也要往火里跑，被身后的人揪住了。这时，冯皇后、皇太后等后妃们都失魂落魄地赶来，拉着石重贵号啕大哭。石重贵的剑，当啷掉在地上，他坐到一块石头上，也扑簌簌落起泪来。宫人们这才慌忙汲水灭火。

一阵大乱之声传来，张彦泽攻入宫中，石重贵一家全被捉了。张彦泽接着纵兵大掠，开封城中，不论官库、私宅，全被他的兵抢了。冯玉等许多大臣都来见张彦泽请降。张彦泽命人到桑维翰家，把桑维翰杀了。石重贵的母后，亲自写了降书呈送耶律德光，降书上落款是：“儿妇李氏！”那冯玉想讨契丹皇帝的好，对张彦泽请求：“将军，让我把晋主的传国玺亲送到皇帝驾前吧。”张彦泽白了他一眼，他才不敢再吱声。张彦泽把传国玺送呈耶律德光，耶律德光看了半天，怀疑是假的，命人逼问石重贵：“这传国玺琢得不精，也不合史书所载的样子！快献出旧的来！”石重贵上言：“孙儿听说唐李从珂自焚时，传国宝已丢入火中烧了。此玺实是先帝命人重制的，除此别无第二个了。”耶律德光这才收下，并命人传话给石重贵：“孙儿不要害怕，有你吃饭的地方。”

转过年正月，耶律德光头戴金貂帽，身披貂裘，内穿黄金锁甲，骑马来到开封城外。被俘皇帝石重贵率晋臣到城北路边，跪迎契丹皇帝入城。耶律德光大摇大摆入城了，百姓们吓得关门闭户。耶律德光命人传旨：

“晓谕百姓：朕也是人，汝等勿惊！”

而后，耶律德光命人把张彦泽捆了，问：“你纵兵抢掠没有？”

“臣……抢、抢掠了。”

“哼！”耶律德光问左右，“该斩否？”

“该。”

“杀！”

张彦泽为契丹卖了力气，耶律德光为了安抚民心，拿他当了替罪羔羊。

耶律德光住进皇宫，命人把石重贵一家人和捉住的景延广，一并送往契丹。景延广自知活不成，途中自杀了。

被石重贵贬出朝的冯道，此时入朝朝见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久闻其名，待他十分礼遇，拜为太傅。那赵延寿一心想当皇帝，见耶律德光灭晋后，不提立他为中原之主的事，心里急如沸汤。恰巧，耶律德光想把收降的晋兵全杀了，赵延寿就借机问耶律德光：

“皇帝亲冒锋镝取了晋室天下，是打算自己为中原主呢，还是让别人为中原主？”

耶律德光登时脸色一沉，说：“朕不解甲而大战五年才灭了晋，怎能把天下让给旁人！”

赵延寿心上似挨了一棍，但他却不露声色地说：“听说皇帝欲杀晋兵，臣以为不可。晋国地方很大，与吴、蜀相接。中原气候热，不适于皇帝居住。万一皇帝北归，没有兵守卫疆土，吴、蜀来攻如何是好？一旦吴、蜀趁晋地无兵，夺了江山，皇帝岂不是为他人灭晋了？所以，晋兵不可杀呀。”

耶律德光听明白赵延寿不是想当中原主，原来是劝他勿杀晋降兵，才露出笑容，说：“好吧，就依你之言。”

赵延寿探出耶律德光无意立他为帝，心中虽好大不痛快，但也无可奈何。

耶律德光换上汉族皇帝的冠冕、袍服，每日在宫中大宴群臣。他又派出不少降将当节度使去接管晋朝诸镇，但许多镇的原节度使都拒不受代。当时，契丹军中少粮，耶律德光就命契丹兵四处去打粮、打草，河南的百姓遭了大难，粮、草被契丹兵洗劫一空。

被萧太后和耶律德光排挤，弃国出亡到中原的耶律倍，在唐朝灭亡前就被唐主李从珂命人杀死了。如今，耶律德光捕获了凶手，处斩，为耶律倍报了仇。这两个凶手都在晋朝做了官，家财万贯，耶律德光便把他们财产全赏给了此次随军而来的耶律倍之子永康王兀欲。

公元 947 年二月初一日，耶律德光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龙袍，升坐正殿，受番、汉百官朝贺，下诏改国号为“大辽”，改元为“大同元年”。他真的想做中原的皇帝了，不料，二月十五日，太原发生了一件大事！

镇守太原的刘知远，在他管辖的境内，屡次击败了契丹从雁门来犯的人马，更加加紧练兵。为了防止吐谷浑部有变，他听了亲将郭威的话，杀了白承福，吞并了吐谷浑的兵，军事力量更强了。当耶律德光称“大辽”于开封之后，将佐们纷纷劝刘知远称帝，以号令四方。在郭威、张彦威等武将、文官的再三劝进之下，刘知远于二月十五日即位于太原，下诏年号用石敬瑭的天福，这样，此年便称为天福十二年——以表示他

不忍背弃晋朝。接着，他又下诏：

“各路被契丹迫令缴纳的粮赋，一律免去不缴；凡被胁迫降契丹而为契丹出使各地的晋臣，一律不问罪，但要到太原来朝见；凡不朝太原，而甘心做契丹使臣到各地接管者，所在杀之！”

这道诏令一传出去，影响颇大，许多原晋朝的地方文官、守将，纷纷响应。

刘知远为了犒劳将士，本打算搜夺民财。他的夫人李氏说：“陛下在河东创业，没有给河东百姓带来恩惠呢，却要夺他们的财物，民心岂不要丧失？请把宫中所有财物拿出，犒赏三军吧。”刘知远大悟，握着李夫人的手说：“说得太对了，朕险些做错事！”于是，他尽出宫中的财物赏给士卒，果然民心大悦。

耶律德光派出去接收晋朝诸镇的官员或派去招降诸镇守臣的使者，不是被杀，就是被赶了回来，他惊惧了。澶州的百姓还因受不了契丹将领的残暴征敛，揭竿而起进行反抗，这更使他不安了，产生了北归之念。二月底，东方各州人民纷纷起义，攻打契丹驻军。耶律德光这才忙派李守贞、杜重威为节度使，去郓州、魏州，派安审琦归泰宁军，派符彦卿归武宁军，去镇压百姓反抗。

刘知远见农民起来抗辽，保聚山谷据险作战，便派出使臣带着诏书去安抚招集。这样做，又深得民心。

耶律德光坐在御座上，如坐在炉火上烤一样：中原大乱了，反辽的火处处都烧起来了！“没料到中原百姓如此难制驭呀！”他不由得对左右发出这样的哀叹。他想起萧太后的话：你要当中原之主，中原人是不愿意的！他决定北还了，下诏：“天气渐渐热了，我不服水土，欲暂时北

归省太后。”他令国舅萧翰留守开封，在三月十七日，他起驾自开封出发，率辽军北还。这时，大部分州、镇都已归附刘知远，辽军北归途中，不断遭到攻击，他们也不断攻城打仗开通路途。

刘知远得知辽军北还，便派出诸将，以史弘肇为前锋，向河南进兵了。

四月中，耶律德光抵达临城就病倒了。时值天气很热，他发高烧不止，把冰块放在胸口上，还吃冰，也不退烧。到栾城之后，病势转重，二十一日，行至杀胡林就死了。辽军将帅们共推永康王兀欲为主，率军继续北行。他们怕耶律德光的尸体腐烂，就用盐把尸体腌了，装在车中，先行北归。

兀欲看出赵延寿心怀不满，又听赵延寿出怨言：“皇帝不守前诺，不立我为中原之主，我不回契丹了！”兀欲就与众谋臣定了计，假意请赵延寿到大帐饮酒，在席上把赵延寿斩了。

兀欲率兵北还途中，耶律德光的灵柩就到达上京临潢府了。萧太后脸色阴沉地把灵柩接入城中，她凝望着灵柩，忍住了噙在眶中的泪水，默道：你不听我的劝阻，兵败身亡，还给国中带来不宁！她轻叹一口气，用手拍着棺椁说：“你去了，国中无君，必有一场灾乱。待我把国治安定了以后，再为你办丧事吧！”说完，抬起那双忧郁的眼睛，向空阔的天空望去……





第二十五回

刘知远建汉一年亡
郭雀儿称周三载死

天福十二年（公元 947 年）五月，刘知远命皇弟刘崇留守太原，他亲自督军南下。这时，许多由辽军控制的城池都被他派出的人马攻克收复，唯有恒州（镇州）、魏州等还有大量辽军聚集。六月初，留守开封的国舅萧翰也从开封撤到恒州。六月初三，刘知远到了洛阳，居于皇宫中歇息，初五从洛阳出发去开封。十一日，达开封，百官迎接他入宫，原晋朝的藩镇也陆续到开封朝见，或上表称臣。刘知远下诏：“凡契丹所任的节度使，一律不问，可各安其职！”并改国号为“汉”，年号仍不变。守魏州的杜重威和李守贞、高行周等降契丹的晋将，此时也上表归顺，刘知远皆赦之，并委以节度使之职。但当杜重威接到刘知远调他离开魏州去做归德节度使的诏令后，他疑惧了，怕这一徙镇，性命不保，就拒不受诏。刘知远便命高行周率兵讨伐杜重威，杜重威就向守恒州的辽军求援。守恒州的辽将麻答性情残忍，大肆掠夺民间珍宝、美女，残杀百姓。他还常常穿上黄袍，俨若皇帝。由耶律德光从开封带来的晋朝大官冯道、李崧、和凝等，在耶律德光死后，全被留在恒州。此时，麻答便私自任命冯道等官职，使恒州简直成了他的小朝廷，而且这时候恒州还

有辽兵和晋降兵三千多，所以，他就派杨袞率一支兵去助杜重威，又派杨安率一支兵去攻洺州。这样一来，恒州只剩八百多辽兵了。在恒州的晋兵将领何福进等，决定乘机反正。七月底的一天上午，寺庙中的钟声响起，晋兵们听到这事先约定的信号，冲向了辽兵驻地，双方在城中展开巷战。晋将领们把冯道找到，请他到士卒前鼓舞斗志。士卒们见到这位原来的宰相，果然斗志大涨。日暮时，城外的百姓也聚集数千，各持农具、刀枪来助，麻答大败，率残部向北，逃往定州。冯道写了表章，派人送往开封，刘知远立即派兵往恒州相助，恒州收复了。

杨袞、杨安两支人马，听说麻答失了恒州，全率兵向北逃遁。刘知远下诏亲征魏州，到了魏州城下，住在高行周帅帐。直到十一月中，杜重威城中粮竭，才不得已开城投降。当刘知远起驾回开封途中，传来了一个令他痛心的消息：皇子刘承训死了。回到开封，刘知远由于丧子，过分哀痛，转过年即乾祐元年正月，就得了病。没过半个月，这位只当了一年汉皇帝的刘知远就病死了，年五十四岁。临崩前，他把心腹文武大臣苏逢吉、杨邠、郭威、史弘肇叫到床前，说：“朕以幼子承祐托付众卿了。杜重威反复无常，要提防他！”宰相苏逢吉秘不发丧，先下诏把杜重威全家斩了。

二月初一，立十八岁的皇子刘承祐为皇帝，这才为大行皇帝发丧。刘承祐尊刘知远为高祖，母李氏为皇太后。

镇守河中（蒲州）的护国军节度使李守贞原与杜重威一起降契丹，听到杜重威被斩，内心惶惶不安。有个叫总伦的和尚，向李守贞献媚，说李守贞相貌好，有天子之福。此时，李守贞就勾结守永兴的旧部赵思绾和守凤翔的旧部王景崇造反了。赵思绾进据长安，献御衣给李守贞，

李守贞穿上黄袍，自称秦王，派兵占据潼关，把住要隘。

汉朝廷先派大将白文珂等率兵讨李守贞，结果不见成功，到了八月，又命枢密使郭威挂帅征讨李守贞。开始时大军破潼关，逼近长安，将领间又互不相让，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弄得劳师而无功。郭威到了前线，因他是功臣、夙将，才把众将控制住。他又不惜财物，肯厚赏将士，所以得到将士的心服。郭威命白文珂、刘词、常思三将会兵同攻李守贞，他们打到河中府城下，李守贞在城上一看遍地是旌旗，吓呆了。白文珂从西面攻城，常思从南面攻城，郭威临阵督战。因河中府城池坚固，郭威就命将士把城围住，并封锁黄河，使李守贞与外界断绝交通。

李守贞被困日久，心焦如焚，几次突围，都被汉军击败。他又多次派人带着蜡丸密信出城，想去求救于蜀、契丹、南唐，信使也全被汉军的巡逻兵抓去了。城里粮快尽了，饿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急了，命人把和尚总伦叫到府中，问：

“上人说我有天子之福，为什么遭困难脱呢？”

总伦说：“阿弥陀佛！大王是能当天子的，谁也夺不去大王的福分。但是好事多磨啊，大王命中注定有此灾，一旦灾难磨尽，大王只剩单人匹马了，也就是大王鹏飞之时了！”

李守贞听了点点头，他相信和尚说得对。李守贞死守河中府，直守到乾祐二年正月，他挑选了一千精兵，悄悄出城，沿黄河岸杀向汉军连营，打算突围。偏巧，日子一多，汉军将领懈怠了，以为李守贞是瓮中鳖，迟早被擒。李守贞引兵冲入了刘词的营内，纵火大噪，拼命冲杀。刘词得报，不以为然，说：“小贼来捣乱，何足惧哉！”他的部下，突遭袭击，惊慌逃窜，刘词才害怕李守贞会逃跑，忙提刀上马，督兵拦击。

部将阎晋卿、李韬拼死截杀，才把李守贞打回去。刘词事后向郭威请罪，郭威说：“我担心的就是将士大意啊！这次如没有老兄力战，几乎让李守贞逃脱！”不但没责怪刘词，还赏了他和他的将士。

李守贞再次突围失败，于是急中生智，打算换个方向，从汉军黄河西寨突围。事先，他派出士卒，装成百姓，到城外去卖酒，遇见汉军巡逻兵就不论酒价钱，甚至白送。汉兵的巡逻卒一连两天，都是精精神神地出去，醉里咕咚地回来。李守贞便乘机又一次袭击汉寨，亏了郭威挥军力敌，才把李守贞堵了回去。

郭威下令：“除非犒赏，不许将士私自饮酒，饮者，斩！”

郭威爱将中有个叫李审的，在令下之后，不以为然，大早晨起来就喝了酒。郭威升帐时见李审面色发红，又闻他出气都带酒味，便一拍帅案：“胆大李审，既是我帅营的将领，敢带头违我军令？来人，推出去，杀！”刀斧手一拥而上，不管李审乱喊求饶，推出帅帐就把他砍了。这一来，军中没一个再敢私自喝酒的。

到了四月，河中城里饿死的人占十之五六了。李守贞部下许多将领饿不起，率本部向郭威投降了。郭威这才下令，全面发起攻击。

河中被汉军攻克了，李守贞和妻、子在府中放火自焚而死。同时，汉军攻克长安，杀了赵思绾，只剩下凤翔的李景崇还在顽抗。

刘承祐闻到捷报，以为天下太平了，整日与左右狎玩，丑态百出，李太后多次告诫，他置若罔闻。朝政大事，他全委托宰相杨邠，另外三个宰相苏逢吉、苏禹珪、窦贞固见皇上只信任杨邠，他们就甩手不问政事。当时刑律十分严酷，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用法尤其残酷，他掌管禁军，巡逻京师，抓了罪人，不论罪轻罪重，说杀就杀，致屈死的百姓无

数。甚至因为太白星在白天出现，老百姓仰脸看，被史弘肇抓住，他只把中指一伸——表示腰斩——那些看星星的百姓便被断腰而处死了。

汉朝的官吏们，一个比一个贪，搜刮百姓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比如西京洛阳留守王守恩吧，此人是个十足的财迷。一天，他带几个差役，乘小轿在街上散心，忽见城门口拥拥挤挤一片人，便命轿夫抬他去看。原来，是三家出殡的挤到一起了，城门小，三口棺材不能一同出城，三家送丧的又各不相让，都想先行，为此争吵起来。王守恩灵机一动，命差役过去把三家丧冢——死者的冢子——叫到轿前，说：

“你们都想让自家的殡先走吗？”

三个丧冢一齐叩头，答道：“是，老爷。”

“哈，好吧，你们都先交纳丧殡出城钱，哪家交得多，哪家先出城！”

丧主们没法子，都忙交了银子，才先后出了城。打这儿起，王守恩定了规矩：凡出殡之家，必须在城门交税方许出城。后来，王守恩干脆下令：要饭的、淘茅房的也得交税。

为了捞钱，这王守恩竟叫府里的差役、家人们去偷，规定每人每天得偷多少银子来。他自己也手痒得难受，一日，他听说福康里一家富户娶媳妇，便叫了府里的伶人和他去贺喜。他自己也穿上绿衣，顶上绿帽，扮成伶人。主奴一行，嘻嘻哈哈到了办喜事的人家大门外，先唱一段曲子，而后进了大门，见人就作揖，道：“恭喜！恭喜！”这户人家见伶人们来祝贺，又唱曲儿，也不拦阻，还赏他们酒喝。王守恩便与伶人们在人家宅里东窜西窜，趁人家宾朋满座，热热闹闹的机会，伸出第三只手来，这屋摸点，那屋拿点。王守恩竟从嫁妆箱子里偷了几个元宝，揣入怀里。而后，白吃人家一顿，抹抹嘴溜出大门……

郭威班师还朝后，汉帝刘承祐大喜，加郭威官兼侍中之外，一高兴，把在朝和在藩镇的大臣们全加官晋级！当时有人就暗下议论：郭威平叛有功当进官，但因他一人立功，就普遍加官也太滥封了！

不久，边境报辽军人犯。郭威又奉旨巡视河北。

到了乾祐三年，由于连年战祸，又闹蝗灾和旱灾，战死的、饿死的尸体处处可见。有些僧人瘗（yì义）埋死尸，就埋了二十多万！

这时，吴越王已是钱弘俶，荆南王是高保融，楚王是马希广，闽已被南唐消灭，后蜀皇帝仍是孟昶，南汉皇帝是刘晟，南唐皇帝是李璟。

且说郭威巡边之后，汉朝廷命他为邺都留守，坐镇邺都（魏州）以防辽兵。朝内，杨邠、史弘肇等都看不起文人，认为文人没用，只有武将才能安定天下。在一次宴会上，史弘肇厉声说：“安定国家，靠长枪大剑，安用毛锥！”毛锥，就是毛笔。管理财赋的三司使王章不爱听，就说：“没有毛锥，财赋从何而来！”将、相之间的不和明显暴露了，朝政还好得了吗？这一天，王章在府里设宴，请权贵们吃酒。在席间，王章与史弘肇划拳行令，史弘肇不会划拳，坐在他旁边的阎晋卿就一再教他。史弘肇临时学划拳，终究不行，一输再输，连连受罚，一杯酒接一杯酒地往肚里灌，灌得晕晕乎乎，直说：“不能划了，喝醉了。”宰相苏逢吉就拿他取笑，说：“怕什么？你身边有姓阎的教，还怕罚酒？”原来，史弘肇的媳妇姓阎，是酒店里倡伎出身，最懂各种酒令。史弘肇听了，勃然大怒，以为苏逢吉是存心当众羞辱他的妻子，开口就骂：“你是什么东西？你老娘是官妓，你兴许是野种呢！”苏逢吉挨了骂，为保持宰相的风度就装听不见，这更惹史弘肇冒火了。史弘肇跳起来，抡拳就朝苏逢吉揍去，苏逢吉站起来就跑，嘴里还说：“动口勿动手！”史弘肇骂道：

“老子不但动手，还要杀你！”说着就找剑要杀苏逢吉，杨邠、王章等忙上前拉住史弘肇，说：“算了，算了。苏公是宰相，岂能随便杀了呢？”史弘肇这才气冲冲地出了王章府，上马回府。刘承祐听说这事后，亲自传旨命宣徽使王峻设宴，为苏、史和解，这二位竟都不去赴宴。王章作为请客的主人，欢欢喜喜的宴会却让史弘肇扰了个乱糟糟，心里也又恼又气。

苏逢吉恨透了史弘肇，知道太后之弟李业与史弘肇不和，就暗中勾通李业。那刘承祐喜欢耿妃，想立耿妃为后，杨邠却阻止说：“陛下不可急于立后！”耿妃病死了，刘承祐想依后礼葬她，又遭杨邠反对，刘承祐就对杨邠不满起来。李业曾想补个肥缺，杨邠和史弘肇都以外戚不宜充任为由进行阻止，李业对杨、史都恨之人骨。加上苏逢吉一煽动，李业就在刘承祐面前说杨、史的坏话。刘承祐肚里也久积怨气，就说：“杨邠待朕无礼，一次朕召宰相们议事，朕刚要说话，杨邠竟说：‘陛下且噤声，诸事有臣等办理呢。’朕看他权势要压君了！”于是，刘承祐与李业等心腹臣子就密议诛杀杨邠、史弘肇。

十一月十三日这天，杨邠等人入朝，突然，从广政殿奔出数十名武士，挥着刀朝杨邠等杀过来。杨邠、史弘肇、王章都被杀死在东庑下。接着，刘承祐下诏，诛杀杨邠、史弘肇的亲戚、党羽、侍从、友好……

首先，史弘肇的部将王殷列在被杀的头一名，接着，又密旨令邺都马军指挥郭崇威杀郭威和监军、宣徽使王峻。

李业命开封府尹刘铢杀郭威、王峻全家，刘铢十分凶狠，把郭威、王峻在开封的家小全抓了，连吃奶的孩子也杀了。王殷在澶州军中，他的家小也全被杀了。

使者到澶州，命镇宁节度使、李太后之弟李洪义杀王殷。李洪义胆怯，就带使臣去见王殷，王殷早听到风声了，当时就把使臣捆了，令人把密诏送往邺都给郭威。

郭威见诏，召谋士魏仁浦说：“怎么办？”魏仁浦说：“公，国之大臣，功名素著，又手握兵权，坐守重镇，自然引起幼主的猜忌。今小人进谗，公纵上表解释也是枉然。不如尽早下手，不能坐以待擒啊。”郭威那心里，何尝没有夺取汉室天下的打算？现在刀逼到脖子上了，正是机会到了！

帅府大堂，气氛严肃。郭威升座，众将排列两边。郭威久久不做声，脸色十分阴郁，众将不知出了什么大事，也不安了。

“诸公！”郭威开口了，“宰相杨邠与我相厚，如今已无辜被杀了！”

众将都愣了。

“我的全家已遭杀戮！今皇上密诏到此。”郭威说完，把密诏从袖中取出念了一遍。众将大惊失色，尤其是郭崇威脸都白了——那密诏上说得明白，命李洪义杀王殷，命他杀郭威！这还了得？自己还不知道这回事呢！郭威看看郭崇威，对众将说：

“我与诸公追随先帝，披荆斩棘取得汉室天下，我又受先帝托孤之恩，怎敢不忠心辅国呢？杨邠、史弘肇、王章皆是旧臣，今都已被杀，我也不忍独生。请诸公把我首级送往京师吧，不然，我也会连累诸公啊！”

郭威说着，泪如雨下。郭崇威头一个伏地大哭说：

“主上年少，奸臣胡为，若使奸小得志，国家就不得安宁了！末将受公大恩，岂敢做出违心之事？请公下令清君侧，末将愿为前驱！”

众将也呼啦全跪下了，泣诉请郭威发兵。

“唉！”郭威叹口气，擦擦眼泪，说，“事已至此，只有听从诸公的了！”

这样，郭威命养子郭荣留镇邺都，命郭崇威为先锋，自己统大军在后，兵发邺都，杀向开封！

刘承祐发出密诏后，心里只盼快有回报。他想：朕已二十岁了，岂能事事听从勋旧的摆布？杀了杨邠、史弘肇，再除掉郭威，朕就放心了！

万万料想不到，急奏传来：郭威反，郭崇威为先锋，十一月十五日兵发邺都，十六日至澶州，十七日抵滑州，十九日达封丘！

刘承祐吓得成了木头人儿，朝野汹汹，人情沸沸。李太后闻报，泪下不止。大将慕容彦超自恃骁勇，奉旨率兵迎战。

二十日，郭威与慕容彦超两军相遇于开封北的刘子陂。刘承祐亲率禁军到刘子陂劳军，慕容彦超说：“陛下且回宫，明日无事再来观战，看臣破贼。臣不用打，一声吼，就可以把郭威贼军惊散！”

刘承祐回城，第二天又来到阵前。郭威在阵中看到皇帝的黄龙伞，下令：“我等是来诛奸小，非敢与天子作战，无令不可擅动！”

慕容彦超见郭威按兵不动，就引一支骑兵冲了过来。郭威这才一摆令旗，郭崇威、李荣二将即引兵迎上，与慕容彦超大战。郭崇威恨不得一枪挑了慕容彦超，好向郭威表明心迹，所以把那条枪使得亚赛蛟龙出水。慕容彦超虽勇，终难敌三将，一不留神，他的马被郭崇威刺了一枪，马疼得一跳，把慕容彦超扔下鞍来，幸亏兵卒抢救，不然命就丢了。

头一阵，慕容彦超就败了，军气大丧，晚间，汉官军这边的许多将

领，都偷偷带亲兵跑到郭威营中来了，连驸马宋延渥也跑来见郭威了。慕容彦超发觉自己营中的将士跑了一多半儿，知道大势已去，就带十几名亲兵，骑快马溜出大营，逃奔兗州。

来观战的刘承祐到了后半夜，也知道兵都跑散了。

二十二日天亮，刘承祐带窦贞固、苏逢吉、苏禹珪三个宰相和李业等从官数十人回开封，刚到城北的玄化门，只见城门已闭，府尹刘铢立于城门上。刘承祐带马上前，高叫：

“朕回宫，速开城！”

刘铢在上边问：“兵马何在？”

苏逢吉回答：“已散了！”

刘铢一听刘承祐没兵没将，就剩这几十个文官了，立即一挥手，城上刷地出现了弓箭手。刘铢吩咐：“放箭！”

刘承祐破口大骂，没骂三句，城上箭如雨下，背后又传来郭威兵士的喊杀声，他只得率众臣拨马向西北跑。刚跑到赵村，郭威的追兵到了，刘承祐下马，想躲入民家，追兵赶上，把他杀了。苏逢吉自杀，李业拼命打马逃往陕州……

短命的汉朝，历三年多，传二帝就结束了。

郭威一入开封，就先把刘铢斩了。刘铢满以为他射跑了刘承祐，郭威会放过他，不追他杀郭家满门的罪呢。苏禹珪、窦贞固躲过乱兵后，回到开封，郭威仍让他们为宰相。这时，冯道又以太师身份，率群臣来拜见郭威。

转年正月，汉李太后下诏，传位给郭威。郭威当皇帝，建国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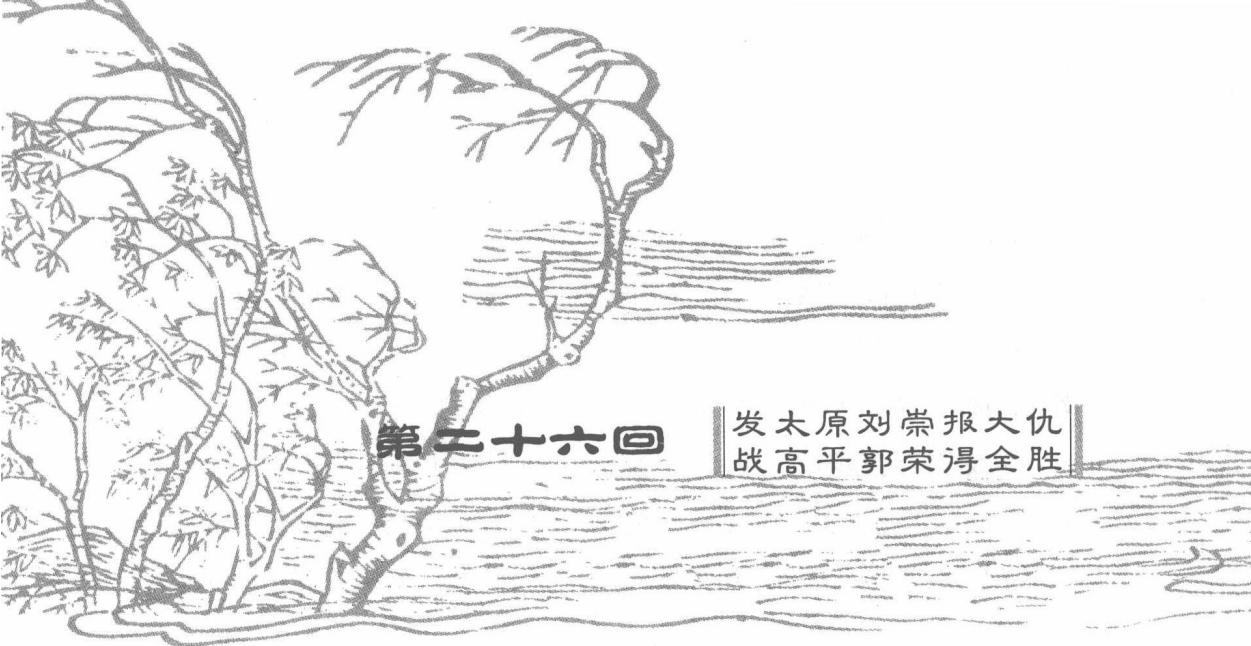
“周”，改元为广顺元年，也就是公元 951 年，周朝建立了。

太原的刘知远之弟刘崇，得知郭威灭了汉朝，便在太原即位，仍用乾祐年号，国号也仍叫“汉”。历史上为区别刘知远所建的汉朝和岭南的南汉，称刘崇的汉朝为“北汉”——也是十国中的一国。

郭威青年时追随刘知远，那会儿，他在脖子上刺了个雀儿，所以有个外号叫“郭雀儿”。他把外甥柴荣收为义子，柴荣改姓叫郭荣。郭威家人被杀后，就把郭荣视为亲生。郭雀儿当了大周皇帝，任郭荣为开封府尹，封晋王。

郭威以冯道为中书令，以郑仁诲为枢密院使。他登极后，下过几次诏，如让臣下直言治国之法，禁止地方献“祥瑞”之物，宫中用品崇俭，允许商贾与西域商人贸易，等等，倒也说明他期治之心。他当了三年皇帝，显德元年（公元 954 年）正月得病，不久死去，年五十一岁。郭荣即位后，尊他为太祖皇帝。他临死之前，谆谆嘱咐郭荣：“朕死后，速葬从俭，陵只用砖砌，用瓦棺纸衣。入陵前，让守陵人先到陵中看一遍。陵前勿置石人石马，只立一碑，上刻‘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定：因为平生好节俭，只以瓦棺纸衣葬’”。他是看见以往帝王陵墓，因多葬金银珠宝才被人盗发，怕自己的陵也遭挖掘，所以说这番话，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吧？

郭荣即位后，周朝有了一片新气象。



第二十六回

发太原刘崇报大仇
战高平郭荣得全胜

六十岁的北汉皇帝刘崇，闷悠悠地坐在宫里，微合着眼，理着他那花白的长髯，想着心事。他登极三年了，为了报郭威灭汉之仇，他向辽国称“侄皇帝”，求辽国援助。汉国地狭民贫，每年要输岁贡十万缗给辽，国用十分贫乏，宰相月俸才百缗，节度使月俸三十缗，他这皇帝每天也非省吃俭用不可。就这样，还要连年与周作战，偏是胜少败多！“唉！”他想到这儿，不禁长叹了一声。这时，太监托着一份奏章进来，说：

“陛下，郭威死了！”

“啊？”刘崇立即睁开眼，“什么？”

“郭威死了！”太监把奏章呈上。

刘崇忙打开一看，果然是报郭威死事！他精神大振，欣喜若狂，以手加额高呼：“天！天啊！皇天有眼，朕报仇之机到了！”他立即召群臣入宫，商议伐周。群臣也一致认为周主新丧，郭荣嗣位，周朝内部是不安定之时，正好发兵。刘崇命学士王得中，即日赴辽国求助。

二月，辽派大将杨衮率马步军五万，号称十万，来到太原。刘崇就点齐三万汉兵，以张元徽为先锋，与杨衮兵一起，亲征了。大军南出团

柏谷之后，张元徽斩周潞州节度使李筠的部将穆令均，击败李筠。李筠逃归潞州，汉兵旗开得胜，乘势向南挺进。

五代史上著名的高平之战的序幕拉开了。

北汉南侵，急报传到开封，周朝震动。郭荣升殿，群臣参拜之后，郭荣说：

“刘崇乘我朝大丧，必谓我不敢迎战。朕欲出其不意，御驾亲征。众卿以为如何？”

许多大臣说：先帝尚未奉安，诸事未定，陛下离京亲征，怕众心动摇！冯道说：“众臣所言极是，陛下不宜轻动。”

郭荣说：“刘崇藐视朕年轻，朕正可利用他轻敌之心，出兵击之！况且，朕见唐太宗平定天下时，敌不论大、小，他都一律亲征。”

冯道微微一笑：“怕陛下比不上唐太宗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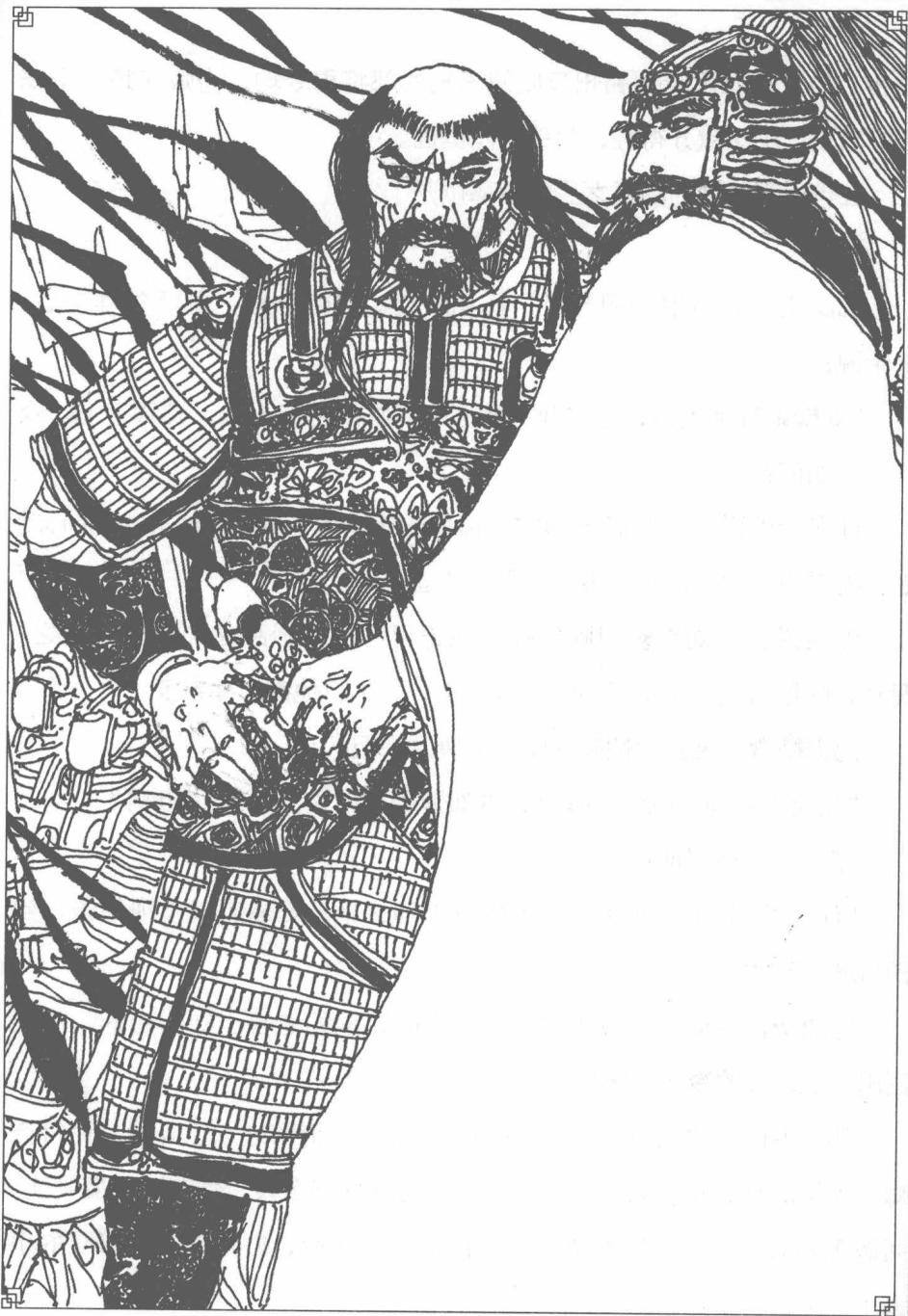
“朕兵力甚强，以朕之强兵，击刘崇乌合之众，如泰山压卵！”

“陛下能当泰山吗？”

“什么？”郭荣慷慨了，“若依冯太师之见，难道叫朕坐视刘崇攻到开封城下不成？”

冯道历仕四朝，还没挨过这种斥责呢，他的老脸一红一白的，嘴角泛出一丝轻蔑的冷笑，闭口不言了。

郭荣下诏：“三月十一日亲征！”他命郑仁诲留守东京开封，命符彦卿、郭崇威从磁州出兵赴潞州，命王彦超从晋州出兵，命向训、樊爱能、何徽等领兵自开封先行北进。他让冯道为山陵使，办理为郭威修陵的事去了。



正当三十五岁中年的郭荣雄心勃勃，他看梁、唐、晋、汉四朝朝立夕改，都无力统一天下，就早抱定统一的壮志。如今，他做了皇帝，正是实现壮志的有利时机，他怎能坐待时光流逝呢？

三月十八日，全身戎装的郭荣，率兵到了泽州，距州城十五里宿营。微缺的月高挂在夜空上，上党高原的料峭春风，把月光也吹寒了。住在民舍的郭荣走出房门，在凉如水的月光之下，款步深思着。禁卫军指挥使张永德，手扶佩剑离郭荣身后三四步轻轻地随着。

这次亲征，朝中多数大臣是谏阻的，而且从兵的数量上说，是敌众我寡，悬殊不小的。直至昨天上午，我欲急速进兵……郭荣回想着日间发生的事——

通事舍人郑好谦，在军队稍事休息，又要起程时，拦在郭荣的马前说：

“陛下，贼军气势正旺，请陛下小心持重进兵，不宜急进！”

郭荣的一团兴致正如烈火，忽而又有一盆凉水泼来，他愤怒了，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文官，只盯得郑好谦变了颜色，他才断喝一声：“你怎么会说这种话？说，谁主使你来这样讲的？说出来，免你的罪，不说，斩！”

郑好谦吓坏了，跪在马前叩头，说：“是禁军控鹤都指挥使赵晁让臣来进言的。”

郭荣立即命人把赵晁带来，用马鞭指着赵晁说：“你敢乱我军心？”他传旨，把赵晁锁了，押入怀州监狱去，而后挥师急进……

想到这儿，他望着苍茫的夜空，问：“永德，你估计此次打仗，将有什么结果？”

张永德走到郭荣面前，说：“敌众我寡，是于我军不利之处，如战，

必须振奋士气。”

郭荣说：“说得是，还有什么？”

“刘崇路过潞州不攻，而挥军直下，是自恃兵多，怕也不知陛下在军中，所以才如此冒进，这是他骄傲的显露。骄兵必败——这是于我有利之处。所以，此番打仗，我军还是有取胜之望的。”

“说得正合朕意啊！为了麻痹刘崇，助其骄傲，明日合战时，先不要打出龙旗。”

“是。”

刘崇确实不知郭荣已亲临前线，从太原一路南下，直到上党，连胜几仗，有点儿飘飘然了，竟过潞州而不攻。王得中说：“陛下不攻潞州而南下，一旦与周军交战，潞州兵从背后袭来，我军就前后受敌了。”“哼！”刘崇捋髯冷笑，斜瞟了王得中一眼，“潞州的周将李筠一战就丧了大将，吓得龟缩城中，还敢出来？待朕破了周军之后，回手取潞州犹如反掌！你一介老书生岂知兵事？退下！”北汉兵和辽兵杨衮的人马一直到了高平南的巴公原（今山西省高平县南的巴公），候骑飞报：“周军逼近巴公原！”刘崇在马上下令：“人马列开！”

汉主刘崇自率中军列阵在巴公原，先锋张元徽率本部人马列阵于东面，杨衮的辽兵列阵在西边，真是旌旗摇空，甲戈映日，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刘崇端坐在黄骝马上，黄龙伞盖高高擎于身后，他右手握着马鞭，左手理着长髯，眯起眼向南望去，只见周军来到，也列开了阵势。他注目看了片刻，嘿嘿一笑：“朕以为周军有多少，原来不过一万左右！早知如此，何用请辽兵来助战呢！”他对两边将领说：“今日朕只用汉军即可破敌，不必叫杨衮参战了。只要破了周兵，也能使辽人心服的。”众

将望着周军，也无不生轻视之心，听了刘崇的话，都点头称是。

辽帅杨衮策马上前观敌，他发现周军人数虽少，但军容严整。他到了刘崇阵中，对刘崇说：“周军是强敌，请陛下切不要轻进。”刘崇的脸立时现出不悦，长髯一摆，说：“今日良机不可错过，请公勿言，试看我破敌吧。”杨衮好心提醒，反碰了钉子，什么话也没说，拨转马头驰回本阵，他心里说：好吧，我看你刘崇如何破敌！

汉、周两军大阵都已列好，却都没先发动出击。此时，东北风刮得很猛，所以周军没有动。刘崇本该借着有利的风势向南边的周军发起攻击，却也没出击——他想再对峙一会儿，以他的兵多优势威慑敌胆，再发动猛攻，一战克敌。不料，风势忽而转向，变成向北刮的南风，吹得汉军士卒睁不开眼。这工夫，汉枢密副使王延嗣沉不住气了，指使司天监李义去见刘崇说：“可以出击了。”刘崇点点头，刚要下令进击，王得中一把拉住刘崇的马缰说：“陛下，风势不利于我，不能出击。李义之言实是妄谬，当斩！”刘崇把眼一瞪，呵斥道：“老书生再多言，先斩你！”王得中只好退后，他心里焦急，愁眉紧蹙（cù促），暗叹：“完了，完了！”刘崇命人传令：“张元徽率东军攻击周阵的右翼！”

周军的中军，是郭荣自己统率的禁军，右翼是樊爱能、何徽的人马，左翼是白重进、李重进的人马。张元徽的汉军，攻击的是樊爱能军。他自为汉军先锋后，仗着勇猛，一战击杀潞州大将穆令均，锐气正盛，此时得了刘崇的将令，立即挥军向周军右翼冲上去。

樊爱能是马军都指挥使，何徽是步军都指挥使，这两个一看见北汉兵漫山遍野无计其数，心里就慌了。樊爱能不停地派人到后边去观望，看增援的后军赶到没有。当他一次次听说后军的影子都瞧不见，就对何

徽说：“这可要糟了，刘词的后军还没到，汉军这么多，我们抵挡得住吗？”何徽忧心忡忡，眨巴着眼瞧着汉军，噤若寒蝉。

就在樊、何二将临敌生怯之时，汉军中战鼓齐敲，张元徽舞动大刀一马当先率兵冲过来了。樊爱能、何徽的阵，顷刻间被张元徽冲破，两军混战起来。张元徽的士卒很勇猛，在张元徽带领下，把樊爱能的阵冲乱了。樊、何二将见势不妙，率骑兵就败，把步兵扔下不管了。剩下的一千多步兵扔下武器，投降了北汉。

“哈哈哈！”刘崇笑起来，“好张元徽，一战破了周军右翼！”他命人去宣口谕嘉奖张元徽，并令张元徽引兵冲击周军中阵。他自己把鞭一挥，指挥人马朝周军冲过去。

郭荣见右军溃败，情势危险，“嗤啷啷”亮出宝剑，下令：“掌起龙旗！”掌旗兵立刻把一直卷着扛在肩头的大旗高高举起，那三丈高、金顶正黄缎子龙旗呼啦啦抖开了——周军士卒看见了，士气一振；北汉兵将看见了人人一惊，刘崇倒吸一口凉气：“啊！他——来了？”郭荣催马挺剑，率先冲出阵来，掌旗兵紧迫在后，黄龙大纛旗直向汉军冲去。禁军指挥使张永德手中大枪在空中一招，急追上郭荣。禁军将领赵匡胤大叫一声：

“主上临危向前，我辈安能惜命？杀——”

他率本队两千士卒，率先冲入了汉军的阵中，士卒们人人奋勇，以一当百，拼死冲杀。其他周将也红了眼，不顾命地率兵冲入汉军。大将马全义(yì)舞刀追上郭荣，说：“请陛下退后观战，有臣等杀贼！”

张永德也怕郭荣有失，保着郭荣退在一个高阜上。周军宣徽使向训，指挥全军作战。

张元徽刚逼近郭荣的中军，周将马仁瑀开弓就射出一箭——这箭正

中张元徽的马头，马一下蹶倒，把张元徽摔倒地下，兵刃也撒了手，还没等他爬起来呢，被周兵扑上来乱刃杀死，砍下头来。一杆长竿，挑起张元徽的人头，北汉军一见先锋死了，士气一落千丈。

经过一场鬼泣神号、天惊地撼的鏖（áo敖）战，北汉兵溃败了。刘崇急了，大叫：

“王得中！王得中！”

“臣在。”

“快，快去叫杨衮带兵增援！他怎么按兵不动呀？”

王得中打马疾去。刘崇伸手从掌旗兵手中夺过大红汉字纛旗，亲自摇动，想把将士们召聚过来——召了半天也没用，反把周兵引过来了！他扔了纛旗，拨马就跑……

王得中飞驰到西边一看，哪还有辽军的影子？原来，杨衮一看汉兵大乱，就知道周兵精强，为了保全辽军，也恨刘崇说的那句话，他便急引兵撤出战场北还了。王得中长叹一声，抽出佩剑自刎了。

樊爱能、何徽率骑兵往后跑，遇见往前线运送辎重的民夫队伍，他们就上去一通抢，把民夫吓得跑散了。劫了辎重，接着跑出三十多里，遇上了河阳节度使刘词的后军部队，把他们阻住了。

“二位将军，为何后退？”刘词问樊、何二将。

“完了！”樊爱能说，“汉兵气盛，辽军又助战，官军败绩！”

“啊？”刘词一惊，“前军将士呢？”

“就是我们跑了回来，余下的全降北汉和辽了！”

“主上呢？”

“不知下落啊！”

刘词愣住不语。何徽说：“将军快退吧，和我们一起退回去，等候主上的音讯吧。”

刘词看了看樊爱能的兵，都是骑兵。他想：如果前军败绩，怎么也得有败兵往后跑的，为何我一路行进，没见到溃卒呢？

“刘将军……”樊爱能还要劝刘词跟他们后退，刘词一抬手止住了他的话，说：

“我引兵上去看看再说。”

“这——”樊爱能无可奈何地看看何徽，何徽也咂咂嘴，做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刘词不再理会樊、何，一拱手说声：“二位将军请吧！”便挥兵急进。

郭荣在巴公原大胜，挥军追赶刘崇。刘崇一路逃，一路收集溃兵，又聚合了一万多人，退到一个山涧，越过山涧时，周兵已追到了。刘崇令人马据涧列阵，想抵挡一下。郭荣下令人马越涧杀敌，这时，刘词的后军赶到，周军声威更壮，喊声震荡山谷，汉兵见周兵骤然又增多了，掉头就跑。周军杀过山涧，只杀得汉兵尸体遍山坡，满山谷。汉枢密副使王延嗣也被赵匡胤一棍打死，刘崇再次大败，凭借他座下的宝马才逃了老命。

北汉兵丢弃的辎重、器械、马匹处处皆是，全成了周兵的战利品。当晚，郭荣下令就在高平北的山野宿营。

樊爱能等跑到日暮时，也找个村庄宿下来。这时，前线大捷的消息传来了，樊爱能和何徽惊惧了。樊爱能忐忑不安地问何徽：

“主上大胜，你我怎么办呀？”

“临阵脱逃，犯了军法啊。”

“就是！回朝去，也难逃处罚。我看，你我赶紧回营请罪吧。”

“也只有如此。”

这两个商量妥当，就把兵卒们都召集起来，觉也不睡了，掉头向北而行。走到巴公原，遍地尽是死尸，他们下马细看，看出是北汉的兵，便知确是郭荣打了胜仗，不敢迟缓，上马速进。

天亮了，郭荣刚起来不大工夫，张永德进帐奏：

“樊爱能、何徽在帐外立了半宵，归营请罪。”

“他们还敢回来？”郭荣心头火腾地升起，刚想说“斩”字，却没说出来，懊恼地倒在地榻上，左臂一屈以肘靠枕，身子侧卧着，抿住嘴出神。

“陛下，怎么处置他们？”

“他两个都有战功……朕……你以为当如何？”

“陛下初登大位，又志在平定天下，赏罚必须严明，才能治军安国。樊、何二将，临阵逃走，几乎危及全军，陛下如不依法处置他们，何以服众？”

郭荣一跃而起，抓起枕头往地上一摔，说：“朕决矣！升帐！”

御帐中，樊爱能、何徽在众将卒鄙视的目光中，如两摊泥似的跪在帐下，听郭荣的训斥：“身为大将，临敌不奋勇冲锋，反而望风逃窜，朕不斩汝等，军纪岂不虚设？刀斧手，把他二人推到辕门外，斩！”

刀斧手过来，拖起樊、何二人，刚拉到帐门口，郭荣忽然喊了声：“带回来！”

众将一愣，张永德惊讶地看着郭荣，以为郭荣又舍不得斩两员大将了。

何徽被拉回来，大叫：“谢陛下不斩！”

“不！”郭荣马上果断地说，“朕念你二人曾在太祖帐下立过汗马功劳，你二人死后，朕自会厚恤你二人全家。”

樊、何大哭着以头顿地，说：“谢陛下！”

“斩！斩！斩！”郭荣连说三声，声音中带着微颤，把脸一侧，手一挥。

刀斧手把樊爱能、何徽拖出去斩了。

郭荣封赏了有功的将领，释放了赵晁，而后挥军北上，进逼太原城下。

从五月初三围太原，到了月底，没有攻下来，又值天气连阴大雨，士卒多病倒。郭荣于六月初一，下诏班师了。

北汉主刘崇因高平之败，悲愤成病，到了十一月间病重而亡，传位给了儿子刘承钧。

郭荣回到开封，宵衣旰（gàn）食，亲理万机，事无大小，必要亲自过问、处理。那位被派去修郭威陵墓的冯道，在高平大战后不久，即四月中旬病死了，年七十三岁。这个人，是五代史中的一个最无廉耻的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历唐、晋、汉、周四朝。官至宰相，位列三公，却自号为“长乐老”、“痴顽老子”，什么利国利民的政绩也没有，只会明哲保身。他这辈子最突出的事迹，也就是送旧迎新——把旧主子送去投降，再率百官迎新主子登极。他也可以说是五代那纷乱的时代产生的“怪胎”吧。



第二十七回

英雄主一心求治世
文墨君专意赋新词

滋德殿上，郭荣与宰相范质、李谷一起议论国事。郭荣从御案上拿起一份文章，兴奋地说：“自朕出了《为君难，为臣不易》和《平边策》两个题目，命大臣们作文呈览之后，朕以为比部郎中王朴这篇《平边策》是写得最好的。你们看过了吧？”

范质说：“臣等看过了。”

郭荣点点头，说：“这文写得好，就好在言直理切。”他翻开手中的文稿，用手指指点着，“你们听：‘中原朝廷失掉幽、燕、吴、蜀、并等地，都是因为君主失道。今欲找到收复失地的策略，必先知道丢失的原因，这原因就是：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在内，悍将在外，因小失大，积微成著。朕看过这几句话，确实说中了自唐末以来，以至梁、唐、晋、汉几朝的弊病！天下分裂，不能一统，正是这些弊病所致啊。只有贤才被任用，百姓富足，政治清明，府库殷实，统一区宇才有希望！他还建议先攻南唐，南唐一定，岭南、巴蜀传檄可定——这也说得很对啊。朕欲擢升王朴，二公当无异议吧？”

两位宰相齐说：“陛下明鉴！”

“那就着有司草制，拜王朴为谏议大夫，兼开封府尹。”

“臣遵旨。”

“二公有何要奏的？”

“陛下，战乱以来，田园多荒，地广而人稀。许多百姓逃离乡井，如今渐渐归乡，但有许多为了避课赋的人躲入寺院做了僧、尼。”范质说到这儿，李谷接着说：“这人数不少。至今仍有建寺院，度僧尼的。”

“朕想起来了！朕在邺都时，曾见寺僧裸露其身，把带着小油灯的铁钩挂在皮肤上，挂得满身都是，而后点起小灯，灯火直烧他的肉体——这叫什么‘点肉身灯’，又叫‘挂灯’！”说到此，郭荣摇首叹息一声，“用这种办法，幻惑百姓，也太残忍了！听说许多佞佛的僧俗为了发愿，竟舍身跳崖、断足断手、油炸手指……嘘——此风不可使之蔓延了。范公代朕草诏，敕天下寺院非敕建者，一律废除，僧、尼还俗为民！”

“臣记下了。”范质答应。

“还有，朕闻民间多化铜钱以铸佛像。钱乃通货之用，近年来国家没有铸钱。而钱渐少，岂利于国？可令民间在五十天之内，把铜佛献纳官府，过期不缴者论罪！收回铜佛，一律熔化铸钱。”

范质看看李谷，李谷看看范质。李谷说：“陛下，这佛像不宜销毁吧？这佛……”

“佛不可触犯？”郭荣说出李谷要说的话，他看李谷、范质的脸上都显出不安，便说：“你们不必担心，佛是提倡行善的，据说为了行善，佛可以把自己的头、眼布施给人。如果朕之身体可以济民，朕决不惜献出身体。佛如果连铜像都舍不得用以利世济民，还说什么行善？况且，铜像不过是个铜铸的偶像，能说是佛吗？”

由于郭荣选贤任能，施行了利国的措施，周朝的实力很快得到加强。显德二年，他派兵攻克了后蜀北方的秦州、凤州、成州、阶州。当年十一月，又命李谷率十二员大将讨伐南唐。

南唐皇帝李璟是个擅长于填词，精通音乐的人。几年前，他发兵灭了楚国，地盘扩大，骄心顿生。江南的富庶，使他有一个弄管调弦的环境，时时在金陵宫中对酒当歌。有个叫王感化的伶人，嗓子极好，善唱歌，唱起来声韵悠扬，清润嘹亮。李璟作了两首《浣溪沙》，亲笔写在花笺上赐予王感化，令王感化在宴上歌唱。这天宴上，李璟君臣杯觥交错，看着一队队花枝般的女伎在席前翩翩起舞。大臣中，冯延巳是个作词高手，就问李璟：

“陛下近日有新作否？”

李璟即命王感化唱他的《摊破浣溪沙》：

菡萏(hàn dàn 汗旦) 香消翠叶残，
西风愁起绿波间。
还与韶光共憔悴，
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
小楼吹彻玉笙寒。
多少泪珠何限恨？
倚阑干！

群臣听了，齐呼“万岁”，赞扬李璟的词。李璟便笑着问冯延巳：“卿有何新词？写出来叫王感化一歌。”冯延巳就讨了纸笔，写了一首

《谒金门》，给王感化唱。这首词的第一句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王感化刚唱起这一句，李璟发现许多大臣不约而同地表现出赞赏的样子，有的摇头晃脑地品味，有的点头咂舌，有的冲旁人竖起拇指……李璟也觉得这句词写得极佳。但一看群臣的表情，心里就产生一股忌妒，他可不愿臣子的词竟比他的词好！他傲慢地睨着冯延巳，问：

“风乍起，吹皱了一池的春水，碍着卿什么了？”

狡黠的冯延巳立即察觉了李璟的心思，在席上忙俯首，大声说：“臣此句，远不如陛下的‘小楼吹彻玉笙寒’！”听了这句恭维话，李璟快活地哈哈笑了。

就在南唐君臣沉湎于轻歌曼舞中的时候，周军进入淮南的消息传来了。

唐兵先败于寿州城外，再败于寿州东山山口镇。

翌年——显德三年正月，周帅李谷又败唐兵于上窑。李璟派出抵挡李谷的大将刘彦贞，有勇无谋，在正阳（安徽寿县西正阳关）与李谷军遭遇，李谷诈败，刘彦贞轻易追击，结果中了李谷的埋伏，全军尽没！刘彦贞战死，许多将领被捉了去。这时候，周主郭荣已亲征，攻到了寿州。

这寿州，即今安徽省寿县，是当时淮南重镇。郭荣调集宋、亳、陈、许、蔡等数州兵马，号称三十万，昼夜不停地攻打寿州城。同时，周兵在盛唐（安徽六安）、滁州、涡口（涡河入淮河的河口，今安徽怀远境内）等地连连大破唐兵。更使李璟吃惊的是：周兵攻克东都扬州！

李璟急坏了，顾不上作词听歌，忙派人向契丹求援——去的人一过江，就被周军捕获，连个回音也没有。偏偏吴越王钱弘俶奉郭荣之诏，

从背后来攻宣州、常州。李璟在宫中急得眼泪在眶中直打转！

“罢了，罢了！”李璟捶着腿叹道，他召翰林学士钟谟、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入宫，说：“周兵势盛，已占淮南，今命你二人去见郭荣，上表请他休兵。”

钟谟、李德明走了之后，又传来天长、泰州失守的消息。三月间，李璟不见钟谟、李德明回报，又派司空孙晟、礼部尚书王崇质奉表去见郭荣，表示愿向周称臣。

驻跸下蔡（今安徽凤台县北下蔡镇）的郭荣接连收到李璟两道称臣请和的表章，又收到李璟先后送来的金两千两、银十万五千两、锦绮绞白一千匹、罗绮两千匹。他把表章置之一边，把贡物全赏给将士，不答应李璟的请求，并督促人马攻下舒州、蕲州、和州。被困在寿州的唐将士，今儿跑了一个，明儿又跑了一个，纷纷投降周营。

李璟原来富态的脸，近两月变瘦了，他寝食不宁。四月底，前两次派去的李德明、王崇质回来了。

“怎么样？周主可答应讲和？”李璟急不可待地问。

李德明呈上郭荣的诏书，李璟展开看过，就急了：“称臣不行，非要献出所有郡县才成？”

“是的。”李德明嗫嚅（niè rú 聂如）地回答。

“你，怎么当面回答他的？”

“臣应允割地给周，周主才放臣回来。”

“该死！”李璟大怒，“割地？割地不行！你竟敢私自答应他？来人——”

武士们上殿来了。

“把、把李德明，押到十字街口，杀！杀！杀！”李璟气得声也颤，手也颤了。

斩了李德明，李璟命四弟齐王李景达挂帅抵抗周军。

这时，淮南的唐屯田兵，纷纷以农器为武器，与周兵展开战斗，骚扰周军后方。李景达的大军又向周军发起反攻，周军因作战日久，郭荣在范质的劝说下回转开封，唐军就趁势又收复了扬州、舒州、蕲(qí祈)州、滁州等几座城池，只有寿州仍处于周军包围之下。

寿州为什么久围不克呢？守寿州的南唐将领很有才能，此人名叫刘仁瞻，字守惠。他轻财重士，法纪严明，所以部下将士都拥戴他。郭荣亲自到寿州城下，坐在椅子上指挥周兵攻城。周兵架云梯，挖地洞，昼夜不休，轮番进攻，刘仁瞻身披甲胄，日夜守在城上，亲自开弓射箭，几次都几乎射中郭荣。由于天气变化，又下雨，又下雹，周兵攻城日久，士气渐退，李景达又引兵来援，郭荣才回銮。

周显德四年二月，郭荣再次亲征南唐。这次，郭荣在汴水训练了一支水军，造战船数百艘，命右骁卫大将军王环率领，沿闵河南下，直入淮河。三月的一个夜里，郭荣渡过淮河，来到寿州城下，对寿州又发起了猛攻。

寿州城里，刘仁瞻升了堂，部署守城。忽有巡逻将士押着一个人进来了，那个人低着头，穿一身军卒衣服。

“回大帅：末将在淮河南岸巡哨，捉住一乘小舟偷渡向北的军卒。”

“军卒偷渡，分明是去降敌，斩！”

“不，大帅，他是——”

“嗯？ 是谁？”

“是公子。”

“啊！” 刘仁瞻一愣， “带过来！”

士卒把那被抓回的兵推到帅案前，刘仁瞻一看，嘿，果然是他幼子刘崇谏！刘仁瞻气得苍眉倒竖，老眼圆睁，花白胡子都奓开了！他一拍帅案：

“奴才！ 你要做什么去？”

刘崇谏咕咚跪下，哭道： “儿见父亲年迈，怕城池一旦失守，全家性命难保，才要过淮去——”

“投降？”

“父亲， 儿子是为父亲、母亲着想啊！”

刘仁瞻霍地站起来，怒吼一声： “推出辕门，杀！”

军士们上前，把刘崇谏拖出帅府。堂上众将一边冲外喊： “刀下留人！” 一边呼啦跪倒一片，同声请求： “请宽宥（yōu有）公子！”

刘仁瞻一摆手，叹口气坐下，说： “诸位请起，逆子叛逃，军法难容啊！”

众将只得站起来，监军周廷构悄悄溜出堂，跑到后宅去见夫人：“少将军欲降周，就要处斩，请夫人快到大堂去救他吧！”说着，失声哭了。夫人听了，大惊失色，她刚站起来要迈步，又慢慢坐下了。

“夫人！ 夫人快去吧！”

“不。崇谏虽是我的爱子，但军法无私。周监军请回吧。”

周廷构踉踉跄跄跑回大堂时，刘崇谏的人头已被提回来了。

刘仁瞻执法无私，辕门斩子，大大激励了寿州的唐兵。



这时，唐齐王李景达引大军驻在寿州城外的紫金山，与周军对峙，双方阵列延亘数十里。郭荣先命大将李重进进击，夺了唐军两座营寨，命赵匡胤击破唐营在山北的一寨，切断了唐营，使其首尾不能相呼应。他又命赵晁引三千水军封锁淮河，阻止唐军从水上来援。而后，郭荣全副戎装，指挥全军攻打唐紫金山的主营。

就在双方势均力敌，要展开一场血战的时候，唐营中大将朱元，因与别人争功，违背李景达的将令，李景达要夺他的兵权，他就率本部人马，串通唐先锋朱仁裕一起，临战前投降了郭荣。这一来，周军气势大壮，唐军士气顿衰。郭荣下令：“攻山！”

周军众将各引本军，争先恐后合击唐军紫金山大寨，从早杀到过午，唐军全线崩溃。唐军重要将领边镐、杨文忠等多人被擒。李景达率兵溃退，唐败兵想夺船从淮河逃去，又遭到周水军的阻击。郭荣率一千禁军，一马当先沿淮河岸追杀，唐兵死的死，降的降，溺水而死的、战死的、投降的，不下四万！

刘仁瞻在城里听到李景达的援军惨败，自己又被困城中不得出，他急得抓住自己的喉咙，落下了泪水，他本来得了病，这一急就卧床不起了。

郭荣击败了李景达，就陈兵寿州城下，命人传诏给刘仁瞻，促刘仁瞻归降。刘仁瞻病得人事不知，他部下监军使周廷构知寿州不守了，就同刘仁瞻之子刘崇让写了降表，开城到周营投降了。

郭荣陈兵列阵，受降于寿州城北。这时，周廷构命人把病昏昏的刘仁瞻抬到郭荣马前。郭荣亲自下马，到担架前抚慰刘仁瞻，说：

“老将军忠于职守，守节不亏，前代名臣也没几个能比的。朕讨伐叛

逆，今得老将军实是大幸！愿老将军安心养病，病体恢复后，朕再加封。”

刘仁瞻从昏迷中醒来，看看笑容可掬的郭荣，又看他儿子，叹息一声，闭上了眼。当天晚上，刘仁瞻就死了，年五十八岁。

攻下寿州后，周军又四处作战，重新攻克淮南诸州后，郭荣返回开封。

到了当年冬十月末，郭荣三下淮南，直克泗州，先锋赵匡胤追击唐兵，擒唐保义节度使陈承昭，彻底消灭了淮南的唐兵。郭荣又亲自破濠州，攻楚州，夺泰州。

显德五年三月，江北淮南大片土地归了周朝，唐主李璟绝望了。他坐在宫中，唉声叹气，兵部侍郎陈觉侍立一旁，低声问：

“陛下，周主就在江北，如果渡江来攻，我军刚败绩，士气未复原，将如何抵挡？”

“唉，江北只有卢、舒、蕲、黄四州还在坚守，其他地方尽归周人，朕……唉，朕不能奉表去帝号向郭荣称藩！”

“那，陛下欲如何？”

“禅位给太子吧。”

“这……”

“让太子去做郭荣的藩臣吧，朕不能受此耻辱！”

陈觉奉李璟降表，来到江北，见郭荣。郭荣说：“不必让你主禅位，只要今后削去帝号，称‘江南国主’就是。再有，交出江北的卢、黄、蕲、舒四州，划江为界，朕便不发兵渡江了。”

陈觉回到金陵，把郭荣的话一说，李璟心里一千个不愿意，也不敢

说一个“不”字，便又派使臣过江见郭荣，上表称“江南国主”，并愿献江北四州，每年进贡十万钱。

郭荣三次下南唐，至此，尽得江北之地，共十四州、六十县。

郭荣的皇后符氏，是位贤惠而美丽的女子。郭荣性情是急的，要办什么，只要主意一定便急办而期速成。符氏常常在他急于成事之时，劝解他，提醒他，让他周思密想一下再采取措施。郭荣第二次发南唐，攻寿州不下，后来因天气不好，无功班师的时候，符皇后听到消息，担心郭荣有什么三长两短。她由于本来体弱，再一急，便病死了，年仅二十六岁。她死后，郭荣立她妹妹为皇后，这位小符皇后也是位丽人，聪慧贤淑。郭荣得胜还朝，小符后把他迎入宫中，郭荣怜爱无限地望着这娇小的皇后，见她今日穿了一身大红描金绣凤的袍子，越发衬出她那桃花般的面颊光艳照人。小符后被看得羞涩地侧过脸，回眸一笑，说：

“陛下，不认识妾吗？只管这么看？”

郭荣微笑着拉住小符后的手，并肩坐在御榻上，说：“朕在军中，每当想起你，却不知何故，总不能在心中清晰地现出你的模样。只有此时，面对着你，才真真切切、完完整整、丝毫不差地看清楚！”

小符后那双水汪汪的眸子注视着郭荣，良久，才抿嘴一笑，说：“陛下在宫中日少，在军旅日多，妾未能朝夕侍奉，自然想象不出妾的丑样儿了。”她垂下头，羞态可掬，“陛下这次平定江北，该好生休息些时候了吧？”

“怕不行啊？”

“啊，还要出征？”

“辽和北汉一直不断扰我北边，朕已命张永德带兵巡边去了。朕打算让士卒休息一段时日之后，亲征辽国。”

“还要亲征？”

“燕云十六州是我中朝之地，现在辽国手中，怎能不收回来呢？要知道，朕的心思无一日不牵挂着燕云十六州啊。而且，并州还在刘崇占据下，也是必以兵收复不可的。你说，朕能不趁年富力强之时，了却这些心愿吗？”

小符后点点头，她深知郭荣的抱负是远大的，作为郭荣的皇后，她感到满足，感到骄傲！

“陛下之意，妾尽知之。只愿陛下万机之暇，注意保重，妾心方安。”

“好。只不过，寰宇一日不统一，朕一日便不能有暇。”郭荣说罢，双手握住小符后的手，深情地说，“待天下统一之后，朕一定陪你巡游四方。好吗？”

小符后恬然地笑了。

显德六年三月下旬，郭荣下诏亲征，要收复河北北部的幽州。

又要出征了，小符后把郭荣送到禁城门口，她为他把披风的襻（pàn）重系了系，轻声说了声：“珍重！”便忙低下了头。郭荣知道她难过了，也低声说：

“哭了？”

“不。没、没有。”

“你听朕的捷报吧。”

“嗯。”小符后盈盈拜下去，“祝陛下凯旋。”



第二十八回

周世宗驾崩滋德宫
赵匡胤位僭陈桥驿

四月，御花园里的杏花开得绚若红霞，一丛丛白的、紫的丁香在宫墙下脉脉地放着幽香。小符后挽着七岁的皇子郭宗训，在两个宫女的侍奉下，走进了临水池的照波轩。小符后今天特别高兴，因为她一早得知郭荣从沧州北进，直抵辽国的南境，没有打，辽宁州刺史王洪就归降了，周军在赵匡胤率领下，先锋部队飞抵独流口（在今河北固安县境），继而周军攻占益津关（今河北文安县）。

“母后，笑什么？”

“我笑了吗？”

“可不是嘛！是看见水里的小鱼扑啦啦跳出水面，弯腰摆尾的样儿好玩吗？”

“不，我在想你父皇出征才一个多月，就连夺辽两座重镇，为这高兴啊。”

“父皇打胜仗喽！父皇打胜仗喽！”郭宗训快活地跳着，拍起手来。

小符后也真想像宗训那样欢呼，但她毕竟是皇后，她只能心中激动，只能微笑啊。她那比开绽的杏花还美的笑容，饱含了对奏捷的喜悦，对郭荣的景仰、钦佩和无限的爱。小宗训忽而认真地歪起头，问：

“母后，父皇为什么要去打仗呢？”

小符后搂着宗训的肩，憧憬地望着湛湛的春空，说：“为了金瓯（ōu）复圆啊。本来，天下是一统的，五十年前，天下大乱，各地的镇帅纷纷割据，出了许多的国，天下分裂了。你父皇就是为了重整天河，统一天下，才不辞辛苦地年年出征打仗的。”

宗训对这些话似解非解，但他知道父皇打仗是去办好事，是为国家的。“我长大了，也帮父皇去打仗！”

“好啊。你快长吧，长大了就能分担你父皇的辛苦了。”

宗训小眼珠转了转，仰起脸说：“母后，我这样能快长吗？”说完，跑下轩去，在阶下使劲地蹦跳起来。小符后和两个宫女都笑了，小符后脱口喊道：

“我的儿，小心别蹦倒了！”

当她喊完这句话，她的脸通的绯红了——她还不满二十岁呢，宗训又不是她亲生的，她羞了……

在高平之战中只是一个普通禁军将领的赵匡胤，由于立了战功，在征淮南时又功勋卓著，如今已被授职为忠武军节度使、殿前军都指挥使——掌管禁军的统领了。四月末，赵匡胤奉命引兵杀向易州之东、涿州之南的瓦桥关（今河北雄早）。这瓦桥关是一座重要关口，辽守将叫姚内斌。赵匡胤兵到关下，姚内斌率五百精兵出城迎战。双方列开阵势之后，赵匡胤催动红鬃马，手托大棍来到阵前。姚内斌也挺枪冲出本阵，与赵匡胤打在一处。这姚内斌枪法纯熟，与赵匡胤打了十多个回合，勇气更增。赵匡胤虚晃一棍，拨马就走，姚内斌催马急追，看看要追上时，

抖枪就刺向赵匡胤后心。突然，赵匡胤闪电般一转身，让过枪尖，左手一把抓住枪杆，右手的大棍就横扫姚内斌的腰间，姚内斌被打下马去，周兵拥上来，把姚内斌活捉了。辽兵败入关中，关上城门。

赵匡胤把姚内斌带回大营，亲手给姚内斌松了绑，劝他归顺了。姚内斌回到关里，便开了关，投降周军。

郭荣的大军开到瓦桥关，赵匡胤、姚内斌整军列队，把郭荣接入城中。数日后：

辽莫州守将举城归降；

辽瀛州守将举城归降。

五月初二，郭荣在瓦桥关内大宴群臣。在宴会上，赵匡胤说：“自出兵以来，才四十二日，就取了燕南诸州，陛下神武所致！”众文武举觴齐呼：“万岁！”

郭荣也举起酒杯，说：“此番顺利攻城收地之功，皆归众卿！”

群臣再呼：“万岁！”郭荣说：“朕意乘胜北进，收复幽州。幽州一定，燕云诸州指日可复，众卿当一鼓作气，成不世之功。”

有的将领说：“幽州乃辽兵屯聚之地，今已得关（瓦桥关）南诸地，不宜再进。”

郭荣笑容收敛了，说：“收复幽云，就在今日。岂能半途而返？”

宴罢，当日下午，郭荣就命刘重进为先锋将，杀向固安。接着，他起驾，率兵北进，到达安阳河。这时，天色已暮，郭荣命兵士在河上架桥，他本想等桥成过河，不想头有些发晕，只好回到瓦桥关内歇息。

夜间，郭荣发起高烧。次日得报，刘重进已占领固安，另一将领孙行友攻克了易州。他在昏昏沉沉中听到捷报，连连点头。他刚刚服药后，

清醒一些，又强撑着处理军务，命改瓦桥关为雄州，益津关为霸州。

五月初八，郭荣病又重了，只得下令班师回朝，留下几员大将，镇守雄、霸、瀛、莫四州。

当日，郭荣起驾瓦桥关南还。

自五月三十日，郭荣回到开封滋德宫，就卧床不起了，小符后昼夜守在床边，亲进汤药。到了六月十八日这天，郭荣忽而好像病势大退，小符后为他端过一碗莲子粥，坐在他床沿上，用羹匙调着。郭荣坐在床上，看小符后面容憔悴，眼窝深陷，不禁心里一阵酸楚。小符后把一匙粥送到郭荣口边，喂他呷了一口。郭荣扶着小符后的胳膊，说：

“朕本想一举收回幽州，堪堪功成，天不相佐啊！”

“陛下，收复关南已成就大功，使自石敬瑭以来，归于契丹的数州，重归中朝了。待陛下圣体安复，再图幽州吧。”

“咳，怕不行了！”

“陛下——”

郭荣抬手抹去小符后颊上的泪，温存地说：“只是日后要苦了你了！宗训年幼，你要……”

“陛下！”小符后泣不成声了。

六月十九日，一代有为的君主郭荣死在滋德宫中，年方三十九岁！

七岁的孩子郭宗训在柩前即皇帝位，谥（shì示）大行皇帝为“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世宗”。十一月间，葬周世宗于庆陵。

郭荣在世时的文臣王朴、武将郑仁诲，在郭荣死前，先后下世。如今，兵权落到了掌管禁军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手中，那宰相范质是个无

才能的，只会见风使舵。

且说这赵匡胤，是颇有野心的，他在军中广交朋友，与多数将领成了莫逆之交。他幕府中的掌书记赵普，是个足智多谋的人，读书虽不多，眼珠一转便来一个主意。赵匡胤为禁军将领时，赵普就是他的朋友。赵匡胤有个弟弟，叫赵光义，比赵匡胤小十三岁，今年二十二岁，深含心机。郭荣一死，赵光义就悄悄对赵匡胤说：

“阿哥，周朝刚传两世，就出现孤儿寡母的情况，这跟汉高祖刘邦远死后的情况何其相似啊！”

“啊！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郭威可就是乘汉家母寡主少，夺来的天下！”

“你！”

“阿哥，你真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嘘——明白，明白。”

“如今周室无能臣，兵权又在阿哥手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难道天给你的皇帝宝座，你还不受吗？”

赵匡胤久埋在心底的欲望，腾地燃烧了：“这事可行，但要想个办法——我既要夺周家天下，还不能让天下人说是我存心夺的才好。”

“这个吗？嘿嘿，阿哥放心，赵普已经有一妙计了！”

“哦？你和他早已商量了？”

“不商量好，也不来找阿哥了！”

“什么妙计？”

“这样……”

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八岁的郭宗训在后宫穿戴好衮冕，正要到崇元

殿去接受百官朝贺新年，忽然宰相范质匆匆忙忙跑入宫中，见了郭宗训慌张地跪下奏道：“陛下，大事不好了！”

郭宗训吓了一跳，心通通地急蹦着，问：“宰相，什么事发生了？”

“辽国派十万大兵南下，要报关南败绩之仇！”

“这、这怎么办？”郭宗训要哭了，“卿先稍等，朕去见母后。”他撒腿跑到后宫，见了符太后就把辽兵南下的话学说一遍。这符太后，就是小符皇后，宗训做了皇帝，她当然被尊为太后。她听儿子一说，一个二十来岁的妇人，本没有什么理朝的经验，登时脸也吓白了，忙说：“速命大将去抵挡吧！”

郭宗训跑到前边，对范质说：“宰相速派将去抵挡吧。”

“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出征，陛下以为可否？”

“可以，可以，快派他去，叫他无论如何把辽兵打回去！”

“臣遵旨！”

旨意一下，赵匡胤就征调诸路兵马，于正月初三起兵了。当天晚上，大军到了开封东北不远的陈桥驿驻了下来。

赵匡胤躺在寝帐，睁着两眼毫无困意，他心里盘算着：好事就看今朝了！不知光义、赵普他们现在怎么布置呢！他翻来覆去，坐起来又躺下，躺下又下床趿（tā他）拉鞋来回踱步……

在大将高怀德的帐中，赵光义、赵普与众将在商议。

高怀德手握剑柄，说：“如今主上年幼，如何理国？非拥戴赵点检不可了。有不从者，我的剑可不认人！”

众将多是受过赵匡胤拉拢的，拥立赵匡胤对他们升官晋爵都有利，为什么不从？

赵普见众将没有反对的，即命人取来一件崭新的黄龙袍，说：“那么，我们就去请点检登极吧！”众将一看，嚯，龙袍都准备好了，个个心里都明白，便说：“遵命！”他们这一伙子，就闹闹嚷嚷地朝帅帐拥来。

赵匡胤正焦急地在地下转磨，听营中五更的梆声打过，天就要亮了！忽听帐外一阵人声杂乱，细谛听，有“请点检做天子”的叫声，他心花怒放了，忙回到榻前往榻上一倒，拉过被子盖在身上——鞋也没脱掉，一只还挂在脚上呢。

赵光义等呼啦一下闯入帐中，赵匡胤假作惊醒，翻身坐起来，问：“你们要干什么？”

赵普托着龙袍，说：“主上年少，国家不安，我等请点检为天子以安天下！”

“啊？这、这、这是从何说起！”赵匡胤装出一副惊惶样儿。赵普等上前，按住赵匡胤，使他坐稳，赵普把龙袍抖开就往赵匡胤身上披。赵匡胤伸胳膊假作推辞，口里喊：“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两只胳膊却麻利地穿入龙袍袖中。众将一齐跪下，口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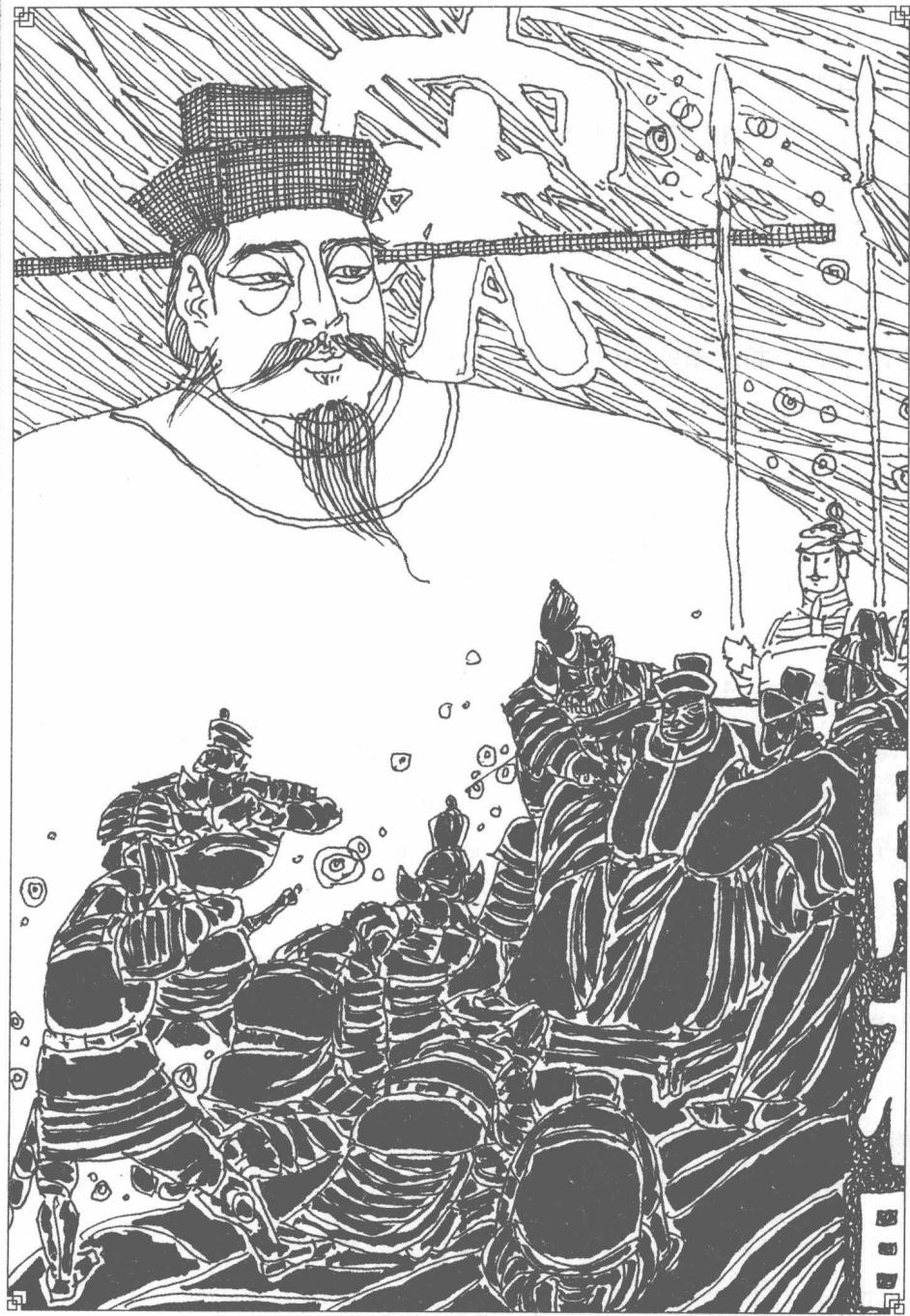
“万岁！万岁！万岁！”

赵匡胤又皱眉，又跺脚，叫着：“诸公坑害我了！坑害我了！我乃大周忠臣，岂能……”

赵普又带头领众人再拜，山呼万岁。赵匡胤这才说：“唉，既然如此，我也只得如此了！”

高怀德说：“请陛下回京受禅！”

守卫开封的大将石守信、王审琦早与赵光义串通好了。赵匡胤人马一回开封，他俩就开城迎接。



赵匡胤一人开封，他手下将领先杀了几家不拥戴他的大臣，范质等人齐来跪拜赵匡胤。赵匡胤把范质搀起来，让他入宫逼郭宗训禅位。范质就来到宫中，见符太后和郭宗训说：

“新天子已到！”

这母子大惊，问：“哪里来的新天子？”

“众将已拥立赵点检为天子了，请陛下学尧、舜禅让之礼，禅位给赵点检。”

“大臣们呢？”符皇后颤声地问。

“朝臣们无不拥戴赵点检。”

符太后搂着儿子，母子痛哭了。范质催促说：“请皇太后降诏吧！”

“相公自去办理吧。只求新天子勿伤我儿性命……”

范质便草了一份禅位诏书，颁布天下：周帝禅位给赵点检。

赵匡胤在崇元殿登极，范质率百官朝贺。赵匡胤下诏改元为建隆元年，国号为“宋”。

郭宗训被降为郑王，与符太后先是迁居西宫，后即送往房州居住——实是软禁起来了。

赵匡胤篡位，周亡，这年是公元 960 年。五代时期，也至此结束。十国中，所剩的南唐、蜀、南汉、北汉、吴越五国是宋朝建立后被消灭的。

郭宗训在房州住了十二年，不到二十岁，就死了——不必说明，自然是赵匡胤看他长大了，懂事了，怕他生变，派人害死。符太后也随之死去。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五千年演义 五代纷争
作者=钱世明著

页数=373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1

SS号=12831642

DX号=000008046338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046338&d=829E02B358EC4BB15C11FE326D76E96B&fenlei=0903091201&sw=%CE%E5%C7%A7%C4%EA%D1%DD%D2%E5++%CE%E5%B4%FA%B7%D7%D5%F9